

穿透连绵战火，
看尽权谋、忠勇与仁义

三国

朱良 著

英雄、江山与权谋

通俗、有趣、靠谱、不戏说

在生动鲜活又荡气回肠的故事中，
探寻真实的历史轨迹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岷书局

鹭岷

我们的华夏

穿越连绵战火，
看尽权谋、忠勇与仁义

朱良 著

三国

英雄、江山与权谋

通俗、有趣、靠谱、不戏说

在生动鲜活又荡气回肠的故事中，
探寻真实的历史轨迹

序章 东汉：悲剧王朝的宿命

东汉是个非常可惜的王朝。

建国之初，这个王朝本来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。

国内，经过西汉二百年的探索，到东汉时期，汉家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对于各种常见问题都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开国帝王光武帝又是一位具备雄才大略的英明帝王，他为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，按照他的构想走下去，国家会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。

国外，匈奴已经被严重削弱了，大汉帝国四周少见强有力的竞争对手。另外，经过汉武帝以来的大规模开疆拓土，帝国疆域广袤，占有许多战略要地，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形成绝对优势，因此刚刚建立的东汉王朝就拥有绝佳的国际环境。

更重要的在于，东汉统治者秉承儒家“仁政”的理念，把善待百姓作为施政目标。从皇帝到百官，统治者尽力限制自身的特权，尽量照顾百姓的利益。

在这样一种宽柔的施政纲领之下，国内政治清廉，刑罚宽和，阶级矛盾缓和，百姓生活安定而富足，呈现出难得的太平气象。

可以说，儒家倡导的“仁政”理论在东汉一朝得到了彻底的实践。

这个时代，更有一群铁骨铮铮的儒家士大夫，他们秉承“杀身成仁”的伟大理念，以“为民请命”为己任，敢于直接冲撞君王，有效限制了君王的特权，维持了朝政的清平。

种种有利条件结合到一起，按理说，东汉王朝应该创造出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盛世。

可惜天不遂人愿。不知为何，东汉王朝的皇帝普遍短寿，从第三任皇帝汉章帝开始，到汉灵帝为止，一百多年时间，所有皇帝都没能活过四十岁，甚至出现了不到一岁便夭折的婴儿皇帝。

皇帝的早逝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，不仅国家上层结构不能保持稳定，更造成了外戚专权的恶劣局面。

刚登基的小皇帝年纪太小，不能亲政，只能由太后当政。太后缺乏政治经验，只好求助于娘家人，于是朝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外戚家族手上。

小皇帝成长起来以后，想要夺回权力，但朝廷在外戚控制之下，皇帝无人可用，只好找身边的近臣帮忙，于是引入了宦官这股势力。

宦官是一群可怜又可恨的人，作为皇帝的家奴，他们本来没有机会凌驾于皇权之上，但皇帝通过他们的帮助夺回权力以后，迫于形势，必然要大力提拔他们，于是宦官进入了最高权力中枢，成为外戚的主要对手。

宦官与外戚争夺权力，双方使尽浑身解数，造成严重政治动荡，使帝国上层刮起一阵血雨腥风。

东汉后期，朝政便宦官和外戚两方的撕扯下陷入持续动荡之中。

终于在桓帝上台以后，通过消灭祸国殃民的梁氏外戚，皇帝和宦官集团彻底打垮了外戚家族，终结了宦官与外戚争权的局面。

随后却带来更恶劣的后果。

宦官集团跟皇帝和外戚不同，他们没有祖宗基业要经营，没有江山社稷要传给子孙后代，他们根本不必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只需要考虑如何维持手上的权柄不丢失——他们的权力是偷来的，既不合法，又不合理，所以他们必须用尽一切手段保住这种权力。

再加上他们都来自社会底层，需要从头完成财富积累，所以他们一旦当政，必然要压榨百姓。

所以宦官集团当政以后，便把争夺权力和掠夺财富当作了自己的主要目标，国家利益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。在他们的祸害下，朝政也就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

这种情况引起朝中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忧虑，眼看国家危在旦夕，他们不甘心被昏君和宦官拖入深渊，只能发起反击，惩戒宦官中的不法分子，于是在东汉末期出现了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对立的局面。

但宦官集团是皇帝的外围势力，打击宦官就是在间接剥除皇帝的权力，这又引起皇帝本人的严厉反制。

皇帝使出各种手段保护宦官，跟士大夫阶层的冲突愈演愈烈。暴躁的士大夫阶层最终动用司法武器对宦官大开杀戒，甚至直接挑战皇权，终于引发了皇帝和宦官集团的激烈报复。

公元166年，盛怒之下的桓帝发布诏令：禁止“党人”及其家族从政，终生禁锢！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。

公元169年，在宦官集团的挟持之下，灵帝对“党人”发起大规模政治迫害，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，大量“党人”及其家族遭到屠杀。（关于“党锢之祸”的详情，请参考《秦汉：帝国兴亡》。）

两次党锢之祸把无数世家大族挡在了朝廷之外，皇帝与世家大族分道扬镳，帝国上层被割裂开来，东汉皇帝执政的基础已经被掏空，东汉王朝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了。

这个结果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。整个过程中，从皇帝到士大夫阶层，每一个人都想努力挽救国家，无数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但最后，国家还是无可避免地滑向深渊。

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，是东汉王朝无法逃避的宿命。

第一章 帝国崩塌

黄巾起义

公元184年的一天，朝廷收到密报：一群反贼密谋在当年三月五日发动叛乱。

这些年天下不太平，各种变乱不断，有人发动叛乱并不是稀罕事。但这次的叛乱不一样，反贼已经埋伏到全国各地，准备在全国各个州郡同时举事。

更让朝廷惊掉下巴的是，这些反贼甚至已经买通了皇宫里的宦官高层，计划跟他们里应外合，同时发动。

宦官是掌握最高权柄的一群人，连他们都已经跟叛乱分子勾结起来了，说明反贼已经自下而上渗透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。这是东汉立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局面。

灵帝听到消息以后，极度震骇，赶忙派人搜捕叛乱分子。

京城的缇骑分头行动，很快取得重大成果。乱军的首领之一马元义当场被活捉，被车裂在了洛阳闹市。跟马元义暗地里勾结的宦官首领封谡、徐奉等人，也被下狱处死。朝廷随后在全国搜捕乱党，开始镇压这次叛乱。

但叛军发展到这种程度，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实际上是东汉朝廷长期腐朽昏聩的结果。

叛军的来源是民间的“太平道”，首领是张角、张宝、张梁三兄弟。

东汉以儒家立国，其他思想流派都受到压制，只能向民间发展，其中，道教是最主要的一股势力。

这个时期的道教，以黄老学说为根本，杂糅了各家各派的观点，用各种神神道道的捉鬼画符仪式吸引底层百姓，在民间默默扩张着自己的势力。

他们跟统治者宣扬的儒家学说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，但东汉末年，朝政陷入混乱，民众生活困苦，统治者向百姓灌输的“正统”儒家理念已经崩塌了，民众在绝望中开

始寻找新的精神寄托，这为民间道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。

民间有两个主要的道家学派：一支是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，又叫五斗米道，目前由张道陵的孙子张鲁统领，在汉中地区发展；另一支就是张角三兄弟创立的太平道。

张角三兄弟是巨鹿地区的平民，从灵帝早期开始，就在冀州传教。

当时民间流传着一本名叫《太平经》的神秘经书，里面系统化地讲述了道家的各种观点。张角就以这本经书为理论依据，宣称自己是“大贤良师”，四处布道。

张角传播的那些观点也没什么新鲜的，无非是人人平等、反对剥削、反对压迫这类老生常谈的言论。但在黑暗的末世中，在底层民众看来，这些“教人向善”的言论，如同暗夜中的一线微光，让他们找到了精神寄托。

张角也知道，底层民众没文化，听不懂复杂的说教，所以他传教的主要方式是用“符水”替人们治病。据说效果还不错，真的治好了不少病人。张角的名声也因此飞速传播开来。

当时随着政府职能的瓦解，社会陷入无序状态，卫生状况恶劣，瘟疫横行，民众苦不堪言。听说这位“大师”能治病救人，大家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蜂拥来投奔，张角的宗教集团便急速扩张起来，到灵帝后期，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人之多。

东汉是个特别迷信的王朝，从开国帝王刘秀开始，就喜欢用“谶纬”（**求神问卜**）学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。时间久了，连统治者自己都信了，所以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充满迷信气息。对于民间出现的那些“身怀异术”的“大师”们，大家不仅不去怀疑，反而从内心深处有一种敬畏感，自然不会想到主动去讨伐他们。

另外，士大夫与宦官集团斗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虽然灵帝和宦官集团获得惨胜，却早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他们把剩下的精力都用来防范所谓的“党人”，对民间的这些暗流，他们无心也无力去管束。尽管也有少数几个官员提出过警告，却都被灵帝忽略了。

各种因素综合作用，使得东汉政府忽略了太平道在民间的迅速膨胀，让它成功壮大起来。

但他们没料到，张角并不是普通的神棍，他是有明确政治抱负的。他可不甘心当一介草莽英雄，看到自己手下的教派不受阻碍地膨胀起来，他的野心也跟着膨胀起来，以为自己是真正的天选之人，来到这世上，是要干大事的。

他把目光瞄准朝堂之上，准备依靠自己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力，强夺汉家天下！

他暗中布局，把全国的信徒划分为三十六个“方”，大方上万人，小方几千人，每个方由一个“渠帅”统领，渠帅直接受张角三兄弟指挥。

这些秘密军队潜伏在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个州，只待一声令下，同时举事。

他又提出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的口号，号称要以太平道的土德取代汉朝的火德，并且让人到各个政府部门的门上写上“甲子”，作为进攻的标记。

当时太平道的触角已经伸到全国的各个角落，连社会上层都有许多人物秘密加入了他们教派，例如中常侍封谡、徐奉，甚至连灵帝特别信任的宦官首领张让都跟他们有勾结（不过灵帝后来赦免了张让，没有治他的罪）。这些高官跟张角等人商量好，准备在洛阳城里同步发动起义。

张角要求信众头上绑黄巾为标记，因此他们被称为“黄巾军”。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他们约定在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起事。

张角的准备非常充分，把他能布置的一切事项都布置好了，却没想到百密一疏，被一个叫唐周的手下背叛了。这家伙跑到官府去告密，把太平道起事的计划和盘托出。朝廷震惊，连忙斩杀马元义等叛军首领，开始在全国追捕太平道的成员，尤其是冀州的张角三兄弟。

张角他们无可奈何，只能派人紧急通知全国各地的徒众，提前举事。

当年二月，黄巾起义爆发。

朝廷的昏招，世家大族的狂欢

叛逃告密使得张角“里应外合”的计划破产了，洛阳得以保全，黄巾军只好把起义重点放到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。

黄巾军经过多年准备，在各地都有大量成员，起义初期，看起来声势十分浩大。张角自称为“天公将军”，张宝、张梁分别称为“地公将军”“人公将军”，他们带领几十万徒众，在八州同时对政府部门发起冲击。

几十年来民间压抑的怒火如同火山爆发，中下层民众纷纷参与到起义队伍中来，他们挥舞着棍棒、锄头，冲进官府衙门，四处放火，斩杀地方官吏，抢劫府库，攻掠城池，一时间杀得东汉地方政府手忙脚乱。

洛阳东南的颍川郡成为黄巾军的主攻方向，很快，颍川的许多城池都被攻克了，黄巾军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、南两方包围洛阳。

灵帝是个纯粹的草包，一看这情形就被吓到了，火急火燎地向朝廷里的士大夫们求助，在皇甫嵩等人的建议下，灵帝做出几个重大决定——

首先是解除党锢。

这些年，灵帝一直跟士大夫们赌气，不允许他们参政，现在被黄巾军一吓，赶忙低头，让被禁锢的士大夫们重新回到政坛。但士大夫们和他们背后的世家大族被禁锢了这么多年，跟皇帝之间早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鸿沟，短时间内怎么弥合得起来呢？所以虽然党锢被解除，东汉的统治阶层仍然处于分裂状态，世家大族们并不感激灵帝，反而借这个机会开始活跃起来。

然后是允许地方政府和各地豪强自行招募军队，自动去替朝廷镇压叛军。

黄巾起义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黄巾军在全国各地同时发动起义。那么要镇压他们，很自然的做法就是鼓励各地政府调集当地兵力，组建临时军队，就地镇压。另一方面，朝廷现在已经极度衰弱，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镇压黄巾军，借助地方上的力量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但这是东汉朝廷的一记严重昏招！

地方武装的建立，虽然可以帮助朝廷迅速平定黄巾之乱，但也让各地豪强趁机建立起自己的军队。而衰弱的中央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这些军队，更不可能解散他们，黄巾军的叛乱平息以后，中央政府怎么收拾残局呢？

朝廷命令下来以后，全国各地的豪门望族、枭雄、野心家们都笑开了花，一些嗅觉敏锐的人已经察觉到：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大时代来临了！他们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即以“帮助朝廷平叛”的名义组建自己的军队。

从此，全国各地山头林立，到处是不受控制的地方武装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开始瓦解了！

不过在当时来说，这种鼓励地方武装的政策确实是立竿见影的，各地黄巾军很快发现当地冒出一些从未见过的军队。这些军队机动灵活，训练有素，又由经验丰富的将领率领，战斗力远远胜过农民武装。他们一出手，各地黄巾军立即感受到巨大压力，从此被压制在各自的地盘上，无法联合起来。

张角苦心筹划的全国同时举事再联合起来攻城略地的计划成为泡影，黄巾军的力量被严重分散了。

不过真正要对黄巾军造成致命打击，还得靠中央政府的正规军。

当时中央政府严重缺乏兵力，灵帝只好想尽一切办法，把洛阳附近号称“五校”（屯骑、越骑、步兵、长水、射声五路校尉带领的禁卫军，负责京师防卫）、“三河”（河东、河内、河南三郡骑兵）的宿卫部队调集起来，分别由左中郎将皇甫嵩、右中郎将朱儁(jùn)率领，前去讨伐黄巾军。

即使这样，这些军队加到一起也才四万多人，面对汹涌而来的几十万黄巾军仍然捉襟见肘。

他们将主攻方向放在颍川。这里的黄巾军由将领波才率领，正在对各大城池发起攻击。

一开始，政府军遭到大败，皇甫嵩和朱雋都被黄巾军包围在长社城里。但黄巾军实在缺乏战斗经验，面对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，竟然一直攻打不下来。

危急时刻，皇甫嵩提出：“敌人缺少战争经验，在草丛中扎营，我们用火攻，必定大胜。”

一天傍晚，大风骤起。夜里，政府军点燃火把，由少数敢死队员潜出城去，到城外黄巾军的营地中点火，风助火势，很快燃起漫天烈焰。城里军士再鼓噪呐喊，一同冲出城去，这时候，骑都尉曹操也从外地赶来，两军会合，声势大振，顿时杀得波才的军队丢盔卸甲，狼狈逃窜，政府军反败为胜。

黄巾军的两个重大缺陷这时候都暴露出来了：一是缺少统一指挥，没能形成各地军队联合作战的态势；二是缺少高级军事人才。这些底层农民，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，对兵法一窍不通，基本凭着一股蛮力在四处冲撞，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军队面前，他们只有挨打的份儿。

全国各地的豪强都已经看出了黄巾军的外强中干，在他们看来，这群流寇就是极好的靶子，非常适合用来练手，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调集自己的私人武装，对黄巾军发起打击。

一大拨政坛新秀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——地方官员、军队统帅、地主豪门，甚至一些充满野心的贩夫走卒，只要略微有一点门路的人，就广撒钱财，四处招募勇士，拉起自己的队伍，加入这一场围剿黄巾军的盛宴中来，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，为即将到来的乱世积攒实力。

当然，这些野心家的身后是各大世家豪门，这些豪门出钱出兵，野心家们则作为豪门的代言人，替他们挥舞旗帜，双方密切合作，共同跑马圈地。

皇甫嵩和朱雋打破波才的包围以后，乘胜追击，先后打败黄巾军将领彭脱、卜己的队伍，杀退了汝南、陈国等地的黄巾军，扫平了豫州和兖州，解除了黄巾军对洛阳的威胁。到这时，朝廷才终于缓过气来了。

当年八月，两人接到灵帝的命令，冀州的政府军遇到了麻烦，让皇甫嵩到冀州去讨

贼。

冀州也是讨伐黄巾的主战场之一，当地黄巾军由张角三兄弟亲自率领，十分顽强。

冀州政府军早前的统帅是北中郎将卢植，卢植在广宗围困张角的部队，双方对峙了很久。灵帝受到挑唆，认为卢植消极避战，发下诏令，把他押回洛阳审讯，让东中郎将董卓接替他。

董卓虽然为人凶狠，带兵能力却一般，过了很久，还是拿不下广宗，灵帝只好又调皇甫嵩过去接替董卓。

皇甫嵩到广宗的时候，张角已经神秘离世了，广宗城内的黄巾军由张梁率领，继续顽抗。

皇甫嵩一到城下，立即展现出天下第一名将的无敌才干。他先闭门休战，随后派人趁夜色偷袭，轻松攻破黄巾军的阵营，成功斩杀张梁，斩首黄巾军三万余人，逼黄巾军五万余人跳河而死，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。

随后，皇甫嵩又在冀州北部的下曲阳攻破张宝的队伍，斩杀张宝，斩杀十万余人，随后用人头垒出京观，震慑天下的黄巾余部。

经过这两场决战，张角三兄弟全部身亡，黄巾军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了，黄巾起义的失败已经不可逆转。

朝廷找到张角的坟墓，开棺戮尸，传首洛阳。张角是宗教领袖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他的高大形象荡然无存，他的教徒们信仰坍塌，整个太平道如鸟兽散，黄巾军的精神支柱也就倒塌了。

这时候离张角发动起义才大半年，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偃旗息鼓了。

这之后，虽然还有一些黄巾余部在全国各地出没，但基本上只能给官军用来练手用，造不成什么破坏，反倒让各路野心家们找到借口，继续扩张自己的军队。

草包皇帝汉灵帝这时候才回过神来：黄巾军倒是好对付，但黄巾军被消灭以后，留下来的问题才真正让人头疼。

现在全国各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私人武装，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隐隐出现，朝廷已经束手无策了。

但最坏的时候还没来到，黄巾之乱刚刚平息，朝廷还没来得及庆祝，另一条坏消息又传来了——凉州羌人叛乱！

东汉十三州

东汉的行政区划是“州—郡—县”的模式。全国分为十三州，每个州下面有若干个郡或者国，每个郡或国下面又管辖若干个县。

十三州分别是：司州（又名司隶校尉部）、幽州、冀州、并州、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荆州、青州、扬州、凉州、益州、交州。

每个州管辖的郡、国分别是：

司州：河南尹（首都洛阳所在地）、河内郡、河东郡、弘农郡、京兆尹（长安所在地）、左冯翊、右扶风；

幽州：代郡、上谷郡、涿郡（刘备家乡）、广阳郡、渔阳郡、右北平郡、辽西郡、辽东郡、玄菟郡、辽东属国、乐浪郡；

冀州：中山国、常山郡、河间郡、渤海国、安平国、清河郡、魏郡、赵国、巨鹿郡；

并州：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朔方、五原、上郡；

兖州：陈留郡、济阴郡、山阳郡、任城郡、东平国、东郡、泰山郡、济北国；

豫州：陈国、沛国（曹操家乡）、梁国、汝南郡、颍川郡；

徐州：下邳国、彭城国、琅琊国、东海国、广陵郡；

荆州：南阳郡、章陵郡、南郡、江夏郡、桂阳郡、武陵郡、零陵郡、长沙郡；

青州：平原郡、东莱郡、济南国、乐安国、北海国、齐国；

扬州：九江郡、庐江郡、丹阳郡、吴郡（孙权家乡）、会稽郡、豫章郡；

凉州：敦煌郡、酒泉郡、张掖郡、武威郡、金城郡、陇西郡、汉阳郡、安定郡、北地郡、武都郡；

益州：汉中郡、广汉郡、蜀郡、巴郡、犍为郡、越巂郡、牂柯郡、永昌郡、益州郡；

交州：郁林郡、苍梧郡、南海郡、合浦郡、朱崖郡、交趾郡、九真郡、日南郡。

其中，凉州是东汉王朝最西边的一个州，处在汉地与西域、匈奴、羌人四方势力交界处，几百年来一直都是极不稳定的地区。

凉州，帝国西部的是非之地

西汉中期，武帝派霍去病从匈奴手上夺下河西走廊，然后在那里设立了凉州刺史部。

凉州是连接大汉本土和西域的通道，又是压制匈奴的重要筹码，地位极其重要。但大汉王朝对凉州的统治一直充满坎坷，因为凉州是汉地向西域伸出的一处狭长地带，处在各民族政权的包围之下，离心力极强，极易受到冲击。

更大的问题在于，凉州把西南方的羌人和东北方的匈奴隔离开来了。对于羌人和匈奴来说，凉州的存在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，抢占了他们的生存资源，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冲击大汉王朝在凉州的统治。

整个东汉时期，朝廷都在忙着平定凉州地区的羌人叛乱，但效果很差。每次朝廷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平叛以后，过不了几年，那边又反叛了。凉州羌乱因此成为东汉王朝衰败的助推力之一，而东汉国力的下降，又进一步鼓励了羌人的叛乱。

现在东汉受到黄巾之乱的打击，国力下降明显，果不其然，凉州羌人趁机又发动了叛乱。

叛乱刚发生的时候，凉州最西边的金城郡首当其冲，当地政府部门遭到叛军围攻。依照当时的形势，如果凉州政府及时发兵救援，战斗应该可以被控制在金城郡范围内。

可东汉王朝早已腐朽不堪，凉州政府内部各派势力钩心斗角，凉州刺史左昌听到金城郡危急的消息，竟然拒绝派人救援，导致金城郡整体沦陷，金城郡太守被杀，许多官员被叛军劫为人质。

这些人质里面有两个官员：边章、韩遂。两人在当地很有威望，叛军就强迫他们跟自己一起反叛，并且推举他们当自己的首领。两人在得不到外界救援的情况下，只好答应了。

这些地方官员的加入，迅速壮大了叛军势力，随后叛军以金城郡为后方基地，对凉州西部各个郡县发起攻击。

同一时期，东部的黄巾余部又对朝廷发起进攻。朝廷手忙脚乱，连续换了几个凉州刺史，始终没能把凉州各地兵力组织起来。凉州各地政府因此缺乏统一调度，各自为战，在叛军冲击下迅速崩溃，导致凉州西部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脱离了朝廷掌控。

到公元185年初，叛军已经达到数万人。在边章、韩遂的带领下，叛军翻过陇山，进入关中，对长安附近展开扫荡，直接威胁到了汉家园陵。凉州的局部叛乱因此演变成了威胁江山社稷的大规模军事入侵。

这时候朱儁正在宛城跟黄巾余部对决，朝廷紧急把在冀州的皇甫嵩召回京城，让他带着董卓去保卫长安。

皇甫嵩是当前的大汉第一名将，具备讨伐黄巾军的丰富经验，可是来到关中以后，没过多久，他就被朝廷以“讨贼不力”的理由免职了。外界纷纷传言，他是因为得罪了张让等宦官，受到谗毁，才被免职的。

朝廷再派张温带上董卓去讨伐凉州叛军。

张温也是才干卓越的将领，他带领董卓等人在长安以西的美阳大败凉州叛军，并且一路追击，收复了大片疆土，一直把叛军赶回了他们的老巢金城郡。

这时候看来局面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机，叛乱重新被压回了金城郡的范围，只要再拿下金城郡，叛乱就平息了。

不料东汉朝廷内部又开始斗起来。

当时张温的官衔是太尉，属于“三公”（指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个官衔），是朝廷里地位最高的官员之一。按照传统，“三公”应该在朝廷里辅佐皇帝。东汉开国以来，“三公”带兵在外面打仗还是头一回，这种局面看起来十分微妙。

公元186年底，灵帝把张温召回了洛阳，原因不明。

张温一走，凉州前线的局势迅速失控。

公元187年初，叛军发生内讧，韩遂杀掉边章以及羌人首领北宫伯玉、李文侯，完全

接管了叛军的领导权。接着，他把叛军整合起来，开始反攻东部郡县。首先攻打的是陇西郡。

陇西郡太守迅速倒戈，跟韩遂联合到一起，导致陇西郡直接失守。

当前的凉州刺史是朝廷新派来的耿鄙，这家伙才能有限，志向却不小，竟然想代替中央政府去剿灭叛军。

他临时组织起凉州各个郡县的军队，自己亲自带领，开向陇西郡，去阻挡汹涌而来的叛军。

但他忽略了这一点——凉州当地军队跟朝廷派来的政府军有重大区别，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严重不够！

在当地军队看来，凉州叛军是他们的自家兄弟，东汉朝廷反倒是外人。

果然，这支临时拼凑的军队刚开进陇西郡，立即哗变。他们杀掉耿鄙和他的手下将领，在当地人王国的带领下，加入叛军，反过来向东攻打汉阳郡。

同时，耿鄙手下的将领马腾也反了，跟韩遂、王国联合起来，共同反攻朝廷军队，他们很快再次攻占凉州南部，杀回关中平原，四处劫掠。

张温拼尽全力收复的大片土地，又失守了。

朝廷惊慌失措，灵帝只好让张温当替罪羊，罢免了他的职位——尽管他半年前就被召回了洛阳，根本没有指挥前线军队。

但现在朝廷还能用谁呢？万般无奈之下，灵帝只好再度起用皇甫嵩，又让他去长安西边阻挡叛军。

皇甫嵩又带上董卓出发了。

凉州荒原上蹿出的野狼

从皇甫嵩到张温，再到皇甫嵩，朝廷讨贼的将领换了又换，但始终让他们带着董卓。

这一方面可能因为董卓实在有手段，能够搞定朝廷里的各方势力；另一方面，他在凉州战场的表现也确实不错。去年张温带领他们攻打金城郡榆中县的时候，董卓就在被叛军包围的情况下成功逃脱，成为六路兵马里面唯一全身而退的一支。

更重要的在于，董卓对凉州羌人的情况十分了解。

董卓本身是陇西人，虽然是汉人，然而他从小生长在胡汉杂居地带，沾染了许多胡人氣息。少年时代的董卓曾经长期在羌人地区游历，结交过许多羌族豪强，在羌人中间很有声望。

所以从桓帝时代开始，董卓就脱颖而出，成为朝廷讨伐羌人叛军的主要将领之一。

有趣的是，董卓自己的嫡系部队里面就有许多羌人士兵，董卓靠着自己的卓越才能约束住他们，驱使他们为朝廷作战，去讨伐他们的同族，反倒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

现在羌人叛军的威胁近在眼前，董卓当然就成为朝廷手里的一张王牌。朝廷每次发兵，都不忘派董卓去前线。但朝廷又对董卓和他手下的羌人士兵不放心，所以只让董卓当副将，另外派一个老臣当主将，去指挥董卓。

对朝廷的这点小心思，董卓看得清清楚楚，朝廷既想利用他，又不放心他，那么，他对朝廷当然也不必心慈面软。他本身又是极其凶悍的人物，所以不管在张温手下，还是皇甫嵩手下，他都表现得桀骜不驯，屡屡挑战上级的威严，也因此他跟当初的张温和现在的皇甫嵩，都闹了许多矛盾。

现在又一次去讨伐羌人叛军，皇甫嵩带着董卓开赴陈仓前线。陈仓是关中的西部门户，现在正遭受王国军队的围攻。

两人刚一出发就意见不合，董卓认为应该急速行军，立即救援陈仓。皇甫嵩却说：“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陈仓城防坚固，能够挡住王国的进攻，我们不需

要立即救援，只要等在附近，以静制动，等敌人军力疲惫以后再发起攻击。”

于是两人带着四万大军驻守在陈仓附近，看着叛军攻城。羌人叛军看到皇甫嵩的军队在附近，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，心惊胆战，又不能退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攻打陈仓，战斗力自然就打了折扣。

羌人叛军从公元188年冬天，一直到第二年春天，连续攻城八十多天，始终拿不下陈仓，最后粮草断绝，士卒疲惫，只好仓皇撤退。

皇甫嵩这才指挥军队开始发起冲锋。

董卓又进言：“穷寇勿追，我们不能逼迫敌人太紧。”

皇甫嵩却不听他的，命令军队全力追击叛军，果然取得大胜，杀得敌人丢盔卸甲，斩首一万多级。

王国逃回去以后，遭到韩遂、马腾的责难，很快就被杀了。叛军的士气受到重大打击，高层也再一次洗牌。

洛阳那边听到前线捷报以后，欢欣鼓舞，皇甫嵩的声望进一步提高了。董卓却明显有受到排挤的感觉，因此怀恨在心。

经过这几年讨伐羌人的战争，董卓的势力进一步膨胀起来。他手里握着一支兵强马壮的嫡系部队，包含大量匈奴、羌胡等异族士兵，比纯粹的汉人军队更加凶悍。这支军队的存在，让朝廷心惊不已。

灵帝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要夺董卓的兵权。他先颁下圣旨，“提拔”董卓为少府（**管理中央财政的机构**）的官员，让董卓交出军队，回洛阳任职。

董卓当然不答应，他回复说：“臣手下有大量羌兵、胡兵，他们听说臣要回洛阳，都流着泪拉住臣的马头，坚决不让臣走。这些胡儿豺狼心性，一旦翻脸，后果难料。臣也不敢违拗他们，只好留下来，先宽慰宽慰他们再说。”

灵帝无可奈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灵帝又发下命令，任命董卓为并州牧，让他把手下军

队交给皇甫嵩，自己去并州赴任。

皇甫嵩讨伐黄巾以后，也只被任命为冀州牧而已，现在董卓被任命为并州牧，已经跟皇甫嵩平起平坐了。何况并州在凉州以东，也是抵抗胡人的第一线，并州牧是并州的最高长官，管辖着大量边防军，董卓到那边收编这些军队以后，依然有条件成长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。

这已经是朝廷能做的最大让步了，灵帝希望这样诱人的条件可以打动董卓。

可是董卓还是不上当，他回复朝廷说：“臣掌管这支军队十年，跟他们感情太深了，实在不能跟他们分隔，请求皇上让臣带着他们去并州，为国家戍守边疆。”

不等灵帝回复，董卓就带着这支多族混杂的队伍开向并州，驻扎在河东地区，他也不去当什么并州牧，而是在那边等着朝廷出乱子，好去趁火打劫。

到这一步，董卓虽然没有公开造反，但已经完全脱离朝廷掌控了。

这时候唯一能辖制董卓的人只剩下了皇甫嵩。有人劝皇甫嵩趁董卓违抗圣旨、名不正言不顺的时候讨伐他，除掉这个祸害。

可惜皇甫嵩虽然忠于汉室，但也没什么志向。他本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原则，不肯轻易行动，只是向朝廷上了一封不痛不痒的奏章，说明董卓的“罪行”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也因此错过了除掉董卓的最后时机。

事实证明董卓的判断相当准确。他刚到河东不久，洛阳那边就传来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特大消息：灵帝驾崩，宦官与外戚的矛盾爆发，大将军何进召董卓进京平叛——东汉王朝彻底乱了！

昏君留下的祸患

灵帝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，他掌权这些年，昏招迭出，彻底把东汉王朝带进了沟里。

东汉末年，朝堂上的主要矛盾是士大夫官僚和宦官的冲突。灵帝作为两大集团的领导，理应在中间调和，尽力维持双方势力均衡，但他不仅没这样做，反而一边倒地偏袒宦官集团。

在灵帝看来，宦官集团就是自己的外围势力，保宦官就是在保自己，而士大夫们拼命打压宦官，实际上是在剥夺他这个皇帝的权力。

所以在第二次党锢之祸过后，灵帝将错就错，继续偏袒宦官，禁锢士大夫。在公元176年，他甚至下令进一步扩大党锢的范围，把对士大夫阶层的迫害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
到这一刻，东汉建国以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彻底被破坏了，皇帝成了孤家寡人，被一群“妖人”围在中间，跟世家大族们隔绝开来。

更严重的是，皇帝身边这群“妖人”——也就是宦官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先天缺陷。

这些可怜又可恨的阉人都来自社会底层，他们的亲朋好友往往也是社会底层的流氓无赖，一生跟贫困相伴。

宦官要在官场上立足，要替皇帝办事，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外围集团来支持自己。这个集团以宦官本人为核心，从他的亲朋好友开始发展，逐渐延伸出去，形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。

这张关系网内的大部分人没有士大夫阶层那样的家底，他们被提拔上来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完成自己的财富积累。这些财富从哪里来？当然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。

这种需求连宦官本人都无法制止。

于是，宦官集团和他们的外围势力成为一个嗜财如命的群体，他们拼命压榨百姓，闹

得怨声载道，在老百姓中间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。

民众把宦官集团看作一个祸国殃民的贪官集团，所以当宦官集团和士大夫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全国上下的舆论都一边倒地站在士大夫一边。

而灵帝偏袒宦官集团的做法，当然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，人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对皇帝的鄙视，但都在心里憋着一把火。

有人觉得这把火可以利用.....

灵帝的皇后何氏本来是一个屠夫的女儿，后来被选进宫里做宫女。这个出身卑贱的女人命相当好，竟然被灵帝看中，为灵帝生下了皇子刘辩，母以子贵，她也就被封为贵人。

灵帝的后宫一向乌烟瘴气，在刘辩之前出生的皇子们都莫名其妙地夭折了，所以灵帝怀疑后宫有人在暗害各位皇子。刘辩出生以后，灵帝就把他偷偷送到宫外，寄养在道士史子眇家里，对外隐瞒他的身份，只称他为“史侯”。

当时正好灵帝的前一任皇后宋皇后受到宦官的诬陷，被打入暴室，监禁致死，灵帝便在公元180年立何氏为皇后。

何皇后心狠手辣，仗着灵帝对她的宠爱，在后宫大杀四方，把众位妃嫔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

她自己的儿子为了躲避迫害，被送到宫外去了，她却忙着去迫害别人，不准后宫别的女人生孩子。

有一次，她听说后宫的王美人偷偷生了一个儿子，立即勃然大怒。

王美人十分可怜，她知道何皇后的厉害，怀上孩子以后感到大难临头，曾经试着服药想把孩子打掉，但没成功。她最终还是把这个孩子生了下来，这便是灵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刘协。

刘协刚呱呱坠地，何皇后就派人送来一副毒药，毒杀了王美人。

灵帝听到消息以后，也是勃然大怒，想废掉何皇后，在众人的劝说下才作罢了。

灵帝是个昏庸又懦弱的人，在这以后他仍然宠爱何皇后，只是为了防止何皇后迫害刘协，就把刘协送到自己的母亲董太后那里去，让董太后抚养。

何皇后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没办法。

所以何皇后、刘辩和董太后、刘协，就成了两支敌对势力。

彪悍的何皇后当然不满足于在后宫大杀四方，她把自己的势力也延伸到了朝廷里面。

何皇后入宫以后不久，她的哥哥何进就被提拔到朝廷里当官，随着何皇后一天天受宠，何进也步步高升，终于成为朝廷里权倾一时的人物。

后来黄巾起义爆发，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，负责保卫京师。叛徒告密导致起义的消息泄露时，就是何进在洛阳抓捕黄巾军的成员。

黄巾起义被镇压以后，很大一部分功劳被归到何进身上，他也因此进一步受到灵帝信任。

除了何进以外，何皇后的另一个哥哥何苗也是朝廷里的大将，但他跟何进向来不和睦。

提拔何进是灵帝犯的又一个错误。当时宦官集团权焰熏天，根本不可能容忍有人来分他们的权力，何进如此迅速地蹿升，当然会引起宦官集团的嫉恨，以灵帝的昏庸，又不能在中做调停人，双方的仇恨越积越深，于是桓帝末年宦官与外戚相争的一幕又重演了。

灵帝昏庸了一辈子，到晚年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——

何氏女目前是皇后，她生的儿子刘辩又是长子，那么按常理，当然该立刘辩为太子。

但灵帝认为刘辩为人轻佻，缺少帝王威仪，不适合当皇帝，所以想立王美人的儿子刘协为太子。

既然要扶立刘协，灵帝就该立即出手打压何进与何皇后，为刘协铺平上位的道路，但他一直犹豫不决，下不了手。

于是事情就这么一直拖着。灵帝既不立刘辩，又不立刘协，让太子之位一直空着。这边，何进、何皇后坐立不安；那边，董太后彻夜难眠。两支人马都在观望中苦苦煎熬。

就这样，灵帝还嫌麻烦不够大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更做出一连串匪夷所思的诡异决定。

他提拔一个叫蹇硕的宦官，让他统领“西园八校尉”。这是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禁卫军，下面有袁绍、曹操等一干军事精英。通过这次任命，蹇硕掌握了京城里的一部分兵权，连何进名义上都是他的下属。

何进本来是朝廷里的最高军事统帅，灵帝现在的做法，简直是在故意挑起何进跟宦官集团的矛盾！

这还不算，灵帝还把蹇硕召到自己的病床前，拉着他的手，眼泪汪汪地请求他辅佐刘协。

这就把两个皇子分别跟外戚和宦官集团挂到了一起，也把两个皇子间的争斗，跟外戚和宦官集团的争斗挂接到了一起！

埋下了这一堆地雷以后，公元189年五月，灵帝一命呜呼，丢下水火不容的两派势力。

一场惊天变乱即将揭开帷幕！

天下大乱的开端

灵帝刚一驾崩，蹇硕和何进的矛盾就爆发了。

蹇硕抢先出手，召何进进宫，暗中埋伏下刀斧手，准备先杀掉何进，再立刘协为皇帝。

不料蹇硕派去接何进的人跟何进有交情，把蹇硕的阴谋透露给了何进。何进大惊失色，赶忙飞奔到自己的军营，带领兵马控制了各个郡国在京城的人员，此后他称病，不再进宫。

何进在外面控制了局势，宫里的形势就明朗了。两天以后，刘辩由群臣拥立，即位为皇帝，被史书称为少帝，何皇后则顺利当上了太后。

这时候刘辩才十三岁，何太后临朝称制，跟何进共同控制着朝廷。

他们首先迫害董太后（**灵帝的母亲**）家族，逼死了董太后和她侄儿董重，董氏的势力被清除出了朝廷（**这个家族跟董卓没有关联**）。

可朝政大权还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宦官集团手里，何氏要完全掌权，必须要清除宦官势力。

何进想先从死对头蹇硕下手。

宦官集团有个严重的软肋：他们内部极不团结，甚至互相倾轧。

就在何进即将对蹇硕下手的时候，其他几个掌握大权的宦官不仅不帮蹇硕，反而落井下石，把他暗地里的计划透露给了何进。

何进立即出手，逮捕并且处死了蹇硕，也把他手下的禁卫军合并到了自己手下。

蹇硕是宦官里面掌握军权的人，他被除掉以后，宦官集团的实力明显受损。

这时候何进感觉自己看到了机会。

宦官集团这些年结了太多仇家，消灭宦官集团已经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，谁出手，都会得到人们的一致拥戴。那么，凭什么不借着这股民意一举消灭这伙妖人，把朝政大权彻底拿过来呢？

诛杀蹇硕如此顺利，又让何进看清了宦官集团的外强中干。——这伙妖人就是一盘散沙，消灭他们应该很容易。

宦官集团的核心成员是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十二个中常侍（中常侍是皇帝身边的一种高级官衔），号称“十常侍”。何进便制订了把这伙人一锅端的计划。

但让他失望的是，当他把自己的计划报告给何太后的时候，遭到了何太后的否决。

何太后出于什么顾虑不同意这计划？因为灵帝初年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。

当初灵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十一岁，朝政大权控制在窦太后和她的父亲窦武手上。跟现在的何进类似，当初窦武同样急着诛杀宦官，同样遭到窦太后反对。窦武却违抗窦太后的旨意，自作主张，对宦官集团发起攻击，结果遭到惨败，身死族灭，灵帝也从此落入了宦官集团控制之下。

可能是因为这个前车之鉴，现在何太后才坚决反对何进诛杀宦官。

可惜何进跟窦武类似，也把何太后的谆谆告诫抛到了一边，满脑子都是诛灭宦官以后自己独掌大权的风光场面。

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何太后。何进认为何太后已经被宦官集团“蒙蔽”了，把宦官看得比他这个亲哥哥还重要，这样下去，一旦何太后母子坐稳江山，宦官势力也就会在新朝廷扎下根来，再要除掉他们就太难了，所以必须尽快动手。

为了逼迫何太后点头，何进和他手下的袁绍想了一个毒招——通知河东地区的董卓，请他进京帮忙威逼太后！

董卓接到何进发来的书信，正中下怀，这正是他要等的消息。

他马上打点兵马，浩浩荡荡开向洛阳，顺便还向何太后上了一封诏书，痛陈“十常

侍”对国家的危害，声称要进京为国家除掉这群奸贼。

同时受到何进征召的还有东郡太守桥瑁、并州刺史丁原等人，他们从东部开过来，同样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，在洛阳附近四处放火，营造声势。

听到董卓大军开来的消息，何进又后悔了，派人到前面去阻拦董卓进京。董卓哪里肯听？他继续东进，一直开到了洛阳附近，何进派来的使节拦住他，双方大吵了一番，董卓才不得不停下来，驻扎在洛阳以西二十里的夕阳亭。

这时候洛阳皇宫里已经乱成了一团。

一开始，何太后听说各地的军队即将进京，吓坏了，终于松口，命令身边的宦官们都离开洛阳，回各自老家去——相当于变相免了他们的官。

宦官们忧心忡忡，这一去，就意味着他们告别了权力中枢，而且被人分隔开来了，以后肯定只能任人宰割，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抗拒。

宦官的首领是“十常侍”之一的张让，张让的儿媳是何太后的妹妹，张让便求这个女人去替他们这些宦官说情。这个女人找到自己的母亲舞阳君求情，舞阳君再进宫找自己的大女儿何太后。舞阳君出面一说，何太后又心软了，于是又下令，收回了之前的命令，让宦官们继续留在宫里。

何进得知以后，反复跟何太后争论，却总是争不出个结果，何进自己又下不了决心发起政变。

何进兄妹这样翻来翻去地拉锯，便错过了诛灭宦官集团的最后机会。接下来，轮到宦官们反击了。

当年八月的一天，何进进宫，再次跟何太后商量处置宦官的办法。以张让、段珪为首的宦官们却早已计划好，他们带着手下一些身强体壮的宦官，拿着兵器，偷偷埋伏在嘉德殿外面，等何进经过的时候，假传太后的旨意，召他过去。

张让等人含着眼泪责问何进：“天下大乱，也不能全怪到我们头上。当初太后被先帝责怪，差点被废掉（何太后毒杀王美人，引起灵帝震怒），多亏我们劝阻，才保全了太

后。如今你恩将仇报，竟然想消灭我们这伙人，这还有天理吗？”

说完，张让等人不由分说，冲上去把何进砍成了肉泥，随后把何进的人头扔进尚书省，大叫：“何进谋反，已经被我们杀了！”

消息传到宫外，等在那边的何进手下们都疯了。袁术、袁绍、吴匡、张璋几员大将高喊着报仇，分头冲击皇宫大门，四处放火。宦官们则派人守住宫门，双方展开大战，一片混乱。何进的弟弟何苗也在乱军中被杀了，何氏外戚从此彻底倒台。

洛阳皇宫分为南宫和北宫，现在宦官们被堵在南宫。他们知道己方唯一的优势就是控制着皇帝和太后，于是他们回过头去劫持了何太后、刘辩、刘协及宫里的官员，然后从复道（建在空中的走廊）冲向北宫，准备从那里逃出宫去。

他们刚跑上复道，就听到尚书卢植在下面大喊“留人”。宦官们惊慌失措，何太后趁机挣脱，跳窗逃了出来。宦官们只好带着刘辩等人继续逃向北宫去了。

这时候何进的手下以袁绍地位最高。袁绍出身于著名的望族“汝南袁氏”，从他的高祖父开始，家族四代人出了五位“三公”级别的高官，号称“四世三公”。他们家族在朝廷里的势力根深蒂固，十分有威势。

之前何进的许多政策都是跟袁绍一起谋划的，袁绍可以说是他的副手。现在何进被杀了，自然该袁绍出来主持大局了。他带领何进集团的将领们在洛阳城里大肆搜捕，把宦官集团的党羽挨个捉来杀掉，又捕杀了宦官集团的领袖之一赵忠，随后攻进北宫，跟宦官们展开激战。

袁绍和他的同僚们都打疯了，他们封住北宫大门，在宫里大开杀戒，见到宦官就杀，一个不留，一口气杀掉两千多人，连许多没蓄胡须的人都被错杀了。洛阳皇宫里面霎时间血流成河，许多无辜的宦官成了这场暴乱的牺牲品，困扰东汉王朝一百年的宦官问题就这样意外解决了。

当时却没人想到，宦官势力是皇权的外壳，宦官被集体处决以后，皇权就暴露在了各路野心家面前，再也没人来保护它了。

宦官、外戚、士大夫是东汉后期三支最主要的政治势力，现在三股势力拼到了同归于

尽的结果，东汉王朝的上层建筑也就轰然坍塌了，从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各方势力整合起来，东汉王朝无可挽回地迎来了分崩离析的命运。

袁绍他们忙着杀无辜的人，不想却让主犯逃掉了。张让、段珪几人挟持着刘辩、刘协，趁着夜色逃出北宫，逃向了洛阳以北的黄河渡口小平津。

当时同行的只有数十人，满朝文武基本都没能跟过来，又没有车马，只能步行。刘辩、刘协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了，却没法休息，被张让等人挟持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小道上。郊外漆黑一片，草丛中虫蛇潜伏，两个养尊处优的少年哪里吃过这个苦？跌跌撞撞，步履蹒跚，直到后半夜才走到黄河边上。他们没法渡河，被困在了那里，张让等人急得抓耳挠腮，命人四处去找渡船。

这时候洛阳城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人们都知道了皇帝被劫持的消息，全体官员分头寻找皇帝，却毫无头绪。只有卢植和闵贡追到黄河边，才终于找到了刘辩他们这群人。

闵贡厉声斥责张让等人的罪行，拔剑接连砍倒几人，剩下的宦官个个吓得面无人色。这些可怜又可恨的阉人，走投无路，最后只好转身投进了黄河。

据说，张让等人投河之前，伏在刘辩面前大哭说：“我们难逃一死了，天下即将大乱，陛下务必保重！”当时没人把他们这些话当回事，天下人后来才知道，这些话有多么沉重！

卢植和闵贡扶着刘辩和刘协，借着萤火虫的微光，缓缓向洛阳方向走去。他们走到一户农家，弄到了一辆破车，扶着刘辩坐上了车；后来又找到几匹马，路上又遇到各路官员零零散散地赶了过来，马匹越来越多，大家才走得快了一些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一行人终于走到了北邙山（洛阳以北，黄河以南的山）附近。忽然听到马蹄声响，只见远处一大群士兵打着火把过来，众人吓得心胆俱裂，小皇帝刘辩几乎从车上跌落下来。

随着距离越走越近，大家终于看清了，来的原来是董卓的兵马。

董卓，野心家与糙汉子

董卓驻扎在洛阳城外，头天晚上他听说城里发生变乱，知道机会来临，马上带人冲向城里。他又听说小皇帝流亡到了北邙山一带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那里，天明时分正好撞上刘辩他们那群人。

大家看到董卓来了，心里都是“咯噔”一下。目前皇帝的外围势力已经被剥除干净了，这样的大军阀来到皇帝身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制衡他，意味着以后一切都得由他做主了。而董卓是什么样的人，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，朝廷里这些官员都心知肚明。

前面开道的官员们赶忙喝道：“皇上在此，请将军避让！”

董卓瞪了他们一眼，大骂：“为了救你们，我一夜行军三百里，还避什么避？信不信我砍下你的头？”说着，他勒马停到小皇帝刘辩面前，简单地行了个礼，便问昨天宫变的具体情况。

刘辩早已没有了任何威严，看到董卓气势汹汹的样子，他吓得牙齿打战，连话都说不清了。董卓只好转头问刘协。

刘协虽然比刘辩小几岁，却丝毫不紧张，一五一十地向董卓说了昨天宫里发生的事。董卓听完，满脸笑意地点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。

董卓带着刘辩等人回到洛阳皇宫里，随后清理战场，安顿宫人，重新任命官员，忙了许多天，才勉强恢复了城里的秩序。

董卓手下是强悍的凉州兵，洛阳城里各路将领都对他们十分忌惮，不敢造次。他又有“救驾”的功劳，掌握朝政名正言顺，人们更不敢随便挑衅他。即使袁绍那种大权在握的武将，都只能委曲求全，先巴结着董卓再说。

于是董卓便反客为主，带着自己的兵马在洛阳城里公然住了下来。

不过城里的人们并不知道，董卓这次带来的兵马其实不多，也就三千来人，根本不足以镇住整个洛阳。

董卓便想了个计策，隔两三天就派军队半夜潜出城去，第二天早上打着“董”字旗，浩浩荡荡地从城外开回来，然后对城里百姓宣称：“西凉援军来了！”这样反复很多次以后，大家都以为董卓的兵马越来越多，就更不敢小看他们了。

同时，何进兄弟两人被杀以后，手下大批兵马群龙无首，董卓趁机把他们兼并了过来，声势一下便壮了很多。

现在董卓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并州刺史丁原。

丁原之前受到何进征召，带兵来到洛阳。跟董卓一样，他也想看看情况再做打算。不想董卓抢先一步控制住了小皇帝，现在整个朝廷都是董卓说了算，丁原的处境就挺尴尬了。

丁原带领的是并州兵，并州跟匈奴和鲜卑的地盘接壤，也是东汉王朝抵抗侵略的第一线，所以并州兵的精良不亚于凉州兵，丁原也就格外受到董卓“关照”。

丁原手下有许多并州本地的猛将，例如张辽、吕布，个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吕布目前是丁原的主簿，丁原对他特别信任。但在吕布和那些并州兵看来，丁原已经输掉了跟董卓的竞争，被朝廷百官排挤到了一边，再跟着他，还能捞到什么好处呢？

董卓看准机会，便挑唆吕布等人反叛。吕布等人果然杀掉丁原，投靠到了董卓手下，也把整个并州军队带过来了。

董卓收吕布为义子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又让他顶替丁原的位置，替自己管辖并州兵。

这样一来，在军事上，就再也没人可以挑战董卓了。

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控制住皇帝。

董卓想的办法简单又粗暴——废掉小皇帝刘辩，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。从此自己便是霍光、伊尹一类人物了，可以轻易架空新皇帝，然后再慢慢考虑篡权的事。

他说干就干，开始强逼朝廷百官同意自己的想法。

当前在朝廷里唯一能跟董卓抗衡的人，只有袁绍。袁绍依靠着雄厚的家族背景，以及在何进嫡系部队里的威望，在朝廷里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。

但袁绍这人做事常常不经过脑子：之前就是他撺掇何进召董卓进京；何进被杀以后，他又气昏了头，在皇宫里展开大屠杀，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放到了皇家的对立面；他还放跑了张让等人，把小皇帝送到了董卓手上。

董卓刚进洛阳，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，袁绍手下的将领就曾经劝他果断发动攻击，灭掉董卓。但袁绍没那个胆量，错过了最后的机会，只能眼看着董卓一步步稳扎稳打，最终把朝廷控制住了。

董卓想要先逼袁绍点头，就主动对他提起想废掉小皇帝的想法，袁绍当然不同意，两人当面争到脸红脖子粗。最后袁绍把心一横，握住自己的佩刀，对董卓大吼：“董公以为天下的强者，只剩你一人了吗？”说着，转身大步出门去了。

回去以后，袁绍不敢久留，把自己的官员符节挂在城门上，连夜逃出了洛阳，到东部的冀州避难去了。

袁绍逃走以后，董卓在朝堂上对官员们说：“皇帝暗弱，不足以为天下主，如今我想立陈留王为新皇帝，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大家都知道董卓行事粗鲁，但他如此急吼吼地要废立皇帝，还是把许多人吓了一跳。可董卓大军就驻扎在旁边，谁敢跟他作对呢？满朝公卿只有卢植站出来，公开反对董卓的提议。

董卓勃然大怒，当场要杀掉卢植，幸好被众人劝了下来。随后卢植也只好逃出洛阳，回他的老家幽州去了。

袁绍、卢植都逃走以后，朝廷里面已经没有人敢反对董卓了。公元189年九月，在董卓的主持下，皇帝废立仪式在崇德前殿举行。

满朝公卿垂头丧气，看着董卓的人把小皇帝刘辩从宝座上架下来，把瑟瑟发抖的刘协扶了上去。刘协便是东汉的最后一任皇帝，史称汉献帝。

朝堂之上，率兽食人

董卓随后宣布：“何氏迫害董太后，以致董太后被幽禁而死，有违孝道，不堪再为太后。”因此废掉何太后，迁入冷宫，不久便派人毒杀了她。

为了斩草除根，董卓对已经凋零的何氏外戚再次发起打击，甚至把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都杀了，何氏外戚的势力从此被铲除得干干净净，留下的空缺当然都由董卓的人来填补了。

董卓因此接过了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留下的权柄，成为大汉王朝最高权力的掌控者。

董卓是个粗人，不过跟人们对他的印象相反，他对文人士大夫表现出明显的好感。他扶立献帝上台以后，立即“请求”献帝拨乱反正，彻底为当年的“党人”正名。

从二十一年前窦武、陈蕃被杀开始，以党人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朝廷冷酷无情的压制，成为帝国的弃儿，现在他们的命运终于迎来了彻底转机。在董卓的推动下，朝廷宣布：为窦武、陈蕃以及一切受压制的党人平反，恢复他们的官职和爵位；以国家的名义，哀悼当年的死难者，并且提拔他们的子孙担任朝廷官员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到这时才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
消息传出来以后，天下的士大夫们一片狂欢，被压制了整整一代人的他们终于得到了公平对待，无数个曾经煊赫的家族终于重新走上政坛，准备跟董卓这个糙汉子合作，共同执政。

董卓对士大夫实在不错，在他的运作之下，受到党锢政策打压的士大夫们，被大量重新起用，回到朝廷里担任高官，其中许多都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人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名士”，而名望最高的蔡邕则成为董卓最信任的幕僚之一。董卓原来的亲信们，反倒官职较低。

为了全方位笼络士大夫，董卓甚至表示，不追究之前逃走的袁绍等人的责任，还授予他们官职。袁绍的叔叔袁隗也就继续担任朝中高官。

如果仅仅从这些方面来看，董卓似乎是一个温和的、深明大义的统治者，他顺应民

意，把宦官和外戚夺走的权力又夺了回来，交到了士大夫手上，把东汉王朝重新扶上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正确道路上来。

从董卓的主观意图来看，他也确实有认真治理国家——然后篡位——的愿望，并且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执行自己的计划。

那么继续这样走下去，东汉王朝似乎会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交接，顺利过渡到下一个朝代。

可惜董卓犯了三个重大错误，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前程。

首先，他没能约束自己手下的军队。

凉州军是胡汉夹杂的军队，对东汉王朝的认可度非常低，他们到洛阳可不是来帮忙维持治安的，而是来抢夺财宝和美女的，国家安危、老百姓的感受根本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凉州军军纪败坏，从进入洛阳开始，他们就四处打家劫舍，如同一群土匪，给老百姓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。

对于这一切，董卓看在眼里，却不去制止——也制止不了。

而且董卓本人也匪性十足，他治国的方式简单粗暴，对不服从自己的人毫不犹豫地用武力压制。甚至有官员因为拜见董卓的时候忘了解下佩剑，就被当场打死。朝堂之上一时间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

依靠儒家士大夫执政，却处处野蛮执法，还纵容手下军队欺男霸女，这样的领导班子怎么可能稳定呢？士大夫们敢怒而不敢言，心里都把董卓和他的军队看作闯入洛阳的匪帮，而不是合法的执政者。

所以董卓一直就没能在洛阳站稳脚跟。

其次，他太急于夺权了，吃相过于难看。

篡权夺位是一项宏大工程，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持续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奋进，需

要一直假装忠于旧统治者，到时机成熟才可以露出本来面目，去摘取胜利果实。

可董卓一点儿也等不及，从强行废立皇帝开始，他就把自己篡权夺位的计划摆到了明面上来。

扶立献帝上台两个月以后，董卓就给自己加封相国，给予“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”的超规格待遇，犹如当年的霍光。

他在几个月之内把别的乱臣贼子几十年的工作都做了。这样相当于明抢皇位，怎么能得到大家支持呢？

董卓总爱把自己比作霍光，可是霍光是汉武帝亲自指定的辅政大臣，他的权力来得光明正大。即使这样，霍光也小心谨慎，他辅佐汉昭帝十三年，也没敢表露出任何篡权的企图。直到昭帝驾崩以后，霍光才终于踩到了皇权之上，废除了“昏君”刘贺，拥立了“明君”汉宣帝，算是走出了篡权的关键一步。但即使这样，终其一生，霍光也没敢再进一步。

而董卓只是凉州山沟沟里蹿出来的土匪，偶然在郊外捡到落难的皇帝，胡乱弄到“救驾”的名声而已，他的地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，纯粹是靠凉州军的武力维持的，人们表面上顺从，心里从来不服他。

最后，董卓强行废掉皇帝，又对被废以后的刘辩和何氏外戚十分凶残，这直接让天下人有了反对他的法理依据。

自古以来的阴谋家，在篡位的时候，都要有一番惺惺作态的表演，假装对皇位完全没有兴趣，让原来的统治者和满朝文武“求”着他接手皇位。

董卓却不屑于这样的表演，他直接把小皇帝刘辩赶下台，明目张胆地踩到皇权之上。

东汉王朝虽然衰落了，但皇权在人们心里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任何人这样公开践踏皇权，都会引来天下人的严重反感。

更恶劣的是，董卓不仅不优待被废的刘辩母子，还对他们进行严厉迫害。他囚禁刘辩，毒杀何太后，清洗何氏外戚的势力，甚至还去盗掘灵帝的陵墓！这一连串操作，惹得

天怒人怨，把他自己明确摆到了乱臣贼子的位置上。

在天下人眼里，董卓连权臣都算不上，他就是一个靠武力霸占着朝堂的魔王而已。他完全站在汉家社稷的对立面，是每一个大汉子民的敌人。这样的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
最黑暗的时代已经来临，朝堂之上率兽食人，汉家社稷岌岌可危，现在不反击，更待何时？

第二章 军阀崛起

袁绍，士族的精神领袖

东汉末年的乱局里，除了宦官、外戚两大主角，还有一股搅局的重要势力，就是士大夫阶层。目前，他们的领袖是袁绍。

士大夫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团体。桓帝时期，士大夫和他们背后的士族集团是对抗皇帝和宦官的主要力量，在他们的逼迫下，桓帝无比窘迫，最后只好发起致命一击，通过“党锢”，把整个士大夫阶层挤出政坛，名义上把权力收回了自己手里。

不过即使这样，仍然有少数世家大族成功躲过迫害，继续在朝堂上生存着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汝南袁氏。

桓帝和灵帝时期，汝南袁氏凭借“四世三公”的资历，在政坛上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是世家大族的一支骨干力量。

灵帝末年，这个家族年轻一辈的代表人物是袁绍和袁术两兄弟。他们都是司空袁逢的儿子，不过两人的出身和性格都有很大不同。

袁绍是袁逢和婢女生的，后来被过继给了伯父袁成，在家族里地位低微。袁术却是嫡子，正大光明地继承了袁逢的家业，所以很瞧不起袁绍这个“堂兄”，甚至公开骂袁绍是“家奴”。

出身低贱的袁绍却非常争气，他气度恢宏，爱结交名士，年纪轻轻就在贵族圈子里闯出了很大名声，再加上他姿容伟丽，往人群里一站，就是天然的焦点。在众人眼里，他才是袁氏最有前途的青年。

但现在毕竟是末世，暗流涌动。政坛顶尖家族出来的青年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目标。袁绍成才的时候，正是朝堂上士大夫跟宦官拼得你死我活的时代，那么他是怎么躲过那场风暴的呢？

他二十岁那年担任濮阳县令，眼看着仕途顺畅，不久以后却因为母亲病故，回家服丧

三年，中断了自己的宦宦生涯。

三年之后，应该重新出去做官了，袁绍又说，当初他被过继来的时候，父亲袁成已经过世了，因此没能为父亲守丧，现在要补上——于是他又守丧三年。

终于等到六年之后，早已急不可耐的朝廷派人来征召袁绍去做官，他却又找各种借口拒绝，一直躲在民间，不肯出仕。

袁绍看得相当准——或者是身边的幕僚给他出的主意——当时朝廷里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，袁绍如果当时出来做官，很可能被当成出头鸟针对，成为党锢的受害者之一。

袁绍坚决不出仕，成功躲过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暴。

尽管躲在民间，袁绍却一刻也没有远离政治。作为士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袁绍当然是站在党人一边的，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党人对抗宦官。私底下，他跟陈蕃、李膺这些党人领袖交往十分密切，党人受到迫害以后，也常常请求袁绍帮忙救援。袁绍毫不吝啬，利用自己家族的政治资源，保护很多党人免遭迫害，他也因此积累起巨大的声望。

这种情况让宦官们恨得咬牙切齿，中常侍赵忠就曾经大骂道：“袁本初（**袁绍字本初**）不接受朝廷征召，又收养亡命之徒，他想干什么？”

袁绍毕竟有强大的关系网作依托，虽然宦官们都知道袁绍是党人的保护伞之一，却也不好对他下手。

黄巾起义爆发以后，灵帝被迫解除党锢，袁绍这才接受何进的征召，到他手下当了幕僚。

袁绍跟着何进是有私心的：何进是外戚领袖，袁绍想借他的力量推动士大夫重新执政。

何进一直在想办法从宦官手上夺权，袁绍就趁这个机会，大肆鼓动何进对宦官发起攻击，而不顾及后果。何进耳根子软，在袁绍的鼓动下，手段越来越激进，甚至做出了“召董卓进京”这种昏庸决定，终于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。

按照袁绍的想法，自己跟何进绑定在一起，就是灵帝初年士大夫与外戚结盟的重演，两股势力联手把宦官集团打掉以后，再联合执政——以后的矛盾另说——士大夫集团从此回到权力舞台中央，自己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拯救者，自然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谁知现在的政治局势跟灵帝初年完全不同了，东汉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大大下降，地方军阀已经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，仅仅凭借控制朝堂就想控制国家，那是痴心妄想。袁绍和何进都忽视了这一点。

最后，当董卓这种“怪兽”来到权力中心以后，袁绍才发现，再要把他们赶走是难上加难了。

何况，袁绍跟何进手段过于激进，引发宦官集团拼死一搏，最终宦官和外戚拼到了同归于尽的地步，剩下袁绍为首的士大夫集团，只好独自面对董卓这只张牙舞爪的猛兽。

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在董卓的西凉军马面前，文弱的士大夫集团简直没有胆量反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朝政大权被攫取了过去。袁绍当着董卓的面说的“董公以为天下的强者，只剩你一人了吗”，只是士大夫集团最后的一次嘴硬而已。

随后袁绍就逃出了洛阳，到东部地区避难去了。

但袁绍凭借自己的家世背景，加上诛灭宦官的辉煌战绩，又有当面顶撞董卓的声名在外，早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了，关东各地的世家大族正盼着他来当自己的代言人。

袁绍到东部以后，当地士族豪门一片欢腾，赶忙扫洒迎接，把他扶上第一把交椅，推举为对抗董卓的领袖。

洛阳那边，董卓也不想公然跟袁绍翻脸。把袁绍争取过来，让士大夫集团配合自己掌权，是董卓的既定计划之一。所以对于袁绍逃走这件事，董卓表现得十分“大度”，不仅不追究他的罪责，还遥封他为渤海（冀州东部沿海的一个郡）太守。这样一来，袁绍私自出逃的违法行为，就变成了接受朝廷指派去远方赴任，面子上就好看了。

袁绍这人虽然经常出昏招，但基本的智商还是有的，他当然不会因为董卓的一点点恩惠，就抛弃自己背后的世家大族集团。作为世家大族推举出来的领袖，对抗董卓是袁绍不

能推卸的责任。

袁绍将计就计，自称渤海太守，把渤海郡纳入了自己统治之下，作为自己的后方基地。

渤海郡属于冀州，冀州是兵强马壮的大州，是争夺天下的重要根据地，当年光武帝便是依靠这里发迹的。袁绍接下来就把目光瞄准了整个冀州。

当时的冀州牧韩馥也是董卓指派的官员，名义上，他算袁绍的上级领导。不过以他的实力，当然是完全没法跟袁绍抗衡的，袁绍的到来，让他十分难受。

一开始，韩馥还想借着“上级领导”的身份压一压袁绍，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做不到。当时关东地区风起云涌，各路诸侯都在磨刀霍霍准备起兵，大家都以袁绍为领袖，就连韩馥手下的官员们都明确表示支持袁绍。看到这情形，韩馥无可奈何，只好也表态支持袁绍，成为袁绍手下的诸侯之一。

同一时期，袁绍还得到了一位极其有才干的盟友——曹操。

曹操，乱世之奸雄

东汉中期，顺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身边有个陪读的太监，名叫曹腾。他聪明伶俐，很受顺帝喜爱，顺帝登基以后，便把他提拔为中常侍。

曹腾在顺帝时期是地位很高的太监之一，更让他声名鹊起的，却是他成功拥立桓帝的事迹。

顺帝过后，东汉王朝出现了连续两任小皇帝：冲帝和质帝。

当时的朝政大权掌握在大将军梁冀手上，梁冀嫌质帝不听话，便毒杀了他，重新在宗室里面选比较听话的年轻人当皇帝。

梁冀看中的人选是蠡吾侯刘志和清河王刘蒜，两人激烈竞争。关键时刻，曹腾站出来表示支持刘志，使刘志最终在两人中间胜出，登基为帝，是为桓帝。

由于有这样重大的功劳，曹腾在桓帝一朝始终拥有很高的地位。

不过曹腾做人似乎比较收敛，对自己的外围势力也管束得比较严，不让他们胡作非为。所以他虽然辅佐了四朝皇帝，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名声，没跟谁结仇。士大夫和宦官集团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，曹腾也没有掺和进去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依靠皇帝对自己的信任，推举了不少士人上来做官。像张温（曾经带领董卓镇压凉州叛乱）、张奂（董卓的老上司，曾帮助宦官镇压窦武）这些朝中名将都是曹腾推举上来的，所以士大夫集团跟曹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曹腾的家族因此积攒了广泛的人脉资源。（曹腾的事迹不排除有其家族后人吹嘘的成分。）

曹腾与人为善，或者说八面玲珑的作风，让他的后代成功避开了朝堂上的风暴。

虽然是宦官，曹腾却有妻有子。他跟一个吴姓宫女是“对食”的夫妻，又在家族里收养了一个儿子曹嵩。

按照东汉王朝的政策，曹腾过世以后，曹嵩继承了曹腾的爵位，当然也继承了他的人脉资源。所以曹嵩也在政坛混得顺风顺水，到灵帝时期，甚至位列九卿。曹氏也从宦官的

外围势力，成功转型成了真正的名门权贵。

曹嵩显然不是一个清官，他当官多年以后，为家族积攒了巨额财富，在卖官鬻爵盛行的东汉末年，这让他有了进一步上升的机会。

公元187年，曹嵩向灵帝和宦官献上一笔天文数字的贿赂，买来了太尉之位，成为“三公”之一，地位仅仅在何进之下，他也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。

不过曹嵩这次买官很可能是被人套路了，或者是动到了别人的奶酪，他在太尉的位置上才坐了半年，就以“镇压黄巾军不力”的罪名被罢官，回家养老去了。

现在，曹氏在政坛上的领军人物是曹操。

曹操，字孟德，小名阿瞒，出生于沛国谯县，是曹嵩的长子。在讲究门第家世的东汉末年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，当然天生就是要做大官的。

不过年轻时候的曹操，更像一个被宠坏的恶少。他不务正业，成天斗鸡走狗，胡作非为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面记载过曹操年轻时的一件逸事。

据说当时他和袁绍是酒肉朋友，两人常常合伙干一些混账事。有一次，附近有一家人在举办婚礼，宾客盈门，乱哄哄一团。曹操、袁绍两个就潜入这家人的花园里面埋伏下来。

半夜，他们大叫：“有贼！”那家人被惊动了，全体冲出来抓贼。曹操他们便趁机摸进青庐里面，拿刀劫持了新娘。

两人带着新娘跑到野外，天黑看不清，袁绍陷入了荆棘丛里出不来，曹操又大叫：“贼人在此！”吓得袁绍顾不得痛，直接从荆棘丛里蹿了出来，两人这才逃走了。

这种逸事的可信度不高，多半是大家添油加醋的结果。不过能够流传得如此之广，以至于被后人记录下来，也说明曹操当年“恶少”的形象确实深入人心。

另一则可信度比较高的记载就更能说明曹操的性格了。

据说曹操的叔叔看不惯他游手好闲的样子，经常去曹嵩那边告状。曹操知道以后怀恨在心，后来见到叔叔的时候，就故意口眼歪斜，口吐白沫。叔叔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我刚刚中风了。”

叔叔赶忙去告诉曹嵩。曹嵩吓了一跳，把曹操找来一看，发现他很正常呀，就问他：“你叔叔说你中风了，现在好了吗？”

曹操回答：“我没有中风啊，只是叔叔讨厌我，造我的谣而已。”

曹嵩信以为真，从此以后，不管曹操的叔叔再来告什么状，他都不信了。

作为一个少年来说，这样的伎俩其实算不上多么恶劣，只是一个顽童的恶作剧罢了，不过也可以从中看到曹操的奸诈。

这样的事迹多了，曹操奸诈的名声也就传播开来了，以至于当时的著名评论家许劭都说曹操是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。

在治世，曹操这样奸诈的人往往具有过人的才干，因为他头脑清醒，不容易受骗，出手又果决干脆，能把各路妖魔收拾得服服帖帖。

公元174年，十九岁的曹操被举孝廉，到洛阳担任北部尉（洛阳有东南西北四部，北部尉负责北部地区的治安）。

洛阳作为首都，是各路权贵扎堆的地方，管理这里的治安，难免触犯各路权贵，所以之前的北部尉做事都非常小心。但初出茅庐的曹操，凭着年轻人的一股豪气，决心好好杀一杀那些权贵们的威风。他刚一上任，就在衙门里挂上许多五色棍棒，发布命令：敢违背法律的，不论何种身份，一律杖杀！

不久以后，蹇硕（灵帝宠爱的宦官，后来扶助刘协，跟何进对抗）的叔父违反宵禁令，半夜在北部地区行走，被曹操抓获，果然给乱棍打死了。

东汉末年，士大夫官员跟宦官集团斗得非常厉害，士大夫们的一个撒手锏，就是依靠自己掌握的执法权，对宦官集团里的不法分子大开杀戒，以此来威慑宦官们。这种做法让皇帝和宦官集团恨得咬牙切齿，最终引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。

所以曹操拿蹇硕的叔父开刀，其实是非常冒险的举动，已经触犯到东汉王朝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了。幸好曹氏本身就出身于宦官集团，曹嵩又在朝廷里担任高官，所以曹操的举动最终没有引发灵帝和宦官集团的报复，只是在不久以后，朝廷把他调离了北部尉的位置，明升暗降，悄无声息地拔掉了这颗钉子。

但这点儿小小的挫折不算什么，真正的打击随后才来到。

四年以后，宋皇后失宠被废，宦官集团对宋氏外戚展开大规模迫害，宋皇后的哥哥宋奇也被杀了。宋奇又是曹操的堂妹夫，通过这层拐弯抹角的关系，竟然牵连到了曹操，导致他也被免官，被迫回家休息去了。两年以后，曹操才又被提拔上来。

重新回到官场的曹操仍然不改愣头青的作风，竟然又对宦官集团开炮。

灵帝初年，外戚窦武、士大夫领袖陈蕃曾经计划剿灭宦官集团，事情泄露，遭到宦官集团报复，窦武、陈蕃和他们的手下都被屠杀得干干净净，并且随后引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。

这是当时东汉王朝最大的政治风波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但仍然是绝对的禁忌话题，这些年来，许多官员都因为替窦武鸣冤遭到迫害。

不料曹操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竟然向灵帝上书，满怀激情地称赞窦武等人的忠义行为，希望灵帝为窦武等人平反，并且痛斥朝廷里那些祸国殃民的奸邪（宦官）。

还好这次仍然没有惹怒灵帝，灵帝什么都没说，也没处理曹操这个刺头，宦官集团当然更不敢说什么了。

不管后来的曹操有多少让天下人唾骂的举动，至少他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段时间真心想当一个“治世之能臣”，把自己的才干用到造福国家和人民上来，并且他真的尝试过。

这个热血青年，把自己的满腔豪气投入到官场上来，想改造这个黑暗的世道，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，所有的呼吁都如同对牛弹琴，年轻的曹操也渐渐看清了社会的真相，一腔热血终于冷下来了。

公元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曹操被拜为骑都尉，在颍川地区辅助皇甫嵩、朱儁讨伐黄巾军。在重要的长社之战中，关键时刻，就是曹操带兵赶来，帮助皇甫嵩等人反败为胜，杀退了黄巾军。

从这以后，曹操的军事才能越来越受到朝廷重视。灵帝末年，为了增强宦官集团的军事力量，灵帝重新组建了一支禁卫军，让蹇硕统领，下面是“西园八校尉”，曹操就是其中的典军校尉，袁绍则是中军校尉。

当时曹操和袁绍名义上都在宦官蹇硕的手下任职，但同时他们又是何进的人，两人都在暗地里参与了何进诛灭宦官的计划。

曹操的眼界其实比何进、袁绍更高，当时何进想召董卓等人进京，曹操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阉竖之官自古以来便有，要杀他们很容易，一个狱吏就够了（继续倚仗执法权，以维护法律的名义诛杀宦官集团中的不法分子），何必小题大做，请军队进京？何况还想一次性杀光宦官，如此大规模的布置，必然泄密，只会引起他们的反击。”

果然，不久以后何进的计划失败，他自己反而被宦官杀了，随后引发了袁绍等人对宦官集团的大屠杀，然后又让董卓捡到大便宜，趁机抢走了朝政大权。

虽然董卓也想团结士大夫阶层，也尝试过拉拢袁绍和曹操，但两人都看出：董卓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。所以在袁绍逃亡以后不久，曹操也悄悄逃出了洛阳，到东方搬救兵去了。

这是一次著名的逃亡，后人添油加醋，为曹操编造了一系列曲折离奇的经历，例如“孟德献刀”“捉放曹”等等，不过真实的历史却要简单许多，只是惊险程度不变。

当时曹操的地位比袁绍更尴尬。袁绍有雄厚的家世背景，又有诛灭宦官集团的名声在外，一逃到东部，立即受到当地世家大族的热列欢迎。而且董卓也做出让步，默许了他的出逃，还封给他渤海令的官职，让他的逃亡变成了去走马上任。

曹操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是真正的通缉犯，带着几名随从匆忙逃窜，千方百计躲避（董卓控制的）朝廷的追捕。

他们到洛阳以东的成皋的时候，借宿在曹嵩的老朋友吕伯奢家里。吕伯奢正好外出

了，由他的五个儿子来接待曹操等人。

万万没想到，当天夜里，吕伯奢家里发生激烈打斗，曹操他们杀掉许多人以后，仓皇逃走，留下了一个重大谜案。

当时吕伯奢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，外界没人知道。曹操一方的说法是，吕伯奢的儿子们抢劫他们的财物，还想劫持曹操本人，曹操亲手杀掉几人，才逃了出来；另一种说法是，吕伯奢的儿子们因为某些行为引起曹操怀疑，认为他们想把自己捉去报官，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曹操就杀掉他们跑了出来，所以这起凶杀案可能源自一个误会。

在这起事件的基础上，后人经过反复加工，编出了一个因为误会造成的惊心动魄的灭门惨案，并且编造说，曹操杀人以后还放出豪言：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”然后用这句话虚乌有的豪言证明曹操是“奸雄”。

站在曹操的角度来看，他当时的处境极度危险，谁也不能保证吕伯奢的儿子是真心接待他们的，一旦有某些蛛丝马迹引起曹操怀疑，他在惊慌之下杀人逃窜，也只能说明他下手够狠、够果断，并不能因此证明他的人品有多低劣。

至于用编造出来的所谓“豪言”攻击曹操，就更加无聊了。

逃出来以后，曹操来到中牟县，这里离关东群豪控制的兖州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就在曹操以为自己即将脱险的时候，他的狼狈相却引起了当地官员怀疑，因此被他们扣下来，送到县衙门里。

董卓通缉曹操的文书早已发到了这里，所以县衙门里的官员基本猜到了曹操的身份。

不料随后他们却把曹操放了。

官方史料上说：县衙里的功曹认为曹操是当世英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不宜杀害英雄，所以请求县令把他放了。

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况是：这里挨着关东群豪的地盘，当地官员怕沦为两大集团冲突的炮灰，只好假装没有识别出曹操的身份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出去了。

经过千难万险，曹操终于逃脱了董卓的追捕，来到了兖州的陈留郡。

曹家三代人积攒的良好人脉开始发挥作用，曹操在陈留郡痛诉董卓的罪行，得到当地豪门勋贵们的支持，然后他散尽家财，招兵买马，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。

同时他也跟关东群豪取得了联系，知道关东的世家大族们已经行动起来了，正在组建讨董联盟，盟主就是老朋友袁绍。

十三路诸侯讨董卓

董卓擅自废立皇帝的行为引发全国愤慨，关东的世家大族们尤其义愤填膺。

董卓对国家没什么贡献，凭空捡到一个救驾之功，竟然就想踢开其他所有利益集团，单独把持朝政，这当然会引起各大集团的嫉恨。对于世家大族们来说，他们被皇帝冷落了这么多年，已经耽误了一代人，现在好不容易迎来重新执政的机会，正要摩拳擦掌大干一番的时候，却眼睁睁看着董卓摘走胜利果实，用的还是最粗暴、最低级的方式。这怎么能忍？

而且董卓以军阀身份把持朝政，这是大汉立国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，意味着东汉王朝的执政方式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，以往的所有权贵都会失势，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？谁也不知道。这让他们惊恐万分，绝不能接受。

这一刻，关东的各路势力已经是炸锅的状态，所有人都坐不住了，一起跳出来，要找董卓讨一个说法。

袁绍的到来，让他们感觉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大家立即找上门来，要拥戴袁绍做盟主。

同一时期，许多不愿跟董卓合作的官员都从洛阳逃了过来，除了袁绍和曹操，还有袁术等人。这些高官来到东部郡县以后，迅速壮大了当地的反董势力，同时也进一步把董卓的暴行宣传给了天下人。

东郡太守桥瑁又送来神助攻，他伪造了一封书信，以朝廷里面“三公”的名义控诉董卓的罪恶，声称国家万分危急，朝中官员受到逼迫，走投无路，号召天下人起兵反对董卓，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。

桥瑁把这封假文书散发到东部各个州郡，便好似在干草堆上扔下火种，瞬间形成了燎原之势。

这封文书成为关东群豪讨伐董卓的法理依据，就连一直犹豫不决的韩馥，在看到文书以后，都被迫倒向了袁绍。

公元190年正月，关东群豪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，正式举起讨董大旗。

参与这次行动的有十三路诸侯，分别是：

勃海太守袁绍；

奋武将军曹操；

后将军袁术；

长沙太守孙坚；

冀州牧韩馥；

豫州刺史孔伷；

兖州刺史刘岱；

河内太守王匡；

陈留太守张邈；

广陵太守张超；

东郡太守桥瑁；

山阳太守袁遗；

济北相鲍信。

这些诸侯大部分是东汉王朝的地方长官，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董卓任命的官员，他们各自带着手下兵马加入联盟，加起来有数十万之多，声势十分浩大。

这些地方长官能够迅速组织起自己的军队，摇身一变成为军阀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灵帝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。

公元188年，宗室刘焉向灵帝建议：地方上的刺史、太守素质普遍偏低，执政中造成

许多混乱，不如设立一个“州牧”的官衔，从朝廷里面选廉洁可靠的官员，到各个州去当州牧，以帮助朝廷镇守四方。

东汉的行政区划，把全国分成十三个州，每个州（除了司隶校尉部以外）有一个刺史；每个州下面又有若干个郡，郡的长官是太守；郡下面再是若干个县。

其中，太守是行政长官，管理地方上的事务，而刺史是监察官员，只负责监督下面的太守，不负责行政。

这样的规划是经过精心考虑的，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——太守虽然掌握实权，但管理的地方只有一个郡，实力太小；刺史的管辖范围够大，但只有监察权，没有行政权，而且一年一换，威胁不到中央。

刺史和太守互相辖制，限制了地方势力的膨胀，保证了中央对地方在实力上的优势。

设立州牧以后，州牧成为一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，就同时拥有了太守的实权和刺史的管辖范围，拥有了可以跟中央抗衡的资源。并且由于他们长期在一个州任职，久而久之，便把这个州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。（这个改革是逐步推进的，到献帝初期，一些州已经有了州牧，另一些州却仍然保留刺史。）

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：每个州成了一个独立单元，在州牧的带领下逐步脱离了朝廷掌控。献帝初年，这种独立倾向已经在逐步酝酿中，地方上的活力实际上已经被激发出来了，各个州牧、刺史、太守正在渐渐向军阀演变。

当袁绍来到的时候，这些军阀立即跳出来，向世家大族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，参与到讨伐董卓的运动中来了。

不过，他们组建的这个联盟是比较松散的，十三路诸侯甚至没有真正聚会过一次，而是各自起兵，围聚到各自的据点去。

袁绍和河内太守王匡驻扎在河内郡；韩馥留在冀州大后方支援袁绍；袁术屯兵在南阳郡的鲁阳，后来孙坚也来鲁阳与袁术会合；孔伷屯兵在颍川郡；其余的诸侯则聚集到了陈留郡的酸枣。

酸枣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它处在兖州最西端，也是关东群豪势力的最西端，直面董卓控制的洛阳周边地区。所以这里成了关东群豪与董卓战斗的最前线，而袁绍、袁术分别处在酸枣的西北和西南方向。

于是诸侯联军的布置就很清楚了：联军主力从酸枣沿着黄河向西攻打洛阳，袁绍、袁术等人则从北、南两个方向威胁从洛阳出击和返回洛阳的董卓军队。

诸侯联军看着声势浩大，似乎立即可以席卷中原，攻克洛阳，但他们存在一个很致命的问题——作为盟主的袁绍，实力严重不足！

虽然袁氏是朝廷里的老牌贵族，但袁绍是刚冒头的政治新星，他之前最耀眼的资历，就是在灵帝身边当校尉。但即使是当校尉的经历，也没有为他增加多少实力，因为他是依附于何进的，没有自己的嫡系人马，他手下的人马都属于何进的派系，并不忠于他本人。

所以何进倒台以后，这些人马迅速被董卓收编，袁绍成了光杆司令，以至于只好单独逃出洛阳。

来到东部以后，袁绍虽然得到士族豪门的热烈欢迎，但他已经是只身一人了，只能从头组建军队。这种情况跟曹操类似，他们手上现有的军队，都是近期才招募来的，论忠诚度，恐怕还比不上东部郡县那些太守手下的人马。那些太守至少每人还有几万嫡系部队，而且都是经过长期磨合、绝对忠诚的。

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局面：作为盟主的袁绍，手上的军事力量还不如下面的诸侯。

所以袁绍的盟主之位其实坐得很尴尬，他只是表面风光，没法真正镇住下面的人，实际上，他只能算一个精神领袖而已。

另外，袁术的存在也间接削弱了袁绍的力量。袁绍再怎么受大家追捧，也是婢女生的“家奴”，袁术才是袁氏的嫡系后人。所以袁氏“四世三公”的人脉资源，大部分被袁术分走了，留给袁绍的其实很有限。而袁术从来就没想过支持自己这个哥哥，只想着浑水摸鱼壮大自己的实力。

由于自己手下的军队太弱，袁绍也就没有能力把别人的军队整合过来，所以诸侯联军不可能统一成一支军队，结果就是十三路诸侯分别带着十三支军队，谁也管不了谁。

诸侯们就动起歪脑筋来了。现在已经是乱世初期，对于一个军阀来说，手下的军队就是保命的护身符，谁舍得轻易消耗掉呢？何况董卓的凉州军以凶悍闻名于天下，关东这些军队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谁先冲上去，就意味着谁先当烈士。

所以十三路诸侯都想着保存实力，都想让别人去跟董卓的凉州军硬碰硬，自己在后边捡漏。结果就是，大家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都不肯先动。

这种情况在酸枣联军那边表现得尤其明显，几十万大军驻扎在酸枣，往西一步就是董卓的地盘，却没人肯主动出击，大家整天坐在营帐里吃吃喝喝，消耗着本来就不多的军粮。至于以后怎么办，谁也不去想。

这种情况却惹火了曹操。

曹操是酸枣联军里面唯一一个愣头青，唯一一个还有“兴复汉室”的理想的人物，他看到诸侯联军个个心怀鬼胎的样子，怒发冲冠，拼命催着大家尽快出击，却只换来众人的冷眼相对。

这段经历给曹操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回忆，使他对人性彻底失望了，以至于许多年以后，他还写下了《蒿里行》记录这段往事。

关东有义士，兴兵讨群凶。

初期会盟津，乃心在咸阳。

军合力不齐，踌躇而雁行。

势利使人争，嗣还自相戕。

淮南弟称号，刻玺于北方。

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。

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

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

酸枣联军靠磨洋工拖延时间；洛阳那边，董卓可一刻都没闲着，很快就传来了几个震惊天下的消息。

董卓暴行惊动天下

洛阳那边，董卓拉拢士大夫跟自己共同执政的计划已经面临失败。

军阀出身的董卓，军队是他的基本盘，是他必须依靠的力量。这些彪悍的西凉军队到洛阳来就是为了抢钱抢女人的，对什么“联合执政”这种文绉绉的说辞没有任何兴趣。他们在洛阳城里四处劫掠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完全不像执政者的样子，董卓却约束不了他们。

在士大夫集团看来，这群西凉军痞就是一伙土匪，根本不能晓之以理，跟他们联合执政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。

所以董卓费尽心思打造的联合政府很快就分崩离析了。几个迹象说明了这一点：其一，董卓自己指派的地方官员，到了地方上以后，却翻脸不认人，加入讨董联盟，反过来跟董卓作对，例如韩馥、孔伷、刘岱，都属于这种情况；其二，洛阳本地的士大夫集团虽然表面上顺从董卓，暗地里却彻底倒向了董卓的对立面，甚至跟远在酸枣的关东群豪遥相呼应，有了里应外合除掉董卓的倾向。

这种局面让董卓十分焦躁，他并不怕关东那帮乌合之众，但十分担心洛阳本地出现政变，他必须立即出手阻止这种情况发生。

既然士大夫集团给脸不要脸，董卓也就开始发起狠来，不再假惺惺地“礼贤下士”，而是露出狰狞的面目，放开手大干起来了。

公元190年初，董卓干了两件大事。

首先是毒杀废帝刘辩。

这是董卓彻底翻脸的象征。他已经放弃和平篡位的老一套计划了，不再以大汉朝廷的权臣自居，而是依靠军事力量，明目张胆地夺权，以血腥手段打翻汉室天下。

这一招相当毒辣，虽然给董卓拉来许多仇恨，却也把关东联军打蒙了。

关东联军起兵的理论基础就是拥戴刘辩，不承认董卓扶立的汉献帝刘协。现在刘辩死

了，灵帝的儿子只剩下了献帝，献帝已经成了汉室皇权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你还怎么反对他？

关东联军现在只有两条路。

要么改口支持献帝。但献帝在董卓手上，董卓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要关东联军自动投降怎么办？关东联军能违抗圣旨吗？何况袁绍等人早就把话说死了，甚至宣称献帝不是灵帝的儿子，现在怎么改口？

要么就抛开献帝，另外立一个汉室宗亲。

可是东汉王朝从和帝到桓帝都绝后了，要找汉室宗亲，只能去章帝的后人里面找，亲缘关系已经太远了，实在难以服众。

何况当年绿林军、赤眉军都玩过类似的把戏，现在再玩这一套，马上让人联想到“傀儡皇帝”，反而会激起大家的反感。

所以董卓这招一使出来，真是让关东诸侯左右为难。

酸枣的诸侯们听说刘辩被杀的消息，反应各不相同，有捶胸顿足的，有幸灾乐祸的，不过大家都认定了一件事：继续作壁上观，看袁绍怎么处理。

偏偏袁绍又是个优柔寡断的人，碰上这个棘手的问题，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先不回应，把诸侯联军晾在一边，大家继续耗着。

董卓干的第二件事，就是强迫东汉朝廷迁都。

董卓很清楚，洛阳本地的反对势力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，要避免阴沟里翻船，就得下狠手，一次性把洛阳豪门连根拔起！

公元190年二月，董卓突然提出，要把朝廷迁到长安，并且要立即执行。

和平时期的迁都，是一项需要慎之又慎的宏大工程，需要提前很久做好规划，然后有条不紊地执行，整个过程都需要尽力维持社会秩序，尽力保护民众的财产免遭损伤。

现在董卓的所谓“迁都”，却完全无视所有人的利益，不需要提前安排，不需要维持秩序，不需要保护民众的财产，只是把人强行赶往长安而已。

这当然引起了洛阳全体民众的反对，朝廷里也有不少官员站出来仗义执言。董卓暴跳如雷，直接把两个“三公”级别的人物黄琬、杨彪免官，又杀掉了周毖、伍琼二人。

周毖、伍琼的地位很特殊，他们是董卓最早任用的士大夫官员，正是在他们的劝说下，董卓才开始“礼贤下士”，大量起用士大夫，现在董卓连他们都杀，实际上已经跟士大夫阶层彻底翻脸了。

看到这场景，朝廷里的士大夫们个个心惊胆战，再也不敢公开反对董卓的政策了。

二月十七日，在没有经过任何规划的情况下，“迁都”工程正式开始。

洛阳民众的劫难来临了。董卓派出他的凉州军，把人们从自己家里揪出来，不由分说，一把火烧掉房子，把人赶着往长安走。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来不及带，就被迫踏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。

这是一次超过六百里的死亡行军，数百万老百姓男女老幼混杂在一起，衣衫褴褛，赤着脚，拄着杖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土地上。凉州军拿着刀枪棍棒在后面驱赶，不让人有片刻停歇，发现谁走得稍微慢了两步，刀剑立即招呼上去。在他们的逼迫下，老百姓筋疲力尽，苦不堪言，一路上，因为饥饿、疲劳、疾病倒下的人不计其数，尸体堆积满路，无人收殓。

好不容易来到长安，幸存者被直接丢到荒原上，没有衣食，没有落脚之地，一切全靠自己解决，无数人又在饥寒交迫中倒下。

把人全部赶走以后，董卓下令：除了自己居住的毕圭苑以外，洛阳所有的宫殿、台阁、园林，以至于民间住宅，全部烧掉！

凉州军趁机在城里抢掠，所有房门都被砸开，豪门富户的财富被洗劫一空，然后他们四处点火，烈焰冲天而起，整个洛阳笼罩在浓烟中。

最后，董卓还让吕布带着军队去发掘洛阳周边的陵墓，从帝王陵到富豪冢，全部掘

开，搜刮一切随葬品，掘地三尺，一切财富都不放过。

经过东汉王朝二百年的经营，洛阳已经积攒了巨额财富，拥有无数富商巨贾，珠翠绮罗堆积如山。这一切，都在今天终止，民众的财富大部分被董卓的兵马抢掠一空，剩下的都被一把火烧为灰烬了。

几天之内，帝国的经济中心洛阳就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周围两百里见不到人烟，所以曹操写下了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诗句。

文化浩劫也同时发生。

东汉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化的朝代，建国之初，光武帝来到洛阳的时候，带来的图书就装了两千多辆车，又经过二百年积累，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典籍图册汗牛充栋，数不胜数。

董卓可不管这些，政府搬迁的时候，他让人随便洗劫图书馆，甚至把帛书撕开，用来做车顶上的帷幕，不计其数的珍贵典籍就这样被毁了，最后只有三十多车图书被运到长安。

这是对东汉王朝釜底抽薪式的打击，东汉王朝执政的物质基础已经被毁灭了，即使献帝摆脱董卓的控制，要重建政权都几乎不可能了。

为什么董卓要如此彻底地摧毁洛阳呢？

因为他不想让洛阳落入关东讨董联军手里。与其花费巨大代价去保证洛阳不沦陷，不如直接毁掉，反正财富都搬到长安了，剩下一座空城也是累赘。

从军事上来说，摧毁洛阳以后，在关中和关东群雄之间出现了大片无人区，关东群雄要想打到关中，战线就太长了，这有效地提升了关中的防卫能力。

董卓当然也知道，捣毁洛阳城的做法虽然起到了坚壁清野的作用，但也让自己失去了进攻关东诸侯的能力。但他不在乎，因为他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君临天下的想法，以后的日子只想蜷缩在关中，过自己的逍遥生活，至于天下会乱成什么样，他完全不在乎。

关中平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块，关东军队要进入关中，只能走武关或函谷关，董卓

只要紧守这两个关隘，就可以有效阻挡东部来的攻击。而且这里又离董卓的大本营凉州很近，董卓实在扛不住的时候，还可以挟持献帝撤回凉州去躲避。

同时，捣毁洛阳以后，士大夫阶层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土壤，也就没有能力再在朝廷里跟董卓捣乱了，在遥远的长安，在凉州虎狼之师的威胁之下，他们只能乖乖俯首听令。

在董卓看来，这样的安排可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证自己的安全。

把东汉朝廷劫持到长安以后，董卓又让人把袁隗（**当朝太傅，也是朝廷里的高官**）、袁基两家灭门，作为对袁绍、袁术兄弟的报复——这反而进一步提升了袁绍在诸侯中间的威望——他自己则继续坐镇洛阳，指挥军队对抗关东联军。

十三路诸侯的闹剧

酸枣那边，曹操听说洛阳的惨状，又看到诸侯们整天无所事事的样子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带着自己的五千兵马就冲向了洛阳方向。

董卓部下徐荣正好向酸枣扑来，在荥阳附近的汴水碰到曹操兵马，爆发一场大战。

尽管人数比敌军少很多，曹军却丝毫不惧，个个奋勇争先。曹操亲自冲锋在前，拼死杀敌，最后中了流矢，胯下战马也受了伤，才不得不退了下来。

曹军最终没能挡住强大的敌军，渐渐溃散，危急时刻，曹操的堂弟曹洪把自己的战马献给曹操，自己步行跟随，才让曹操逃脱了险境。

两人逃到汴水边，发现“水深不得渡”，曹洪沿着汴水走了很久，才找到一艘船，终于载着曹操渡过了汴水，手下军队却都七零八落了。

曹操回到酸枣一看，几个大腹便便的诸侯还在那边饮酒作乐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跟他们大吵一架。随后他离开酸枣，到南方的扬州去借了几千兵马，然后赶到河内跟袁绍会合去了。

不过曹操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对手徐荣对他们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十分赞赏，以至于以为酸枣联军都是如此忠勇的军队，不敢追击，在杀败曹操以后就撤回洛阳去了。

可以说，曹操的勇敢出击间接挽救了酸枣的那群酒囊饭袋。

汴水之战是酸枣联军跟董卓唯一有记载的战斗。从这以后，驻扎在酸枣的诸侯们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再也不管什么讨董大业了，整天饮酒赌博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军粮吃完了，酒也喝光了，大家一哄而散，各自回家去睡觉，十三路诸侯讨伐董卓的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了。

诸侯们之所以如此不顶用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汉朝廷已经彻底失去了地方军阀的支持。大家都看到，汉室江山的倾覆已经不可避免，自己没必要冲上去给人抬轿，所以虽然嘴上还在支持远在长安的献帝，心里却早都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。

酸枣驻军期间还出了一则插曲，兖州刺史刘岱跟东郡太守桥瑁不知道为什么闹起了矛盾，刘岱索性杀掉桥瑁，抢走他的地盘，还派自己的人去当了东郡太守。

可见这群酒囊饭袋虽然杀敌不行，内部撒泼打架却十分在行。偏偏他们又个个火气极大，一言不合就开打，再带上自己的小弟们来打，于是很快从两个男人之间的“拈酸吃醋”，升级到两个军阀集团的火并。

从这时候起，诸侯们抢夺地盘的举动就明朗化了，大家也不管什么朝廷不朝廷，看谁不顺眼，就抄起家伙跟他干一仗。谁胜了，谁就能抢到更多地盘，然后给抢来的地盘派一个刺史或者太守，自己就当起了自己地盘上的土皇帝。

这是乱世开端的常见画面，以后还会不断出现。

军阀混战的一幕不仅仅出现在酸枣，同一时期，全国各地的军阀都纷纷拥兵自立，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割据政权。

其中比较大的政权有：南阳袁术、依附于袁术的孙坚、冀州袁绍、荆州刘表、益州刘焉、辽东公孙度、冀州刘虞和公孙瓒(zàn)。

第三章 二袁相争

江东猛虎孙坚

袁术是袁绍的弟弟，不过他是嫡子，在家族里的地位比袁绍高得多，可以光明正大地继承袁氏的家业。

可能正是因为出身太优越了，袁术反而不太长进。年轻时，当袁绍在四处结交权贵，为自己将来的仕途铺路的时候，袁术却整天跟一群公子哥混在一起，飞鹰走狗，吃喝玩乐。

当然，不管他怎么不求上进，朝廷都会求着他去做官。成年以后的袁术很快通过举孝廉的途径进入官场，并且顺风顺水，一路做到了河南尹、虎贲中郎将等职位。

何进掌权以后，拼命拉拢袁绍、袁术两兄弟，把他们都提拔为自己的幕僚。但袁术还是不太长进，所以在何进集团里面，袁术一直没什么作为，袁绍出的力比他多得多，地位也比他更高。

总的来说，袁术属于一直都不太努力，纯粹靠着家族势力在官场混的那种人。

何进被杀以后，袁术也是屠杀宦官的主力之一，就是他火烧皇宫九龙门，逼得张让等人劫持皇帝出逃。

董卓掌权以后也给袁术封了官。袁术跟袁绍、曹操一样，也拒绝和董卓合作，私自逃出洛阳，逃到了南阳。

东汉帝国的中南部是荆州，荆州有八郡，最北边的便是南阳郡。袁术的命相当好，刚一到南阳，江东的孙坚就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。

孙坚出身于吴郡富春县一个世代仕宦的家族，到他父亲孙钟这一代，家族已经衰落了。孙钟靠着种瓜养活一家人，因为平时乐善好施，在当地倒也有些名气。

孙坚生性豪勇，十六岁那年，他跟父亲一起乘船去钱塘，到了一处岸边，忽然看见前面的船都掉头疯狂逃窜。原来有一伙海贼抢了路过商船的钱，正在岸边分赃，吓得人们都

不敢靠近。

孙坚当时是县衙门里的差役，有一些捉贼的经验，他便对父亲说：“我可以捉住这伙人。”说罢，提着单刀，一个人上了岸。

他大步向海贼聚集的地方走去，一面对四周比画着“你守这边”“你去那边”“其余的跟我来”，仿佛有很多手下听他吩咐似的。那伙海贼被他的样子吓坏了，以为孙坚真的是官府派来抓他们的，所以连财宝都顾不得收了，发一声喊，一哄而散。

孙坚抄着单刀追上去，把跑在最后的一名海贼砍翻在地，割下首级，到当地衙门去报官。

孙坚单刀捉贼的事迹在当地引起轰动，他从此声名在外，引起了政府关注，上级开始让他担任一些重要的官职。

从这起事件可以看出孙坚性格里的一个重要优点，同时也是重大缺陷——爱冒险。

他属于那种随时敢拼命的人，头脑一热，就会不顾危险冲上前线。所以在乱世之中，他能凭空杀出一条血路，但运气不好的时候，也很容易遭遇凶险。

受到政府重用以后，孙坚果然表现得十分英勇，后来他又帮助政府镇压了会稽人的起义，更加受到政府重视，之后连续被委任为盐渚、盱眙、下邳三个地方的县丞（县令的副手），在每个地方，他都政绩斐然。

孙坚真正“飞升”的机会是在黄巾起义爆发以后。朝廷里的大将朱儁是会稽人，他听说过孙坚的名声，便上奏，申请委任孙坚为佐军司马（低级军官）。

接到朝廷的委任令，孙坚带着自己招募来的一千多人就去了颍川，加入朱儁的队伍里面，这是孙坚军旅生涯的开始。

一来到战场，孙坚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施展才能的地方。他勇武过人，征战的时候总是带着兵马冲在最前面。宛城的战役中，他带领将卒抢先登上城楼，为后面的兵马打通了入城的通道，为攻克宛城立下了头功。

宛城之战过后，孙坚被任命为别部司马。

征讨凉州叛军的时候，朝廷派张温出征，张温也早就听说过孙坚的名声，所以请求让孙坚当他的副官。这是孙坚的又一次机会。

正是在凉州前线，孙坚和董卓第一次打了照面，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有一次，董卓跟张温闹矛盾，当面顶撞张温，孙坚看到以后，就私下劝张温杀掉董卓，张温没同意，董卓却从此牢牢地把孙坚这个仇家记在了心里。

凉州平定过后不久，荆州南部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又发生了起义，朝廷便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，去镇压这三路叛军。

孙坚到长沙以后，继续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能，在很短时间内，就平定了三处叛乱。朝廷喜出望外，封他为乌程侯。长沙也因此成了孙坚的基本盘之一，使得他在乱世中站稳脚跟，成为主要军阀之一。

孙坚这一路走来，不靠出身，不靠关系，全靠自己的军事才干，不断立功，不断得到朝廷褒奖，终于为自己挣得了一席之地。

这种才干也遗传给了他的后人。他的两个儿子孙策、孙权同样是人中龙凤，同样靠实打实的战绩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终于在之后若干年，在江东打下了一片江山。

不过孙坚也清楚，在群雄逐鹿的当下，仅仅靠自己单打独斗肯定不行，必须得找一个靠山，他看中了具有广泛人脉关系的袁术。

袁术集团建立

董卓的暴行引起天下人震怒，山东诸侯正在发起轰轰烈烈的讨董行动，孙坚便也带领自己的人马北上，准备加入讨董联盟。

长沙郡在荆州南部，北上的过程中会经过荆州首府所在地。当前的荆州刺史是王睿，驻扎在南郡的江陵。

孙坚到达南郡附近的时候，忽然接到朝廷使者发来的檄文，声称王睿有罪，命令孙坚杀掉他。

孙坚收到檄文以后，二话不说，马上带着兵马杀向江陵。孙坚先藏着，让士兵冲到城下大喊：“俺们为国杀敌，劳苦功高，朝廷给的赏金连吃穿都不够，还请刺史赏些钱粮，犒劳一下兄弟们。”

王睿看到城下密密麻麻的士兵，不敢拒绝，只好开门放他们进去，命人打开府库，粮草财货任他们挑选。

哪知道士兵们进来以后，当先的人却是孙坚，王睿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孙太守来这边有何贵干？”

孙坚掏出檄文，厉声喝道：“朝廷有旨，让我诛杀大人。”

王睿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，但已经太迟了，只好转身回去，吞金自尽。

不料随后却有消息传来，说这封檄文是武陵太守曹寅伪造的，因为王睿跟有他仇，他便借刀杀人，让孙坚除掉了王睿。

孙坚也没说什么，继续北上，荆州刺史被杀的大案就这么糊里糊涂过去了。

接下来，他们来到了荆州最北端的南阳郡。

孙坚的军队这时候已经达到了数万人，孙坚故技重施，又让下面的士兵去问南阳太守张咨要军粮，张咨却不肯同意。

孙坚便让人送上厚礼，声称要结交张咨，张咨也很客气，举办宴会答谢孙坚。

宴席上，酒过三巡，忽然有孙坚手下的官员进来禀报：“我们奉朝廷圣旨讨贼，南阳官吏拒不配合，道路不修，军资不具，请拘捕南阳主簿，问个清楚！”

孙坚还没答话，张咨已经知道事情不好了，但举目四望，周围全是孙坚的部下，怎么逃得出去？

过了一会儿，又有长沙的官员进来请求：“南阳太守阻挠义兵，阻碍讨贼大业，请依军法收治此人！”

孙坚脸一沉，便喝令手下把张咨等人拿下，推出营门，当场斩首。

孙坚连杀两个朝廷高官，心狠手辣的作风震撼了整个南阳，从此南阳各地官员都心惊胆战，争着出来犒劳孙坚的军队，南阳地区基本上被孙坚控制了。

孙坚继续带兵北上，来到南阳郡最北端的鲁阳城，袁术早已经等在那里，孙坚恭恭敬敬地把南阳的控制权送到了他手里。

原来这一切都是袁术和孙坚计划好的。

当初从洛阳逃出来以后，袁术没有走远，进入荆州地界就停了下来。他在鲁阳住着，一方面密切关注洛阳那边的局势，另一方面跟孙坚私下联络。两人商量好，扫荡荆州本土势力，在荆州强占一块土地，所以孙坚才一路斩杀朝廷命官。

孙坚从南到北横扫荆州的时候，袁术却在忙着向朝廷上书，请求给孙坚封官晋爵——朝廷批不批无所谓，袁术表态就够了——两人一唱一和，共同把南阳抢到手里，使南阳成为袁术的根据地。

从此以后，孙坚就成了袁术手下最凶悍的打手，他一方面替袁术四面出击，另一方面依靠袁术的人脉资源保护自己。袁术则依靠孙坚以及其他投靠者的支持，在南阳站稳脚跟，成为主要的军阀之一。

袁术孙坚集团尽管吃相相当难看，但现在天下局势已经失控，大家都在忙着扩张自己

的势力，也没人来质疑他们，反而暗暗佩服他们的果决狠辣。

为什么袁术集团首先要占据南阳呢？因为南阳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。

这里处在荆州最北端，紧挨着洛阳地区。向南，可以摆开争夺荆州的阵势；向北，可以反攻董卓控制的洛阳；向东，是袁氏的老家豫州，可以得到充分的支援。南阳本身又是人口众多、经济发达的大郡，足以支撑袁术集团的发展成长。

所以袁术首先盯上了这里，把这里当作自己发家的根据地，并且抢在所有竞争者之前出手，成功拿下了南阳。

袁术夺取南阳，直接威胁到董卓控制的洛阳地区。董卓听说袁术、孙坚的所作所为以后，气得跳脚，但又没法直接反击，因为洛阳地区已经处在各路诸侯包围之下，董卓的军队不敢贸然出击。

不过董卓也有自己的手段，他马上让朝廷重新任命了一个狠人当荆州刺史。这人手段比王睿厉害得多，他一到荆州，马上成了袁术、孙坚的强悍对手。

刘表领荆州

东汉朝廷人丁不旺，宗室成员当然就十分稀少，朝廷没办法，只能重用血缘关系很远的宗室成员。所以东汉末年的宗室成员很多都是皇帝的远房亲戚，其中有些甚至是西汉皇族的后人。

刘表是西汉鲁恭王（**汉景帝第四个儿子**）的后人，是当前主要的宗室成员之一。不过除了宗室身份以外，他同时还是儒家士大夫的重要成员。

年轻的时候，刘表已经在士大夫阶层中间拥有很高的声誉，被列为“八俊”之一，当然，他也成为“党锢之祸”中主要的打击对象之一，以至于被迫逃亡，到民间躲了起来。

黄巾之乱过后，灵帝被迫解除党禁，刘表这种长期被迫害的政治犯瞬间时来运转，变成了大众眼里敢于反抗暴政、勇于为国牺牲的英雄，他们的政治生涯也迎来了彻底的反转。

当时何进正在积极拉拢士大夫阶层对抗宦官，提拔了许多被打压的“党人”，刘表也成功得到何进举荐，被任命为北军中侯，统领北军五营。

刘表在何进集团里面似乎知名度不高，何进集团和宦官集团火并的过程他也没怎么参与。何进死后，手下的兵马大部分被董卓接收，刘表便继续在董卓控制的朝廷里当官，董卓对他的能力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。

现在孙坚在荆州捣乱，董卓便派出刘表去收拾残局。董卓的算盘是：袁术、孙坚等人打着“兴复汉室”的旗号，刘表是汉室宗亲，孙坚再混账，也不好直接对他下黑手。

不过对于刘表来说，这次去统领荆州却是一次极端凶险的尝试。

袁术、孙坚先不说，刘表面对的第一道难关是荆州本地豪强组建的武装力量。

当时的荆州已经完全脱离于朝廷掌控之外，荆州本地土豪纷纷拉起自己的武装另立山头，在各大村庄打出旗帜，人称“宗贼”。除了南阳以外的荆州地区，都被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分割开来，乱成了一团。

由于这些宗贼扎根于当地土生土长的豪门中间，凭借宗族纽带关系，可以很轻易地把当地百姓统治起来，所以他们取代了地方政府的职能，成为荆州各地事实上的政府。他们甚至会给自己封一些官衔，例如吴郡人苏代就自封为长沙太守。

刘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荆州，他一个文官，怎么跟这些雄赳赳的武装势力争斗呢？只能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

刘表去荆州的时候，各条道路都被这些武装势力阻断了，荆州北部又被袁术、孙坚控制，他只能扮作平民，单枪匹马潜入南郡，然后找到荆州本地豪门的代表蒯(kuǎi)越、蒯良、蔡瑁等人商量。

蒯越给刘表出主意：“治乱世当用权谋。”如今各路宗贼虽然残暴，但他们十分贪婪，我们只要用重金引诱他们前来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就可以控制局势。

刘表照他说的做，请宗贼的首领们来谈判，这些匪首果然禁不住诱惑前来。谈判桌上，刘表瞬间翻脸，把现场的宗贼首领五十五人全部杀了，然后发兵袭击他们的下属，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

事实证明，这些宗贼武装团伙确实是一盘散沙，首领被杀以后，下属一哄而散，整个集团自动土崩瓦解，刘表轻而易举就接收了他们的地盘。

刘表的雷霆手段震撼了荆州各地的宗贼团伙，他们在刘表的威慑和游说下，纷纷投降，归附到刘表手下。

到公元191年，刘表已经消灭了荆州七郡的割据势力（另有南阳郡在袁术、孙坚控制之下），成功控制了荆州局势，荆州的局面终于明朗起来了，刘表也成了当时主要的大军阀之一。

当然，刘表能成功做到这些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得到了一些关键豪门的支持。例如蒯越、蔡瑁等人的家族，都在这期间坚决站到刘表一边。这些家族也因此刘表集团里面取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。可以说，他们跟刘表紧密合作，共同收服了荆州割据势力，然后共同统治着荆州。

刘表也没忘记北边的袁术，他主动向朝廷上书，请求册封袁术为南阳太守，表面上承

认了袁术对南阳的占领。

而袁术正忙着准备对董卓的战争，同时还要防范自家兄弟袁绍，暂时顾不了荆州，也就没去找刘表的麻烦。

这之后一段时期，荆州被分割成了两部分，袁术控制南阳，而刘表掌握着另外七郡，暂时相安无事。

同一时期，北方的袁绍也在大张旗鼓地组建自己的集团，以便跟袁术对抗。

袁绍集团的建立，要从幽州说起。

幽州的儒臣与猛将

幽州是东汉王朝最北边的一个州，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（匈奴、鲜卑、乌桓）的第一线，兵强马壮，具有极强的军事实力。

幽州目前的局势有些复杂，这里被公孙瓒和刘虞两人共同控制着。

公孙瓒出生在幽州辽西郡的高官家庭，但他的母亲地位低贱（可能跟袁绍的母亲一样是婢女），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只在郡府里当一个小吏，不出意外，人生基本就这样了。

不料公孙瓒因为相貌俊美，又聪明伶俐，能言善辩，竟然被辽西郡的侯太守看中，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
后来，可能是在岳父的帮助下，公孙瓒到涿郡求学，成为卢植的弟子之一。

学成归来以后，公孙瓒在刘太守手下供职。

有一次，刘太守触犯朝廷刑律，被槛车装着押送到洛阳去。按照规定，这时候他的手下是不能跟着去的，公孙瓒却冒着巨大风险，假扮成士兵跟着槛车去了洛阳，还在洛阳当众摆上酒菜为刘太守送行。

朝廷最后判刘太守发配日南郡，但在半路上赦免了他。

刘太守的案子虽然有惊无险，公孙瓒却因此出名了。当时的人们非常崇敬这种为主尽忠的人，所以公孙瓒回来以后，受到人们热烈欢迎，成了众人心里的英雄，并且因此得以举孝廉，正式步入官场。

从这以后，公孙瓒在辽东属国担任长史，负责地方上的军事。辽东属国位于幽州东北部，直接面对鲜卑和乌桓的威胁，所以公孙瓒的职责就是带领边防军抵挡鲜卑和乌桓没完没了的骚扰。

之后很多年，公孙瓒带领边关将士跟北方游牧民族发生了无数次激烈战斗。他打起仗来不要命，从昼到夜，从夜到昼，不死不休，打得鲜卑和乌桓心胆俱裂。他自己也无数次陷入险境，甚至有一次被乌桓大军围困二百多天，军粮吃完了，饥寒交迫，他依然坚持，

熬到敌人粮草耗尽、主动撤走为止。

公孙瓒身边有一群神射手做护卫，人人都骑白马，号称“白马义从”，所以敌人把公孙瓒称为“白马长史”。塞外游牧民族都知道，这支队伍很不好惹，所以见到这一群白马过来，就赶紧躲避。

在公孙瓒这样的猛将保卫之下，东汉帝国虽然已经腐朽不堪了，边关却依旧坚如磐石，让那些游牧民族占不到便宜。

可以说，如果不是生在末世，公孙瓒毫无疑问会成为汉家基业的坚定拱卫者之一，成为史书上大书特书的一代名将。

可惜现在是风雨飘摇的汉家末世，公孙瓒这样的猛将，凭借自己在长期浴血奋战中拉起来的嫡系部队，也开始有了脱离朝廷掌控的迹象。

公元187年，（冀州）中山国相张纯和（青州）泰山太守张举跟乌桓勾结起来，共同发动叛乱。张举自称“天子”，号称要代替汉朝，带着叛军横扫幽州、冀州、青州。叛军一度达到十万人之多，给北方各郡县造成巨大恐慌。

当时又正好赶上凉州叛乱和黄巾之乱，朝廷四处灭火，焦头烂额，实在顾不得幽州的警情，只好任命刘虞为幽州牧，去主持幽州平叛的工作。

刘虞是光武帝长子刘强的后代，正牌的汉家宗室之一，早前就担任过幽州刺史，在幽州民众和游牧民族中间都很有威望。

他是一位受传统道德观影响很深的谦谦君子，讲究以德服人，这次朝廷派他到幽州，是希望他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平定叛乱。

刘虞到幽州以后，精简军队，广施恩惠，拉拢人心，又下令赦免张纯、张举以外的所有人，并且重金悬赏张纯、张举的人头。

在刘虞的柔性攻势下，张纯、张举的叛军很快人心离散，再加上公孙瓒对他们的猛烈打击，两人终于承受不住，被迫逃往塞外。公元189年，张纯的手下杀掉他，拿着人头去刘虞那里领赏，持续了两年的幽州叛乱终于平息了。

朝廷因为刘虞的巨大贡献，加封他为太尉，位列“三公”。

之后，刘虞更在幽州施行仁政。他善待百姓，收容流民，努力发展经济，几年之间就让幽州变得安定起来，刘虞本人也在老百姓中间有口皆碑。

刘虞的成功却让公孙瓒坐不住了。

公孙瓒的基业是打出来的，在他看来，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。可刘虞却想通过仁政招揽人心，如果仅仅靠政治手腕就让敌人投降了，他们这些武将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他们又靠什么借口继续扩大自己的兵力呢？所以这是公孙瓒绝对不能接受的，刘虞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跟他的想法背道而驰。

况且公孙瓒在幽州征战，这么多年出生入死，仅仅换来一个“都亭侯”的虚名而已，到现在还是长史身份，比起刘虞位列“三公”的待遇实在差了太远。这当然让公孙瓒心里不舒服，认为刘虞是凭借汉室宗亲的身份抢了自己的胜利果实，现在更通过收买人心来抢夺幽州的控制权。

公孙瓒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人，有怨气不会憋着，说动手就动手，早在平定张纯叛乱的时候，他就在暗地里搞小动作，破坏刘虞的政策。

当时刘虞正在跟乌桓各部落首领联系，晓以利害，希望他们杀掉张纯，归附朝廷。这些首领们动心了，都派出使者去跟刘虞沟通，公孙瓒却派人半路拦截，杀掉这些使者，使他们归附朝廷的举动延后了很久。

当然，乌桓首领最后还是成功联系到了刘虞，归附了朝廷。

刘虞知道真相以后，出于大局考虑，没说什么，也没报告给朝廷。

但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路线斗争，不可调和，在后来的历次战争中，两人的想法处处相反，矛盾也越积越深，幽州的统治阶层就在两人的冲突中彻底分裂了。

现在袁绍和袁术同时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，刘虞和公孙瓒就成了他们争相拉拢的对象。

袁绍集团建立

十三路诸侯的分崩离析让袁绍等人十分失望，他们事后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，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皇帝被控制在董卓手上，导致关东诸侯的行动名不正言不顺。

为了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，袁绍、韩馥和他们的盟友想出一个最直接的办法——另立一个新皇帝。

他们选中的人就是刘虞。

汉室宗亲虽然人数众多，位居高官、形象亲民、声望又足够高的却没有几个。放眼望去，显然刘虞是最适合的人选。

而且刘虞还统治着幽州，袁绍、韩馥等人拥立他以后，幽州和冀州就连成一片了，实力远远超过其他集团。

所以袁绍、韩馥和他们亲近的几个诸侯都对这个提议非常热情。

目前几个重要诸侯里面，只有袁术态度不明，袁绍就写信劝说他。

袁术的回复却很干脆——你休想。

袁术是个心眼很多的人，早就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了：目前大家都已经看出汉家气数已尽，新朝代的来临不可避免。谁能接过汉家衣钵，成为天下的新主人呢？目前看来，他们袁氏的人最有希望。而袁氏的首领是谁呢？论身份，论地位，当然是袁术。

所以袁术一心希望汉家基业尽快崩塌，好让自己来捡便宜。要是像袁绍计划的那样，立一个新皇帝，还是刘虞这种声望极高的新皇帝，等于是在给汉家续命，袁术当然不乐意。

袁绍碰了个钉子，索性就抛开袁术，直接派人去联络刘虞，请求他接受皇帝称号。

不料刘虞板着脸把袁绍的使者臭骂了一顿。

刘虞一心忠于汉室，也特别在乎自己的名节，当然不会参与这种犯上作乱的阴谋。何

况任何人都看得出来，袁绍等人不过想立个傀儡皇帝，方便自己争夺地盘而已，刘虞有什么理由去给他们抬轿呢？

袁绍碰了这个钉子，没办法，只好放弃了立新皇帝的打算，也就暂时放弃了跟董卓较劲的打算。

这样一来，袁绍的盟主身份当然也不可能保留了。袁绍这人虽然有巨大的声望，却没有胸怀天下的格局。既然已经抛掉了盟主身份，他也就不必端着盟主的架子了，索性跟一个普通军阀一样，开始四面出击，从别人手上抢夺地盘。

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冀州。

冀州牧韩馥虽然在重重压力下被迫表态支持袁绍，但他内心是极度抵触的，所以一直想办法给袁绍使绊子，例如扣减军粮等，希望袁绍的扩张之路走得不那么顺利。

袁绍当然也根本没想过跟韩馥长期合作，强迫韩馥交出冀州是他的既定计划。

而要压服韩馥，以袁绍目前的实力有些困难。

袁绍的手下逢纪向他建议：可以暗中联络幽州的公孙瓒，让他以讨伐董卓的名义带兵来冀州。韩馥的兵力在公孙瓒面前不堪一击，听到公孙瓒大军来冀州的消息，韩馥一定会惊慌失措，这时候袁绍再派说客去劝说韩馥把冀州交出来，让袁绍替他抵挡公孙瓒，他一定会答应。

袁绍照着做，派人去跟公孙瓒一说，公孙瓒果然马上答应下来。公孙瓒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就来到了冀州，跟袁绍等人联络，摆出了联手瓜分冀州的架势。

袁绍的说客同时也到了韩馥那边。韩馥是个十分平庸的人，已经被公孙瓒大军的气势吓破了胆，再加上他本身是袁绍的门生故吏，按当时人们的道德观，门生故吏几乎就是半个家奴，有义务服从主人家的安排。所以，最后在说客软硬兼施的说辞之下，韩馥缴械投降，同意把冀州让给袁绍。

于是袁绍硬抢到了冀州牧的职位，拥有了一块庞大的根据地。

袁绍占据冀州可以说是一次意外事件。韩馥手上掌握着大量精兵强将，比袁绍手下那支刚建立的军队更有底蕴，比他们的军容、军纪和战斗意志更胜一筹。以当时袁绍的实力，如果要硬拼，未必是韩馥的对手。

从以下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双方的差距：

当时韩馥手下的将领赵浮、程涣率领数万兵马驻扎在孟津，韩馥要出让冀州的消息传来，他们被迫撤回邺县。他们憋着一肚子火，半夜经过袁绍的营地的时候，故意大声鼓噪，向袁绍的军队示威。袁绍无名火起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任凭这几万狂怒状态的大军从自己身边呼啸而过。

这些人回到邺县以后，马上向韩馥请求袭击袁绍军队，韩馥还是不听，坚持要送冀州，最后“将熊熊一窝”，白白把冀州交到了袁绍手上，几万生龙活虎的冀州军队也被迫放下了武器。（冀州兵马号称“带甲百万”，但显然是严重夸张的说法。）

冀州是人口众多、位置极端重要的大州，当年光武帝就是凭借这里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征程。袁绍抢到冀州，是一个极其有利的开局，为他以后称霸黄河以北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至于韩馥，他实在是个非常懦弱的人。让出冀州以后，他本来逃到了陈留太守张邈那边去躲避，算暂时安全了。可不久以后，袁绍的使者去拜见张邈，两人私下商议了一些话，韩馥以为他们准备暗害自己，惊恐莫名，就自杀了。

向洛阳进军

袁绍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。正当他在冀州跟韩馥、公孙瓒等人斗智斗勇，苦心孤诣建立自己的集团的时候，袁术集团早已经整装待发，开始了抢占地盘的征程。

袁术集团的战略目标很清晰：先占据荆州北部，卡住洛阳的门户，趁关东诸侯群龙无首的时机抢先杀入洛阳，把中原核心地带控制下来，然后反手攻打刘表，拿下荆州，再跟东方的袁绍死磕。

所以他们暂时放过刘表，全力以赴准备对董卓的战争。

杀入洛阳听起来很困难，不过袁术这边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优势——洛阳是一座根本无法防守的城市。

袁术和孙坚所在的鲁阳在洛阳以南，到洛阳直线距离二百里，中间没有任何天险和关隘，从鲁阳出发，大军一天之内就可以直达洛阳城下。

同时，黄河以北的袁绍，以及东部的关东诸侯，都在威胁着洛阳。虽然他们是一盘散沙，毫无战斗意志，但董卓也不敢冒险撤掉对他们的防御。

所以洛阳处在三处近距离敌人的夹攻之下，根本无险可守。

而袁术等人背靠着后方广阔的地域，补给充足，战略纵深足够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地形上占据巨大优势。

董卓早已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发狠把洛阳军民整体迁走，只留一座空城给军队驻扎。

董卓这样的做法，实际上是主动放弃了对洛阳的防御，当然有利于孙坚的大军突进。

听说孙坚准备进军洛阳的消息，董卓也坐不住了，赶忙派大将徐荣前往拦截，关中的朝廷也派出李傕、郭汜的军队前来援助，双方合兵一处，在梁县撞上孙坚的军队，展开一场大战。

徐荣是董卓手下一等一的将领，不久前曾经在汜水大破曹操，李傕、郭汜也是让关东诸侯闻风丧胆的猛将，双方合力，势不可挡。

当时孙坚的军队刚从鲁阳行进到梁县，还没做好战斗准备，不料徐荣的军队突然杀到，孙坚只能仓促应战。

一交手才发现，董卓的兵马果然凶悍，孙坚的军队被杀得人仰马翻，险象环生。

孙坚带着手下数十骑拼死冲杀，冲开敌人的包围圈，夺路而逃。

徐荣的人在后面紧紧追赶。孙坚发现，不管自己逃向什么方向，他们都能很快追来，一想，原来是因为自己头上戴的红色头巾太显眼。于是他把这头巾摘下让手下祖茂戴着，两人分头逃走。徐荣的人都去追祖茂了，孙坚这才逃脱。

这一仗极其惊险，不过孙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，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。逃脱追兵以后，他收集散兵，退到附近的小县城阳人，继续抵抗。

董卓听说以后，又派出吕布、胡轸带着五千兵马围攻阳人。

可董卓这次失算了，他的集团内部根本不团结，各个派别钩心斗角，所有的矛盾，终于在这次阳人之战暴露了出来。

外界对于董卓集团内部的纷争并不了解，史书也没有直接记载，但从各种迹象来分析，我们可以猜测：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势力，和董卓手下原来的凉州兵马，从来没能整合到一起。双方谁都不服谁，一直有矛盾。吕布本身又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浑人，他根本不懂得在两个帮派之间调解，反而常常冲在搅局的第一线，进一步引起矛盾激化。

攻打阳人的这一次，由凉州出身的大将胡轸率领，吕布充当他的副手，还带上了乱哄哄一大堆将领。这些将领可能都是来自不同帮派，平时就不和睦，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是在制造矛盾。

果然，军队一出发，胡轸就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们这支队伍乱得不成体统了！这次出征，一定要斩个高级军官给大家看看，大家才能稍微收敛一些！”

吕布等人听到这话，私下恨得咬牙切齿，已经存了心要跟胡轸为难。

军队开到离阳人几十里的地方，天色已晚，胡轸命令大家就在这里扎营，第二天再出击。

吕布他们却在军营里散布谣言，说：“阳人城里的反贼已经逃出去了，应该赶紧追击，不然就让他们跑了！”

胡轸没办法，只好临时改变计划，带领军队连夜开到阳人城下。

到了阳人城下一看，城头上红旗招展，武备森严，哪有一点弃城逃跑的样子？

胡轸手下的军士们就有点慌了，怀疑是中了敌人的诱敌深入之计，再加上连夜行军，没有丝毫休息，队伍疲惫不堪，又找不到可以防守的营垒，大家开始人心惶惶了。

吕布等人又大声喧哗：“不得了！敌人冲出城来了！”其他各路将领都跟着鼓噪。

军营中最怕半夜哗变，喧哗声很快传遍了整座军营，人们心惊胆战，顾不得什么军纪，纷纷抢夺战马，仓皇逃窜，一时间人人哭爹叫娘，互相践踏，胡轸也约束不住。城里的孙坚等人再趁势杀出来，顿时形成了一边倒的大屠杀，胡轸的军队被杀得溃不成军，遭到一场惨烈失败，大将华雄也在乱军中被杀了。

孙坚依靠阳人之战的胜利彻底扭转败局，打通了进军洛阳的道路。

抛开史书上一些夸张的描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阳人之战是一场纯粹由董卓集团内部矛盾引发的败仗。从军事上来说，这场败仗来得完全不应该，但从董卓集团内部的政治形势来说，这样的失败是必然的。

董卓始终没能把手下各派势力整合到一起，这是他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：董卓集团扩张得太快了！

董卓集团的基本班底是他在凉州建立的嫡系部队，进入洛阳以后，董卓又迅速收编了丁原、何进等人原来的部下，形成了一支帮派混杂、内部矛盾重重的新军队。这支军队只会打仗，不会治国。为了接管朝政，董卓又吸纳了士大夫集团的一部分势力，加上洛阳本

来就是政治中心，各派势力混杂，这些人乱哄哄挤进董卓集团以后，进一步加剧了董卓集团内部的撕裂。

而以董卓的威望，他根本无法把这些势力黏合到一起，只能眼看着他们分裂自己的团队。

对于这样的局面，董卓也心知肚明，但他无可奈何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整个集团搬回关中，强迫各路势力在关中抱团，通过足够长的时间，消弭掉内部纷争。

所以董卓集团才会在面对孙坚的时候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。

不料这时候却传来一条让孙坚大为光火的消息：袁术拒绝发军粮！袁术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显露出来了！

收复洛阳，孙坚的最后辉煌

孙坚直接爆发，不顾前线的军情，亲自冲回鲁阳，当面质问袁术：“末将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讨贼，将军到底听了什么人的谗言，竟然出此下策，要置前方将士于死地？”

袁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

袁术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，却是个格局特别小的人，大规划没有，小算盘打得震天响。看到孙坚即将攻入洛阳，他开始有些担忧起来，又听到周围一些人的闲言闲语，他不禁在心里打鼓：自己在后方千辛万苦支持孙坚，现在让他取得收复洛阳的大功，万一他翻脸不认人，割据自立，自己不是白白成就了他的功名吗？

但袁术还有些犹豫，所以他先不发飙，只是扣着军粮，看孙坚怎么反应。

现在听到孙坚一番义正词严的申斥，袁术又有些后悔起来，赶忙赔礼：“都是身边小人蛊惑我，将军不要生气。”连忙把军粮发了出去。孙坚这才返回了前线。

经过这么一折腾，袁术集团内部的分裂也暴露出来了。对于他们的竞争者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。

洛阳那边，前方军队大败的消息传来，董卓也受到严重刺激，他感到洛阳确实守不住了，只好放低身段，派人主动向孙坚求和，甚至提出联姻的请求。

孙坚当然不上当，现在他没有任何理由跟董卓媾和，所以直接把董卓的使者骂了回去，同时加快了进军洛阳的进程。

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乱局中，孙坚算得上是比较有家国情怀、比较有正义感的一个人物。在众人都忙着自保的时代，他心里还记挂着汉家社稷——当然，不代表他没有私心，只是相对于其他军阀来说，他的正义感常常能压过私心，促使他站在天下为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。

但孙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——他已经太成功了！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希望他继续成

功，包括袁术！他已经独自站在了高高的山顶，顶着猎猎寒风。乱世之中，这样的处境是很危险的！

也许这一刻孙坚适当地缓一缓，跟其他诸侯一样，饮酒高歌，坐山观虎斗，反而是明智的选择。

孙坚却没有停下脚步！他选择继续战斗，继续开向洛阳。

董卓集团的战斗意志已经彻底瓦解了，既然大家都看到董卓把整个团队都搬到了关中，那还保卫洛阳干什么呢？只需要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是了。

从阳人到洛阳的路程，孙坚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，敌人全部一触即溃。最后董卓甚至亲自带兵冲上前线，但同样很快败下阵来，董卓只好让吕布防守洛阳（阳人之战过后，董卓依然对吕布极度信任，从侧面说明史书上关于阳人之战的记载有很多道听途说的成分），自己带人边打边撤，逐渐撤向了关中。

董卓一走，剩下的兵马更加没有战斗意志了，吕布守不住洛阳，很快被孙坚赶走。洛阳城在被董卓悍匪集团控制了两年之后，终于重获自由。

可惜东汉的洛阳已经不存在了。

那是怎样的一片废墟啊！经过董卓的野蛮“迁都”之后，洛阳早已经没有了人烟。董卓大军撤走之前，又让人大肆破坏。现在的洛阳，举目四望，只剩下遍地瓦砾，以及三五处闪烁的烟火，别说亭台楼阁消失不见，就连一条能走的街道都没有了。

东汉王朝二百年构筑的繁华烟消云散，汉家社稷再要复兴，难了！

孙坚看着面前满目疮痍的场景，悲从中来，忍不住流下了热泪。

他让军士们到城里四处查看，修补那些损坏还不算太严重的宫殿和庙宇，又花了几天时间把皇宫打扫出来，把汉家宗庙重新修葺了一下，还将被董卓悍匪集团挖掘破坏的皇家陵寝一一填埋。

刚做完这些工作，忽然有下属报告：城南的甄官井上有五色云气腾起，引起军士惊

慌。

孙坚让人到井里探察，捞出来一枚玉玺，上面篆着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——赫然是传国玺！

大家猜测，当年诛杀“十常侍”的时候，张让等人劫持天子出奔，掌玺的官员可能没有跟上，又怕玉玺被人夺走，便把这枚传国玺投进了井里。

传国玺失而复得是好事，可孙坚却陷入了沉思——

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，汉家基业几乎不可能再复兴了，下一个真龙天子会是谁呢？自己刚刚收复洛阳，立下了不世奇功，又替汉家扫除宗庙，于国于民都有大功，理应受上天褒奖。为什么传国玺不早不晚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又偏偏落在自己手里呢？难道上天在暗示什么？

忠勇如孙坚，这时候也难免胡思乱想起来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“受命于天”几个大字总在他眼前浮现，挥之不去，他的情绪也不免浮躁起来。

不过眼前的事业还没完成，“天命”的梦想还只能藏在肚子里。整顿完洛阳的秩序以后，孙坚派出一部分兵力向西，继续追击董卓的残兵，自己则带领兵马回到了鲁阳。

尽管竭力保密，孙坚获得传国玺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，诸侯们听说以后都在暗地里窃窃私语。

袁术见到孙坚，态度也是十分暧昧。一方面心不在焉地夸赞他“为国锄奸”，立下了巨大的功劳；另一方面又皮笑肉不笑地告诉他：最近大家都在把矛头对准你，袁绍那个竖子，甚至另立了一个“豫州刺史”，现在正盘踞在豫州的阳城，这事得赶紧解决。

于是孙坚马不停蹄地又奔向豫州，跟袁绍的豫州刺史周昂打了一仗，把周昂赶跑了，宣示了袁术集团对豫州的主权。

回来以后没多久，袁术又告诉他：刘表盘踞荆州对我们是巨大威胁，这处威胁也得尽快解除。于是孙坚来不及休息，又奔向荆州攻打刘表去了。

打刘表并不难，刘表占据的地域虽然广阔，但他手下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，跟刚从洛阳前线回来的孙坚军队没法比。

刘表派黄祖迎战，孙坚没费多大力气就攻破了他的防线，一路追杀，一直推进到襄阳城下。

襄阳是荆州治所，是刘表驻扎的地方，孙坚的到来让刘表集团惊恐万分，黄祖连夜出城搬救兵。

孙坚采用“围城打援”的方式，先不攻城，只埋伏在附近，等黄祖的救兵来到的时候，在城外拦住截杀。黄祖他们被杀得狼狈逃窜，一直逃进了附近的岷山。

孙坚来不及细想，亲自到岷山中追击黄祖。

黄祖却早有准备，在竹林中埋伏下弓弩手，趁夜色掩护，射杀了孙坚。

这是袁术集团由盛而衰的转折点！

从公开的信息来看，孙坚身亡是纯粹的意外事件，但这次意外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。

这使袁术集团的荆州战略遭受重大打击。

虽然之后由孙坚的侄儿孙贲统领了孙坚的原班人马，继续在袁术手下听命，但袁术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孙坚那样的猛将了，只好撤走前方军队。袁术集团争夺荆州的步伐被迫停了下来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无法挤走刘表集团了。

这造成的结果就是，袁术集团被卡在荆州和中原之间，四面受敌，没法扩张，战略形势极度尴尬。

同时，北方的袁绍集团正在飞速发展，跟袁术集团形成正面竞争的态势。双方的争斗愈演愈烈，从口水战逐渐升级到外交战。袁术甚至写信给别人说：袁绍不是袁家的人，是不知哪来的野种。这让袁绍怎么忍？两个集团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斗。

两大集团的对决

袁绍为了吓唬韩馥，让公孙瓒假装进攻冀州，成功把冀州夺了过来。没想到，公孙瓒虽然行动是假，抢夺冀州的心却是真的。

韩馥的地盘被吞并以后，公孙瓒和袁绍的势力范围直接相邻，两人又都急着扩张，双方的矛盾便立即显露出来。

但当时公孙瓒忙着在青州扫荡黄巾军（张角等人起义失败后，黄巾余部一直在青州等地战斗），暂时没跟袁绍正面冲突，只是暗地里跟袁术勾搭，共同压制袁绍集团，还派自己的弟弟公孙越去袁术那边帮忙。

袁绍趁孙坚攻打洛阳的时候，派手下将领占了本来属于孙坚的豫州阳城。孙坚从洛阳回来以后，怒不可遏，在袁术的挑拨下去攻打阳城。

袁术还怕袁绍的敌人不够多，又派公孙越去帮助孙坚——挑拨离间的意图实在过于明显——不久以后，在攻打阳城的战役中，公孙越中流矢，意外身亡。

战场上有伤亡本来是很正常的，何况本来就是公孙越主动去攻打袁绍的军队，而且公孙越是乱军中意外身亡的，按理不该怪到袁绍头上。

公孙瓒听说以后，却暴跳如雷，借题发挥说：“我弟弟是被袁绍害死的！”于是他在打败了青州黄巾军以后，就把军队开到冀州，找袁绍报仇。

袁绍只好把目光从袁术那边移回来，亲自带兵，迎战公孙瓒。

公元191年冬，双方在冀州南部的界桥摆开阵势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

这是关东诸侯之间的第一次大战，吸引了全天下的目光。

论实力，公孙瓒明显占上风，他带着三万兵马，其中许多都是在幽州征战多年的精锐之师，包括威名赫赫的“白马义从”。

袁绍的兵力却明显少得多，战斗经验也差了许多。

更重要的在于，公孙瓒的军队以骑兵为主，袁绍的军队却全是步兵，步兵挡骑兵，历来是军事上的难题。

公孙瓒把一万骑兵分布在左右两侧，中间是步兵方阵。袁绍一方则让大将麴(qū)义带领八百精兵伏在盾牌后，挡在阵营前面，后面是一千弓弩手，袁绍自己带着上万主力在后方。

公孙瓒仗着自己的骑兵很威猛，战斗一开始，就指挥骑兵冲锋，一万骑兵卷起漫天尘埃，轰鸣着冲向袁绍军队。

就在他们即将撞上盾牌阵列的时候，埋伏在盾牌后的八百死士猛然跳出，狂吼着砍了上来，身后弓弩手同时发动，箭如飞蝗，遮天蔽日。

公孙瓒军队冲在最前面的战马应声倒地，后面的战马挨个撞上来，军士自相践踏，阵容大乱，迅速崩溃。

麴义乘胜追杀，追了二十里，最后冲进公孙瓒大营，砍倒他们的旗帜。公孙瓒军队乱成了一团，步兵、骑兵分头逃窜。

随后却出了一桩意外。

袁绍在后方督阵，身边只带着一百多名持戟卫士和一些弓弩手。听说前面已经大胜了，袁绍让身边的士兵们解鞍息马，坐在地上休息，没想到公孙瓒的一支两千多人的骑兵分队突然杀到，把他们包围了。

当时情况极端危急，敌军在外面重重包围，矢石如雨。手下劝袁绍赶紧躲进营垒后面，袁绍气冲牛斗，把兜鍪脱下来往地上一扔，大吼道：“大丈夫应当战死沙场，何必躲避？”继续指挥弓弩手拼死抵挡。

敌人看到他们十分顽强，又不知道袁绍本人在里面，便没有硬闯。后来麴义的队伍来到，才把袁绍救了出来。

经过这一场大胜，袁绍威名远扬，终于在冀州站稳了脚跟。公孙瓒则受到重大打击，不仅军队损失惨重，白马义从全军覆没，在讨伐黄巾军时积累起来的自信更是荡然无存。

了。

这场战争拉开了双方一系列冲突的序幕，之后一段时期，双方又爆发了巨马水之战和龙湊之战，互有胜负。公孙瓒又跟南阳袁术、徐州陶谦等人联合起来，共同威逼袁绍，而袁绍则和曹操结盟。

这时候，逐渐形成了“袁绍、曹操、刘表”与“袁术、公孙瓒、陶谦”两大阵营对决的局面，两大阵营的带头人分别是袁绍和袁术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袁绍这一方的优势逐渐加大。

公孙瓒被压制在幽州，跟刘虞的内部矛盾又很严重，受到拖累，始终没法向南发展，逐渐被弱化成了一支边缘势力，失去了进军中原的能力。

袁术则被孤立在南阳，受到曹操、刘表的夹攻，势力范围一步步被蚕食，日子越来越难过。

另一边，袁绍把公孙瓒堵在幽州以后，南边的青州、并州、兖州几个地区便出现了明显的真空状态。之后几年，袁绍通过种种手段，成功把这几个大州都纳入了自己的控制范围，终于成长为黄河以北首屈一指的大型割据势力。

在两大阵营对决的过程中，许多中小军阀被裹挟着加入战团，这些军阀集团势力单薄，犹如风雨中的孤舟，摇摇摆摆，在两大阵营的碰撞中艰难寻找生存空间。

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刘备集团。

刘备和他的兄弟们

刘备，字玄德，幽州涿郡涿县人。

他也是汉室宗亲，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。但这个年代西汉皇族的后人已经太多了，根本不值钱，所以他们这支到刘备这一代已经没落了。

刘备的爷爷只是个县令，刘备的父亲早逝，留下刘备母子，生活艰难，以织席卖鞋为生。

虽然生活艰难，刘备却生性豁达，志向不凡。据说他小时候和同村小孩在一棵大树下玩，刘备指着枝繁叶茂的树冠说：“我以后要乘坐这样的华盖车（皇帝专用的车）。”

十五岁那年，刘备通过家族关系，成功拜到九江太守卢植门下。这是一次重大机遇，刘备在卢植那边虽然学问没学到多少，却结识到一些重要的朋友，包括后来盘踞幽州的军阀头领公孙瓒。

跟大多数乱世豪侠一样，刘备从少年时就放浪不羁，对读书做学问没兴趣，只喜欢与各色人等结交，涿郡一代的贩夫走卒、少年游侠，很多都是他的铁哥们儿。当时有两个商人张世平、苏双经常往来于涿郡贩马，也跟刘备混得很熟，两人赠送了他不少金帛，成为刘备最早的资金来源。

在这些哥们儿里面，有两人跟刘备最亲密，分别是河东关羽、涿郡张飞。两人跟刘备情同兄弟，平时出则同行，入则同寝，简直形影不离，以至于在后世留下了“桃园三结义”的传说。

关羽、张飞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是乱世中绝对珍稀的人才。刘备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，他们都跟在身后，作为刘备的保镖，从来没有任何抱怨；刘备四处征战的时候，他们又作为将领统领军队，为刘备建立自己的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在刘备看来，他们就是自己的手足，甚至比妻子儿女更重要，三兄弟的情谊值得用生命去维护。

当然，刘备最后会为这段情谊付出惨烈代价，那是后话了。

黄巾起义的消息传来，刘备觉得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来了，作为帝王世胄，他从来不甘心沉沦，一直在等待建功立业的机会。所以他马上拿出这些年积攒的所有钱财，招募了一支小小的军队，跟关、张两个兄弟一起，带着这批人马，加入了围剿黄巾军的战团。

东汉朝廷已经被黄巾军吓得手忙脚乱了，凡是有民间武装去围剿反贼的，朝廷都支持，都给封赏，所以让刘备这样出身于草根又心怀异志的枭雄找到了上升的门路。

果然，乱世立军功是上升的捷径。刘备先在讨伐黄巾军中立下功劳，后来又参与讨伐张纯叛乱，两次军功合并到一起，朝廷给了他一个安喜（冀州中山国的一个县）县尉的官职。

虽然职位特别低，但也为他打开了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。这是刘备踏入官场的起点，接下来就要靠自己的政绩和手段来实现步步高升了。

不承想，灵帝末年的朝廷非常不厚道，看到各处叛乱都平息了，竟然卸磨杀驴，发下一道诏书：前几年依靠军功封官的，官职全部撤掉。

刘备听到消息以后，忐忑不安。

一天，上级的督邮（郡、国里面的官员，主要职责是代表太守到下面去巡查，以及宣布政令法规等等）忽然来到县里传达命令，就住在政府的客栈里。

刘备猜测这个督邮是来宣布解聘自己的，便大着胆子到客栈去求见督邮，想探探口风。

没想到吃了闭门羹，督邮根本不见他。

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刘备这下彻底发作了，直接带着手下兄弟们闯进客栈，把督邮从床上拎起来，拖到外面，绑在树上，拿鞭子抽，抽了二百多鞭，直到督邮哭爹叫娘，这才作罢。

刘备知道自己的做法已经等同于造反，随后就扔掉县尉的绶带，弃官逃跑了。

幸好这时候的东汉政局已经一片混乱，没人来追究这样一件小事，刘备怒鞭督邮的事就这样过去了。

后来刘备又因为讨贼有功被封官，但都是芝麻绿豆的小官，干了没多久他就辞掉了。

董卓篡夺朝政，关东豪杰群起讨伐，又一次让刘备看到了机会。他也跟曹操一样从洛阳逃到关东，在那边招兵买马，号称要讨伐董卓，但他势单力孤，终究成不了气候。

论起兵的时机，刘备跟曹操、袁绍一样早；论眼界，曹操、袁绍看到的机会，刘备也看到了，也果断出手了，结果却天差地远：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刘备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出身于社会底层，缺少高层的人脉资源。虽然他朋友众多，但这些人也属于社会中下层，能帮到他的地方有限。

东汉社会又特别看重门第出身，一个底层出来的平民，不管怎么努力，都很难有上升机会。朝廷给刘备封县令级别的官职已经算额外开恩了，除此以外，真的不能再指望更多。

再说，如今世道昏乱，贵族弟子想通过做官出头都已经基本没可能了，何况小小的刘备呢？

刘备想来想去，现在唯一能利用的关系只有跟公孙瓒的所谓“同学情谊”，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去投奔公孙瓒。

对于公孙瓒来说，刘备这种小军阀来投奔，他当然欢迎，所以给了刘备一个“别部司马”的官职（一种低级军官，孙坚曾经担任过）。当时公孙瓒和袁绍正在冀州、青州等地展开激烈争夺，公孙瓒就让刘备去青州，跟自己的将领一起抵抗袁绍的进攻。

刘备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所以尽心尽责，他跟青州刺史田楷（公孙瓒封的青州刺史）一起努力抵挡袁绍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因此被公孙瓒任命为平原相，负责管理平原郡（青州西部的一个郡，处在公孙瓒和袁绍争夺的焦点上）。

到这时，刘备才总算在乱世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了。

平民刘备的艰难上升之路

刘备这一路走来，磕磕碰碰，非常不容易。他也知道自己起点比别人低，所以比别人更加努力，任何事情都尽力去办好。

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定位，乱世之中，凭自己这点资源，怎么才能混出点名堂？

刘备为自己开出的药方，首先是打出“仁义”旗号。

他没有别的优势，只能放低身段，与人为善，所以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“仁厚长者”的人设。

他总是按照传统道德里面“正人君子”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行得正，立得直，坦坦荡荡，正大光明。

他对人宽厚仁爱，身边的人总能感受到他的关怀。他平易近人，即使普通百姓都可以和他同桌而食，同席而坐，所以下层民众对他总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。

这些品质类似于同样是汉室宗亲的刘虞。“汉室宗亲”这个身份，使得他们永远存在基本的道德底线，永远比别的军阀更克制自己，更善待百姓。

事实证明，刘备这个定位是正确的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“仁厚长者”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，他成了天下知名的贤良人士，不管在统治阶层，还是在民众中间，他都拥有良好的形象。这种良好形象，使人们自动提高对他的信任而降低对他的防备，所以往往在关键时刻会为他打开便利之门，使他获得一些意外的机会。

刘备知道自己缺少人脉资源，所以特别在意结交各路豪杰。

他对那种正直、忠勇、才能卓越的人物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喜爱，一旦遇到，他就马上靠过去，用尽全力去结纳。

例如，他在公孙瓒那边见到赵云，顿时被赵云的风采迷倒，就找各种机会和赵云结交，两人很快成为好友。

后来，赵云因为家里兄长亡故，要回去奔丧，刘备怕他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，所以牵着他的手不愿松开，难舍难分。

赵云也非常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，他这次确实准备离开公孙瓒，不再回来，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刘备，所以对刘备保证：“一定会报答你的恩德。”这才离去。

后来赵云果然又找到刘备，两人感情更加深厚，甚至同床而眠，交谈到深夜。赵云从此也成为刘备的左膀右臂，一生辅佐他。

黄巾余部攻打青州的北海国，北海国形势危急，国相孔融紧急派人向刘备求救。刘备很惊讶地说：“孔融这样的人竟然知道世上有刘备！”马上派出三千精兵去救援，帮他们解了围。因此他也跟孔融这一支势力搭上了关系。

刘备就是这样，抓住一切机会，在乱世中尽最大努力去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。

但这个过程实在太苦，太苦。刘备的前半生，都耗在苦苦拓展人脉的路上了。

像袁绍、曹操那样出身豪门的人物，振臂一呼，就有大批豪杰来投奔，排着队让他们挑选。

而刘备，只能尽量去结识更多的人，然后从中间寻找一个个可用的人才。这样的效率完全没法和曹操他们比，找到的也往往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，带不来上流社会的资源，而且还得人家愿意跟你结交才行。

所以刘备耗尽了半生，回头一看，真正紧紧跟在自己身后的，也就是关、张两兄弟，外加一个赵云而已。

这样的团队，能成什么事呢？

随着时间推移，起步非常早的刘备，却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，都追不上曹操他们的脚步，甚至被远远落在了后面。

公元191年，而立之年的刘备，满心的迷茫。

第四章 被劫持的汉室朝廷

董卓的暴虐统治

正当关东诸侯为了争地盘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从关中来——董卓被杀，长安的朝廷大乱！

董卓其实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从关东讨董联盟成立起，他就已经做好了放弃洛阳、退守关中的打算。

他并不是没有野心，只是他以一个凉州军阀的身份，想一口吞掉整个大汉帝国，实在力不从心。

要知道，现在的大汉帝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了，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大大减弱了，相反，地方军阀却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。

所以董卓即使吞掉了中央政府，也只能控制住关中和洛阳周边而已，其他地方根本不会听他号令。如果想控制整个国家，就需要经过长期战争，挨个消灭地方上的各个诸侯。

这个任务，董卓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。

那么，与其在洛阳跟关东诸侯们大眼瞪小眼，不如收缩战线，把自己的势力全部缩进关中，先保证安全再说。然后以关中为根据地，通过足够长的时间，弥合内部纷争，打造出一个稳固的西部帝国。

等若干年以后，万一时来运转，还可以效法当年秦灭六国的步骤，再次出关争夺天下。

所以他把大部分力气都用来布局关中。

现在的关中，已经是一个独立帝国了。董卓基本相当于皇帝身份，他乘坐的是青盖金华车，满朝公卿见到他都要跪拜，朝廷各部门官员也需要到他的太师府去汇报工作，而汉献帝不过是他手上的人质罢了。

当然，董卓也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的人，人生苦短，他并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征战中，他只想赶紧享受人生。

他在长安附近的郿县修筑了一座堡垒，称为郿坞，里面存放着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、四处掳掠来的金童玉女，以及可供食用三十年的粮食。董卓的如意算盘是：即使不能再出关争夺天下，也可以住在郿坞里面，过上帝王般的生活，享受无尽的人间富贵。

仅仅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，董卓的规划其实是比较明智的，要这样下去，说不定还真能让他成功建立一个关中帝国。

可惜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规划走。

董卓是个纯粹的粗人，即使退到关中以后，他也依然用自己粗鲁的方式治国。

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种“粗人治国”的危害。

董卓在关中发布了一条命令：凡是有“为子不孝，为臣不忠，为吏不清，为弟不顺”这四种罪行的，一律处死，财物没收充公。

这是效仿历代统治者的做法，通过推行“忠孝”思想来规范人们的行为，来维护社会秩序。这种做法本身是没错的。

董卓和他手下的糙汉子们却把好经念歪了，他们根本不懂什么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，不懂任何精细化操作的手法。哪天头脑一发热，一条命令发布下去，然后就不管了，随便下面的官吏怎么操作。

下面的官吏根本懒得鉴别，这样一来，只要指控某人“不忠不孝”就可以让他家破人亡。于是就有人拿这些法规来打击报复自己的对手，或者勒索富商巨贾，民间也互相栽赃陷害，无数人因此被冤杀，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。

经济上，董卓也凭想象胡来。

他发起货币改革，废除五铢钱，铸造严重缩水的小钱。这些钱币很难使用，老百姓集体抵制，以至于很快造成了物价飞涨、市场紊乱的恶果。

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当年的王莽，王莽也是凭借无边的想象力和粗人作风治国，乱改货币，以致扰乱了经济。

政治上，董卓依旧继续残暴的作风，对自己的敌人残酷打击报复。

当年征讨凉州羌乱的时候，董卓曾经跟随张温出征，因为迟到，跟张温发生过争吵，这个仇董卓一直记着。

董卓到长安以后不久，就有预言说：最近会有朝廷重臣被杀。董卓怕这个预言应验到自己身上，就想找个人来替他挡掉——当然，找自己的仇人最合适。于是他诬陷张温，说张温跟袁术私下勾结，让人把张温拖到闹市，当众打死。

另一次，董卓从长安去郿坞，公卿百官都到郊外送行，董卓举办宴席招待他们。

宴席上，董卓忽然脸色一沉，让人牵出来数百名战俘，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处置这些俘虏：先割掉舌头，再戳瞎眼睛，然后砍断手足，扔进锅里煮。这些俘虏哀号着，在桌案间满地打滚。公卿百官个个吓得浑身发抖，董卓却面不改色，自顾自地吃吃喝喝。

种种暴行，在朝廷和民间流传着。人们满怀惊恐地关注着这一切，却不敢发声。

董卓以为，只要让人们怕他，就没人敢反对他。所以他不仅不掩饰自己的暴行，反而要故意曝光出来，让大家恐惧。

在董卓的高压下，朝廷里面人人惊悚，表面上看来，确实没人敢反对董卓了，一个固若金汤的统治集团正在形成中。

恐惧可以压制人们的言行，却无法控制人们的内心。董卓的高压政策越严厉，人们内心的怒火就越炽烈，越会绞尽脑汁去推翻这个杀人狂魔。

一切都在暗地里悄悄酝酿着。

拯救朝廷的努力

王允，朝中老臣之一，出生于并州太原郡的名门望族。

在东汉后期的儒家士大夫里面，王允的经历特别有代表性。

他少年时期饱读经书，又勤习骑射，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很有名气，被誉为王佐之才。

十八岁那年（史书对王允年龄的记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，不能完全相信），王允被任命为郡里的官员，他刚直不阿，很快参与到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。

当时正值两个集团斗争的高峰，士大夫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司法权打击宦官集团，把宦官集团里的许多不法分子抓起来了。桓帝想救这些人，就出了一道大赦令，表面上是大赦天下，实际上就是想赦免宦官集团的不法分子。

不料士大夫们已经打疯了，竟然在大赦令下来以后把那些不法分子杀了。

这是公然抗旨。桓帝震怒，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。

其中的参与者之一，就有太原太守刘瓚，他在大赦令下来以后杀了小黄门赵津（宦官集团成员之一），因此遭到桓帝报复，被处死。

而王允当时就是刘瓚的手下，参与了捕杀赵津的过程。

刘瓚被杀以后，王允极为悲痛，不仅顶着政治压力把刘瓚的尸骨运回他家乡，还在刘瓚的坟墓旁边守护三年才离去。

当时民间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士大夫集团，所以王允的忠义行为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

新任的太原太守叫王球，他收受贿赂，让当地一个著名的地痞到郡里当官。这又惹到了王允，他据理力争，坚决阻拦，跟王球大吵起来。王球便滥用职权，把王允打入监狱，准备杀掉。

这件事传出去以后，舆论一片哗然。并州刺史邓盛也听说了王允刚直不阿的名声，便亲自把王允保释出来，还让他到自己手下当别驾从事。当然，那个痞子最终没能当官。

这之后，王允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天下，朝廷里的“三公”亲自征召他，王允便入朝为官，开始进入政坛最高层。

黄巾起义爆发以后，朝廷手忙脚乱地镇压，王允也带兵参与了镇压行动。不料在一次大胜以后，从俘虏手里收缴到一封书信，是张让的宾客写给黄巾军首领的，王允便立即上奏，指控张让跟黄巾军勾结。

张让是宦官集团的首领，“十常侍”之一，把他牵涉进来，非同小可。灵帝把张让召来，严厉责问，张让痛哭流涕地求饶，灵帝又心软了，不再追究这件事。

但张让从此对王允恨之入骨，不久以后就找借口，把王允逮捕下狱。

不料赶上大赦，王允很快被释放了出来。

张让不依不饶，过了几天，又把王允打入监狱。

王允在监狱里面依然硬气，无论怎样都不认罪。有人把毒药拿来，劝他自尽，以躲避酷刑，他朗声说：“我为人臣，获罪于君，应该受大辟之刑（死刑）以谢天下，岂能私自求死？”

朝廷里许多人都同情王允，大将军何进、太尉袁隗、司徒杨赐三位最高级别官员联名替王允求情。即使这样，灵帝都不肯赦免他。但灵帝又确实找不出他犯罪的证据，只好一直关着他。

等到第二年，灵帝的气消了，才把王允放出来。一直到这时，王允都没认罪，也拒绝跟宦官合作。之后，为了抵制宦官集团的操控，他抛弃官职，躲避在民间。

王允就是这样一种人：他忠于汉家社稷，敢于跟邪恶势力做斗争；他坚守儒家士大夫的气节，对于自己认为正义的事业，他会坚持到底，绝不低头。

王允的事迹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，人们把他看作落难的英雄，对他抱以无限同情。

灵帝驾崩以后，何进马上把王允召回朝廷，重新任用。但随后就发生了“十常侍”之乱，朝廷落入了董卓的掌控之下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董卓掌权以后，王允的气节却忽然消失了。他处处配合董卓执政，表现得无比恭顺，以至于人们都以为：经过这些年的打击以后，王允已经向现实低头，成了一个胸无大志、见风使舵的废物。

这期间，王允也有一些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举动，但都是在不跟董卓冲突的方向。例如董卓强迫朝廷迁往长安的时候，王允竭力保护典籍图册，使东汉之前的许多珍贵典籍保存了下来，得以流传后世。

其他时候，凡是涉及董卓自身利益的地方，王允都绝不跟董卓作对。

不仅如此，王允也不跟其他任何势力作对。董卓集团内部暗流涌动，各个派别斗得很厉害，但王允始终摆出“老好人”的姿态，谁都不得罪。

这种态度让董卓十分满意。在董卓看来，王允就是一个有才干又识时务的政坛老油条，他为了荣华富贵，非常愿意服从自己。正好董卓集团缺少政治经验丰富的士大夫官员，所以董卓就让王允替自己料理政务。

董卓在洛阳跟关东诸侯对决的时候，王允在长安负责朝廷运转。王允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干和丰富的政治经验，果然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。董卓到长安以后，发现到处都焕然一新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从此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，朝中事务全都交给他去处理。

董卓却不知道，他完全看错人了。

受到宦官集团打压的这些年，王允确实成熟了，他学会了很多，但并不是学会了明哲保身和为虎作伥，而是学会了隐忍，学会了等待时机。

王允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取得董卓的信任，从而打入董卓集团高层，从最核心的部位去捣毁这个匪徒团伙。

他知道董卓集团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各个派别的矛盾，要捣毁这个团伙，就需要利用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。

他长期在长安料理政务，跟董卓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有密切联系，这两年，他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些成员的一举一动，寻找可能策反的人。

其中，最重要的人是吕布。

这两年，董卓一直让吕布当自己的贴身侍卫，如果能策反吕布，除掉董卓就容易多了。

王允了解到：跟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，吕布跟董卓的关系其实并不融洽。

两人虽然号称情同父子，但只是在相互利用而已。实际上，作为并州帮的代表人物，吕布跟董卓的旧部下矛盾重重，这几年，他在董卓集团内部过得很不开心。

而董卓一直让吕布跟在自己左右当保镖，不让他参与政务。表面上，这是对吕布的信任，实际上却是在防着吕布和并州帮坐大，这种心机，当然让吕布心里憋着一把火。

董卓性格又暴躁，为一点小事就会发火，吕布在他身边没少受气，有时候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。

王允还了解到，吕布跟董卓的一个婢女有奸情，吕布一直很害怕这事儿被董卓发觉。

王允便主动去跟吕布接洽，成功取得了吕布的信任。吕布主动向他坦白了自己跟董卓的矛盾。原来他们的矛盾比王允了解的更严重，几乎已经快要公开翻脸了。

王允试着说服吕布参与暗杀董卓的行动，吕布还有些犹豫，说，我们两人毕竟父子相称，怎么好下手？

王允说：“将军姓吕，不姓董，董贼都要杀你了，哪来的父子情谊？”这话给了吕布台阶下，于是两人开始谋划除掉董卓。

同一时期，王允还联络上了尚书杨瓚、仆射士孙瑞、骑都尉李肃等人，组成了一个暗杀董卓的策划小组。

王允伪装得实在太好了，以至于董卓给予他毫无保留的信任，平时把朝政事务都交给他处理，自己去郿坞享乐，这才让王允得以从容组建自己的团队。

最后，他们这些人甚至可能跟汉献帝联络过，暗中得到了献帝的支持。

公元192年四月的一天，献帝大病初愈，朝廷百官一同到未央宫道贺。

吕布依然负责宫里的保卫工作，他跟李肃合谋，暗暗把周围的侍卫换成了自己的人。

时间过了很久，董卓才挺着大肚子摇摇摆摆地来了。

董卓的车驾刚进入皇宫大门，李肃带着十几名武士就从旁边蹿出来，拿着长戟刺向董卓。

现场大乱，董卓跌落到车下，大呼：“吕布何在？”

吕布站在旁边，朗声说：“我等奉诏讨贼。”

董卓大骂：“庸狗，安敢如此！”吕布带着其余武士冲上去，迅速砍死了董卓。

吕布拿出预先准备好的诏书，向董卓的侍卫们宣告：“奉诏讨卓，其余人等一律赦免！”侍卫们一听，原来对方名正言顺，也就放弃了抵抗。

宫门周围全被王允的人控制住了，外边的军队也来不及反应，没人来救董卓，只有董卓在现场的三个手下扑上去抚尸痛哭，吕布又杀了这三个人，整个刺杀过程便结束了，比王允他们预想的顺利得多。

董卓这几年几乎把天下人都得罪了，他遇刺的消息传出来，从满朝文武到黎民百姓都大声叫好，长安城里面更是万众欢呼，民众载歌载舞地庆祝，就像盛大节日一般。

王允等人赦免了董卓集团的大部分成员，只有董卓家族的主要成员被杀，郿坞也被捣毁了。

王允等人下令，把董卓暴尸于闹市。当时天气正热起来，董卓又生得肥胖，尸体腐烂以后，没过几天，油脂流得满地都是。有人在董卓的肚脐上点上一根灯芯，竟然烧了好几天才烧完，长安民众看了，个个拍手称快。

最后由袁氏的门生们把董卓的尸首收集起来，一把火烧成灰烬，把这些灰沿路抛洒，

这个恶棍的痕迹才终于从世上消失了。

董卓的败亡主要由于他的残暴。恨他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才让王允得以组织起一个庞大的暗杀集团。这个集团包括朝廷高层、董卓手下的武将，以及董卓最信任的吕布等人，董卓当初哪怕对周围的人稍微多一些恩惠，王允也不可能把这些人组织到一起。

董卓败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始终没能弥合集团内部的裂痕。王允、吕布、李肃都是并州人，王允显然利用了并州帮派对董卓的不满，策反了并州帮的主要成员，才有了这次刺杀行动的成功。

董卓倒台以后，王允掌握了朝政，但他马上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：董卓集团的主要成员还在，如狼似虎的凉州军团也还在，王允只是个儒臣，缺少自己的兵马，怎么辖制这些人？

王允的短暂统治

当前的朝廷早已不是真正的汉家王朝了，汉献帝只是个傀儡而已，真正的最高统治者
是董卓。

现在董卓虽然死了，但他阴魂不散，朝廷仍然在他制定的框架内运行，朝中官员也仍然大部分由他的手下担任。

王允本人虽然想推翻这个框架，却有心无力，只能先跟董卓的旧部下共事。

董卓在洛阳招收到的那些部下倒还好说，他们对董卓本来就没有太高的忠诚度，真正难对付的是董卓的嫡系人马——凉州军团的人。为首的是五个中郎将，牛辅、董越、段煨、徐荣、胡轸（徐荣虽然不是凉州人，但属于凉州派系），这是董卓手下的五大猛将。另外还有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、李蒙、王方等军官，地位要低一些，但也个个凶悍。

董卓被杀以后，段煨、徐荣、胡轸先后投靠了朝廷，被王允接纳。

剩下的几人基本都在长安周边领兵，其中，牛辅是董卓手下的头号悍匪，也是董卓的女婿，当时正驻扎在陕县。

目前，牛辅已经成为凉州军团当仁不让的一号人物，其他人都在关注他的动静。另一个中郎将董越本来驻守浞池，这时候也逃到了陕县，想跟牛辅会合。

然而没过几天，牛辅找人占卜，得到了“火胜金，外谋内”的卦象，就是说有人从外面来谋害他。牛辅顿时跳起来，把董越杀了。

董越之死看起来莫名其妙，也许是有人挑唆的结果。不过对于王允来说，先除掉了一个匪首，绝对是好事。

五大猛将只剩下了牛辅，这时候出现了招抚凉州军团的绝佳机会，可惜王允随后却犯了一系列错误，丢失了这个机会。

以牛辅在凉州军团的地位和实力，绝对应该先拉拢他才对，王允却没这样做，而是直接派人去陕县逮捕牛辅。

不管牛辅想不想对抗朝廷，到了这一步，他都只能调兵迎战了。凉州兵十分凶悍，很快打得朝廷军队大败而逃。

虽然打败了朝廷军队，牛辅却心惊胆战，疑神疑鬼的，生怕朝廷策反他身边的人。一天晚上，他的军营里突然乱起来。军营夜惊是常见现象，牛辅却被吓破了胆，以为手下军队要哗变，便带着珠宝细软连夜逃出城去了。

不承想，跟着牛辅逃走的那些人看上了他的财宝，刚到城外便杀掉他，抢走财宝，把他的人头送到长安领赏去了。

从牛辅的结局来看，王允没有招降他是重大错误。

牛辅在凉州军团里面拥有很高威望，带着一大拨能征善战的军队，本身却是个草包，又怕死、贪财。王允如果开出足够的条件，应该可以把他招降过来，然后再通过他去控制凉州军团，局势便能很快控制下来了。

然而王允却直接逼死牛辅，打碎了凉州军团。于是牛辅手下的大量将领和士兵便没人可以管束了，开始四处流窜，朝廷再也无法把他们招揽过来。这是不可挽回的大错！

牛辅手下的将领里面最凶悍的是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。

董卓被杀之前，派牛辅去陕县驻扎。牛辅到陕县以后，又派手下的李傕、郭汜、张济去关东的陈留、颍川一带扫荡。

李傕等人在陈留、颍川一带烧杀劫掠以后，领兵回到陕县，却发现顶头上司已经被人杀了，凉州军团已经分崩离析，原先的兄弟们都已经流散到了各地。

这几人都蒙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先打探长安那边的消息，看看朝廷怎么说。

长安那边，看到董卓手下的五大悍将死的死、降的降，王允十分得意，以为凉州军团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，不必担忧了，便没有再急着处理他们。

其实最早的时候，王允是准备下令赦免整个凉州军团的，这样皆大欢喜，看起来是最佳方案。但王允又怕自己控制不住这群悍匪，所以一直没下赦免的诏书。

随着形势发展，王允开始考虑是否要解散凉州军团。问题是，凭王允掌握的资源，怎么能解除这些军队的武装？

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打散了，合并到其他军队里面去。

但王允又顾忌关东诸侯的态度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关东诸侯跟凉州军团是死对头，把凉州兵掺杂到朝廷军队里面去，等于把朝廷军队变成了诸侯军队的敌人。

所以王允放弃了这个计划。

那么，就应该快刀斩乱麻，直接下狠手把凉州将领杀光。吕布给王允的就是这个建议。

但王允还是犹豫，下不了手。

再后来，看到五大悍将败落得如此之快，王允迅速放松了戒备，就更加不急着拿出方案了。

于是朝廷的政策就很奇怪了——既不赦免凉州军团，又不处理他们，就这么拖着。

靴子一直不落地才最可怕。人们都在观望朝廷的政策，却一直得不到一个明确的指示，坊间开始流传各种谣言，例如说朝廷要杀光凉州人。

凉州出身的将领和士兵们个个忧心忡忡，担心灾祸降到自己头上。有些在外地的将领便开始四处流窜，打家劫舍，成为一支支小型匪帮，分散在关中各地。

李傕、郭汜派人去长安打听，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。

两人极其沮丧，长安显然回不去了，现在去哪里呢？要不就解散军队，隐姓埋名逃回凉州老家去算了？

李傕手下有个谋士叫贾诩，对他们说：“千万别！现在解散军队，你们手上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抓住。目今之计，不如带兵杀回长安，万一得胜，便可争夺天下；就算败了，抢他一堆财宝，再回老家也不迟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两人，两人便召集部下说：“王允老贼想杀尽我们凉州人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跟老贼拼了，大家说怎么样？”

这些凉州兵头个个都是打家劫舍的老手，一番话激起了他们的杀心，于是大家一起喊“好”，分头去收集自己的残部。大家共同推举李傕、郭汜、张济为首领，一同杀向长安！

悍匪反攻，汉室遭殃

其实一开始李傕等人的军队并不庞大，但牛辅死了以后，在陕县留了一部分军队，被李傕等人合并过来。他们向西推进的时候，散落在各地的凉州小分队又纷纷来投靠，樊稠、李蒙、王方等人都逐渐加入进来，于是这支队伍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起来，到后来，已经膨胀成了十万大军。十万大军挟着雷霆之势杀奔长安！

一直到李傕、郭汜起兵，王允都还不太重视这件事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派出胡轸、杨定去陕县质问李傕等人。胡轸、杨定是凉州豪门的代表人物，在凉州人心里很有威望，王允希望让他们去压服李傕等人。

事实证明，王允的这个决定极端幼稚。

胡轸、杨定本来就是凉州军团的领袖人物，迫于形势才归顺了王允，怎么可能帮着王允去阻挡自己的凉州老乡？

两人根本没去斥责李傕等人，只是转了一圈便回来报功，有可能还偷偷对凉州叛军说了一些“大家好好干，替董太师报仇”之类的话，结果火焰烧得更旺了。

王允看到文斗不行，就决定武斗，于是派胡轸、徐荣带领军队去迎战凉州叛军。

这是又一记昏招！

到这时为止，王允居然还没看清这些凉州将领的真面目。胡轸一到前线，马上投降叛军，顺便把手下的军队一起送给了李傕。徐荣则在乱军中战死——也可能是被胡轸害死的。

徐荣是汉末到三国初年战绩卓著的一员猛将，曾经连续打败曹操与孙坚，又是凉州军团里面难得的一位真心归顺朝廷的将领。这样的人物，王允如果好好利用，本来会在阻挡叛军的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，却不料因为王允的用人失策，白白把他浪费掉了。

这样一耽误，时机就完全错过了，十万叛军已经杀到长安城下，再从外地调兵勤王已经来不及了。长安城里一片惊恐，满朝文武一筹莫展。王允终于发觉事态危急，只能亲自

指挥城里的军队开始保卫城池。

王允手下能用的将领只剩下吕布了。吕布这人虽然是墙头草见风倒，但董卓是他亲手杀的，凉州军团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，所以他只有跟着王允。接到王允的命令以后，他带领手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军队，跟凉州叛军展开了血战。

吕布知道城里的军队完全挡不住凉州叛军，不得已之下，甚至对郭汜发出了“单挑”的邀请，希望能通过打败敌方主将，杀一杀敌人的锐气。

长安北门大开着，吕布骑着赤兔马，独自挡在门口，等待郭汜到来。

郭汜也真是条汉子，居然单枪匹马来迎战吕布。

没有丝毫悬念，吕布出马，几招之内就把郭汜刺伤。但这改变不了局势，真正的战争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依靠武将单挑决胜负，而是依靠大规模军团作战碾压对手，在凉州军团的绝对优势面前，吕布冠绝天下的武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

其实作为天下第一大城（**洛阳已经被捣毁**），长安的城防是非常坚固的，物资储备也十分充裕，好好利用的话，防守几个月没问题。但首先，王允手下缺少军事统帅；其次，王允控制的朝廷人心根本不齐。现在的朝廷架构仍然是董卓打造的，王允只不过鸠占鹊巢而已，朝廷里许多人都居心叵测。王允本人又性情刚戾，不懂得安抚人心，战斗力自然打了折扣。

凉州军团把长安城四面围住，城里面一片混乱，民众四散奔逃，兵丁满街乱窜，人员调集和物资运输都乱成一团，还有董卓的残余势力在到处搞破坏。勉强抵挡了十天以后，吕布手下有人叛变，开门引叛军入城，长安终于被攻破了。

吕布十分骁勇，与凉州军团展开激烈的巷战，可惜寡不敌众，最终败下阵来，只好带着残兵逃出了长安。

逃走之前，吕布曾经招呼王允一起走，但王允拒绝了，他要与汉室社稷共存亡。

王允扶着献帝登上宣平门城楼，城下人潮汹涌，献帝大声斥责城下的李傕等人。

李傕等人伏地磕头说：“董卓忠于陛下，却无故被杀，臣等只想为主人报仇，不敢危害国家，请陛下谅解。”

献帝只好让王允出来答话，王允也把这些反贼斥责一顿。

李傕等人反过来质问王允：“董太师何罪？你受太师恩惠，反而恩将仇报，结党营私，杀害朝廷要员，篡夺朝政，劫持皇帝，意欲何为？”

叛军已经把宣平门城楼团团包围，王允没办法，只好和献帝下来，接受叛军的控制。

这时候，李傕等人还不敢杀害王允，因为王允手下还有两个将领宋翼和王宏，分别屯驻在长安附近的左冯翊、右扶风，他们如果带兵包围长安，跟城里守军里应外合，李傕的军队未必能挡得住。

控制住王允以后，李傕就以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，征召宋翼、王宏入京。

按理说两人不可能上当，李傕发这个命令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不料王允任用的人实在太草包，两人竟然以“王命不可违”的理由响应征召，独自来到长安。

毫无悬念，宋翼、王宏一到长安马上被捉住杀了。

这下李傕等人就没有顾忌了，随后杀掉王允，灭了他的家族。所有响应王允的官员也遭到屠杀，关中再一次落入凉州叛军的控制之下，王允千辛万苦争回来的大好局面就这样丢失了。

李傕等人把王允暴尸于闹市，替董卓报了仇，也进一步收获了凉州叛军的人心。凉州叛军在他们号召下重新团结起来，继续荼毒关中百姓。

回顾王允从刺杀董卓到兵败身亡短短两个月的经历，其实他曾经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平定关中，挽救汉室。但他本人接连犯错，终于丢失了这些机会。

王允是才能卓著的老臣，也拥有对汉家社稷的一片赤诚之心，可惜他不是领导型的人物。他的才干仅限于协理朝政、维持秩序、打击不法分子之类。当把整个朝廷交到他手上以后，他缺乏领导才能的缺陷就立即暴露出来了。

他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预判能力，对整体局势把握不准，导致他遇到复杂局面的时候犹豫不决、举棋不定；他缺少人格魅力，不会团结各方势力；他看人也不准，总是所托非人；他还缺少心狠手辣、脸皮厚的品质，不会用空头支票诓骗敌人，不会在敌人中间挑拨离间。所有这一切，集中到他对待凉州军团的政策上，就是：刚性而缺乏变通。

面对桀骜不驯的凉州军团，王允拿不出任何可行的政策来消除他们的威胁，只好一直拖着，又对他们不够警惕，没有将出现的小型叛乱及时扑灭，造成了李傕叛军的意外崛起，以及长安的迅速沦陷。

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责怪王允。他本来不是王佐之才，拯救汉家社稷的重任本来不该由他一个人承担，他只是被命运推到了一个他把控不了的位置上。他尽力去完成时代交给他的任务，却力不从心。最后出现那样的结果，不能算他的责任，只能说是时代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人而已。

汉室朝廷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始终把王允定义为“忠义守节”的人物，后来逃脱凉州叛军的掌控以后，汉献帝下令把王允重新厚葬，对王允保卫汉室社稷的功劳给予了很高评价。

不过，王允的失败对于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来说，是一场真正的灾难。从这以后，东汉王朝和黎民百姓进一步坠入深渊，前方一场血腥风暴正在等着他们。

关中历劫，百姓蒙难

董卓虽然凶悍又残忍，但好歹是一代枭雄，是有正式身份的朝中权臣，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，所以基本的治理国家的工作还是要做的，他偶尔也能控制一下自己的私欲，安抚一下百官和民众的情绪。

而李傕、郭汜这些家伙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是真正嗜血的豺狼，世界上的一切人等——皇帝、官员和黎民百姓，在他们眼里都是猎物。

控制住献帝以后，这群野兽看到满地珠宝和美女，顿时再也遏止不住自己的兽欲了。他们在长安城里不分昼夜地掳掠，他们砸开每一道门窗，抢走每一袋口粮，在每一户人家搜寻女人，在每一所宅院里放火。无论皇宫内院还是寒门陋巷，无论皇亲贵戚还是贩夫走卒，都无法幸免。

长安城内的军民早已没有防卫能力，只能任由这群禽兽撕咬。死亡的阴云笼罩在城市上空，血腥气弥漫街头巷尾，尖叫声传遍每一个角落，人们死的死、逃的逃，尸体堆积满路，无人过问。没过多久，这座千年名都就几乎沦为了鬼城。

洛阳之后，长安也毁灭了，东汉王朝二百年积累的财富烟消云散，不可恢复。

现在，这座城里仅剩的一群活人，就是被软禁的汉献帝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百官。看着空荡荡的街巷，献帝和这些朝廷官员们欲哭无泪，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赶走匪徒，而是怎么生存下去。他们这群人，甚至整个东汉朝廷，都已经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了！

东汉朝廷已经名存实亡，不仅失去了对全国各地的控制，也失去了一切政治权利，现在他们只是一伙被劫持的人质，在凉州叛军的监管之下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

他们完全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为了生存，只能陪着笑脸去讨好那些凉州悍匪。汉献帝签署命令，把朝廷里那些曾经无比高贵的官职大规模送给凉州悍匪——

李傕为车骑将军，封池阳侯，领司隶校尉；郭汜为后将军，封美阳侯；樊稠为右将军，封万年侯；张济为骠骑将军，封平阳侯。四大悍匪分工合作，李、郭、樊三人共同把

持朝政，张济带兵出长安，到东部弘农郡屯驻，防备关东诸侯。

朝堂之上，率兽食人，朝中官员不是由凉州悍匪担任，就是受凉州悍匪控制，东汉朝廷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凉州黑帮。

这伙黑帮分子哪有心思去治理国家呢？他们根本不会承担管理者的责任。他们和他们的手下盘踞在关中各个据点，日常的任务就是去打家劫舍。粮草不足就去周围乡村扫荡一圈，兵丁不够就去老百姓家里强行抓人。于是整个关中地区都陷入恐慌状态，人民拼命向荆州、益州等地逃窜，关中的田地成片荒芜，城市农村一片萧条，那景象，真的如同曹操所描述的一般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”

对于关中的惨状，全国各地的诸侯们都很清楚，但他们现在都在忙着抢地盘，大家打成一团，人人自顾不暇，谁还管得了关中的事呢？索性连“奉诏讨贼”的戏都懒得演了，任凭凉州悍匪集团盘踞在关中，挟持皇帝，凌虐百姓。

公元192年，东汉王朝全面崩溃，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挣扎，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。

更令人绝望的是：乱世才刚刚开始！

第五章 曹操的创业之路

夺兖州

关东地区，袁绍、曹操、刘表联盟与袁术、公孙瓒、陶谦联盟的争斗正上演得如火如荼。

这是乱世初期，局势瞬息万变，舞台上的表演者走马灯似的换着，一支又一支人马崛起，同时，失败者纷纷退场。

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曹操集团的迅速崛起。

曹操集团的崛起首先是天下士人共同选择的结果，荀彧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荀彧出身颍川的重要士族荀氏，年少的时候就以才华闻名于当地，被称为“王佐之才”。

灵帝末年，荀彧在朝廷里担任守宫令，不久以后，董卓掌权，他辞官回到家乡。

他感到乱世即将到来，颍川处在天下中心，一定会遭受严重战乱，就带着家人搬到了冀州。

袁绍占领冀州以后，以很高的待遇招揽荀彧，荀彧到袁绍手下任职了一段时间，觉察到袁绍不能成大事，就离开袁绍，投奔到曹操那边去了。

曹操也给荀彧极高的礼遇，称他为“吾之子房”（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，字子房），荀彧从此在曹操手下，帮助曹操做出了许多英明决断，成为曹操争夺天下的重要助手之一。

荀彧的经历在士人中间特别有代表性。

乱世之中，讲究“贤臣择主而事”，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那些才子（寒门子弟因为没有受教育机会，很少能成才），特别希望找到一位值得辅佐的主人，来成就自己的一番功

业，同时保证家族的长期繁荣。他们奔走在各路诸侯之间，凭自己的眼光寻找有才干、有前途的诸侯去辅佐。所有这些士人共同选择的结果，使得诸侯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分化，这是决定天下走势的一股重要力量。

在这场竞赛中，曹操得到了最多士人的拥戴，这使他有充分的余地去挑选人才，他的手下逐渐汇聚起一群顶级人才，帮助他在各种重要关头做出正确抉择，以至于最后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。

曹操集团能够迅速崛起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选择了袁绍当盟友。袁绍在这个时期拥有最强大的资源，曹操和他联盟相当于搭上了顺风船，获得了许多珍贵的扩张机会。

公元191年，袁绍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——其实就是让曹操去把东郡这块地盘接下来。

东郡属于兖州，跟冀州交界，曹操占住这里以后，北方背靠袁绍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大胆向南方扩张。

但这么好一块地方可不是白送的，目前的东郡被黄巾军的一支分队——黑山军占领着，曹操要去当他的“东郡太守”，就得先把这些黑山军打败，把东郡抢过来。

东郡的黑山军又包括于毒、白绕、眭固等几支军队。另有南匈奴单于之子於夫罗也带兵在这一代流窜（具体位置在东郡以北的冀州魏郡），所以东郡的局势异常混乱，让原来的东郡太守苦不堪言。

曹操的军队一到东郡，立即展现出高人一等的战斗力，迅速打败了黑山军和於夫罗的兵力，把东郡局势稳定下来了。（这只是初步平定东郡，之后两年，曹操和袁绍继续作战，彻底扫清了东郡的黑山军势力。）

于是曹操的威名很快在兖州传播开来。

这时候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冲过来了。

兖州东部和青州地区，目前被超过三十万黄巾军盘踞着。青州黄巾是黄巾军的老牌劲旅，战斗力十分惊人，这些年来在青州、兖州、冀州等地四处流窜，跟袁绍、公孙瓒等部

发生过多次激战，是让各路诸侯谈虎色变的一支军队。

现在他们已经冲到了东郡旁边的东平郡，号称百万大军，震动了整个兖州。

兖州刺史刘岱（曾参与十三路诸侯讨董卓）亲自带兵与这支军队搏杀，结果大败，战死于沙场。

曹操手下的谋士陈宫看到了机会，赶忙建议曹操：“兖州已经成了无主之地，主公赶紧派人去游说州里的官员，让他们拥立你当州牧，把整个兖州接收过来。”

曹操便派陈宫去游说兖州的官员们。兖州的官员们正被黄巾军吓得瑟瑟发抖，听说曹操这样一个兵强马壮的集团想接管兖州，他们当然乐意，于是派人去东郡郑重其事地把曹操迎來，让他当了兖州牧（这时候的州刺史和州牧基本没区别，都是州里最高官员）。

长安那边的朝廷听说刘岱被杀的事，赶忙派了一个朝中大臣金尚来当兖州刺史，但迟了一步。曹操直接带兵拦截，杀退金尚，确立了自己对兖州的控制权。

曹操从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。

接下来便由曹操出面讨伐青州黄巾。

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。一开始，青州黄巾军表现得十分悍勇，连续打败曹军，曹操军队里人人惊恐。曹操披着铠甲，亲自到各处营帐挨个鼓励将士，终于把军心稳定下来。

公元192年十二月，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以后，曹操在兖州北部大败青州黄巾军，招降三十万军队，男女百余万口（史书上对于兵力和人口的记载往往有夸大，不能全信）。曹操把这支庞大的军队纳入自己麾下，号称“青州兵”。青州兵从此成为曹操手下的主力部队，为后来曹操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。

对青州黄巾的战争是曹操集团崛起的关键一步，但这样一次重要的战争，史书记载却极为简略，缺了许多细节。考虑到当时曹操实际上听命于袁绍，有理由推测：打击青州黄巾的过程中，袁绍应该给过支援，甚至不排除他亲自参与，但被史官刻意抹杀了。

追击袁术

招降青州兵以后，曹操的势力急速膨胀，已经成为仅次于袁绍的强大军事集团。于是中原地区的局势彻底变了，袁绍和曹操分别占据冀州和兖州，背靠背，一个向北，一个向南发起冲击，给袁术一方造成巨大压力。

对于袁术一方来说，曹操的异军突起是一个意外，这次意外事件在极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两大联盟的力量对比，使得天平彻底倒向了袁绍一方。

公元192年开始，袁绍、曹操联手，对袁术、公孙瓒、陶谦、刘备集团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作战。

双方的对决持续到第二年初。当时荆州刘表一直在后方阻截袁术的粮道，袁术被逼得受不了，只能主动出击。他一方面让公孙瓒、刘备等人牵制住北方的袁绍，另一方面自己亲自出动，放弃南阳，北上杀进兖州的陈留郡，紧挨着曹操，准备把曹操赶出兖州，同时召集黑山军和於夫罗助战（他们两支军队被赶出东郡以后，依然在跟曹操作战）。

兖州是曹操的根本，看到袁术来挑战，曹操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南下，对陈留的袁术军队发动进攻，首先便是攻打袁术手下将领盘踞的匡亭。

现在曹军的战斗力在各路诸侯里面已经是顶尖水平，他们一出手，对手便立即感到压力沉重。匡亭眼看守不住了，袁术紧急带兵北上驰援，结果跟匡亭守军一起被打败，向南夺路而逃。

曹操带兵迅猛追击，追到封丘，又一次打败袁术。

袁术再向南，逃到襄邑；曹操又追来，决水灌城；袁术的城池又失守，再次南逃。

逃到宁陵，曹操又追来，袁术只好再逃。最后逃到扬州九江郡的寿春，袁术杀掉扬州刺史陈温，自封为扬州牧，这才安顿下来。

这一连串战役，曹操连续追击六百里，把袁术从兖州、豫州一路赶到了扬州，彻底把袁术集团赶出了中原，杀得袁术心惊肉跳。从这以后，袁术只好盘踞在遥远的淮南地区，

再也不敢北上挑战曹操了。

这期间还出了一则有意思的插曲——远在长安的李傕听说了东部的情况，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，竟然忽然想跟袁术结盟，就派人到遥远的扬州封袁术为左将军、阳翟侯。

李傕派太傅马日磾到扬州，说要给袁术举办拜将、封侯的仪式。袁术一点儿也不客气，直接把马日磾的符节抢过来，把这帮人扣在扬州，给了李傕一个狠狠的下马威。

看来即使袁术这种人品很烂的人，也知道人类是不能跟禽兽沟通的。李傕和他背后的凉州悍匪集团，实在太招人恨了。

徐州屠城战

袁术被赶走以后，盘踞在徐州的陶谦就成了孤军，曹操开始对他下手。

不过徐州的争斗不仅是为了争地盘，还牵涉到个人恩怨，起因是三国时期一起著名的凶杀案。

曹操的父亲曹嵩辞官几年了，现在带着一家老小住在徐州的琅琊国。琅琊国以西是兖州的泰山郡，曹操在兖州站稳脚跟以后，就派泰山太守应邵去把全家人接来团聚。

这支浩浩荡荡的车队，带着一百多车家当开向泰山郡。不料，他们走到华县和费县之间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一支军队，截住他们这支车队，把曹嵩、曹嵩的小妾、曹操的弟弟曹德在内的一家老小全杀了，劫走了财物。

这起案子引起徐州和兖州两地轰动，具体内幕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。

一种说法是：陶谦怨恨曹操，暗中派兵拦截和杀害了他一家人。

另外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是：陶谦的将领驻守在费县附近的阴平县，这家伙贪图曹嵩一家的财物，不惜杀人越货，所以这起凶杀案并不是陶谦的主意，只能怪曹嵩一家命不好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：陶谦好心派手下张闾护送曹嵩，不料张闾见财起意，在路上杀了曹嵩全家，劫走财物逃走了。

真相是什么？可能连曹操本人都不知道。只能确定一点：凶手是陶谦手下的人，要报仇，只能找陶谦。

至于办事出了重大差错的应邵，他知道闯下了大祸，赶忙逃到袁绍那边躲避去了（后来曹操攻占冀州，但应邵已经死了，没能找他算账）。

曹操听到消息以后陷入狂怒状态，发誓要报仇，不仅让陶谦血债血偿，还要用徐州百姓的血来祭奠自己家人。

陶谦当然一口否认这是自己的主意，但没用，曹操对徐州的报复已经不可避免了。

公元193年秋，曹操举着“为父报仇”的旗帜侵入徐州，夺取十余座城池。

曹军势如破竹，迅速攻下了陶谦所在的彭城。陶谦一路败逃，最后逃到东部的郯县，徐州西部领土全部失守，徐州政府也被连锅端了。

因为是报仇，所以这次入侵跟之前诸侯之间的战争不同，曹军将士在徐州肆意掳掠，杀害了无数平民。彭城尤其惨烈，数万百姓被赶到泗水里面淹死，尸体堵塞了河道。

曹军围攻郯县，没能打下来，这才撤军。回去的路上曹军继续烧杀劫掠，鸡犬不留。曹军退走以后，整个徐州中西部，几乎再也见不到行人。

之前关中被董卓占据，百姓纷纷逃走，其中很多人就逃到了徐州，却不料他们最后还是倒在了曹操的屠刀下。乱世之中，生存之艰难，可见一斑。

徐州屠城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，后人评价历史上的杰出帝王的时候，即使有人想提名曹操，也会因他在徐州犯下的罪行而底气不足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第二年，曹操卷土重来，再次侵入徐州，攻下五座城池，一直打到东海边。然后他回过头来，再从东向西攻打郯县。

在郯县东部，曹操却碰上了刘备。

原来，之前公孙瓒派手下田楷担任青州刺史，又派刘备与田楷一起驻扎在青州。青州在徐州正北方，陶谦被曹操攻打以后，派人去青州求救，于是刘备和田楷一起到徐州帮忙来了。

刘备手下本来有一千多人，加上最近收编的冀州杂胡，还有路上收的一些饥民，算下来也有几千人马。陶谦特别看重刘备，又给了他四千兵马，他们想：这些军队加起来，应该能勉强挡一挡曹操。

这是刘备第一次参加诸侯间的大规模作战，也是第一次和曹操在战场上对决，刘、关、张三兄弟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

一交战，他们才发觉自己想得太简单了。曹操的军队经过连续几年作战，战斗经验极其丰富，更重要的是，曹操手下还有一大批当世奇才在辅佐，曹军行军布阵的能力，远远超过刘备的军队。刘备手下这点人，在曹操面前简直不值一提。

战斗结果一边倒，刘备被打得溃不成军，曹军一路追击溃败的刘备军队，一直追到了郟县西边的襄贲。

郟县失守，意味着徐州政府又一次被连根拔起，陶谦也只好夺路而逃，甚至打算放弃徐州，逃到扬州去躲避。

这场战争给刘备集团造成了巨大打击，曹操从此成为刘备的克星。之后很多年，刘备遇到曹操就败，被追得满世界跑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。曹操的压制，成为刘备集团始终不能成长起来的重要原因。

徐州也因此陷入全面危机，眼看要被曹操侵占了。

这时候一条意外消息从曹操后方传来，救了陶谦和他的徐州。

吕布来搅局

正当曹操即将拿下徐州的时候，后方却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——兖州背叛曹操了！曹操只能紧急撤退，赶回兖州灭火。

谁也没想到，兖州叛乱的主角是吕布。

吕布逃出长安以后，带着一百多号人，首先去投奔袁术，被袁术收留下来（当时袁术还在南阳）。

吕布手下的并州兵跟董卓的凉州兵类似，都有悍匪气息，到哪里都喜欢烧杀劫掠，到袁术这里仍然不老实，吕布也约束不住他们。

袁术看到他们这副德行，态度就变了，不想再收留他们。吕布待不下去，只好逃走，到附近的河内郡，投奔到并州老乡张杨手下。

张杨也是丁原的老部下，跟吕布是旧相识，现在他带兵驻扎在河内，名义上听命于李傕、郭汜控制的朝廷。

当时李傕、郭汜正在四处张贴榜文捉拿吕布，看到吕布来投奔，张杨的手下高兴坏了，都打起小算盘，准备捉住吕布去邀功。张杨却挺仗义，一直暗中保护着吕布。

对于张杨的一片苦心，吕布却不领情，反而怀疑他在图谋自己，于是又一次逃走，到冀州去投奔袁绍，又被袁绍收留了下来。

袁绍看中的是吕布的战斗力，当时袁绍正在冀州北部跟张燕的黑山军作战，便让吕布和他手下兄弟加入前线阵营。吕布他们果然骁勇，一连串战役下来，杀得张燕抱头鼠窜，立下了头功。

吕布以为自己一定会得到袁绍褒奖，回来以后，就请求袁绍给自己增加军队。哪料到袁绍看到他们如此英勇，怕自己辖制不住他们，又看到他们急着扩充军队，反而疑心起来。

吕布和他手下兄弟都是糙汉子，不管到哪里都咋咋呼呼的，不懂得收敛，所以总是不

能摆脱被人排挤的命运。

吕布也明白了袁绍的心思，知道这里待不下去了，于是主动请求袁绍派他去驻守洛阳，袁绍同意了。

袁绍心眼之小跟他弟弟类似，他表面上让吕布走，私下却起了杀心。他派三十名士兵护送吕布，暗地里却吩咐这些士兵半夜去刺杀吕布。吕布发觉情况有异，让这些士兵驻扎在营帐外，自己趁着夜色溜走了。

到这一步，吕布已经极度窘迫，几乎无路可走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再去投奔老朋友张杨，于是他又一次去了河内郡。

在去河内郡的路上，吕布路过陈留郡，遇到陈留太守张邈。张邈对吕布无比仰慕，两人把酒言欢，谈得十分投机，发誓要终生结为好友。

辞别张邈以后，吕布去到河内，再次被张杨收留下来。

吕布不知道，张邈对他那么客气，是因为正在谋划一次叛乱。

前两年，在陈宫的游说下，兖州官员们把曹操迎过来，让曹操当了兖州的主人。

然而兖州内部的局面却没那么简单，兖州本地的一些豪门对曹操这个外人并不服气。

双方具体的矛盾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但可以想象，他们私下一定经历过许多剑拔弩张的斗争。

张邈就是兖州豪门的代表之一。表面上，他跟曹操是极好的朋友。

当初十三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张邈也是诸侯之一，归属曹操统领。有一次，他得罪了袁绍，袁绍让曹操杀掉他，曹操直接拒绝说：“孟卓（张邈的字）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怎么能容不下他呢？现在天下未定，不宜自相残杀。”

曹操出征外地之前，对家人说：“我如果回不来，你们就去依靠孟卓。”后来曹操平安归来，张邈来迎接，两人手拉着手，相对垂泪。

张邈跟曹操的关系就达到了这种程度。

但张邈私下对曹操并不忠心，反而想把曹操赶出兖州。（史书对曹操做了大量美化，似乎别人跟曹操的矛盾都是别人的错，这点不能全信。）

另一个对曹操怀有异心的人是陈宫。

陈宫是帮助曹操拿下兖州的头号功臣，随后他却生了异心。具体的原因，史书也没有明说。

公元194年，曹操带兵征讨徐州，陈宫和张邈驻守兖州后方。

曹操没有对陈宫等人做太多防备，这让陈宫看到了机会，就教唆张邈道：“如今天下纷争，群雄并起，您掌握着兖州这样一块黄金地带，手握重兵，为什么还要听命于人呢？何不干一番大事业？吕布是当世豪杰，我们可以把他找来，一同控制兖州。”

这话跟张邈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于是张邈、陈宫、张邈的弟弟张超、曹操手下的从事中郎许汜、王楷共同做主，派人去河内郡把吕布请到了兖州来，奉为兖州牧，取代了曹操的位置。

张邈的想法好理解，群雄逐鹿的时代，谁不想当一方豪杰？但对于吕布来说，跟这些人合谋叛乱，是一记严重的昏招！

吕布之前已经把袁绍、袁术、李傕等人都得罪了，现在又公然侵占曹操的老巢，等于把天下各大势力都得罪了一遍，这是极不明智的！从此以后，吕布要么自己夺得天下，要么被各路豪杰排挤，再没有立足之地。

那么，吕布有能力夺得天下吗？实际上，就连兖州都不在他控制之下。兖州豪门既然想踢开曹操这个外来的主人，自己当家做主，又怎么可能让吕布这个外人来领导自己呢？所以吕布这个“兖州牧”，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尴尬的，本质上就是张邈等人画了一个大饼，诱骗他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已。

吕布连这样不靠谱的邀请都答应，已经决定了他后来败亡的命运。

徐州前线，曹操听说后方失火，大惊失色，赶忙停止追杀陶谦、刘备等人，带着军队就冲回了兖州。

兖州之乱

兖州的局势比曹操想象的更糟糕，张邈等人是蓄谋已久的，又得到大量兖州土豪的支持，他们刚一起兵，兖州各地就纷纷响应，同时叛变了曹操。

兖州的首府是鄆城，曹操出征徐州之前，让荀彧守住鄆城，另有夏侯惇在濮阳。荀彧听到张邈等人叛变的消息，把远在濮阳的夏侯惇紧急召到鄆城，濮阳所在的位置是陈宫等人的势力范围，夏侯惇因为撤得快，才避免了孤军被围的命运。

吕布随后进驻濮阳，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首府。

曹操听到这个消息，大笑说：“吕布不趁机据守东平（在兖州中部），截断亢父、泰山之间的道路（兖州中部到东部的道路），却屯聚在濮阳（在兖州西部），可见他不会有什麼作了！”

曹操的看法非常准确。吕布要占据兖州，首先就应该把兵派到兖州东部的泰山附近，凭借险峻的地理条件把曹操挡在兖州、徐州之间，陶谦、刘备等人再从徐州那边掩杀过来，那么曹操就危险了。

现在吕布却占据濮阳，濮阳属于东郡，在兖州最西边，据守这里，等于把兖州大部分地区暴露给曹操，让曹操可以轻松赶回兖州，跟鄆城的荀彧会合。鄆城在濮阳以东，曹操一旦跟荀彧会合，就把吕布逼到了兖州最西边的角落，形势就完全不同了。

荀彧明白鄆城的重要性，所以调集一切资源，在曹操赶回来之前，拼死守住城池。

当时兖州各地人心惶惶，各大城池纷纷叛变曹操，鄆城本地的官员也在谋划归附张邈。而曹操的主力部队都在徐州，一旦鄆城叛乱，荀彧根本没法镇压。夏侯惇回来以后，跟荀彧合作，一夜之间杀掉几十个头目，才把一场蓄谋中的叛乱压下去了。

除了鄆城，兖州还有范县和东阿没有叛变，两座城都在鄆城以北不远处，荀彧派程昱紧急前往范县，游说县令靳允。

程昱费了一番苦心，终于说服靳允忠于曹操。当时吕布派来招降靳允的人已经到县里

了，靳允把他迎进城，派伏兵杀掉他，范县局势才稳定下来。

程昱又派兵到黄河上的渡口拦截吕布的军队，然后来到旁边的东阿，跟东阿县令一起防守城池，终于把东阿也守住了。

叛军的根据地在兖州西部。鄆城、范县、东阿由南到北，一字排开，挡在黄河边，把叛军堵在了兖州西部；东部的各个城池虽然都已经叛变，但他们跟叛军联合不起来，所以兖州的局势虽然看着凶险，却始终没有彻底脱离掌控。

荀彧和程昱坚守三座城池，成为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关键。所以曹操回来以后对荀、程两人极为感激，抓住程昱的手说：“要不是多亏了您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。”

曹操大军回到鄆城以后，随即调集兵马，扑向吕布盘踞的濮阳。

曹操以为大局已定，有点放松警惕，不料这回却吃了大亏。

曹军刚到濮阳，城里的豪门田氏就响应曹操，打开城门，曹操便带人径直冲进了城里。进城以后，曹操又来一个“破釜沉舟”，放火把身后的城门烧了。

不料吕布早有准备。

曹操一冲进城里，便正面撞上吕布大军。吕布用骑兵冲击曹操的青州兵，青州兵迅速崩溃，后方曹军猝不及防，被冲得七零八落。回头一看，城门又燃着大火，士兵们冲不出去，被堵在门口，现场一片混乱。连曹操都被烧伤了手掌，弄得灰头土脸，狼狈不堪。

慌乱中，吕布的人截住曹操，问：“曹贼在哪里？”

曹操把手一指：“那边骑着黄马的就是。”

于是吕布的人一窝蜂冲过去追击骑黄马的人，曹操这才逃脱了。

这次战争期间还上演了一场经典对决。

当时有一场战役，双方在濮阳西边遭遇，吕布亲自冲在最前面，凭借万夫不当之勇，跟曹军人马展开大战，从早到晚，不分胜负。曹军阵营这边，曹操许诺重赏，招募了一支

敢死队，由典韦带领，去抵挡吕布的前锋。

典韦是当世无双的悍将，他拿着十几把撩戟（一种用于投掷的短枪）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敌人来到十步以内再告诉我。”

吕布的军队疯狂放箭，天空下着箭雨，铺天盖地，日月无光。

片刻之后，身边人说：“十步了！”

典韦大叫道：“五步再告诉我！”

身边人等不及了，急得大喊：“五步了！”

典韦暴喝一声，身体猛然腾起，把手上的撩戟一支又一支地扔出去，前方无数敌人应声倒地，惨呼声一片。

经过一番苦战，典韦他们终于杀退了吕布的军队，立下了奇功。

典韦因此一战成名，受到曹操的格外重视。曹操把他封为都尉，让他随时跟在自己左右，相当于保镖的角色。典韦也忠心耿耿，尽力护卫曹操，成为曹营里一员名将。

濮阳城里的挫折让曹操认识到：吕布无论统领军队还是冲锋陷阵都相当有能力，绝不能小看。所以他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想法，在濮阳附近扎下营来，开始修造攻城器械，准备打一场持久战。

吕布那边也十分顽强，把一座濮阳城守得滴水不漏，无论曹操怎么进攻都找不到破绽，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百多天。

那是东汉末年最黑暗的时期。长安、洛阳都已经被毁，关东各地又被各路军阀割裂开来，相互之间的交通都被截断，全国各地一片混乱，没有人去维持秩序，任凭人民自生自灭。

从燕赵到淮扬，处处烽火，没有一寸安宁的土地，民众四处逃窜，大片农田荒芜，带甲的兵丁流窜在各个村落，没日没夜地搜刮粮草和抓捕青壮年劳动力。

这种情况之下，全国经济都崩溃了，每一处粮仓都空空如也。这一年又赶上大规模蝗灾，许多地区的庄稼颗粒无收，于是，每一座村庄都陷入了饥饿状态，人吃人的场景在各地频繁上演。

最后连曹操、吕布这种大军阀都搜刮不到粮草了，双方无力再战，只好各自休兵。

之后几个月，曹操在鄄城，吕布在山阳，暂时相安无事。

这期间还出了一则插曲——远在冀州的袁绍听说曹操丢了兖州，就派人告诉曹操，自己可以帮他对付吕布，但要他把全家老小送到邳城去当人质。

曹操虽然已经弹尽粮绝，但还是听了手下的建议，没答应袁绍的提议。

公元195年春天，曹操重新筹集到了粮草，于是再次调集大军，对吕布发起进攻。

而吕布那边，显然还没能解决粮草问题，战斗力大打折扣。

这个时期，吕布盘踞在兖州南部，以山阳郡为中心，曹操在兖州中部，据守鄄城。

曹操的鄄城始终如同一颗钉子，牢牢扎在兖州核心部位，不管吕布往哪个方向突击，都绕不开。

曹操吸取之前的教训，稳扎稳打，从北向南，一座座地收复被叛军占领的城池。年初，攻克定陶，闰四月，攻下巨野，威逼吕布的山阳郡。

吕布和陈宫倾巢出动，想收复巨野，却中了曹操的埋伏，全军覆没，于是他们再也无法抵挡曹操了。吕布只好带着张邈、陈宫逃向了徐州。

这时候只有最南端的陈留郡还没有收复。张邈的弟弟张超带着全家老小驻守在陈留的雍丘抵抗曹操，曹操随即带兵包围了雍丘，经过半年苦战，终于攻克雍丘，杀掉了张超和他一家老小。

而张邈去寿春找袁术搬救兵，半路上却被自己的下属杀了，救兵当然也没搬来。

当年十月，长安的朝廷拜曹操为兖州牧，正式承认了曹操对兖州的占领。

经过一年半的苦战之后，曹操终于收复兖州，解除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，同时也在诸侯混战中站稳了脚跟，取得了一个有利的位置。

从这以后，除了袁绍以外，就没人能触动曹操的根基了。

兖州处在天下中心，曹操从这里出发，开始向周围扩张，首先便是南边的豫州。

豫州的大部分目前被黄巾军占据着，这些黄巾军分成很多分支，由各自的头目统领着，实际上就是山头林立的一群土匪。公元196年二月，曹操对这些土匪巢穴发起攻击，很快打败了他们，把他们都招降到了自己手下，于是豫州的大部分也落入了曹操的掌控之下。

豫州西部有个叫许县的地方，位置十分重要，曹操随后带兵驻扎到了许县，把这里作为自己的总部。接下来，他有一件大事要完成.....

第六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

匪帮内讧，天子落难

凉州悍匪集团目前有三个头目控制着朝廷，分别是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。另有张济带兵驻扎在陕县。

李、郭、樊三人都拥有“开府”的特权，也就是在朝廷之外，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官僚系统，可以任免自己的官员，这是最高级别的特权。

于是李、郭、樊三人和当朝“三公”一起被称为“六府”。

但三个悍匪十分霸道，强行把官吏任免权攥在自己手里，把“三公”都抛到了一边，所以朝廷的权力完全是把持在他们三人手上的。

不过，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。

匪帮内部打架斗殴是常事，三个悍匪相处久了，自然会闹出矛盾。

矛盾首先来自他们的凉州老家。

凉州目前被马腾、韩遂控制着。当初董卓占据长安以后，招降了两人，于是两人名义上听命于董卓集团，算是董卓集团的外围势力。董卓败亡以后，两人又听命于李傕控制的朝廷。

公元194年初（张邈、陈宫背叛曹操的同一时期），马腾带兵到长安，把军队驻扎在霸桥，自己去朝觐献帝。

这期间，据说马腾为了一些私事请求李傕，具体什么事外人不知道，反正李傕没同意。于是马腾大怒，带兵跟李傕对峙。

凉州那边，韩遂听说马腾跟人闹起来了，赶紧跑到长安来劝架。到了长安，听到马腾描述前因后果以后，韩遂也大怒，不仅不劝架了，反而跟马腾合兵，一起攻打李傕。

李傕派樊稠、郭汜和自己的侄儿李利去应战，在长平观打败马腾、韩遂联军。马、韩

两人只好带着残兵逃回凉州，樊稠等人在后面紧追不舍。

韩遂眼看快被樊稠追上了，就对樊稠说：“天下局势还未可知，我跟您是老乡（两人都是凉州金城人），我们现在是敌人，以后万一会合作呢？来，我们好好谈谈！”

于是樊稠勒住马头，叫士兵离得远远的，自己和韩遂单独谈判。两人抱着肩膀，有说有笑，聊了很久才分开。

李利跟樊稠早就有矛盾，这场面被他看在眼里，他回去以后就向李傕告状，把之前的场面添油加醋描述一遍，提醒李傕道：“樊稠这小子怕是想跟敌人勾结。”还说，樊稠如何如何蛮横，曾经当众骂他等等。

李傕听得无名火起，开始对樊稠猜疑起来。

不过，樊稠跟韩遂谈话的事完全出自李利的描述，真相怎样很难说，李傕也没有因此就对樊稠动手。

另一方面，李傕也觉得跟马腾、韩遂的战争毫无意义，所以一个月以后就让献帝下诏赦免两人的罪过，还把两人封为将军。凉州集团内部的一场冲突就这样勉强遮盖过去了。

李傕跟樊稠更严重的矛盾还是来自对资源的争夺。

当时的长安已经沦为地狱。在李傕为首的凉州匪帮破坏下，城市的正常运转已经完全停止了。于是饥荒四处蔓延，粮价高到惊人的程度，一斛谷五十万钱，一斛麦二十万钱，城里到处是人吃人的场景，白骨堆积满路，尸臭遍布全城。

这种情况下，李傕他们的军队自然也陷入饥饿状态。为了活命，这些悍匪更加肆无忌惮地到处抢劫。同时，仅存的一些老百姓也被迫变成劫匪，为了争夺食物，人人都沦为野兽，打斗和劫杀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

最后连李傕他们都感到局面失控了，只好把长安划为三个片区，由李、郭、樊三人的军队分别管理，或者说，分别抢劫。

但严重缺粮是绕不开的问题，三支军队虽然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，还是免不了僧多

粥少，仍然会频繁发生争执，跨境抢劫的情况时有发生，这导致三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裂痕。

公元195年初，樊稠感到再这样下去双方的矛盾马上会爆发了，便说自己想带兵去关东，请求李傕拨给他一些兵马，让他离开这片是非之地。

李傕当然不会就这样让他带着军队走，但把他留下确实也很危险。李傕想来想去，干脆下黑手，直接解决掉这个难缠的家伙。于是他就请樊稠、李蒙来参加会议，在会议上当场打死了樊、李两人，顺便把两人的军队兼并了过来。

这是凉州匪帮分裂的开始。匪帮的其余首领看到李傕杀自家人如此果断，心里都在打鼓，纷纷盘算起自己的退路来了。

没过多久，李傕跟郭汜的矛盾也爆发了。

当时，李傕经常请郭汜到自己家里喝酒，喝得晚了，就留他在家过夜，没想到却引起郭汜老婆的不满。郭汜老婆怀疑这两个家伙是不是在一起跟姬妾淫乱，就想离间他们两人的关系。

有一次，李傕送给郭汜一些酒菜，郭汜老婆把里面的豆豉挑出来，一粒粒给郭汜看，说：“看吧，这都是毒药！我就说一山不容二虎，现在李傕果然下毒害你。”

郭汜便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。

几天以后，李傕又请郭汜去家里喝酒。郭汜喝得晕乎乎的，开始说胡话，说要去找粪水来喝，因为粪水可以解酒里的毒。李傕一听：“什么？你以为我酒里有毒？”不禁勃然大怒，当场跟郭汜吵了起来。

两个悍匪头目谁都不是省油的灯，说干就干，马上点起各自的兵马，就在街上开始打起来。

现在凉州匪帮的军队全控制在李傕、郭汜手里，两人一打起来，所有军队都卷入了战争，于是两人的对决迅速演变成了长安城里的大规模战乱。已经残破不堪的长安城，再次遭受蹂躏。

汉献帝和朝廷百官眼睁睁看着这一切，当然不敢去阻止，反而更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了。

果然，战火迅速烧到了朝堂之上。

郭汜首先动起歪脑筋，想把献帝劫持过来，用来威慑李傕。不料计划泄露，李傕抢先一步派兵包围了皇宫，强行把献帝、后宫妃嫔和满朝文武“请”到了他的军营里面。

既然撕破脸，也就不必装模作样了。李傕随后派兵马洗劫皇宫，把宫里仅剩的一些美女、珍宝、山河舆图、典籍图册一车一车地拉回自己的军营，带不走的珍宝就砸掉，然后一把火把皇宫和各种政府机构烧成了灰烬。

被劫走的珍宝和书籍，后来也都消失在战火中了。

东汉王朝最后的一点财富和文明成果，终于就此消散。

献帝等人都成了李傕的人质，他们请求李傕让他们去说服郭汜，让双方停战，李傕同意了。于是献帝派出十多名位高权重的大臣，由太尉和司空两位高官领着，去郭汜的军营里游说。

正在气头上的郭汜哪里听他们的劝说，反而把这些人全部扣下来，变成了自己的人质。

李傕听到回报以后，气得跳脚，加紧进攻。

于是，李傕绑架皇帝、后妃，郭汜扣押公卿大臣，双方继续开打。

局势陷入彻底的混乱，长安城里到处火光冲天，两支悍匪在废墟上打成一团，百姓四处逃命，箭矢漫天飞舞，甚至有流矢飞到了献帝的卧室里。

献帝的处境十分凄惨，他和伏皇后、宋贵人一起被关在北坞的宫殿里，门口有重兵把守，禁止任何人进出。宫里的食物早都耗尽了，连喝的水都没有，又正值盛夏，十分难熬。献帝看到下人们又饥又渴，都撑不住了，就请求李傕赐一些米和肉，说要赏给下人。李傕瞪着眼睛说：“每天早晚两次给你们送饭，还要什么米？”只让人丢给献帝几根牛骨

头，都是发臭的，根本不能食用。

献帝又羞又气，却又听说李傕想把他们这些人迁到长安附近的池阳去，献帝更加惊恐。他知道，这群悍匪的所谓迁移就是“死亡行军”，只好赶忙让司徒赵温（少数没有被郭汜扣押的官员之一）写信给李傕，请求李傕改变主意。

李傕收到书信以后暴跳如雷，一脚踹翻赵温，幸亏他的堂弟李应竭力劝谏，李傕才没有杀掉赵温。不过迁移皇帝确实是件很麻烦的事，所以最后李傕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。

从当年三月开始，献帝和百官就一直被关押着，他们一直在饥饿和恐惧中艰难度日，只能祈求这场灾难尽快过去。当年六月，终于传来好消息：驻扎在陕县的张济到长安来了，准备调解李、郭两人的纠纷。

汉室遇劫，献帝逃亡

两个悍匪打了四个月，死伤数万人，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了，军粮也彻底耗尽，所以当张济的兵马雄赳赳地开进长安的时候，李、郭双方都有点儿心惊，生怕他是来趁火打劫的。

张济的威慑起了作用，在他的调解下，李、郭同意暂时休战，双方交换各自的女儿做人质，然后把献帝和百官放了出来。

张济想把献帝迁到自己驻扎的弘农郡去，献帝却说，他想回洛阳。

听到献帝的要求，李傕破口大骂，坚决不同意。于是朝廷官员只好不断去恳求，反复求了十多次之后，李傕才同意放献帝回洛阳，还把之前抢走的皇宫器物还给了他。

李傕连续做出让步，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几个月的内讧消耗了他许多兵力，手下将领杨奉等人又叛变了，现在他的实力明显下降，在张济等人的压迫下，他有点儿心虚，这是献帝能逃脱的关键原因。

当年七月，衣衫褴褛的献帝和百官，在杨奉、郭汜、杨定、董承的护送下，踏上了东去的道路。

这是一段无比艰难的路程。从长安到洛阳的这条道路，早已经是一片荒芜，一路见不到人烟，更不会有歇脚的地方。献帝他们连车马都备不齐，除了献帝和几个后妃以外，其他人都只能徒步，许多人连鞋袜都没有，赤脚走在泥泞地上。

更大的问题在于食物短缺，甚至连水都没有一口。从献帝以下，人人都饿得眼冒金星，却一刻也不敢耽搁，像逃离虎穴一样，拼命奔向东部。

体力不支的，就地倒下，不会有人来搀扶，甚至不会有人多看一眼，所有人都在顾着逃命，大家甚至暗暗庆幸：少一个人就多出来一份口粮。这是乱世，无论公卿还是百姓，都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只有在死亡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。

看着长安的烟尘渐渐消失在视线里，人们都松了一口气，有一种死里逃生的轻松

感。“这就自由了吗？”人们有点儿不太敢相信，仿佛一切都是梦幻。

果然，汉室朝廷的劫难远远没有结束。

当年十月，就要走到华阴的时候，郭汜突然翻悔了，他半夜在献帝住的地方放火，想再次把献帝劫走。

关键时刻，杨奉、杨定、董承三人团结一心，联手打退了郭汜。郭汜眼看占不到便宜，只好带着手下人马逃回长安去了。

人们惊出一身冷汗，赶紧上路。前面不远便是华阴了，凉州集团的另一名悍将段煨就驻扎在这里。

段煨是忠于朝廷的，他带着手下人马出来，以极其隆重的礼节迎接献帝和百官，献上食物和饮水，手牵着手慰问他们。献帝他们这些人三个月来没吃上过一顿饱饭，没睡过一次安稳觉，直到这一刻，才终于有机会好好休整一番了。

不料，真正的劫难这时候才来临！

杨定也是董卓的老部下，跟段煨有些过节，他现在看到段煨，不禁恶向胆边生，一把打掉段煨送的食物，告诉献帝他们：“段煨是来害你们的，别信他！”随后带上自己的人马就跟段煨的人打了起来。

段煨一边继续招待献帝和百官，一边迎战，两拨人马打得难解难分。

长安那边，李傕、郭汜听到消息，号称要替段煨撑腰，马上点起兵马追了上来。

看到李傕他们来了，献帝这伙人吓得面无人色，躲又无处躲，只能眼看着他们战斗。

李傕、郭汜的兵马很快打败了杨定，杨定落荒而逃，流亡到荆州去了。

献帝这边只剩下了杨奉和董承，势单力孤。张济看到了，马上也翻脸，跟李傕、郭汜会合，一起来劫持献帝，双方在东涧展开一场大战。

杨奉、董承这点兵马，怎么挡得住凉州三大悍将联手的兵力？尽管拼死力战，还是很

快败下阵来。

献帝带着百官拼命逃窜，李傕、郭汜、张济在后面追杀。三大悍将这次彻底发狠了，把文武百官当成猎物，见一个，砍一个。这场屠杀极其惨烈，百官死伤无数，后妃、宫女许多都沦为三大悍将的俘虏，从长安带来的典籍、器物也全部丢失了。

献帝身上已经一无所有，只能带着剩下的一些侍卫在荒郊野外露营，杨奉、董承也已经弹尽粮绝了，没办法，只好派人去向李傕请求投降。

但他们这是缓兵之计，暗地里，他们正在派人去联络附近的白波军（黄巾军的一个分支）。

杨奉这人来历很复杂，当年他本来是白波军的将领，后来投靠了董卓，董卓死后，他又投到李傕手下，所以跟白波军的将领很熟。

目前有几支白波军的人马盘踞在附近，分别由李乐、韩暹(xiān)、胡才率领，另有南匈奴右贤王也在附近，杨奉从他们那边借来几千名骑兵，转身杀向李傕等人。

李傕等人根本没想到会突然蹿出来这样一支队伍，被杀个措手不及，损失了几千人马，只好丢下财物，带着残兵落荒而逃了。

杨奉、董承和白波军、右贤王共同护卫着献帝前进，可李傕那伙悍匪哪有那么好对付？没过几天，他们又纠集起一拨人马杀了过来，双方再次大战。

这次战斗更加惨烈，双方都是久经沙场的新牌悍匪，一上战场便追着敌人猛打，不死不休。最后双方都杀红了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见人就打，从东涧开始的四十里官道上，喊杀声连绵不绝，尸骨堆积成山。献帝的车队被冲得七零八落，百官又一次遭到惨烈屠杀，后妃、宫女也被双方争抢，伤亡惨重。

杨奉等人拥着献帝，边打边逃，付出重大牺牲之后，他们终于来到陕县，但最后还是被敌人包围了。

当时情况极其危急，李傕、郭汜带兵围住献帝的营帐，几千人在外面喊打喊杀，献帝身边护卫的兵力已经只剩几十人了，都已经疲惫不堪，眼看要被敌人全歼了。

陕县往东，到洛阳还有三百里，继续走下去显然无法摆脱追兵。这里靠着黄河，黄河对岸是白波军盘踞的河东郡，杨奉和董承商量以后，决定冒险渡河，到黄河对岸躲避追兵。

白波军将领李乐先渡河，到对岸准备好了船只，再趁夜色开回来，举起火把，让献帝等人登船。

献帝等人来到黄河边，却发现岸边是十余丈高的悬崖，险峻异常，只好用布结成绳子，把人吊下悬崖去。

献帝先下到船上，然后是伏皇后、宋贵人、朝廷“三公”，这些人上船以后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后方喊杀声响起，敌人正拿着火把追过来。

来不及了！岸上的人们像疯了一样扑向河边，数千人的尖叫声响彻夜空，有人连滚带爬攀下悬崖，有人抓着树枝慢慢摸索，有人干脆直接跳下去，更多的人则是被人推着坠下了黄河。一时间，山崖下面堆满了尸体和残肢，锦袍和冠带散落满地。

渡船已经装满了，后面的人还在死命爬上来，一双手抓住船舷，董承、李乐他们拿着各种兵器疯狂砍、砸、剁。随着一声声惨呼，无数人掉进了河里，断掌、断指飞得到处都是，血水顺着船舷流下来，灌满了船舱。

渡船终于开动了，船上只剩献帝、皇后、贵人、太尉杨彪、皇后的父亲伏完、杨奉、董承等数十人，其余的人都落在了后面，死的死，残的残，剩下的都做了李傕、郭汜的俘虏。

当时正是隆冬，寒风凛冽，一船人冻得瑟瑟发抖，几乎撑不过去。天明时分，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，杨奉、董承搀扶虚弱不堪的献帝登上河岸，这里已经是河东郡了。

又走了几个时辰，来到大阳县，李乐的白波军已经等在那里了，大家一起恭迎皇帝驾临。不一会儿，一支衣着鲜明的兵马开了过来，原来是河内郡（河东郡以东是河内郡）太守张杨（曾经收留吕布）派来给献帝送粮草的，看来食物问题也解决了。

一直到这时，献帝他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

献帝坐上一辆牛车，来到河东郡首府安邑。河东太守王邑派人来求见，随手给献帝送了点儿礼物，献帝便在安邑驻扎下来，当然也不忘给王邑、张杨等人都封了官。

虽然暂时安顿下来了，可这时候的东汉朝廷简直寒酸得像个笑话。

献帝连个像样的住所都没有，只能住在茅草屋里，就坐在泥地上召集百官“上朝”。外面的篱笆门大开，士兵们趴在篱笆上围观，互相打闹，笑成一团。将领们也懒得来朝见，最多派两个丫鬟来问一问情况，或者送两壶老酒当贡品，顺便要献帝给他们封官。外面的侍卫又拦住不让他们进，于是双方对骂，粗口满天飞……

东汉朝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苟延残喘着，真是狼狈之极。

献帝这个皇帝已经当得毫无尊严，但尊严事小，性命事大，现在献帝整天担心的还是黄河对岸的李傕、郭汜。李傕、郭汜只要一天不撤兵，献帝就一天不安心。

献帝派太仆韩融去向李傕、郭汜求和，好说歹说，终于说得两个悍匪通融，表示不再追杀献帝了，顺便还把劫持的官员、后妃等人放了回来——当然，其实两个悍匪根本没能力渡过黄河来杀人，毕竟黄河这边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所以干脆做个顺水人情，放过献帝算了。

到了这时候，献帝才真正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

对于东汉朝廷的窘境，天下豪杰都看在眼里，大多数人要么幸灾乐祸，要么事不关己、冷眼旁观。只有极少数英明人士看到：这后面存在一个极其珍贵的机会……

争夺汉家天子

献帝到河东以后，赶忙跟群臣商议：能不能找个有实力的军阀来保护朝廷？

他们首先想到吕布。吕布算是王允的继承人，而献帝把王允看作保卫汉室社稷的忠臣，那么找吕布来保护朝廷应该可以？

献帝给吕布发去诏书，要他来护驾，可没想到，吕布现在落魄到自身难保了，根本拿不出兵马和粮草来接济朝廷。他只能回信向献帝请罪，表示爱莫能助。献帝没办法，只好找别人。

这时候关东最强大的军阀是袁绍，按理说找袁绍护驾最合适。

可之前袁绍已经把事情做绝了，不仅计划立刘虞为皇帝来取代献帝，甚至造谣说献帝不是灵帝的儿子，现在要他改口拥护献帝，双方都十分尴尬。

其实袁绍手下也有人希望双方能和解，谋士沮授就劝袁绍：“以您的资源，去把皇帝迎来，好好养着，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，谁还能跟您竞争？”

可惜，袁绍却没看到这背后的巨大利益，没采纳这个建议。

同一时期，许县那边，曹操手下的谋士们也在激烈争论要不要奉迎献帝。荀彧的态度最明确，他劝告曹操：“主公您一直对汉室忠心耿耿，又有匡扶天下之雄心，现在汉室遭难，正需要您的救助，这正是您建功立业、收服人心的大好机会，不能错过呀！”

曹操的想法不太一样，他并不像荀彧那么在乎汉室朝廷的命运，但他明白：奉迎献帝确实有政治上的巨大好处，这是不容错过的机会。所以他很快拍板决定：以“匡扶汉室”的名义去迎接献帝。

当然，曹操如此迅速地决定奉迎献帝，也是因为献帝那边有人在暗地里跟他联络，请他过去。

护送献帝到河东的将领主要是杨奉、韩暹、董承，后来河内太守张杨也加入进来。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保卫汉室江山的头号功臣，几个糙汉子都是狠角色，谁也不服谁，

没过多久就闹出各种矛盾。

其中，韩暹和董承的矛盾最激烈。

韩暹是白波军的重要头目，是不折不扣的土匪。河东本来就是他的地盘，他身边有无数兄弟撑腰，手下又有许多兵马，所以他十分嚣张。

董承的地位很特殊，他是董太后的侄儿、汉灵帝的表兄弟，他的女儿又是汉献帝的贵人，所以他是外戚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身份高贵。他同时又是董卓的女婿牛辅的老部下，是凉州军团的将领之一。这样的身份，决定了他跟杨奉、韩暹这种草寇格格不入，同时还极端高傲，恨不得把整个朝廷掌控在自己手里。

杨奉是韩暹的老战友，所以在韩、董两人的冲突中，杨奉更偏向韩暹一方。

而张杨是朝廷里的老一辈官员，自然跟董承更亲近一些。

双方的矛盾集中在对献帝的争夺上：董承、张杨想送献帝回洛阳，韩暹和白波军首领们却想把献帝留在河东。当然，他们双方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，都希望把朝廷建立在自己的地盘上，方便自己控制朝政。

公元196年二月，双方终于撕破脸。

韩暹直接发兵攻打董承。董承手下没多少兵力，只好逃走，到河内投奔张杨去了。

张杨跟董承商量：“皇帝绝不能留在河东！不管白波军同不同意。我们先去把洛阳皇宫建起来再说。”于是，由张杨主持，董承现场指挥，又从荆州刘表那边借来士兵，开始在洛阳重建皇宫。

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，重建皇宫的资金也严重短缺，只能尽量减省，从废墟里捡些木料、石材，随随便便盖几座宫殿就完事，所以仅仅几个月就盖好了。

献帝得到新宫殿建成的消息以后，派人到杨奉、韩暹那里，好说歹说，才说动他们放自己回洛阳。

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。双方约定：献帝到洛阳以后，张杨回自己的河内去驻扎，杨奉

带兵驻扎到梁县，双方都把军队调离洛阳，韩暹和董承则留在朝廷里，共同把持朝政。

当年七月，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以后，献帝终于重新回到了洛阳。看着这座满目疮痍的“鬼城”，献帝满怀悲愤，往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，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过？没人知道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
献帝好歹有几间宫殿可以居住，百官们就惨了，只能住在瓦砾堆里，食物和饮水都不能保证，整日饥寒交迫。从尚书郎以下，人人都需要出去采野菜充饥，许多官员都撑不住，饿死在了废墟上，还有很多官员被乱兵劫杀，莫名其妙就进了失踪人员名单，也没人去追究。

只有韩暹和董承活得滋润，两人不必为衣食操心，在洛阳放开手继续争权。韩暹依旧嚣张，董承依旧如履薄冰。

不过韩暹并不知道，董承悄悄留了一个后手——他早就跟兖州的曹操搭上线了。

曹操想拿献帝当手上的一张牌，董承想借曹操的力量抗衡韩暹和白波军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偷偷商量好了对策。

张杨手下的谋士董昭暗地里已经投靠了曹操，曹操秘密联系他，让他递给杨奉一封书信。在信里，曹操连吹带捧，把杨奉大大地夸赞了一番，表示自己愿意当杨奉的外援，帮杨奉挤掉竞争对手。

这封信太丢曹操的脸了，所以曹操集团假装不知道这件事，后来瞒不住了，就把一切都甩给董昭，说这封信是董昭冒充曹操写的。（史书记载：董昭十分仰慕曹操，在曹操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自作主张，冒充曹操写信去拉拢杨奉。但推敲起来，董昭应该是曹操的线人，这封信应该是曹操命令他写的。史书为了美化曹操，隐瞒了真相。）

杨奉收到这封信以后，喜不自胜，马上表示愿意当曹操的盟友，还上表替曹操讨来了“镇东将军”的封号。

杨奉的兵马是白波军里面最强的，他支持曹操，韩暹便无法阻挡曹操进京了。

董承随后在朝廷里面运作，秘密召曹操到洛阳“清君侧”。

曹操接到诏令，立即带着大军来到洛阳。他进入宫里，直接来到献帝跟前，献上事先写好的奏折，控诉韩暹、张杨的罪行，请求献帝严厉处置两人。

韩暹一看势头不好，连忙逃往梁县，投奔杨奉去了。张杨虽然没受到处罚，但他远在河内，自然也被排挤出了朝廷高层。于是朝政大权便落到了董承和伏完这帮外戚手里。

事情还没完——正当董承庆幸自己的计谋得逞的时候，曹操那边马上又提出一个新建议：洛阳残破不堪，不适合天子居住，请天子移驾许县，接受曹操奉养！

曹魏的关键决定

董承傻眼了，自己费尽心力，却给曹操做了嫁衣，但现在曹操的大军就在洛阳，由不得他说话，他只能暗暗咽下这枚苦果。

对于献帝来说，跟着曹操走当然是不错的选择。现在他面临的两个大问题——安全和物资供养，曹操都可以替他解决。虽然明知道去了那边就是傀儡了，但留在洛阳又能好到哪里去呢？

对于朝中公卿和各路将领来说，搬到许县有吃有喝，留下来只能饿死，为什么不去呢？

所以曹操的提议一出来，几乎没人反对。

这次迁都非常简单，洛阳这边就是几间破屋子，没什么需要搬的，人搬过去就行了。曹操随后让人开来一支车队，载上献帝和满朝公卿就走了。

梁县那边，杨奉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被曹操利用了，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，和韩暹一起带着军队去追击曹操和献帝。

曹操早就料到了这一招，在阳城山设下埋伏，打得两人大败而逃。不久以后，曹操又直接派兵攻打梁县，端掉了两人的老巢，两人只好逃到淮南投奔袁术去了。

后来杨奉跟韩暹在徐州一带当流寇，招惹到刘备，杨奉被刘备杀掉，韩暹则逃往并州，在小沛附近的杼秋县被当地军阀杀掉。张杨则在两年后被自己属下杀掉，手下军队全部投降了曹操。

之后几年，李乐病死，胡才被仇家杀死，白波军群龙无首，逐渐就分崩离析了。

至于凉州悍匪集团的几个头目——

张济混得最惨，他连吃的都没有了，只好到刘表的南阳郡去抢劫，却中了流矢而死。他侄儿张绣接手了他的军队，投靠刘表，屯驻在宛城。贾诩也离开那群凉州悍匪，去投靠了张绣，成为张绣手下最重要的谋士。

同一时期，郭汜也被自己的部下杀掉了，他手下的军队都归了李傕。

现在就剩下匪首李傕。凉州军团里面，只有段煨跟另外几个悍匪不同，他真心忠于朝廷，所以曹操控制朝廷以后，就派段煨去讨伐李傕。

公元198年，段煨打败李傕，收复关中，灭了李傕三族，又把李傕的人头送回许县，悬挂示众。李傕这个祸国殃民的混世魔王，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

段煨因为这个功劳，受到朝廷高度褒奖，拜将封侯，官运亨通，后来又被任命为大鸿胪、光禄大夫，最后得了善终，成为凉州头目里面结局最好的一个。

随着曹操控制朝廷，消灭李傕等人，凉州悍匪集团，这个曾经掀起滔天巨浪的恶棍团体，终于消失在了历史中。

再说许县那边。

经过一番波折以后，献帝的车队终于到达了许县，在曹操的主持下，献帝和文武百官很快在许县驻扎下来，各路政府机构也重新构建起来，许县变成了事实上的首都。

献帝随后改元建安，公元196年便是建安元年。

曹操对朝廷的诚意还是比较足的，虽然现在大家的物资都很紧张，曹操还是尽量给汉室朝廷提供了比较有尊严的生活条件。

在曹操的大力支持下，献帝和他的官员们不仅衣食无忧，甚至可以说过得相当滋润了。汉室朝廷恢复了正常运转，献帝坐上了金銮殿，文武百官按时上朝，宗庙社稷也重新建立起来，各项制度也都恢复了原样，一切看起来井井有条，简直跟董卓之乱前差不多多了。

对于这一点，献帝和百官十分满意，甚至感激。

不过，献帝既然靠着曹操生活，自然就要听曹操的话。

虽然献帝名义上还是天下的主人，但实际上，他和他的东汉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全国各地的控制，甚至连许都也控制不了，他们这伙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——他们唯一

能做的，就是按照曹操的要求，发布诏书去褒奖或者斥责某人。当然，这种褒奖或者斥责只是口头上的，唯一的效果就是会影响舆论。

或者也可以这样说：现在的东汉朝廷只是曹操集团内部的一个舆论机构，献帝的任务就是每天写诏书、发诏书，推动舆论向有利于曹操的方向发展，而百官不过挂个名头而已。

朝廷刚迁到许都，曹操就迫不及待地让献帝发布诏令，严厉斥责袁绍，说他“地广兵多”却不来救驾，只忙着跟别的诸侯争地盘。

袁绍这时候才傻眼了，发觉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珍贵的机会，只好上奏表替自己辩解。当然，献帝也很爽快地“原谅”了他，还封他为太尉。

袁绍知道这都是曹操在搞鬼，曹操现在的官衔是大将军，袁绍当太尉的话，官衔就在曹操之下，名义上已经被压下去了，于是他咬牙切齿地回复，不接受比曹操低的位置。

曹操考虑了一下，又让献帝发诏书，把自己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，袁绍这才接受了。

但这标志着朝廷的任免权已经完全握在曹操手里。从此以后，曹操翻云覆雨，把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袁绍等人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却拿曹操没办法，毕竟所有命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，还能怎么样呢？

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是曹操集团崛起的一个关键转折点，从这以后，曹操集团的眼光就不再局限于军阀之间的打打杀杀了，而是真正把争夺天下作为一个既定目标来追求，其所作所为也更加有帝王气度了，更有统筹全局的规划了，也更注重笼络人心了。

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操对于恢复经济的重视。

从灵帝末年以来，天下战乱不休，农田荒芜，人民逃窜，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。到献帝迁都许都的这个时期，全国性的饥荒已经严重到了令人心惊的程度，不仅黎民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，甚至连袁绍、曹操这种大军阀都面临缺粮的困境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曹操听取羽林监枣祗的建议，实行屯田制度，通过国家力量来恢复农

业生产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

通过之后几年的努力，兖州、豫州等地逐渐从战乱中恢复过来，粮食产量迅速提高，曹军的粮草因此获得了稳定供应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在于，曹操集团从此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，也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。

另外，这段时期，荀彧又推荐了许多人才给曹操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荀攸和郭嘉，两人都成为曹操集团重要的谋士。

郭嘉的来历有点特别——他跟荀彧一样，也曾经在袁绍手下任职，也因为看不惯袁绍的行事方式而离开，最终加入了曹操阵营。

这些顶级才俊的加入，为曹操集团注入了新的活力，在他们的辅佐下，曹操集团逐渐脱离了军阀集团的范畴，更像一个正规的政府机构了。

从这时候开始，曹操集团真正走上了建国之路，曹魏帝国的雏形渐渐浮现出来了。

第七章 曹操和他的对手们

让徐州，丢徐州

曹操已经开始建国，平民出身的刘备还在深渊里挣扎。

兖州叛乱，曹操被迫撤军，陶谦、刘备这才迎来了喘息的机会。

尽管战事不利，刘备的个人魅力却征服了陶谦。

陶谦不仅给了刘备许多兵马，还任命他为豫州刺史——现在大家都在胡乱封官，也没人管了——然后让他带兵驻扎到小沛。

小沛是豫州东北角的领土，旁边就是从兖州到徐州的道路。刘备驻扎到这里，万一曹操来进攻徐州，他可以抢先一步挡住曹操。

不过对于刘备来说，小沛这个地方却有特殊意义——这里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、大汉帝国的龙兴之地。刘备一直以汉高祖为模仿对象，陶谦把小沛交给他，对他是一种极大的鼓励。

陶谦对刘备的信任远远不止于此。就在曹操退兵不久，陶谦就病重了，他临终留下遗言：“非刘备不足以安徐州。”

陶谦的态度很明确：他过世以后，希望把徐州交给刘备。

刘备和他的兄弟们听说这个消息，内心当然是狂喜的，颠沛流离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了，而且是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带。虽然他们也有顾虑——徐州已经成为曹操的眼中钉，又刚刚被曹操大军洗劫过，一片残破，如果曹操再来进攻，如何抵挡？但这仍然挡不住他们内心的欣喜。

不过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，毕竟刘备一直以来的定位都是“忠厚长者”。所以当陶谦的手下糜竺等人来到小沛请求刘备统领徐州的时候，刘备一口回绝了。

刘备说：“袁公路（袁术字公路）近在寿春，此君四世五公，海内归心，何不将徐州

与他？”

糜竺、陈登、孔融等人连忙劝告：“袁公路不过冢中枯骨，何足挂齿？如今之事，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，还请先生勿推辞。”

刘备这才很“勉强”地接受了众人的拥戴，成为徐州的新主人。

刘备到徐州，驻扎在下邳，离寿春不远。

寿春那边的袁公路听说刘备接手徐州的消息，恨得咬牙切齿。兖州那边的曹操听到消息，也意识到刘备这个人不简单，从此把他看作主要竞争对手。对于刘备这个卖鞋的贩子白捡到徐州，各路贵族出身的诸侯也非常看不惯。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刘备集团，实际上已经成了众矢之的。

刘备知道自己处境艰难，所以不敢惹事，埋头整理徐州的内部事务，逐渐把受到严重破坏的徐州经济恢复了过来。

第二年，吕布在兖州被曹操打败，跑到徐州来避难。

见到刘备的时候，吕布一副破落的样子，觑着脸对刘备说：“我和贤弟都是北方边疆的人，也算半个老乡呀！”（吕布家乡并州五原郡，刘备家乡幽州涿郡，都在北方边陲。）

刘备有点尴尬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吕布又请刘备到自己的营帐里，让自己的妻子严氏出来拜见刘备。吕布诉苦道：“听说关东诸侯讨伐董卓，愚兄就把董卓杀了。本来想到关东来响应各位大人，没想到各位大人不但不感激我，还想要我的性命，贤弟给评评理！”

刘备见他说话语无伦次，本来不想跟他交往，但现在徐州势单力孤，急需外援，自己又有“仁义”的名声，所以还是假意应付，把他们这伙人收留下来了。

出乎刘备预料的是，收留吕布并没有招来曹操的打击，反倒是心生嫉恨的袁术沉不住气，第一个杀过来问罪了，刘备只好先去抵挡袁术。

公元196年六月，刘备让张飞守下邳，自己带兵在徐州南部的盱眙、淮阴等地挡住袁术兵马，双方相持几个月，不分胜负。

曹操听说以后，火上浇油，让献帝封刘备为镇东将军、宜城亭侯。袁术在东南方，“镇东将军”就是冲着他去的，这一来，袁术更是气得跳脚。

不过刘备也大意了，他不知道，袁术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击并不是因为实力不够，而是在等待机会——

吕布进入徐州以后，就偷偷跟袁术勾搭上了。袁术写信给吕布，许诺援助他二十万斛粮草，让他找个机会在背后偷袭刘备。

吕布属于有奶便是娘的货色，听说袁术能帮他解决粮草问题，他想也不想，马上决定背叛刘备，他暗地里准备好了兵马，只等刘备那边出错。

刘备长期带兵在外，只留张飞镇守下邳。张飞是个粗人，对手下态度粗暴，没多久就跟陶谦的老部下曹豹爆发矛盾，双方公然开打。

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了。陶谦的老部下们本来就不服刘备他们几兄弟，现在看到张飞欺负他们的人，于是大家都站到曹豹一边，公然在下邳城里造起反来，城里大乱。张飞不懂得安抚，一味出兵镇压，两拨人马打得天昏地暗。

吕布听说以后，立即把兵马开向下邳。下邳城里的陶谦老部下开门把吕布接进去，吕布坐在城楼上指挥军队，杀得张飞大败而逃。

吕布很快控制住整座城池，刘备和其他将领的家属都来不及逃跑，全部当了吕布的俘虏。

前线的刘备听到消息，惊得魂不附体，赶忙带兵返回下邳。可将领们听说自己的家属都落到了吕布手上，根本没有斗志，军队还没开到下邳就分崩离析了。

刘备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好收集残兵，回过头去再找袁术死磕，结果又被袁术打败。

这样一来，刘备就进退两难了。最后他带着一群老弱残兵，流落到了东海边的一座小

城镇，一群人弹尽粮绝，饥寒交迫，找不到出路。

还好陶谦的旧部下糜竺跟在刘备身边。糜竺是本地豪门出身，家财万贯，他拿出自己的家产资助刘备，又把自己的妹妹糜氏——后来称为糜夫人——嫁给刘备。在他的资助下，刘备才没有全军覆没。

但刘备已经被吕布逼到海边，无处可逃了。僵持了一段时间后，刘备只好派人向吕布求饶。

有意思的是，“三姓家奴”吕布现在又反水了，上次袁术许诺给他的二十万斛粮食一直没到，他发觉自己被骗了，于是又背叛袁术，接纳了刘备。

吕布又一次对刘备热情似火，把刘备的妻儿都还给了他，让他驻扎到小沛，还“封”他为豫州刺史（小沛属于豫州，但现在豫州的其余部分都在曹操掌控下，只有小沛在刘备、吕布手上）。吕布自称为徐州牧。两人商量好，合伙对付袁术。

刘备是头脑清醒的人，本来不想跟吕布玩这种颠三倒四的游戏，但无奈自己的实力实在太差，只好陪着笑脸，暂时依附于吕布。

辕门射戟

袁术不依不饶，继续追击，当年十月，他派大将纪灵带三万兵马攻打刘备的小沛。

刘备赶忙去向吕布求救。

现在徐州东南部已经被袁术占据了，吕布只占着下邳这一块，一旦袁术拿下小沛，就从几个方向围住了下邳，那么吕布也站不住脚。这一点吕布也是清楚的，所以他必须救刘备。

但是吕布这点兵力也未必挡得住袁术，所以没法力战，只能想别的办法。

吕布先派步兵千人、骑兵二百，飞奔到小沛，截住纪灵，然后自己带兵驻扎到小沛西南方，让人去跟纪灵打招呼，希望双方谈谈。

纪灵请吕布赴宴，吕布便和刘备一起去。

宴席上，吕布亲自把盏，对纪灵说：“玄德是我兄弟，听说他有难，我马上就赶来了。我吕布天生不喜欢争斗，只喜欢解斗，今天就试着解一下你们的纷争。”

说着，他让人在营门中间立了一支戟，对众人说：“请诸君作证，吕布要一箭射中戟上小枝，大家便各自罢兵，再也不许争斗了！”

吕走到远处，弯弓搭箭，只一箭，正中戟上小枝。纪灵等人目瞪口呆，高叫：“将军天威！”果然就这样撤兵了。

吕布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化解了一场危机。

按吕布的想法，他驻守下邳，让刘备驻守小沛，相当于当初陶谦和刘备的关系，两人互相援助，应该可以守得住徐州。

这种想法看似合理，可惜吕布低估了刘备的野心，或者说，吕布没有能力让刘备真心归附。

刘备有帝王之志，从来不甘心当别人的手下。退一步说，他就算要给人当手下，也不

选吕布这种人，吕布那点儿政治智商，根本入不了他的眼。

到小沛以后，刘备马上开始招募自己的军队，没多久，竟然又重新聚集起一支超过一万人军队。

这把吕布惊到了，他意识到刘备根本不是真心服从于自己，于是紧急发兵攻打刘备。

刘备还没准备好，被吕布这么一冲，又一次惨败，刚刚拉起来的队伍也被打散了。

这次失败对刘备打击非常大，他一夜之间回到了起点，而且在徐州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，往后根本没有翻盘的可能。

这意味着，经过几次起起落落，他终于要丢失徐州了。

心高气傲的刘备终于开始怀疑起了自己：是否我走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？会不会我根本没有能力在乱世中称霸一方？要不要投到别人手下，乖乖地受人驱使？

刘备陷入了彻底的迷茫。

刘备的问题，还是在于他出身太低了。世家大族根本瞧不上他这样一个破落户，世家大族里的精英也不屑于来辅佐他（只有糜竺这样极少数的例外），所以他手下一直严重缺乏人才，特别是缺少谋士，在跟其他诸侯对决的时候，他就总是吃亏。

眼下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放眼望去，东边是吕布，南边是袁术，都是死对头，西边北边又被曹操堵住，联络不上袁绍，刘备实在没有别的出路了，只能投靠曹操。

于是刘备厚着脸皮投到了曹操那边。

这时候曹操刚刚把献帝迎到许都，安顿好了献帝和文武百官，重建了东汉朝廷。在天下人眼里，曹操是匡扶汉室的大功臣，投奔他当然是不错的选择。而且刘备是汉室宗亲，来到许都，还可以跟献帝接触一下，拉拉关系。

刘备运气挺好，他有“忠厚长者”的名声，而曹操正好在四处招纳才俊之士，刘备来投奔，正好可以树立一个标杆，表明自己有爱才之心。所以曹操不仅收留了刘备，还给他非常高的待遇。

曹操当然知道刘备是有大志向的人，也预感到他会对自己有威胁，可是刘备这时候实在输得太惨了，曹操自信自己有足够力量控制住他，不会让他危害到自己。

而刘备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，所以放下一切尊严，努力表现出毫无野心的样子，努力跟曹操集团的每一个人结交，终于让曹操集团接纳了他。

当然，曹操也不是白养着他的，曹操分给他一些兵力，又资助了他许多钱粮，让他再回到小沛去。吕布已经撤走了，于是刘备又驻扎在小沛，这次刘备的角色已经反过来了，是替曹操挡住吕布。

到这一步，刘备已经输掉了所有，退化成了曹操手下一个普通将领。

收服刘备以后，曹操已经布好了局，就等撒网，把袁术、吕布一网打尽了。

不过在这之前，他还要先解决掉张绣。

好色引发的血案

张济死后，他侄儿张绣投靠刘表，刘表让张绣屯兵在南阳郡的宛城，作为自己的北方屏障。

南阳离许都很近，所以曹操要向四周出征的话，就要先拔掉张绣这颗钉子，保证许都的安全。

公元197年初，曹操带领大军杀向宛城。

张绣的兵力根本没法跟曹操相比，听到曹操来攻的消息，张绣惊恐万状，没做什么抵抗就投降了。

这次胜利来得太过于容易，曹操十分得意，在军营里大摆庭席，让手下军士们好好地欢庆了一番。曹军将士个个醉得七颠八倒，把张绣的军队放到一边，没顾着去防备他们。

张济的遗孀（张绣的婶娘）也在宛城，曹操顺便也把她给“笑纳”了。

这对于张绣集团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耻辱，张绣本来就疑心曹操不会善待他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就决定马上反叛。

李傕以前的谋士贾诩现在在张绣手下，张绣跟他计划好，先哄骗曹操，让曹操允许他们的军队驻扎到附近，还允许他们的士兵都穿着甲冑。

曹操的军队还在彻夜狂欢，张绣这边已经暗地里准备妥当了。一天夜里，他们发动突袭，带领兵丁猛烈冲击曹操的营地。曹军上下都没有防备，顿时乱作一团，人人疯狂逃窜。

关键时刻，曹操的头号猛将典韦带领十几名勇士守住营门。典韦勇猛无比，犹如铁塔一般立在门口，手执双戟，向四周猛砍，一戟斫下去，十余个敌兵都扛不住。

张绣的士兵猛攻营门，典韦已经杀疯了，满身血污，目眦欲裂，咆哮着狂舞双戟，敌人挨到一点，立即断手断臂，残肢和尸首在营门前堆叠如山，却仍然没人能攻破典韦的防线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张绣的士兵才从其他大门攻进了曹军大营，众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典韦他们几人。这几人身上都受了无数刀伤，却丝毫不退缩，全部以一当十，杀得血污满天。

最后，典韦一声暴喝，冲上去双手挟住两名敌军，一咬牙，硬生生将他俩夹死在肋下，这才力尽而亡。

典韦倒下去以后，过了很久，张绣的士兵才敢凑上去查看，这才确定他已经死了，于是割下他的首级，回去报功。

经过典韦这一拖延，张绣攻进曹营的时间被大大推迟了，曹操和手下的主要将领都赢得了逃走的时间。

夜色迷蒙，曹操带着手下疯狂逃窜，张绣的军队在后面猛追，宛城东边是淯水，曹操等人连夜涉水逃命，狼狈无比。

不料曹操的马突然中了流矢，跑不动了。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，曹操的长子曹昂赶紧把自己的马送给父亲，自己步行，这才让曹操逃脱了。曹昂随后死在乱军中。

这场战役虽然规模不大，曹军的伤亡却特别惨重，曹昂、典韦、曹操的侄儿曹安民都死在了这场战役中，给曹操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回忆。

曹操收集残兵，逃到南阳东部的舞阴，打退了张绣的追兵，这才定下神来。又听说曹昂、典韦等人战死，曹操大哭，当众向手下军士们承认了自己的失误。

后来曹操派间谍找回了典韦的尸首，曹操亲自主持丧礼，给予厚葬。之后每次经过典韦墓前，曹操都要去祭拜。对于这位忠心耿耿的一代武神，曹操既怜惜，又愧疚，后悔了一生。

没有杀掉曹操，张绣他们有点失落，不过他们暂时恢复自由了，心里倒也觉得万分庆幸。张绣带着贾诩等人跑到南阳西部的穰县，派人对刘表说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刘表没有怪罪他们投降的罪行，让他们就驻扎在穰县，继续替自己挡住曹操。

而曹操也带领残兵败卒退回了许都，找张绣报仇的事情只好暂时放下了。

刚回到许都，南边就传来一条大消息：袁术在寿春称帝。

袁术称帝的闹剧

袁术称帝的野心由来已久。

当世各路军阀，数袁术出身最高，人脉资源最广。看到天下大乱，汉室衰微，袁术不禁动起了心思：依目前的形势，汉家社稷衰落以后，最应该继承天下的，不就是我们袁氏吗？

上了年纪的人，一旦认定某件事，就会很容易陷进去，以至于觉得周围处处是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看法，袁术就陷入了这样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。

他认为袁氏来源于陈氏，是上古时期舜帝的后人，对应土德，而汉朝属火德，按照五行相生理论，汉朝之后，土德应当取代火德。

从西汉时期开始，民间就流传一句莫名其妙的话“代汉者，当涂高也”，人们普遍认为这句话预言了汉朝以后下一任统治者的身份。袁术想来想去，总觉得“涂高”是在影射自己的字“公路”，于是又多了一个称帝的理由。

没过多久，一个叫张炯的神棍来替袁术算命，说他有当皇帝的命，更让袁术飘飘然起来。

为了给自己当皇帝找更多依据，袁术又盯上了传国玺。孙坚死后，传国玺留在他夫人吴氏手里，袁术就直接扣押吴氏，逼她交出了传国玺。按传统的说法，传国玺落到谁手里，就表示谁是天命所归，于是袁术更认为自己是上天选定的汉家天下继承人。

后来李傕、郭汜互斗，皇帝和百官狼狈逃窜，在民众心里，汉室朝廷的声望已经一落千丈了。袁术更加感到自己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他一刻也不能等，急急忙忙地开始准备称帝的手续。

但在其他各路军阀看来，这些神神道道的所谓“谶纬”都是袁术自己的臆想，没有任何根据，袁术把自己称帝的想法说出来以后，首先就遭到了属下孙策的反对。

孙策是孙坚的长子，孙坚被杀以后，他接过了父亲的衣钵，继续依附于袁术，在江东

地区征战。

但随着实力膨胀，孙策已经不甘心继续当袁术的马仔了，现在听到袁术想要称帝，他立即表示坚决反对，并且从此跟袁术决裂，脱离了袁术集团。

袁术集团内部，许多官员也反对自己的主人称帝。

但所有这些反对声浪都不能使袁术醒悟，他终于在公元197年初称帝，自称为“仲家”。袁术在寿春设立朝廷，建立后宫，册封了文武百官，到郊外祭祀天地，把九江太守称为淮南尹，一切模仿汉家制度，除了略微寒酸以外，看起来倒也像模像样。

袁术现在最重要的盟友是吕布，称帝以后，他马上派人去向吕布申明自己的最新身份，还让吕布尽快把女儿嫁给自己儿子。

原来，之前袁术和吕布已经谈好了，双方要结成儿女亲家，到现在还没过门。

吕布没什么头脑，收到袁术的信息以后，扬扬自得，以为自己女儿要当“太子妃”了，他也不想，赶紧让人去准备嫁妆，急急忙忙地就把女儿送了出去。

不料小沛的相国陈珪随后赶来，对吕布说：“曹公奉迎天子，协理国政，威名遍于四海，将军与曹公协作，可保四方安宁。袁公路僭号天子，天下人人侧目，与他联姻，必然受世人唾骂。将军请三思！”

吕布听了，马上又反悔了。当时他女儿已经跟着袁术的使者在路上了，吕布让人快马加鞭赶过去，把他们追了回来，还把袁术的使者一同抓回来，给曹操送过去，曹操马上把这入押到闹市砍了头。

这下把袁术气得吐血，发誓要找吕布算账。

袁术集团败落

看到吕布如此不靠谱的做法，各路诸侯都在心里暗笑。曹操勉强忍住笑意，派人给吕布送去一封诏书，以献帝的名义把他大加夸奖了一番，还封他为左将军。

吕布以为曹操真心要跟他交好，喜笑颜开，又派陈珪的儿子陈登去拜见曹操，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，顺便请求曹操封自己为徐州牧。

吕布却不知道，陈珪、陈登父子早都投靠曹操了。陈登到许都以后，跟曹操说了吕布的情况，劝曹操：“吕布有勇无谋，主公请尽快拿下他（防止别人先下手）。”曹操点头同意，没回应吕布的请求，却以献帝的名义给陈珪、陈登父子封了官。

陈登回到下邳，吕布暴跳如雷地问他：“我让你去替我求官，怎么我的官没求来，你们父子二人反倒都封官了？”

陈登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求了，曹公说：‘吕将军如同雄鹰，喂饱了就会飞走，只有饿着他，才会为我所用。’我也没办法呀。”吕布这才没话说了。

通过陈珪、陈登这对内应，曹操成功离间了吕布和袁术的关系，这对于吕布、袁术双方来说都是灾难。

吕布、袁术两人都已经被曹操列为优先打击对象，现在的局面下，他们只有抱团才能对抗曹操，偏偏两人都头脑简单，被人轻易挑拨，自己先斗起来，那就只能被曹操各个击破了。

寿春那边，袁术也是个一根筋的夯货，他已经认准了吕布是自己的死对头，发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报仇。

凉州悍匪头目杨奉、韩暹这时候正流窜在扬州一带，袁术不惜血本地收买他们，让他们跟自己的将领张勋一起出动，带领几万兵马去攻打吕布。

当时吕布手上只有三千人马，看到几万大军卷着烟尘扑来，慌得手足无措。陈珪告诉他：“别慌！杨奉、韩暹都是流寇，只为钱打仗，谁给钱就听谁的。将军可以写信给他

们，许诺资助他们一批物资，让他们帮您打袁术，肯定奏效！”

吕布照着做，给杨、韩二人写了一封信，先跟他们套近乎，把两人吹捧了一番，又许诺打败袁术以后战利品全部给他们。

杨、韩二人收到信以后果然马上翻脸，回头便去攻打袁术的军队。袁术的军队猝不及防，遭到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

吕布和杨、韩二人合兵，一路追击袁术的军队，追到了淮河边，直接威胁寿春。袁术吓得心胆俱裂，亲自带着五千兵马死守住淮河防线。吕布带领军队在河对岸大笑，随后才撤军了。

这场战役对袁术打击非常大，袁术仅剩的那点儿兵力几乎消耗光了，而且吕、杨、韩等人在淮河以北大肆劫掠，对袁术统治地区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破坏。

这还没完，曹操嫌吕布对袁术的打击不够，随后就亲自领兵征讨袁术，在蕲阳打败袁术的军队，斩杀了桥蕤等一干大将，又剥掉了袁术集团一层皮。

南边随后也传来一连串坏消息。

孙策脱离袁术集团以后，立即出重拳，赶走袁术任命的丹杨太守，又招降了广陵太守，这样一来，丹杨和广陵这一大片土地就脱离了袁术的掌控。实际上，江东地区已经是孙策的地盘，袁术被夹在孙策和吕布中间，地盘已经非常狭小了。

那一年又爆发了严重饥荒，江淮地区到处是人吃人的惨剧，城镇村庄一片萧条，各种不利因素堆积到一起，袁术集团在江淮地区的统治基本已经维持不下去了。

回顾袁术集团的经历，最早起兵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是各个诸侯里面实力比较强的一支，而且占据着南阳这样一个关键地带，可以说拥有明显的先发优势。

可袁术没有任何政治才能，内政、外交都搞得一片混乱，他还特别傲慢，接连伤害自己的盟友，更严重的是，他遇上了曹操这样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敌人，终于在曹操的持续打击下衰落下来。

最后他更出了称帝这样一个严重昏招，导致众叛亲离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败落下去，退出了群雄逐鹿的争夺。

可以说，袁术是各路军阀里面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，清楚地说明了一个昏庸无能的领导人会把自己的集团糟蹋成什么样。

同样昏庸无能的还有吕布，袁术倒了以后，吕布马上跟着遭殃了。

吕布的最终结局

袁术集团的败落对于吕布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，意味着他已经成了孤军，独自暴露在曹操的兵锋之下，而凭借他手下那点兵马，根本挡不住曹操。

吕布终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态度又一次转变，又倒向了袁术一方，希望继续依靠袁术来抵挡曹操。

可惜他反应得太迟了，现在袁术都自身难保，还能给他什么支援？他只能独自面对曹操了。

吕布跟曹操的战争首先在小沛爆发。

刘备现在带着曹操的兵马驻扎在小沛，前不久刚刚导演了一场精妙的骗局，除掉了杨奉、韩暹两个混混。

说起来，杨、韩两人纯粹是自寻死路：自从上次跟着吕布打败袁术以后，他们两人就面临一个尴尬局面——他们跟吕布都严重缺粮，双方大眼瞪小眼，谁也养活不了对方。两人只好辞别吕布，出去继续当流寇。

两人刚离开，就动起歪脑筋，想跟小沛那边的刘备联合，反过去攻打吕布。于是两人去找刘备，讲了自己的想法。（这件事可能有隐情，不排除两人是吕布派过去骗刘备的。）

刘备很清楚这种土匪头子是靠不住的，所以假装答应，邀请杨奉去赴宴，在宴席上直接把他绑起来杀掉了。韩暹听说杨奉被杀，如同惊弓之鸟，赶忙逃向并州，结果在路上也被人杀了。

刘备轻松除掉吕布的两个盟友，引起吕布警觉。第二年年中，刘备又抢了吕布买马的钱，双方的矛盾终于爆发。吕布派出高顺和张辽突袭小沛，虽然吕布的兵力有限，但刘备军队的战斗力更差，他们很快就被杀得七零八落，只好向曹操求援。

这时候曹操正在对付张绣，但他还是分出一部分兵力，让夏侯惇去救小沛。

不料夏侯惇也在小沛城外被吕布打败了。当年九月，小沛被攻破，刘备又一次抛下家人狼狈逃窜，到曹操那边避难去了，他的妻儿老小也又一次当了吕布的俘虏。

小沛被攻破的消息刺激到曹操，曹操决定立即拔掉吕布这根钉子，于是他先放过张绣，点起兵马，亲自出征去攻打吕布。

内应陈登现在是广陵太守，他收到曹操出征的消息以后，也马上调集广陵的兵马，开到下邳，为曹军打头阵。

曹操带着刘备进军，先打下彭城，屠城以后，又开到下邳，跟陈登会合。

吕布控制的地方已经只剩下邳了，曹操、陈登从两个方向合围，声势惊人。

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，吕布军队只是稍微做了一点儿抵抗，就缩回了城里，负隅顽抗。

曹操让人向吕布递交了劝降书——虽然吕布曾经在后方偷袭兖州，造成曹操集团的严重危机，然而曹操并没有记仇，这时候是真心想接纳吕布。

以吕布当时的情况来说，投降是上策，弃城逃跑是中策，负隅顽抗是最蠢的办法。吕布本来也想投降，却又听了手下陈宫等人的劝说，准备顽抗到底，于是他连最后的保命机会也错过了。

陈宫甚至还出馊主意：“将军应该亲自带兵驻扎到城外，我们这些人在城内坚守，两头互相支援，曹操不管打哪头都为难，拖到曹操粮草耗尽，他必然退兵！”

这分明是在坑吕布。还好吕布的妻子哭着求他留在城里，吕布才没听陈宫的，否则以吕布的领导能力，他一旦出城，城内局势肯定就失控了。

何况陈宫等人并没有认识到战略比战术更重要，当敌方集团的实力全面碾压己方的时候，一场战役的胜负根本没有意义。

吕布只好望着袁术这根救命稻草，派人突破重围，向袁术送去了加急书信。

当时的情形极端悲壮，吕布怕袁术记着自己悔婚的仇，所以把自己的女儿用布裹了，

绑在马上，自己护送着她出城去，想把女儿送到袁术那边，换来袁术出兵。却不料他们刚出城就被曹操大军包围了，吕布护着女儿在乱军里拼死冲杀，终究还是没能冲出去，只好又回到城里。

袁术也怕吕布集团倒下，所以还是派了援兵过来，但只有区区一千多人，这些人到下邳城外晃了一圈，没有激起任何水花，就被杀散了。

河内那边的张杨也想援助吕布，派出军队从北方威胁曹操，不料手下将领杨丑突然反叛——可能是曹操安插在张杨集团的内应——杀掉张杨，于是张杨这支援军也作废了。

曹军连续包围下邳三个月，又是挖壕沟，又是掘开河堤来灌城，城里守军也想尽办法坚持，双方都很煎熬。

其实陈宫猜得没错，曹军确实缺粮，拖延久了支撑不住。围城三个月以后，曹操一度想撤退，荀攸和郭嘉却劝他再坚持一会儿，于是曹操继续咬牙坚持住。

当年十二月，吕布已经接近精神崩溃了，时而走到城楼上对外大喊“我要向曹公自首！”，时而又对手下将领说“你们砍了我的脑袋去投降吧！”。将领们也个个垂头丧气，形势一片惨淡。

只有陈宫和高顺铁了心要跟曹操对抗到底，这时候还夜以继日地指挥军队拼死抵抗。

可惜其他人已经等不及了.....

前不久，吕布手下的将领侯成派人出城去牧马，没想到，那家伙出城以后竟然直接奔向小沛，想把马赶去送给刘备。侯成得到消息以后，拼命追赶，终于把马追了回来。

侯成的兄弟们听说以后都来向他祝贺。侯成拿出自己酿的酒招待这些兄弟，又怕吕布怪罪，所以准备好了几壶酒，去拜见吕布，让吕布先品尝。

吕布看到侯成献上来的酒，却勃然大怒，一脚踢翻，说：“我早就有命令，军营中禁酒，你竟敢私自酿酒，还聚众欢庆，是准备一起来害我吗？”

侯成吓得面如土色，赶紧跪地请罪。吕布饶了他，侯成却从此怀恨在心。

现在下邳的形势已经摇摇欲坠了，大家都想投降，只有陈宫、高顺还在坚守，侯成就带着自己兄弟们发起偷袭，把陈宫、高顺绑了，出城投降了曹军。

这样一来，吕布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只好和手下将领们走下白门楼（下邳南城门），投降曹操了。

据说，军士们把吕布绑着去见曹操的时候，吕布拼命挣扎，说：“绑得太紧了，松一点！”

曹操在上面笑着说：“缚虎能不紧吗？”

吕布盯着曹操说：“明公怎么瘦了？”

曹操奇怪地问：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

吕布说：“明公不记得了？当年在洛阳，我们在温氏花园里面见过。”

曹操说：“原来如此。孤王是因为不能早见到将军，所以瘦了。”

吕布又对曹操说：“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，使管仲为相，是以称霸诸侯。明公若能宽恕吕布，吕布必定效犬马之劳，帮助明公定天下，如何？”

曹操听了，有点心动，沉吟不语。

吕布又转头对曹操身边的刘备说：“玄德弟，你是明公座上嘉宾，不能替为兄说一句话吗？”

曹操也望向刘备，刘备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明公还记得丁建阳（丁原）和董太师（董卓）的故事吗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曹操，于是曹操下令，把吕布拖出去勒死，然后砍头，和陈宫、高顺的人头一起送到许都去了。

吕布死前对着刘备大叫：“这个大耳儿最不可信！”

可惜一切都晚了。

煮酒论英雄

刘备确实特别恨吕布，他现在落魄到这个地步，一大半是吕布的“功劳”。不过他撺掇曹操杀吕布，却不是出于个人恩怨，而是为了让曹操看到：自己确实是一个有用的人，确实能向曹操提供一些中肯的建议。

对于曹操来说，不收留吕布是对的，因为以吕布的性格，不管投到谁的手下，都会变成一个不稳定因素，随时可能带来巨大的破坏。何况曹操手下根本不缺猛将，少一个吕布也无所谓。

当然，从人类的心理上来说，提醒别人不要相信某人，往往是为了让他相信自己。刘备现在就是这样一种心理，他太需要曹操的信任了。

现在刘备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曹操手上，他不得不收起自己的锋芒，努力在表面上融入曹操集团，成为一个至少对曹操无害的人。为了避免引起曹操猜忌，刘备甚至改变了自己喜欢招贤纳士的作风，尽量不跟权贵结交，平时在家闭门种菜，无欲无求，过起了一种极端低调的半隐居生活。

刘备的谨小慎微很快取得了效果，曹操对他的戒备心降到了最低。讨伐吕布回来以后，曹操马上让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，拜关羽、张飞为中郎将，给了他们几兄弟极高的待遇。当然，刘备的妻儿老小也被曹操救了回来，还给了刘备。

程昱、郭嘉立即表示反对，认为刘备不可信，曹操却不听。

曹操是真心想把刘备三兄弟吸纳为自己的亲信，他知道刘备心气很高，便竭力抬高刘备的地位，和刘备出则同车、入则同席，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，看起来，他似乎把刘备当作了自己的副手来培养。

对于历史上绝大多数臣子来说，这是梦寐以求的局面：乱世遇到明主，给予自己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重。那么，自己当然要效犬马之劳，报答主公的知遇之恩。接下来，便是明主贤臣励精图治，共同开创盛世的一段佳话。

可惜刘备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有帝王之志，不甘心屈居人下，辅佐人君成就霸业并不是

他的梦想。

而曹操的才能又太强悍了，强悍到足以压制住刘备，逐渐把他塑造成曹操本人想要的样子。这是刘备绝对不愿意的，但他难以抵挡曹操的柔性攻势，在曹操的攻势下，他正在放弃自我，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

而且他也明白一点：任何一个英明君主都不会容忍自己手下有另起炉灶的打算。曹操现在对他好，是因为在幻想他会放弃帝王梦，安心当一个宰辅，一旦发现这做不到，曹操翻起脸来也会是雷霆万钧的。

所以，现在的刘备虽然处在万人艳羡的位置，心里却满是落寞和惶恐。他不想这样沉沦下去，但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该怎么摆脱这种难堪的局面。还有，如果继续这样难堪下去，会有什么后果，他也不敢想。

有一次，曹操和刘备一起宴饮，两人言谈甚欢，逐渐谈到了天下英雄。曹操微笑着对刘备说：“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（天下英雄，只有你我二人罢了）。”

刘备心里一震，手里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，这一刹那，天空正好响起一声惊雷，刘备悻悻地说：“圣人云：‘迅雷风烈必变。’雷霆之势，果然惊人呀！”俯身慢慢把筷子捡了起来。

曹操哈哈大笑说：“使君这样的英雄也怕雷吗？”一场危机，就这样被刘备遮盖了过去。

刘备的担惊受怕并不是毫无来由的。曹操虽然豁达，但不傻，对于下属，他是防得很严的，对于包括刘备在内的一批高官，他都有线人在暗中监视。这种监视有时候是非常“热情”的，比如突然派人到刘备的住宅里来嘘寒问暖，送点儿小礼物，请刘备赴宴，等等，这都让刘备随时处在曹操监控之下，简直毫无隐私可言。

刘备实在受够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，他想尽办法要尽快摆脱，他跟关、张两兄弟密谋了很多逃亡方案，但都没能实施。

机会却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
“大耳儿最不可信”

公元199年夏天，袁术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了，只好烧掉自己的所谓“皇宫”，带着一批亲信，到寿春附近的灊(qián)山去投奔自己曾经的部下陈简、雷薄。

陈简、雷薄是前年叛变袁术，出来占山为王的，袁术豁出老脸去投奔他们，说明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。

可陈简、雷薄还是直接把他挡在外面，不让进山门。

袁术羞得无地自容，只好写信给自己的死对头袁绍，表示愿意把“皇帝之位”让给他，请求他替袁氏家族的利益考虑，接下自己的“皇帝之位”，同时收留自己这批人。

袁绍同意了。

袁绍并不是看上了这个莫名其妙的“皇帝之位”，而是因为他现在的主要敌人不是袁术，而是曹操了，既然袁术是曹操的对头，他当然愿意接纳。

袁绍在遥远的冀州，袁术过不去，只好试着到青州去投奔袁绍的儿子袁谭。

曹操听到以后，果断出手，派刘备领兵去半路拦截袁术。

郭嘉等人坚决反对这个决定，认为一旦让刘备出去，他很可能要逃掉。但曹操力排众议，坚持派刘备出征。

于是刘备带着曹操的大将朱灵去拦住袁术的道路。倒霉的袁术无计可施，只好又退回了寿春，在寿春住了几天，找不到吃的，又退到了江亭。

曹操已经根本不屑于去攻打袁术，只是等着他自己饿死罢了。

果然，当年六月，袁术军营里的粮食彻底耗尽了，大家饿得头晕眼花。当时天热，袁术想喝点蜜糖解渴，搜遍厨房都找不到蜂蜜，只好坐到床上唉声叹气，说：“袁术呀，你怎么到这个地步了？”

不久以后，袁术吐血而死。

袁术的败亡在各路诸侯里面没有引起太大轰动，因为早就没人关注他了，现在大家的目光都在曹操和袁绍那边。

不过现在刘备却终于等到了机会。

把袁术赶回寿春以后，朱灵返回曹操那边去报功，刘备却私自留在了外面，相当于公开叛变曹操。

刘备仍然记挂着徐州，既然已经反叛曹操了，索性撕破脸皮，于是他带领关羽、张飞等人飞奔到下邳，斩杀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车胄，夺取了城池。然后，刘备留关羽驻守下邳，自己带兵驻扎到小沛，重复了当年和陶谦共同抗击曹操的局面。

徐州百姓对曹操的抵触情绪非常高，刘备重夺下邳以后，徐州其他郡县的官员纷纷反叛曹操，带着城池投靠到刘备手下。于是在极短时间内，徐州大部分就脱离了曹操掌控，重新归刘备统治。

许都那边，刘备叛逃以后，曹操终于意识到自己看错人了。但他也没有太着急，毕竟以刘备目前的实力，要威胁到他还差得远，所以曹操只派了手下将领刘岱、王忠领兵去征讨刘备。

曹操这次有点轻敌，刘岱、王忠到了徐州，竟然很快被刘备打败了。刘备十分得意，当面向两人叫嚣：“凭你们几个小喽啰，能奈我何？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，除非他亲自来，否则休想在我手上讨到半点便宜！”

刘备之所以有恃无恐，是因为现在曹操正在官渡跟袁绍对峙，抽不开身。

官渡之战前曹操的布局

刘备依附曹操的这一年，中原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首先是曹操拿下了张绣集团。

张绣占据南阳，威胁许都，一直就是曹操的心腹之患。上次宛城之战过后，张绣联合刘表一口气拿下了南阳东部的许多城池，两人的军队在边境线上作乱，频繁侵袭曹操的地盘，这更坚定了曹操打击张绣的决心。

公元197年十一月，曹操又一次去攻打张绣，收复了上次被占领的舞阴等地，还在清水边祭祀亡魂，了却了一桩心愿。

公元198年三月，曹操再次攻打张绣，这次他做足了准备，围困穰县三个月之久，把张绣军队杀得落花流水。刘表派人来救援，也被曹操打败了。

可惜这时候曹操突然收到情报：袁绍想趁机偷袭许都！曹操没办法，只好紧急撤军。撤退的路上，还被张绣用贾诩的奇谋杀掉了一些人马，虽说损失不大，可也着实把曹操恶心了一把。

好在袁绍军队最终没有来，许都得以保持平安。

但曹操的连续打击已经让张绣集团吓破了胆。张绣手下的贾诩非常明智，知道继续对峙下去没有任何意义，反而会让张绣集团成为几大军阀集团冲突中的炮灰——也可能因为看到了吕布顽抗到底的下场，所以他极力劝说张绣投降曹操。

同一时期，袁绍也派人来招降张绣，张绣本来想同意，但被贾诩硬给挡回去了，贾诩直接对使者说出难听的话：“你们主人兄弟不能相容（袁绍和袁术的矛盾），怎么能容天下英豪？”于是张绣跟袁绍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。

张绣和袁绍中间隔着曹操，贾诩很清楚，投降袁绍的话，曹操来进攻，袁绍没法帮忙，张绣照样会成为炮灰。而且袁绍集团势力强大，张绣投靠过去不会受重视。

到了这一步，只剩下投降曹操一条路了，但张绣很担心曹操会报杀子之仇，贾诩向他

保证：“放心！曹公有霸王之志，必定不会计较私人恩怨。”张绣这才安下心来。

公元199年十一月，张绣、贾诩带着整个集团的兵马向曹操投降。

贾诩看得很准，曹操果然一点儿都不提之前的恩怨，他亲自出来迎接，握着张绣的手问寒问暖，又摆宴席热情招待他们，把张绣、贾诩都奉为座上宾。曹操又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，张绣家族从此进入曹操集团的最高领导层，待遇比曹操的许多老部下都高。

曹操这样优待张绣是有原因的，张绣集团虽然实力很弱，但占的位置太重要了。南阳处在诸侯之间的核心地带，是南下攻打荆州的重要跳板，张绣投靠曹操以后，刘表失去了北方屏障，从此不敢跟曹操叫板了。又因为袁术和吕布都已经被平定，南方已经没有人可以威胁到曹操，曹操终于可以把注意力都放到北方的官渡，全力以赴跟袁绍对峙了。

所以张绣集团投降，可以说解决了曹操的一个心腹之患，对曹操帮助很大，间接影响了后来官渡之战的结果。

当然，张绣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也帮助曹操扩充了实力，后来的官渡之战中，张绣也是主要功臣之一。

曹操还因此得到了贾诩这样一个顶级谋士。贾诩对局势的判断十分精准，总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找到出路，这次投降曹操，他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，在曹操的庇护下，他帮助李傕和郭汜把攻掠长安、荼毒天下百姓的罪行都成功洗白了，他从此成为曹操最信赖的谋士之一，在乱世中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。

除了收降张绣，这一年曹操还拿下了河内郡。

河内本来是张杨的地盘，上一年曹操攻打吕布的时候，张杨想出兵协助吕布，不料被手下将领杨丑杀了，但张杨的另一个手下眭固又杀掉杨丑，带着河内郡投靠了袁绍，继续跟曹操作对。

公元199年四月，曹操派史涣、曹仁北上，渡过黄河，攻打眭固所在的射犬。

眭固逃出射犬，想去北方找袁绍搬救兵，结果半路上被史涣、曹仁截住杀掉了。曹操

随后渡过黄河，亲自拿下了射犬，于是河内郡也落到了曹操手上。

除了南阳和河内，曹操在其他地方也有扩张的动作，例如消灭吕布集团以后，曹操招降了吕布的盟友，泰山郡的臧霸、孙观、吴敦、尹礼等人。

泰山郡紧挨着青州，青州现在由袁绍长子袁谭驻守。臧霸归顺以后，曹操命令他从泰山郡攻打青州，占领了青州东南部的一些地区，严重牵制了袁绍集团的兵力。

另外，曹操还担心袁绍勾结关中军阀，怕他们从关中南下汉中、益州，自西向东包围自己所在的中原地带。所以在荀彧等人的建议下，曹操抢先一步派人去联络关中军阀。

李傕等人败亡以后，关中有许多军阀盘踞，其中最强大的是韩遂、马腾集团。曹操任命钟繇为司隶校尉，派他去关中招降韩、马二人。钟繇到关中以后，经过一番外交努力，成功说服两人归附曹操，两人都派了儿子到许都为人质，从此关中也臣服于曹操了。

这样一来，黄河以南、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，以及洛阳周边地区、黄河以北的河东、河内郡，都纳入了曹操控制之下，西部的关中和凉州也受到曹操遥控，曹操集团已经成长为中原地区无可置疑的霸主，并且把袁绍封堵在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地区，切断了袁绍跟所有盟友的联系。

所有这些布置完成以后，曹操已经具备了跟袁绍掰手腕的实力。同时，袁绍也控制了幽州、冀州、并州、青州的大部分领土，成为河北地区唯一的霸主。天下局势已经明朗，袁、曹两家的终极对决已经不可避免了。

第八章 决战官渡

公孙瓒穷途末路

曹操在黄河以南扫荡群雄的时候，袁绍也在黄河以北攻城略地。

但跟曹操集团不同，袁绍集团没有清晰的战略规划，这几年他们把主要精力用来死磕公孙瓒。经过界桥之战、巨马水之战和龙湊之战，袁绍把公孙瓒的势力压制在了幽州。

同时，北方的乌桓部落也对公孙瓒造成巨大压力。

两方的压力之下，公孙瓒和刘虞的矛盾率先爆发了。

公孙瓒和刘虞的行事方式完全相反：刘虞处处讲究“以德服人”，对内反对压迫老百姓，对外希望通过怀柔政策防止冲突；而公孙瓒是纯粹的武夫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他只考虑怎么让自己生存下去，不管别人的死活，所以他对内横征暴敛，对外穷兵黩武。

刘虞对公孙瓒的种种暴行看不下去，不断出手阻拦；而公孙瓒觉得刘虞处处拆自己的台，也感到忍无可忍。一开始，两人还只限于嘴上争吵，分别写奏表给献帝，指控对方，到后来，干脆公然开打。

公元193年十月，刘虞调集自己手下的十万兵马攻打公孙瓒的蓟城。

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极端错误。

公孙瓒这么多年身经百战，手下军队战斗经验极其丰富。而刘虞只是一个纯粹的儒臣，军事才能近乎为零，他手下的军队又从来没打过仗，连阵列都站不齐，怎么可能是公孙瓒的对手？

出征以后，刘虞还抱着一套迂腐的理论，要求手下军士只捉拿公孙瓒，不准伤害无辜，也不准焚烧百姓的房子。于是他的士兵们束手缚脚，施展不开。

公孙瓒指挥军士因风纵火，大火迅速扑向刘虞军队，刘虞军队瞬间就崩溃了。

刘虞逃回自己的驻地居庸城。公孙瓒领兵追来，三天就攻破城池，活捉了刘虞全家老

小，然后指控刘虞阴谋称帝，再逼迫朝廷派来的使者杀了刘虞全家，把人头送往长安报功去了。

刘虞在全国上下都有很好的名声，朝廷一直支持他，老百姓也都同情他。公孙瓒用武力灭掉他，引来了很多人的反感，公孙瓒从此成了众矢之的，再也不会得到人们支持了。

不过，据说公孙瓒军队攻破刘虞的营垒以后，发现刘虞的妻妾全都穿着华丽的绮罗，大家十分惊讶。刘虞一向以简朴的形象示人，平常穿的官服都打满补丁，现在大家才发现他的简朴都是装出来的。

但这些消息都是公孙瓒一方放出来的，真真假假，外人永远不可能知道真相了。

灭掉刘虞势力以后，公孙瓒成了幽州唯一的霸主，没有人可以节制他，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。

他更加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，于是整个幽州几乎都沦为他的粮仓，他拼命从老百姓手里抢粮食，积攒的粮谷达到三百万斛，够他和手下用几十年了，实在骇人听闻。

于是幽州百姓就惨了，他们陷入严重饥荒，到处是人吃人的惨剧，城市和村庄一片萧条，人人怨声载道，都盼着公孙瓒赶快被人消灭。

公孙瓒本身的人品非常低劣，对人刻薄寡恩，睚眦必报。整个幽州范围内，只要有声望超过他的名士，他就要想办法陷害，所以幽州本地望族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。

刘虞被杀，也惹火了乌桓、鲜卑这些游牧民族。这些年来，刘虞一直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，所以他们对刘虞非常感激。刘虞的下属鲜于辅联络上这些部落，共同派兵把刘虞的儿子刘和接来，奉为新一任领袖。

鲜于辅召集刘虞的残余势力，加上乌桓、鲜卑军队，还有幽州本地同情刘虞的势力，再跟袁绍的将领麴义会合到一起，总共十万兵力，一起去进攻公孙瓒，最后在渔阳附近大败公孙瓒的军队。

幽州各地百姓也沸腾了，纷纷揭竿而起，杀掉公孙瓒派的官员，响应鲜于辅的联军。于是在极短时间内，幽州北部的代郡、上谷、广阳、右北平就全部脱离了公孙瓒掌控。

公孙瓒到这时才知道杀刘虞后果有多严重，但已经迟了，他退守到幽州南部的易京，靠着易河构筑营垒，苦苦支撑。

鲜于辅的联军包围了公孙瓒的堡垒，拖延了一年没能攻下城池，最后麴义军队粮草耗尽，首先溃散，联军才撤退了。

这次战争对公孙瓒打击非常大，从此以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对世界充满恐惧，再也没有勇气去跟诸侯争斗了。

他把全部精力用来构建易京的堡垒，这些堡垒达到非常夸张的程度——易河边挖了十重壕沟，在壕沟的包围圈内筑起五六丈高的土丘，再在土丘上盖高楼，形成一个堡垒。这样的堡垒层层叠叠，达到几千座之多。外围的堡垒由他的手下将领们居住，中间十多丈的土丘上是公孙瓒自己的堡垒，上面楼台高耸入云，楼下有铁门锁着，严禁七岁以上的男人进入，公孙瓒和自己的姬妾、侍女等人住在里面，平时几乎不露面，日常伺候的工作都由侍女来做，所有日用品都用绳索吊上去。

公孙瓒就这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

这样的日子一过好几年，这几年时间，外人基本见不到他，手下的将领们只能通过书信和他联系。甚至连他势力内的人在幽州其他城池受到袁绍攻击，公孙瓒都不派人去救，结果这些将领要么被属下杀掉，要么投降袁绍，剩下的将领也都离心离德了。

有手下问公孙瓒怎么计划的，公孙瓒说：现在天下局势不明朗，只能严密防守，等局势有变，再出来争夺天下。

公孙瓒的“自闭”行为大大帮助了袁绍，袁绍没费太多力气，就把幽州南部各大城池拿下来了，只剩下易京和几座小城。特别是易京，公孙瓒的堡垒实在太坚固，粮草又太充足，所以袁绍一直攻不下来。

这几年，袁绍一直在跟幽燕等地的黑山军作战，暂时也没能下定决心除掉公孙瓒。

直到公元198年底，袁绍才调集主力部队，包围了易京的堡垒。

公孙瓒支撑到第二年三月，实在撑不住了，便派他儿子公孙续去找黑山军搬救兵。黑

山军首领张燕亲自出马，带着十万大军跟公孙瓒去救援易京。公孙瓒派人递书信给他儿子，让他在城外沼泽地里埋下伏兵，点火为号，跟自己内外夹攻，灭掉袁绍军队。

不料这封信却被袁绍的人截获了。袁绍派人在沼泽地里点起火堆，公孙瓒就带兵出城来，结果遇到袁绍伏兵，被杀得丢盔卸甲，逃回了城内。黑山军的救兵也只好回去了。

易京的壕沟实在难以攻破，袁绍便让人挖地道，一直挖到那些堡垒下面，先用柱子撑住上面的楼，再把地基挖空，然后一把火烧掉柱子，上面的楼就轰然坍塌了。

袁绍用这个法子终于攻进了易京，包围了公孙瓒的堡垒。公孙瓒看到大势已去，先勒死自己的妻子儿女，然后点火自焚，但他还没被火烧死时就被冲上来的袁绍士兵杀掉了。剩下的将领死的死，降的降，公孙瓒集团就这样被消灭了。

然而袁绍的胜利来得太迟了。

公孙瓒坚守易京四年，一直拖住袁绍，使袁绍不能抽身向其他地区出击，间接帮了曹操的忙。

这四年，天下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四处出击，追亡逐北，已经渐渐显露出王者之气。

公孙瓒灭亡之前，刘虞的老部下鲜于辅已经拿下了幽州中部和北部。公孙瓒灭亡以后，鲜于辅听从手下的建议，向远在许都的献帝请求册封，很快就得到了回复：献帝封鲜于辅为建忠将军，管理幽州北部六郡。

献帝的命令就是曹操的命令，这点大家心知肚明，于是鲜于辅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投到了曹操手下。

这对袁绍是重大打击，他千辛万苦消灭公孙瓒，却只得到易京周边一小块地方，幽州的大部分都属于曹操集团了，他有苦说不出，毕竟人家曹操奉的是皇帝的命令呀。

当初献帝逃亡的时候，没有及时把他接过来，是袁绍的最严重失误。袁绍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但很难补救了。事实上，这几年，袁绍的人一直在劝他尽快攻打许都，把献帝抢过来，但他一直犹豫，错过了许多机会，现在要抢献帝，只能向曹操发动大规模战

役了。

官渡之战前的袁绍集团

曹操和袁绍本来是盟友，自从曹操接汉献帝到许都以后，他们的关系就变了。

看到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四处发号施令，小小的许都俨然成了全国政治中心，袁绍这才后悔起来。

他先写信给曹操，说许都地理环境太差，建议把朝廷迁到靠北一些的鄆城。鄆城在兖州中部，靠近袁绍的地盘。曹操当然不上当，一口回绝了。

那么现在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快刀斩乱麻，趁曹操还没有统一中原地带，赶紧派大军杀进许都，打掉曹操的上升势头，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就是这样建议的。

曹操攻吕布、追袁术、征张绣的时候，都是偷袭许都的绝佳机会。

可惜袁绍是出了名的“多谋少断”，在大事上总是下不了决心，把这些机会——错过了。

曹操也明白现在需要稳住袁绍，所以通过献帝释放烟雾弹，不停抚慰袁绍，给他封官，甚至下诏书让他统领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——看起来给足了袁绍面子，让他进一步犹豫起来。

袁绍的反应迟缓，间接害了他的盟友们——这几年，张杨被杀，张绣被迫投降，刘表被严重削弱，袁术、吕布也被封堵在兖州以南，最终成了曹操的“盘中餐”。

袁术败亡前，给袁绍写信求援，几乎要跪下哀求了，恳请他接收自己的“皇帝之位”，言下之意，就是请求他尽快来解救自己。可袁绍还是无动于衷，眼睁睁看着袁术集团被曹操消灭。

于是，曹操得到了一段黄金发展期，在中原地带左冲右突，先后吃掉各路小军阀，成功壮大起来。

这段时期袁绍在干什么呢？他在跟幽州的公孙瓒和黑山军死磕。公孙瓒和黑山军确实该讨伐，但不应该是这个时候。同一时期，袁绍也在向青州、并州出击，但这些地方的战

略价值，都不如打击曹操来得重要。

只能说，袁绍的战略眼光太差了，没有及时看清天下局势，忽略了曹操对自己的威胁。

等到公孙瓒等人都被讨平，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名义上都落入了袁绍手里以后，他才发现，曹操已经崛起，难以遏制了。

袁绍到这时候才决定南下攻打许都，手下谋士沮授劝阻道：“现在曹操的实力不可小看，我们又刚刚征讨公孙瓒回来，士卒疲惫，粮草紧缺，不宜随意兴兵。建议先休整一段时间，待时机成熟，再派使者去向天子报捷（袁绍成功消灭公孙瓒，替朝廷报了刘虞被杀之仇），凭这个借口跟天子联络上。如果曹操从中作梗，我们再昭告天下，说曹操挟制天子，隔绝王路，那时候再兴义兵不迟。”

一向反应迟缓的袁绍这时候却急躁起来，一口否决了沮授的提议，又听信别人的挑拨，把沮授手下的军队分为三份，只留一份给沮授，其余的交给郭图、淳于琼去统领。

于是在大军出动之前，袁绍阵营内部的矛盾已经先爆发出来了。

这时候一个重要人物突然逃过来寻求庇护，彻底坚定了袁绍出征的决心。

衣带诏事件

公元200年正月，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许都传播开来——董承等人组建了一个小团体，密谋杀掉曹操！

按照官方说法，国丈董承为了跟曹操争权，秘密联系到长水校尉种辑、将军吴子兰、偏将军王子服、议郎吴硕等人，准备谋杀曹操，结果阴谋泄露，被一网打尽了。

但民间又有传言说：这件事的起因是，汉献帝把一封密诏藏在衣带里面，交给董承，命令他诛杀曹操，解救自己。

从迁都许都以来，献帝和曹操的关系就一直受到大家猜测。曹操掌握的舆论机构一直渲染曹操多么忠心，和皇帝的关系多么和谐。但大家当然看得出来，现在的献帝就是一个傀儡，根本没有人身自由，所谓的“关系和谐”都是骗人的鬼话。

关于献帝和曹操真实的关系，外界只有一些零星的传言，最著名的是以下一则传闻：

议郎赵彦曾经跟献帝走得比较近，经常在一起谈论当前局势，曹操知道以后，马上杀掉了赵彦。这件事让献帝悲愤交加，不久以后见到曹操，他就说：“将军要能辅佐我，就好好辅佐。要不能，求放我一条生路！”

按照汉朝传统，曹操这种“三公”官员带兵觐见皇帝，身边会有侍卫拿刀挟持着，以保证皇帝的安全。当时曹操就是这种状况。

献帝的话一出来，曹操以为他要处死自己，吓了一跳，出来以后汗流浹背，后怕不已……

这类传闻让大家相信：献帝跟曹操暗地里矛盾重重，不知道哪天会爆发出来。

“衣带诏”的传言一出来，大家都猜测，献帝跟曹操的矛盾已经彻底爆发了，双方现在是你在死我活的关系，但献帝又没法跟外界联系，只能让董承帮忙诛杀曹操。从之前、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，这种情况可能性很高。

不过也有人认为，董承就是一个阴谋家，所谓的“衣带诏”根本不存在，一切都是他

自导自演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夺权。因为一旦曹操倒掉，他作为外戚领袖，就会马上掌握朝政大权。

但人们没有证据，所有这些猜测都成了历史谜案，无法考证了。

不管真相是怎样的，曹操对这种事情都绝对无法容忍，在他的命令下，这起案子很快被办结，董承、种辑等人都被灭了三族，连董承的女儿、怀着“龙种”的董贵人都被杀了。

这起大案让曹操意识到自己对朝廷的控制存在巨大漏洞，从这以后，他加强了对献帝和整个朝廷的掌控，对属下官员的监视也更严厉了。

处理完董承等人以后，曹操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了，但他又想到了另一件事，让他心里很不舒服——

根据董承等人的供述，刘备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。不过刘备比他们更滑头，只是口头上答应跟他们合作，随后却找机会跑掉了。

曹操长吁一口气，随后感到深深的寒意……

他现在才知道：为什么当自己说出“天下英雄，唯使君与操耳”的时候，刘备会吓得筷子都掉了；为什么刘备会放弃自己给他的那么多优惠条件，义无反顾地逃回徐州；为什么刘备的叛变会来得如此之快，如此突然……

这个大耳儿，原来一直内心藏奸，表面上装作你的亲密战友，跟你推杯换盏，称兄道弟，暗地里却跟其他人谋划来害你。这种嘴脸，真的把人恶心到了。

曹操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彻底看错了刘备，原来刘备的心机比他想象的深沉得多，手段也无耻得多，而且这家伙也根本不肯当任何人的手下，一心只想称王称霸。这样一个无比强悍的竞争对手，是必须要尽快除掉的。

曹操从此把刘备当作最主要的敌人，见一次打一次，追杀到底，绝不宽恕！

刘备再次逃亡

之前刘备占据下邳，曹操还没太在意，只派了几个手下将领去讨伐他，不料被他打败了，还狂妄地叫嚣：“除非你们主子亲自来，否则休想讨到半点便宜。”

曹操之前听到这话，还没认真跟他生气，现在才觉得不能忍了。看来自己必须立即出马，去给这个大耳儿一个狠狠的教训！

官渡那边，袁、曹两家的大军还在对峙，大战一触即发，即使这样，曹操也决定冒险调兵去攻打刘备。

这个决定遭到了手下许多人的反对，大家都觉得曹操不该为了一个小小的刘备影响大局，只有郭嘉说：“袁绍生性迟疑，不会那么快出兵。刘备刚到徐州，立足未稳，现在去征讨，必胜！”

曹操高度信任郭嘉的智慧，听到这番话，终于坚定了征讨刘备的决心。

事实证明郭嘉又对了。刘备根本没想到曹操真的会亲自来，甚至听到探子的禀报还不信，他还带着一支小分队出去观望。直到远远看到曹操的麾盖，刘备才大惊失色，丢下众人飞奔逃命去了。

曹操大军迅猛推进，杀得刘备的人马四散奔逃，很快攻陷了小沛，活捉了刘备的妻儿老小——包括甘夫人和糜夫人。又杀到下邳，活捉关羽，收复了整个徐州，满载而归。

回到许都一看，袁绍果然没动静，于是曹操再把兵力调回官渡，继续跟袁绍对峙。

其实袁绍那边有人看到了曹操的漏洞，田丰就劝谏袁绍：趁曹操征刘备的机会赶紧突袭许都。袁绍却说，他的小儿子正在生病，抽不开身。于是最后一次偷袭许都的机会就错过了。

田丰气得拿拐杖杵着地面说：“竟然为一个婴儿错过这样的机会，大事去矣！”

再说刘备。丢下众人独自逃命虽然很无耻，却的确让他保全了性命。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只能先逃到青州，找袁谭护佑。

刘备当豫州刺史的时候，曾经推荐过袁谭为茂才——这是他给自己预留的退路之一，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袁谭算是他的门生故吏，所以袁谭对刘备十分敬重，不仅把他收留下来，还亲自护送他渡过黄河，送到了冀州袁绍那边。

袁绍听说刘备到来，大喜过望，亲自出邺城二百里迎接刘备，随后把刘备奉为自己的座上宾。后来一些天里，刘备的属下们也陆陆续续地逃了过来，都投到了袁绍手下。

刘备向袁绍控诉曹操“欺君罔上”的罪行，袁绍听得怒发冲冠，同时暗喜：终于找到了对曹操开战的理由。于是他进一步加紧准备对曹操的军事行动。

这一回却又有人反对进攻许都，田丰认为：曹操已经有充分准备，发起突袭的机会已经错过了，现在不宜用兵。

袁绍不听，反而以“惑乱军心”的罪名惩罚田丰。

袁绍随后调集起十一万大军，以审配、逢纪为军师，田丰、荀谏、许攸为参谋，颜良、文丑为将帅，基本集结了袁绍集团全部精锐。

出发之前，袁绍还让著名文人陈琳写了一篇《为袁绍檄豫州》痛斥曹操，把曹操祖宗三代都骂遍了，实在解气。

公元200年二月，这支拖延了很久的军队终于开向许都方向，拉开了跟曹操决战的序幕。

身在曹营心在汉

袁绍和刘备都万万没想到，前方等待他们的第一个敌人竟然是关羽。

曹操是个气度恢宏的人，他虽然对刘备的为人很不齿，却没有迁怒于刘备的亲友，捉到刘备的人以后，他都给予了优待，特别是对于关羽。

之前刘备投靠曹操，关羽也跟在身边，一起参与了围剿吕布的战争，关羽的勇武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可能从那时候起，曹操就有了招纳关羽的想法。

如今关羽竟然向自己投降，曹操惊喜万分，他拜关羽为偏将军，给予极高的礼遇，希望换得关羽真心归降。关羽也十分感激，任凭曹操调遣。

曹操却发觉关羽常常闷闷不乐的，张辽是关羽的好友，曹操就派他去询问关羽的想法。

关羽告诉张辽：“我知道曹公待我恩深义重，但我跟刘将军（刘备）有生死之约，绝不会背弃他，等我报答完曹公的恩情以后，我就会去追寻刘将军。”

张辽犹豫再三，还是把关羽的原话转告了曹操。

不料曹操不仅不生气，还大赞关羽的忠义。曹操恨的是刘备那种阳奉阴违的做派，像关羽这样坦率表明心迹的做法，反而换来曹操的钦佩，从此关羽在曹操心里的形象更加高大了。

不过，有些话关羽还是没说出口……

之前刘备在曹操手下时候，关羽也在。有一次，曹操和刘备一起打猎，大家分头去找猎物，人群散开了，关羽就悄悄提醒刘备：机不可失，现在可以杀掉曹操。刘备怕自己跑不掉，就没同意，关羽也因此没有动手，所以错过了杀曹操的机会。

对于这件事，关羽一直耿耿于怀，后来还向刘备抱怨。

所以关羽并不只忠于刘备，他更忠于汉室朝廷。在他看来，刘备是志在匡扶汉室的英

雄，曹操是阴谋篡权的奸臣，他跟曹操有路线上的分歧，所以他才坚决追随刘备，而不追随曹操。

但现在曹操又对他有大恩，他需要报恩。对汉室的大忠、对刘备的小忠、对曹操的义，所有这些，纠集到一起，让关羽万分为难，他只能选择暂时隐忍，等报完曹操的恩情以后再义无反顾地离去。

关羽对“忠”和“义”的处理得到了后人的无比推崇，以至于他本身成了“忠义”的化身，被后人神化了。

曹操知道关羽的心事以后，已经明白，他不可能久留，那就让他尽快建立功勋吧，于是把他派上了官渡前线。

关于这件事，曹操很可能有一些阴暗心理——他应该已经知道了刘备在袁绍那边，却故意瞒着关羽，让关羽去阻挡袁绍的军队。一旦关羽杀掉袁绍的将领，刘备在袁绍那边就待不下去了，甚至可能会被袁绍杀掉。还有另一种可能：刘备直接跟关羽撇清关系，继续留在袁绍那边，那么关羽无处可去，就只能跟着曹操了。

曹操的这些算计，关羽完全不知情——如果知道的话，他为了刘备的安全，绝对不会参与对袁绍的战争。在当前，他心里只有尽快报恩的迫切想法。

当时袁绍的先头部队已经来到兖州北部，由大将颜良率领，率先渡过黄河，在白马包围了东郡太守刘延。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先假装攻打白马以南的延津，把袁绍的主力部队吸引过去，然后亲自带兵，飞速杀向白马。

曹操让关羽和张辽当前锋，当他们达到白马的时候，颜良大吃一惊，只好仓促应战，现场乱成了一团。

关羽立功心切，不等众人立稳，看准颜良的麾盖，提刀策马抢先冲了过去。只见一人一骑如风驰电掣，刹那间冲进敌军阵营，直奔颜良而去。颜良和手下都来不及阻挡，关羽直接砍下颜良人头，在敌人合围之前，飞速撤回了己方阵营。

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斩首行动之一，关羽的武力太过于骇人，又出其不意，颜良的军队没有防备，数千大军竟然没能拦住关羽，让他刺杀得手。

主帅被杀，颜良的军队一片混乱，四散奔逃。白马之围被解开了。

曹操知道白马守不住，于是放弃城池，把城内军民和财物全部向南迁移。袁绍听到回报，马上派文丑、刘备带领另一支军队过来追赶，在延津追上曹军，结果又被曹军打败，文丑也被杀掉，只有刘备跑掉了。

至此，曹操挡住了袁绍的第一波进攻，袁绍强行突破黄河防线，速战速决的策略已经失败了。

这场战役让关羽声名鹊起，收兵以后，论功行赏，关羽得到曹操极高的褒奖，被封为汉寿亭侯，金银财宝更是赏赐了无数。

但关羽已经完成了自己报恩的任务，而且已经知道了刘备在袁绍那边，明白自己被曹操套路了，所以他回来以后一句话不说，把曹操赏赐的财物和官印都封存起来，留下一封书信，带着刘备的家眷投奔袁绍去了。

曹操手下的将领们请求曹操赶紧阻拦，曹操却说：“各为其主而已，不必追了。”

曹操有许多机会可以杀掉关羽，但他没有，而是放关羽走了，还让关羽带走了刘备的家眷。这件事情上曹操展现出来的气度，在历代帝王中都是极其罕见的。

艰难的对决

关羽来到袁绍军营，见到刘备和张飞，各自述说了分别以后的遭遇，都是感慨不已。

随后他们却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。

先不说关羽杀颜良在袁绍阵营引发的仇恨，就说曹操把刘备全家老小毫发无伤地送了回来，虽然以刘备的性格，并不会真心感激，袁绍却难免疑心起来——万一刘备感激曹操，暗地里搞些破坏呢？他难免这样想。即使他表面上装作不在意，他手下的将领们也难免有想法。

所以刘备已经不可能得到袁绍阵营的真心接纳了。

当然，以刘备的眼光，应该已经看出袁绍要输给曹操，所以即使袁绍想重用他，他也不会留。

刘、关、张三兄弟只能另外找出路。

回顾走过的这一路，刘备的道路真是坎坷，投奔了一个又一个军阀，却始终没法长期立足，现在又跟曹操结了大仇，离开袁绍的话，还能去哪里呢？

他们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计划厚着脸皮去投奔荆州刘表。一来刘表与刘备都是刘氏宗亲，好说话；二来刘表是曹操的敌人，应该会收留他们。

但是直接走人肯定不行。刘备就向袁绍建议，让自己去荆州联络刘表。袁绍没有直接同意，而是让他带兵去豫州南部的汝南郡，跟当地黄巾余部会合，从后方骚扰曹操。

这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总比留在袁绍这边好。刘、关、张三兄弟长出一口气，带着他们的嫡系人马，偷偷从小路开向汝南去了。

再说官渡那边。

斩杀颜良、文丑之后，曹军取得了对袁军的连续胜利，特别是气势上压倒对方，挫败了袁军速战速决的企图。

但曹军也没有能力发起反击。曹操让军队全部后撤，退到后方的官渡，依托河滩上的沙堆扎营。袁军随后跟过来，双方在官渡对峙。

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。

从灵帝末年黄巾起义算起，天下大乱已经有十六年了。这十六年期间，从关中到洛阳再到幽燕、兖州、豫州，整个北方都遭遇了骇人听闻的严重破坏，社会结构已经彻底崩塌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崩溃——农田荒芜，村落萧条，人民死的死、逃的逃，饥荒席卷了一轮又一轮，几乎每一刻都在爆发人吃人的惨剧。

这种情况之下，人民已经极度疲惫，物资严重紧缺，根本没有油水供统治者搜刮，也支撑不了大规模军事行动。

所以无论曹操还是袁绍，都没有能力向对方发起大规模进攻。在初期的几场小规模战役过后，双方都被迫停止下来，就地驻扎，严密防守，等待对方犯错的时机。

于是官渡之战开始没多久，就进入了一种奇特的对峙状态。

更令人绝望的地方在于：对峙一旦开始，便难以结束了，谁都不敢先退，就这么耗着。

这种局面其实是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，也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。袁绍本来想速战速决，迅速攻破许都，却不料刚过黄河就被挡住了；而曹操基本上是被动应战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，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把袁绍挡住了。

双方都蓦然发现：长期对峙对物资的消耗，比短时间的大规模战役更加巨大！

前线军队一天不撤退，天文数字的粮草消耗就要延续一天，后方就需要源源不绝地调集物资。后方的百姓本来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了，你再这样压迫他们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曹操和袁绍都不敢想象。

于是两大集团都面临这样的困境：要么前线粮草供应不上，军队崩溃；要么后方不堪压迫，激起民变。不管哪种情况都是毁灭性的。

事实上，官渡前线对峙的同时，两大集团的后方也频频爆发危机。忍无可忍的民众正在揭竿而起，各大城镇处处点燃烽火，曹操和袁绍一边指挥前线军队严防死守，一边忙着在后方灭火，真是焦头烂额。

所以这种对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煎熬，甚至可以说是灾难。

相比起来，曹操的煎熬比袁绍更深一重。

首先，曹操集团的地理条件就比袁绍差。

曹操集团占据的地盘虽然很大，但真正的统治中心就是兖州和豫州北部，这些地区紧挨着战争前线，许都到官渡直线距离不足二百里，中间无险可守。可以说，曹操集团的心脏都在袁军直接威胁下。

另外，跟袁绍不同，曹操身后还有其他军阀，荆州刘表、江东孙策，都让曹操不得不防。这就严重分散了曹操集团的防卫力量，削弱了他们的战争能力。

这种局面决定了曹操不能承受失败，他的军队必须守住官渡防线，一步都不能退。

其次，曹操占据的地区受战乱破坏更加严重，造成曹操集团的粮草供应比袁绍集团更加吃紧，到对峙后期，已经随时面临断粮的局面。

最严重的时候，曹操几乎要精神崩溃了。有一次，他看着运粮的民夫汗水淋漓地从旁边经过，禁不住满心惭愧，走过去对那些民夫说：“不要担心，再过十多天我就替你们打败袁绍了。”

可是曹操心里一点儿都没底，他已经承受不住了，写信跟许都的荀彧商量，要不要把军队撤回许都。

荀彧坚决阻止，说：现在的局面，谁先撤退，谁就全军覆灭，我们必须坚守下去。我看袁绍也快坚持不住了，我们再坚持下去，必然马上有重大转机。

曹操听到这番话，才继续坚持了下来。

对峙的这段时间，双方也都绞尽脑汁想尽快找到突破口，甚至各种歪招都使出来了。

例如，袁绍让人堆土成山，山坡上搭起哨塔，居高临下放箭，射得曹操的军营里面遮天蔽日，士兵们都扛着盾牌走路。

曹操就让人建造霹雳车，也就是投石机，从军营里面抛石头砸掉袁绍的哨塔。

袁绍让人挖地道通往曹军阵营，曹操就让人挖壕沟来阻挡。

更大的招数在外交领域。

从对峙开始，双方就竭尽全力策反敌人后方。袁绍派刘备到曹操后方的汝南地区，跟当地黄巾势力联合打游击，骚扰得曹操十分头疼；又设法收买汝南本地官员，但没成功。曹操则拉拢乌桓的领袖阎柔、幽州的鲜于辅等人，让他们在幽州威胁袁绍。

这些伎俩都给对方造成很大困扰，但改变不了双方总体的均势，只要双方都坚持不撤军，官渡的对峙就要持续下去。

关键时刻，袁绍的用人不当改变了战争局势。

夜袭鸟巢

袁绍的谋士里面有个叫许攸的，向袁绍献计：“我们可以绕开官渡，派一支军队连夜突击，直接杀到许都，奉迎献帝，然后以天子的名义讨伐曹操，曹操的军队必然崩溃。”

这条计策毒辣而有效，可惜袁绍却不听，许攸十分失望。

这时候又传来消息，许攸在后方邺城的家属犯了法，被当地官员抓起来了，许攸又羞又怒，就偷偷逃到了曹操那边。

许攸以前曾经在灵帝的朝廷里当官，跟曹操、袁绍都有交情。曹操了解他的为人，听说他来投奔，鞋都来不及穿，光着脚跑出营帐，张开双臂大笑说：“子远（许攸的字）来了，我们大事成矣！”

许攸问曹操：“老实告诉我，现在粮草还能支撑多久？”

曹操笑笑说：“还能撑一年。”

许攸拔腿就要走，曹操赶紧拉住他说：“还能用半年。”

许攸说：“你这么没有诚意吗？难道不想打败袁绍了？”

曹操只好低声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只能坚持一个月了。”

许攸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袁绍现在有大量军粮存在鸟巢（官渡以北四十里，延津附近），防备松懈，只要派轻骑兵偷袭，烧毁粮草，袁军必破！”

曹操大喜。

自从对峙以来，袁、曹双方就在竭力破坏对方的粮草运输，但都没有造成太大伤害，原因就是不知道对方存粮的具体位置，只能在路上拦截对方的车队。现在许攸把袁绍存粮的位置透露给曹操，顿时让曹操豁然开朗，打破力量均衡的机会就这样来了。

当年十月，曹操亲自领着五千步兵，扮作袁军士兵，带上柴火，衔枚夜行，奔向鸟巢。路上遇到盘查的，就说是袁绍派去增援的军队。

乌巢果然是袁军防守的一个重大漏洞，曹操的五千士兵连夜闯过多道关卡，袁绍的守军竟然都没识破，就这样放他们过去了。

这些人来到乌巢，不由分说，马上放起火来，风助火势，乌巢守军瞬间大乱。

乌巢守军的头目是大将淳于琼，他带领守军跟曹军展开大战。淳于琼守在营帐里，曹操带人在外面进攻，一直打到天明。

袁绍听到回报，还没有太慌张，他听取谋士郭图的建议，派大将张郃、高览去攻打曹操在官渡的营地，就算乌巢失守，端掉曹操大营，袁军也就胜了。

张郃却坚决要求先救乌巢，跟郭图吵起来。最后袁绍只好折中处理，继续让张郃、高览去攻打曹操大本营，但分少部分兵力去救援乌巢。

袁绍却没想到这个决定存在的隐患：救援乌巢的兵力太少，几乎相当于去送死；张郃等人又心怀不满，加上曹操大本营很坚固，短时间打不下来。而一旦乌巢先失守，曹操大本营还没打下来，那就两边都败了。

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：乌巢先被攻破，粮草全部被烧毁。曹操带人对乌巢袁军展开大屠杀，从军官到士兵，一个不留，然后割下这一千多人的鼻子，回去展示给正在围攻曹营的袁军看。袁军士兵个个吓得面无人色，不战自溃。

张郃、高览看到失败已经无法挽回，又怕回去受责难，于是都投降了曹操。

这两场战役的伤亡人数还不算多，袁军主力还在官渡对面的营地里。但这些士兵听说粮草已经全部被烧毁，张郃等人又投降了敌军，都受到严重震撼，已经对峙了半年的士兵们终于心理崩溃了，纷纷夺路而逃，袁绍的将官们辖制不住，终于演变成了一场整个阵营的大溃决。

曹军终于迎来了反攻的机会，在曹操的指挥下，几万军士一拥而前，冲到对面营地展开大屠杀。袁军士兵四散奔逃，被砍倒的、被踩死的不计其数，剩下的士兵都投降了曹军。

曹操的粮草已经消耗到极限了，无法再养活这几万人，只好下令把所有战俘都坑杀

了。

这是三国时代最大规模的屠杀，前前后后被杀掉的袁军士兵超过七万人，整个河北的军事实力都遭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，袁绍集团再也无法卷土重来了。

军营溃决当晚，袁绍带着手下亲信八百多人飞奔过黄河，到河北逃命去了。

官渡之战以曹操集团的完胜告终。曹操集团依靠正确的策略、坚定的意志和团结的作风坚持到了最后，终于抓住了唯一的一次机会，摧毁了敌人的意志，造成了敌军阵营的总崩溃，这是一场靠坚持赢下来的战争。

这场超过半年的对决，虽然让曹操集团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，但打垮了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从此以后曹操在整个北方已经没有对手了，统一北方已经只是时间问题。

曹操的目光随后转向了南方。荆州刘表、江东孙权，这两个对手如同芒刺在背，必须尽快除掉。还有那个四处流窜的大耳儿刘玄德，不把他挫骨扬灰，实在难解心头之恨！

第九章 平定河北

江东小霸王

从官渡回来以后，曹操听说了一条让他又惊又怒的消息——

就在袁、曹双方对决最激烈的时候，竟然有人策划从后方偷袭许都，劫持汉献帝！这个胆大包天的浑小子就是江东目前的霸主——孙策。

孙坚意外身亡以后，留下五个儿子，年纪最大的孙策才十六岁，其他四个儿子都不超过十岁（孙坚身亡年份有争议，这里采用公元191年的说法）。

全家人突然失去了依靠，家族顶梁柱的担子便落到了年纪轻轻的孙策身上。他既要奉养母亲吴夫人，又要照顾四个弟弟，还要对付周围各种不怀好意的势力。

在群狼环伺的险恶局面下，孙策不得不低调做人，特别是对于孙坚原来的老东家袁术，他尽力表现得谦恭和柔顺，看起来，他准备继承孙坚的事业，继续当袁术的马前卒，这才在袁术手下谋到了一席之地。

尽管年纪还小，孙策却已经在当地有了很大名气，他相貌俊美、生性豪爽，更继承了父亲的英勇和果决，见过他的人都对他赞叹不已。他爱结纳名士，在寿春等地上流社会的圈子，结交到了许多朋友。最后，连袁术都被他的气度打动了，对人说：“要有孙郎这样一个儿子，我死而无憾。”

不过袁术还是处处防着孙策。守孝期满以后，孙策去找袁术，涕泪交加地请求把父亲留下的军队交给他统领，袁术却不愿意，只是告诉他：“你舅舅和堂兄都在丹阳，你去找他们。”

孙策的舅舅吴景现在是袁术任命的丹阳太守，堂兄孙贲是丹阳都尉，两人带着一些兵马在丹阳，目前隶属于袁术，所以孙策就去投奔到他们手下。

吴景等人虽然名义上是地方长官，可现在兵荒马乱的，到处都不太平，他们这些地方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带兵跟四周的流寇作战，所以他们实际上相当于小军阀。孙策来丹阳以

后，也成了他们的将领，参与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。

在这些战役中，孙策招募到了自己的第一支部队，虽然只有几百人，可也向周围的人表明：这个少年已经成长起来了，成了可以冲锋陷阵的大将。

孙策带着自己的这支队伍又去找袁术，再次请求他把父亲的军队还给自己，袁术这才给了他一支一千多人的军队，孙坚的其他军队，还是被袁术给私吞了。

不过现在孙策的队伍真正壮大了起来，真正可以参加一些重大战事了。接下来，在舅舅和堂兄的带领下，他们应该可以扫平各种贼寇，统一丹阳地区。

没想到，就在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一场灾难却骤然降临。

公元194年，远在长安的朝廷任命刘繇为扬州刺史。刘繇也是汉室宗亲，朝廷派他来扬州，就是想夺回扬州的控制权。（上一年，李傕派马日磾来扬州拉拢袁术，袁术不同意，还直接扣押了马日磾，可能是这件事惹怒了李傕，所以他才派刘繇来争夺扬州。见第五章“追击袁术”一节。）

扬州刺史的驻地在寿春，但寿春现在是袁术的大本营，刘繇不敢招惹袁术，就渡过长江，到江东的曲阿去建立自己的政府。

丹阳和曲阿等地现在都是由吴景他们控制的，刘繇来了以后，不由分说，把他们全部赶走，自己占了丹阳。

吴景、孙贲等人只能退到袁术所在的九江郡。

刘繇来扬州插一脚，袁术当然不干，所以他自己任命了一个“扬州刺史”，跟刘繇对着干，又派吴景、孙贲等人去反攻刘繇的军队。双方隔着长江对峙了一年多，谁也吞不掉对方。

长安的朝廷也火冒三丈，下令加封刘繇为扬州牧（名义上，牧的权力比刺史更大）、振武将军，让他加紧死磕袁术。

看到这种情况，孙策坐不住了，他请求袁术说：“我家在江东很有人望，请派我去帮

舅舅讨伐刘繇。事成之后，我再在江东征兵，预计可得三万兵马，到时候我再带这些兵来助明公匡扶汉室。”

既然是送上门的便宜，袁术当然不推辞，就任命孙策为殄寇将军，让他去协助吴景。但袁术又特别抠门，只给孙策一千多人和几十匹战马——而敌人有上万兵马。于是孙策带着这支可怜的队伍就向江东出发了。

孙氏在江东果然很有人望，孙策去找吴景的路上，不断有各种队伍来投奔，到达吴景那边的时候，队伍竟然已经扩张到了五六千人。

孙策继承了他父亲严谨与顽强的作风，他本身又有过人的个人魅力，他的军营里，从军官到士卒，人人都愿意为他效死力，他的军队一上战场，顿时战斗力惊人，连战连捷，迅速打败了刘繇，把刘繇赶到西部的豫章郡去了。

这次战争中，孙策还招降了刘繇手下的将领太史慈，太史慈后来成为东吴名将。

孙策进入曲阿，秋毫无犯，人们都十分拥戴他，争相来归顺，再加上招降的刘繇部队，孙策手下的兵马很快扩充到两万多人，已经是一支规模可观的大军了（曹操参加官渡之战的军队也只是一两万人，所以孙策的两万多人应该有夸张的成分）。

之后一年多，孙策又先后赶走了吴郡太守许贡，招降了会稽太守王朗，从而控制了江东大部分地区。

经过了战争磨炼的孙策真正成长起来了，二十二岁的他，不仅是军事强人，更有过人的政治头脑，他开始考虑怎么摆脱袁术的控制，建立自己的政治集团。

袁术虽然是当世大佬之一，却心胸狭窄，目光短浅，这几年他一直变着法子打压孙策。他一方面让孙策替自己四处出击，另一方面，等孙策有战果以后，他却立即翻脸，吞掉胜利果实。

例如，他曾经许诺封孙策为九江太守，后来却把这个职位给了自己的亲信；孙策替他打下庐江郡，他却又任命自己的亲信当了庐江太守。

对于这些，孙策都忍了。

现在孙策的羽翼终于丰满起来了，有了跟袁术叫板的实力，开始跃跃欲试地准备跟袁术摊牌。

头脑昏庸的袁术这时候却亲自送来助攻。

公元197年初，袁术在寿春称帝，天下哗然。

汉室朝廷虽然衰落了，但各路军阀表面上还是自称为汉家将帅，袁术第一个跳出来称帝，等于把自己变成了活靶子，让天下人来攻击。

孙策马上给袁术写信，明确表示反对他称帝，袁术当然不听，于是孙策宣布跟他决裂，从此脱离袁术集团。

这个决裂声明完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无懈可击。所以孙策不仅没有背上“背主”的名声，反而引来天下人一片称赞声。同时，吴景和孙贲也响应孙策的号召，脱离袁术集团，投奔到孙策手下。孙策集团因此正式建立起来，成为跟袁术集团并列的军阀集团之一。

孙策也不忘表示对汉室朝廷的忠诚。这时候朝廷已经迁到许都，受曹操控制，孙策派人去许都拜见献帝，供奉礼物，于是又引来一片赞叹。

曹操也及时送来助攻。他以朝廷的名义封孙策为骑都尉，袭爵乌程侯，兼任会稽太守。这样一来，孙策在江东的军事占领便有了官方认证，变得名正言顺了。

这一通操作下来，孙策集团在政治上彻底站稳了脚跟，甚至已经取代了日薄西山的袁术集团，成为东南地区的霸主。

曹操见缝插针，马上又以朝廷名义，命令孙策跟吕布等人去攻打袁术。孙策心照不宣，一口答应下来。于是，孙策成了曹操的盟友，双方共同打击如同强弩之末的袁术。

曹操的想法是：有孙策在后方搅局，就不必担心袁术了，可以用全部精力去准备对袁绍的战争。而对于孙策来说，有了曹操的支持，相当于搭上了顺风船，可以在江东大展拳脚，毫无顾忌地扩张自己的势力。

之后几年，孙策先后消灭了吴郡严白虎、庐江刘勋，又趁刘繇病死的机会拿下了豫章郡。除了在攻打广陵的时候，遇到过陈登的激烈抵抗以外，孙策几乎无往而不利，大幅扩张了自己的地盘。

孙策也没忘记杀父仇人黄祖，他曾经带领手下全部主力去讨伐盘踞在江夏郡的黄祖，取得了不错的战果。不过黄祖背靠刘表这座大山，孙策终究没能消灭他。

到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前，孙策已经控制了包括吴郡、丹阳郡、庐江郡、会稽郡、豫章郡在内的扬州大部分地区，一个强大而年轻的政权已经在东南崛起。

雄心勃勃的孙策根本不满足于当江东霸主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以江东为根据地向中原出击。他把目光瞄准了正在官渡苦苦支撑的曹操，曹操正在拼尽全力抵挡袁绍的进攻，这是偷袭的绝好机会，孙策准备抓住这个机会，给曹操致命一击！

然而一场意外把一切都打断了.....

孙策身亡与江东变局

孙策集团能够如此顺利地崛起，一方面是因为孙策本人有超强的军事与政治才能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袁术不断犯错，在淮南地区的势力范围一步步退缩，给孙策集团腾出了发展空间。还有就是，曹操为了在北方抵抗袁绍，对孙策采取怀柔政策，给了孙策集团充分的发展机会。

从曹操集团的角度来说，过于纵容孙策绝对是大错，可惜曹操一直在全力以赴对付袁绍，忽略了这一点。

曹操集团内部早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陈登就曾经建议曹操尽早遏制孙策集团，曹操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

等到孙策征服江东，已经成功壮大起来以后，曹操才发觉自己大意了。但这时候他正在官渡跟袁绍进行生死对决，实在抽不开身，只能感叹道：“这后生很难对付呀！”

曹操假装看不到孙策的威胁，继续对孙策表示友好，甚至更进一步，采取全方位拉拢政策：把曹仁的女儿嫁给孙策的弟弟孙匡，让自己的儿子曹彰娶了孙贲的女儿，以朝廷的名义征辟孙策的弟弟孙权和孙翊，还让自己手下的扬州刺史举荐孙权为茂才。

这一系列政策涵盖了孙策身边所有重要的亲戚，看起来曹操对孙策这个后生晚辈简直爱不释手，甚至爱屋及乌，想要全面扶植他们家族。

曹操的如意算盘是：先稳住孙策，防止他趁乱偷袭自己，等扛过官渡之战这一关以后，再想办法慢慢去收拾他。

但孙策是什么人？这些伎俩哪里骗得了他？他表面上对曹操感恩戴德，时不时派人去许都表示一下自己的忠诚，背地里却在调兵遣将，准备偷袭许都，劫持汉献帝，然后跟袁绍两面夹攻，彻底打败曹操。

不得不说，孙策的计划既狠辣又有效，如果真的成功实施，官渡之战的结果就会彻底改变了，曹操集团也很可能就这样被消灭掉，孙策可能会和袁绍逐鹿中原。

可惜历史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。

公元200年四月，孙策领军到丹徒去攻打陈登（陈登在徐州的广陵，跟丹徒隔江相望），粮草还没到，所以军队先在那边等着。

有一天，孙策带人去山里打猎，他年轻气盛，又骑着一匹快马，一路飞奔，把随身侍卫们都远远甩在了后面。

前面忽然出现三个行踪诡异的人，孙策停下来问他们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三人回答：“我们是韩当（孙策手下将领）的手下，在这里射鹿。”

孙策猛然发觉不对，他没见过韩当手下有这几人，于是急忙弯弓搭箭，射倒了其中一人。可已经太迟了，另外两人的箭已经射了过来，正中孙策的面颊，孙策大叫一声，倒在了马下。

随从们这时候才赶来，杀掉两名刺客，救回了孙策。

人们调查以后才知道，三个刺客是许贡的门客，为主人报仇来了。

几年前，吴郡太守许贡被打败以后归顺了孙策，但他不老实，偷偷派人送信去许都，说：“孙策是一代枭雄，类似于楚霸王，建议朝廷把他召去京城，免得在外养虎为患。”

这是提醒曹操要及时扼杀孙策。

不料这封密信被孙策的军士拦截了，送到孙策面前。孙策把许贡召来，当面把信扔给他，要他解释。许贡无可辩解，孙策就让人把他勒死了。

孙策杀许贡是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，无可厚非，但许贡那边的人不这么想，而是咬牙切齿要报仇，于是发生了刺杀孙策那一幕。

孙策继承了他父亲的勇猛与莽撞，非常敢于冒险，以至于常常忽视个人安危，终于让刺客钻了空子。

当天晚上，孙策伤势加重，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，现在他儿子还小，家族里面只有

十八岁的弟弟孙权比较可靠，他便把孙权和自己的亲信们召到床前，嘱托大家辅佐孙权，继续把自己开创的基业发展壮大。

孙策把自己的印绶递给孙权，说：“如今天下方乱，以吴、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足以抗衡中原群雄。举江东之众，与天下相争，你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各尽其用，以保江东，我不如你。今后江东的命运就看你了。”

说完，撒手人寰，年仅二十六岁。

孙策之死对江东集团是重大打击，江东集团从此失去了进军中原的能力与胆气。不过好在孙权也有过人的才干，虽然不能进军中原，却可以固守江东，割据一方。

孙策不仅统一了江东，还给孙权留下了一个豪华政治班底。现在的江东集团，拥有张昭、吕范、周瑜、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太史慈……这样一群卓越的人才，在孙权的带领下，他们不畏艰险，众志成城，共同守卫江东，打造出与曹操分庭抗礼的又一支割据政权。

博望坡之战

从官渡回来以后，曹操才有空考虑江东的事情。孙策想趁他危急的时候偷袭许都，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罪行。虽然孙策意外身亡，让曹操逃过了一次致命威胁，但曹操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马上就准备调兵去攻打江东。

可是曹操集团现在亟须休养，经不起又一场大决战，河北也还没有平定，趁丧讨伐别人也容易落人口实。所以在手下劝谏之下，曹操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，反而封孙权为讨虏将军、会稽太守，继续稳住江东集团，防止他们在背后使坏。

现在曹操最恨的人还是刘备。

这个大耳儿，一直上蹿下跳，想尽办法跟曹操作对。官渡对决的时候，他带兵在汝南一带打游击，对曹操后方造成很大骚扰。现在虽然袁绍大军退了，可刘备这颗钉子还没有拔掉，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公元201年九月，休息了一年以后，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扑向汝南，准备拔掉刘备这颗钉子。

这一切早就在刘备的预料之中，他已经预留好退路了，听到曹操大军扑来的消息，他就立即撤退，到荆州投奔刘表去了。

刘备也是汉室宗亲，又有奉皇帝诏令（衣带诏）抗击曹操的理由在身，所以对于他的到来，刘表非常欢迎，亲自到郊外迎接，把刘备请进大堂，奉为座上宾。

刘表欢迎刘备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现在荆州已经属于曹操的重点打击对象，必须尽快扩充兵力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，刘备这一千人到来，正好可以当他的藩属集团，有利于增强荆州防务。

于是刘表把刘备安置在南阳中部的新野，让刘备带着关羽、张飞等嫡系人马，作为荆州的屏障，替他挡住曹操。而他自己坐镇襄阳（荆州政府所在地），在后方操控刘备。

尽管两人尽量营造出友好和睦的气氛，刘表和刘备的关系还是十分微妙。

刘备不甘心屈居人下，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，可现在的形势又由不得刘备，他必须收起自己的锋芒，俯首听令，当刘表对抗曹操的马前卒。

这样的状态是没法长期维持的。在新野安顿下来以后，刘备渐渐显露出自己的野心，表现出夺目的领导才能。荆州各地的豪杰都被他的魅力折服，纷纷来投奔，于是新野一带人头攒动，成了荆州的热点地区。

所以现在的局面变成了这样：刘备利用荆州这个平台扩充自己的实力，在荆州北部建立自己的小集团。

这种情况让刘表非常不舒服，但他又需要刘备替自己守护南阳，所以不好发作，只能明里暗里遏制刘备势力的增长。

在性格和做事风格方面，刘表和刘备也显出明显的区别：刘表是典型的腐儒，性格温墩，行事保守；刘备却是地方豪强出身，生性机敏，出手果断，善于把握机会。

在对待曹操的方针上，两人也出现了明显分歧：刘备希望主动出击，攻击曹操的软肋；刘表却只想固守荆州，等待更稳妥的机会。

所以刘备一直在劝说刘表主动攻击曹操，而刘表一直拿不定主意。

公元202年，终于出现了一次绝佳的机会，当时曹操发动大军攻打冀州的袁尚，后方空虚，刘备立即劝说刘表突袭许都，刘表同意了。

于是刘备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，加上刘表分给他的军队，从新野出发，飞速向许都突进。

事实证明刘备的判断非常准确，曹操在南方的防御果然异常薄弱。刘备的兵力虽然不强，却迅速推进，来到了荆州和豫州交界处的叶县，向东不到二百里便是许都了。

冀州前线的曹操大惊失色，连忙派夏侯惇、于禁、李典向南阻挡刘备。

刘备主动撤退，一路撤到博望坡，夏侯惇、于禁随后追来，双方对峙。

这却是刘备的诱敌深入之计，博望坡的道路是一条狭窄的小道，两旁林木幽深，刘备

在周围埋下伏兵，然后烧毁营帐，突然撤走。

夏侯惇等人以为他要逃了，便追了上去，结果刘备的伏兵突然杀出来，杀得夏侯惇等人大败而逃。幸亏李典率军来救，夏侯惇和于禁才终于捡回一条性命。

刘备也不去追赶，自行撤回了新野。

这是刘备战略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。荆州跟曹操集团在实力上有重大差距，不宜进行大规模决战，只能采用骚扰战术，扰乱曹操的军事部署，破坏曹操的整体战略。

曹操现在的战略已经清楚了：首先，消灭袁绍残余势力，统一河北；然后吞并荆州；最后从水路南下，踏平江东，天下就姓曹了。

刘备的骚扰战术让曹操不能集中精力去统一河北，第一步战略就无法完成。然后刘备再等待时机，一旦曹操的军事部署出现重大漏洞，荆州军队从南阳出发，一举攻破许都，可能奇迹就会出现。

刘备这种战略比刘表固守荆州坐以待毙高明多了。可惜刘表却是个庸才，而且始终防着刘备，所以他坚持自己的保守策略。从博望坡之战过后，不管刘备怎么劝说，刘表都坚决不再发兵，荆州和曹操之间因此迎来了几年虚假的和平时光。

对于这一切，刘备很无奈。他有精准的战略眼光，也有一帮愿意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，然而现在他寄人篱下，所有重大决策都不能自己做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打击曹操的机会就这样错过。

刘表的顽固和保守帮了曹操大忙，曹操看到荆州方向无法再威胁自己，江东孙权也暂时无法对外出击，便放开手脚对袁绍残余势力动手。袁绍集团的末日终于到来了。

平冀州

公元202年五月，因为官渡惨败而郁郁寡欢的袁绍忧郁而死，冀州形势迎来突变。

袁绍一辈子没有做几件正确决策，包括在最重要的继承人问题上，他都犯了大错。

袁绍有三个年长的儿子：袁谭、袁熙、袁尚。

袁谭是长子，长期跟随袁绍出征，立过许多军功，在袁绍集团内部有许多支持者。按理说，袁绍应该选他当继承人。

但袁绍晚年宠爱刘夫人，所以更喜欢刘夫人生出的袁尚，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立他为继承人。

如此重要的问题，袁绍却长期下不了决心，一直到病故，也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，他只是把袁谭过继给了已故的哥哥袁基，算间接帮了袁尚一把。

更严重的在于，袁绍在军事上对几个儿子都给予扶持。袁绍征服了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以后，任命袁谭为青州刺史，袁熙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，把袁尚留在身边，亲自培养。这样一来，他的三个儿子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嫡系人马。

袁绍过世以后，几派人马立即开始对立。袁绍手下的将领们也对立起来，辛评、郭图等人支持袁谭，逢纪、审配等人支持袁尚，双方斗得很厉害。但袁尚长期靠近权力中枢，更有优势，逢纪和审配就伪造袁绍的遗嘱，扶立袁尚当了继承人。

袁谭当然不答应，他目前控制着整个青州，势力很大，便自称为车骑将军，带着自己的军队离开袁尚阵营，驻扎到冀州南部的黎阳去了。

而袁尚继承了父亲在冀州的旧部，驻扎在邺城。

袁绍集团因此分裂为了四部分，分别由袁谭、袁熙、袁尚、高干统领。

这样的分裂对于各方来说都是重大打击，其中袁谭和袁尚的对立是最致命的。分裂的袁绍集团实力大减，这给了曹操很好的机会。当年九月，休养了两年的曹操正式出兵，攻

打黎阳的袁谭。

黎阳背后就是邺城，袁谭紧急向邺城的袁尚求援。袁尚不放心把军队借给他，就亲自领军去救援黎阳。

袁氏兄弟在黎阳跟曹操对决，同时让高干、匈奴南单于等人攻打曹操的河东，还联络关中的马腾，让马腾答应出兵协助他们。

曹操连忙派司隶校尉钟繇去游说马腾，钟繇成功说得马腾转变态度，反过来出兵帮助曹操。

马腾的转变成为河东局势的转折点。钟繇随后在河东挡住了高干等人的进攻，斩杀了袁尚的“河东太守”郭援，迫降了南单于，迫使高干退回了并州。

同一时期，刘备也出兵威胁曹操后方，曹操只好派夏侯惇、于禁等人去阻挡刘备，却在博望坡中了刘备的埋伏，吃了不小的亏，但刘备也没敢追击曹军。

第二年二月，解决掉各方威胁的曹操终于腾出手来，对黎阳发起大规模进攻。袁谭、袁尚败退，逃到邺城固守。曹操又追到邺城，发现袁氏兄弟防守坚固，于是暂缓攻城，指挥军士割掉了城外的麦子。

这半年的战争让曹操看清这样一个事实：占据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的袁氏兄弟仍然具备很强实力，一旦四州团结起来，就会很难攻克。

这时候郭嘉献计说：“袁氏兄弟各怀鬼胎，我们一旦加紧逼迫，他们就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。不如先缓一缓，外界压力一旦没了，他们就会爆发内部冲突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征讨，就轻松了。”

曹操听了他的计策，就撤军了，只是派人守着黎阳，随时关注邺城那边的局势。

郭嘉预料得没错，曹军一撤走，袁氏两兄弟马上不对付起来。袁谭催促袁尚给他增加兵力，好去追击曹操，袁尚却怕袁谭趁机坐大，不肯给兵，双方闹得很不愉快。

袁谭手下的人又挑唆：“当初就是袁尚离间你们父子，才让您父亲把您过继给了别

人。”袁谭大怒，点起自己的兵马，就在邺城跟袁尚打了起来。

这次战争袁谭败了，被赶出了邺城。但袁谭不肯服输，随后通知青州那边的下属们调兵来，准备继续死磕袁尚。

没想到这却引起很严重的后果。这几年袁谭在青州的统治很黑暗，青州本地人士早就憋着一把火了，现在听说袁谭又要调他们去打冀州，这些人再也不能忍了，揭竿而起，很短时间内，青州各地纷纷独立，脱离了袁谭的掌控。

袁尚趁机派兵追击，一路把袁谭赶到了青州和冀州交界处的平原城。这时候青州其余地区已经被叛军控制了，袁谭被夹在中间，犹如丧家之犬，万分狼狈。

袁谭没办法，只好厚着脸皮派手下谋士辛毗去向曹操求援。

辛毗到曹操那边，马上背叛袁谭，反而劝曹操：“如今袁氏兄弟不和，闹得民怨沸腾，明公正好趁此机会拿下河北，千万莫错过机会！”

其实当时曹操集团正在为先打河北还是先打荆州争论，曹操本人倒是想先攻下荆州再说，辛毗联合郭嘉等人轮流劝谏曹操，才让曹操改变了主意，决定先拿下河北。

于是曹操派兵去攻打袁尚的冀州，袁尚只好解除了对袁谭的围困，退回邺城去防守。

现在形势反过来了，袁尚面临袁谭和曹操的夹攻，万分狼狈。

曹操很清楚，袁谭根本不是真心归顺自己，但他表面上装作不知道，为了安抚袁谭，还让自己儿子曹整娶了袁谭的女儿。

袁谭受到鼓舞，抖擞精神，继续攻打袁尚的冀州。袁尚也气冲牛斗，不顾曹操的威胁，亲自领军去攻打平原。双方都杀红了眼，拼尽全力，不把对方消灭誓不罢休。

公元204年二月，曹操看到时机已经成熟，便亲自率领大军扑向冀州，迅速包围了邺城。

这时候袁尚还在平原攻打袁谭，邺城由袁尚的谋士审配防守。

曹操准备充分，又是起土山，又是掘地道，用尽各种办法对邺城发起猛攻。

相比起上次邺城之战，这次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。袁谭、袁尚两兄弟已经从盟友变成了敌人。袁谭的离开，不但分走了大量兵力，而且更进一步，把袁尚也拖在了平原战场，这极大削弱了邺城乃至冀州的防卫能力。

围住邺城以后，曹操领着一支分队，绕到邺城以西、冀州最西端的毛城，攻下了这里，截断了并州到冀州的通道，进一步把邺城守军孤立起来。

曹操再绕到邺城以北，攻下邯郸、易阳等地。同时，袁谭也反攻入冀州，拿下了冀州东部大片地区。

这样一来，邺城四面都已经是敌占区，彻底沦为了孤城。

当年五月，曹操让人在邺城外挖出两丈深的壕沟，引来附近的漳河水，把邺城彻底围困起来。城里粮草断绝，民众饿死了大半，已经基本无力抵抗了。

七月，袁尚终于从平原战场抽身，带兵来救援邺城，但已经太迟了。

邺城基本已经成为死城，审配派了一些残兵出来接应袁尚，马上被曹军打了回去。另一边，曹军截住袁尚的军队，迎头痛打，袁尚军队崩溃，手下将领马延、张顗投降，袁尚带着亲信逃向冀州北部的中山国去了。

曹军缴获了袁尚的印绶、节钺，拿着这些去展示给邺城守军看，城内的人心立即崩溃。

八月，邺城将领审荣打开城门，放曹军入城。经过一场激战，曹军终于活捉审配，拿下了邺城，冀州南部平定。

袁尚被打败以后，他的手下牵招正在并州，便请求高干收留袁尚，高干不同意。随后传来邺城陷落的消息，高干便带着整个并州投降了曹操，于是曹操又拿下了并州。

袁谭不依不饶，追到中山国去打袁尚。袁尚支持不住，又一次败逃，逃到幽州投奔二哥袁熙。

但幽州局势也不稳，不久以后，袁熙的手下将领焦触等人叛乱，占领了城池。袁熙和袁尚只好又逃到了乌桓那边去，被乌桓收留了下来。

焦触随后带着袁熙旧部投降了曹操，于是幽州南部平定。

再说袁谭，他对自己亲兄弟穷追猛打，自己的报应却也很快来了。

邺城被围的时候，袁谭趁火打劫，攻取了冀州东部大片土地。等袁尚被赶到幽州以后，袁谭又兼并了袁尚原来的军队。现在冀州西部属于曹操，东部却在袁谭控制之下。这种局面，曹操当然不能接受。

当年十二月，曹操指责袁谭背叛自己，于是退还她女儿，自己亲自领兵攻打袁谭。袁谭抵挡不住，只好放弃青州西部，逃到冀州东部的南皮去躲避。

第二年，曹操又追到南皮，袁谭的军队瞬间崩溃。袁谭披头散发，狼狈逃窜，终于被曹操的士兵追上杀掉了。

袁绍集团烟消云散，整个冀州从此落入了曹操掌控之下，河北地区也就基本平定了。

河北地区能够如此顺利地平定，袁氏兄弟的内部矛盾帮了曹操大忙。再进一步说，整个袁绍集团内部都是矛盾重重。袁绍在的时候，还能遮住这些矛盾，勉强把大家团结起来，袁绍一离世，整个集团缺了主心骨，内部各种矛盾爆发出来，终于把袁绍集团切割得支离破碎，使曹操有机会各个击破。

可以说，袁绍没能立一位强势继承人，是袁绍集团最终败落的主要原因。

冀州平定以后，那个写檄文大骂曹操的陈琳也被抓住了。曹操当面喝问他：“你替袁绍写文，骂我也就罢了，怎么连我祖宗三代都骂了？”

陈琳战战兢兢，伏地谢罪。曹操考虑到他只是替主人办事而已，而且他又确实很有才华，也就不跟他计较了。后来陈琳在曹操手下供职，负责写公文，军国文书许多都是他的手笔，也算人尽其才了。

对于袁绍家人，曹操也表现出惊人的度量。他亲自到袁绍墓前祭奠，痛哭流涕，又让

人慰劳袁绍妻小，归还他们被抄掠的财物，还赏赐了无数金帛，可以说仁至义尽了。

曹操的军事奇迹：白狼山之战

河北平定以后，北方还面临乌桓的威胁。

自从东汉前期消除了匈奴的威胁以后，北方草原就由南匈奴、鲜卑、乌桓共同占据。这些民族政权名义上臣服于大汉，却又时常反叛。整个东汉一朝，朝廷都在不断镇压这些部族的叛乱，整体来说，北方边疆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和平。

东汉末年，东北地区实力最强的游牧民族是乌桓。乌桓各部落散居在幽州北部，其中，辽西郡、辽东属国、右北平郡三处的人口最多，人称“三郡乌桓”。

三郡乌桓的首领是蹋顿和楼班两兄弟（蹋顿势力最大，但其他几个乌桓部落奉楼班为单于，以蹋顿为王），另外还有难楼、苏仆延、乌延等部落领袖。

当初袁绍攻打公孙瓒的时候，曾经拉拢这些乌桓部落，让他们出兵帮助自己。消灭公孙瓒以后，袁绍为了报答他们，就假借献帝的名义，给乌桓部落的几个首领都授予了单于印绶，还以联姻的方式笼络他们。

所以这几个乌桓部落跟袁绍集团是政治同盟。

现在袁绍集团崩溃了，乌桓部落却非常同情他们，收留了袁尚、袁熙两兄弟和袁绍集团的残兵败卒。袁氏兄弟也想利用乌桓部落的力量再打回冀州去，所以依靠他们的庇护，在幽州北部集结军队。

当然，乌桓的首领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。

他们看到中原大乱，天下无主，便暗地里磨刀霍霍，准备到中原打劫，甚至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也跟中原诸侯们争夺一下天下之主的位置。

当时幽州、冀州的袁绍势力纷纷向北逃亡，乌桓把这些人都收留下来，总数超过了十万户。

所以袁绍集团崩溃以后，乌桓的势力瞬间膨胀起来，对北方边塞的劫掠次数也骤然增加，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幽州、冀州的安全。

这种情况之下，曹操为了稳定北方局势，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乌桓发起军事打击。

从袁氏兄弟逃亡开始，曹操就在加紧准备对乌桓的战争。他开凿了平虏渠、泉州渠，这两条南北走向的运河把幽州南部、冀州北部的许多河流连接起来，南方的物资可以进入幽州的河流，然后从海路到达辽西。

一切准备好以后，曹操正式开始调兵讨伐乌桓。

但现在还面临一个麻烦，就是新野的刘备。

曹操手下的将领们大都反对现在征讨乌桓，理由就是怕刘备从背后偷袭许都。

只有郭嘉明确指出：“我们不必担心刘备，他来不了！刘表的才能驾驭不住刘备，所以他不敢放任刘备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。”

郭嘉猜得没错，刘备一听说曹操要征讨乌桓，马上请求刘表让他带兵突袭许都，刘表却坚决不同意，挽救荆州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错过了。

曹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：劳师远征，孤军深入，这犯了兵家大忌，在敌人的土地上，一旦陷入敌人大军包围，后果就是毁灭性的，真的有必要冒这么大险去征讨乌桓吗？

郭嘉说：“就是因为我們犯了兵家大忌，敌人才料不到我们敢出动，才不会有准备。我们出其不意，必然能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
对于郭嘉的智慧，曹操一向不怀疑，所以听了郭嘉这一番话，才坚持拍板：派出全部精锐，突袭乌桓！

公元207年夏，曹操亲自领兵从许都出发，杀向千里之外的辽西，兵锋直指乌桓首领屯驻的柳城。

快走到幽州的时候，郭嘉说：“兵贵神速，我们应该抛弃辎重，以轻骑兵快速扑向乌桓老巢。”曹操听他的，于是抛下辎重，让军队日夜兼程，飞速奔向北方。

事实证明，郭嘉这次可能错了。

当年五月，曹操大军到达边塞附近的重镇无终，按计划是要沿着渤海边的狭窄平原通向辽西，然而到了那里，却发现道路十分难走。当时又赶上雨季，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沿海道路全部被淹，车马根本无法通行，大军只能停下来。

这一停，就延误了最佳时机，辽西的乌桓那边已经得到情报，抢先扼住险要关口，曹军更加无法前进了。

看来郭嘉谋划的“闪电战”已经失败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曹操一筹莫展。

这时候无终本地人田畴却出主意说：“主公有所不知，这条路自古难行。但在北方鲜卑部族的土地上，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柳城。”

原来从无终向北，出卢龙塞，便是鲜卑的土地。但在西汉时期，那里属于汉朝疆域，当时右北平郡的首府便在卢龙塞以北的平岗县，从卢龙塞到平岗再到柳城是有道路的，只不过东汉以来这条路已经废弃二百年了，世人大多不知道。

田畴说：如果我们撤回军队，再偷偷从平岗那条道杀向柳城，乌桓一定意想不到。

曹操听完，拍案叫绝，便命令军队从沿海道路撤回无终，并且在路边立上牌子，写着：“夏雨季节，此路不通，待秋冬季节再进军。”

乌桓的哨兵们看到曹操大军撤走了，又看到路边的牌子，以为曹操真的要等秋天才来，便回去报告了他们首领，于是乌桓再度放松了警惕。

曹操这边，命令军队轻装前进，翻过徐无山，出卢龙塞，进入鲜卑领地。二百年前的道路已经湮没在尘土中了，曹军一路开山填谷五百余里，艰难通过这段无人区，再自西向东杀向柳城。

乌桓人怎么也想不到曹军竟然会从鲜卑的方向冒出来，等发觉的时候，曹军已经杀到了离柳城二百里的白狼山。

乌桓首领们紧急调集军队，蹋顿、楼班、袁尚、袁熙等人纷纷出动，带领数万兵马扑过来迎战曹军。

这时候曹操又面临一个艰难抉择：经过连续几天的急行军以后，曹军将士们已经极度疲惫了，而敌人以逸待劳，现在去攻打他们，不又是犯了兵家大忌吗？要不要休整两天再出击呢？

曹操手下将士们也忧心忡忡，看到山野上乌压压一片全是彪悍的草原骑兵，自己这边人人都灰头土脸的，粮草辎重早已经抛掉了，兵器铠甲也是破损严重，人们心里都有些发怵。

曹操登上白狼山查看，见到乌桓军队军容散乱，显然是匆忙调集起来的，如果现在不攻击他们，等他们布好阵容，就难打了。

曹操明白，自己一生中一次极度艰难的抉择来临了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敌人并不会给他太多时间考虑，他只想到郭嘉反复说的一句话：“兵贵神速。”

兵贵神速！兵贵神速！用兵之道，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在其他指标全面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，仅仅靠出其不意，往往就能收到奇效。

现在曹操和他手下的将士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必须赌一把！拿命赌！

曹操一咬牙，下令全军冲锋。

张辽是总指挥，挥舞曹操授予的军旗，调集士兵从各个方位冲击敌人。徐晃、张郃、鲜于辅、阎柔、曹纯全体出动，带上名动天下的虎豹骑，拼了这一场！

乌桓军队显然没想到曹军开动得如此之快，根本不给他们准备的时间，他们的阵形根本没列好，指挥官也还没有就位，敌人就冲到了面前，他们只能乱哄哄冲上去迎战。

曹军将士都知道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，所以人人卖命，个个争先，杀得乌桓骑兵血肉飞溅。乌桓士兵们都被曹军的悍勇惊到了，又缺乏统一调度，很快被砍翻了许多人马，余下的人们争相逃窜，队伍如同雪崩一样溃散。

乱军中，蹋顿单于被杀，楼班、乌延、苏仆延、袁尚、袁熙等人飞奔逃窜，其余首领和名王各自逃命，乌桓军队群龙无首，彻底崩溃了。

曹操指挥军队奋力追杀，一路追到柳城，大杀一番，基本清除了辽西地区的乌桓势力，这才带着军队高奏凯歌而还。

这场大胜，曹操招降乌桓军队二十余万人，后来这些军队被他整编为自己的骑兵队伍，威猛无比，成为曹军里的一支王牌劲旅。

苏仆延、袁尚、袁熙等人逃到辽东，投奔到了当地军阀公孙康手下，曹操的将领们都请求继续追击，曹操却说：“不急，等公孙康把尚、熙二人的首级送过来。”

没多久，公孙康果然派人把袁尚、袁熙、苏仆延的人头送了过来。

人们都十分惊讶，向曹操请教原因，曹操说：“公孙康对尚、熙等人向来有戒备心理，我们追击得太紧，他们就会联合起来，一旦缓一缓，他们必定内斗。”大家这才明白过来。

从柳城回来，曹军将士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从沿海大道走了。路上经过秦朝碣石宫遗址，海岸不远处，几颗巨石在浪涛中高高耸立，便是著名的“碣石”。

当年秦始皇、汉武帝都曾经游览过这里，现在曹操也来到这里。想到自己刚刚达成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军事奇迹，如今北方已经平定，自己已经拥有了极大的军事优势，天下一统的曙光已经近在眼前，曹操不禁感到一股豪气从胸中升起，写下了千古名篇《观沧海》。

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

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

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

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

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。

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

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

回到许都以后，曹操召集将士们回顾这一次战役，大家都不禁冷汗直冒——这次出征实在是太危险了！

最危急的时候，曹操大军被困在茫茫荒原，周围二百里渺无人迹，全军断水断粮，凿地三十余丈才找到水源，杀掉上千匹战马充当军粮才挺了过来。

再有，田畴献计也是意外的惊喜。田畴本来是无终当地的隐士，当年袁绍和袁尚重金招纳他，他都不肯出山。曹操这次出征前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征召他，他却立即同意了，跟着使者来见曹操。曹操任命他为蓟县县令，他却没去就任，而是跟着曹操大军出征，终于在关键时刻为军队指出了另一条道路。

还有，虽然郭嘉断定刘备不会偷袭许都，但这也是在赌，万一出现意外情况，刘备真的来了，许都是很难守住的，曹操集团可能陷入大麻烦。

回想起来，这次出征其实是错误决定，中间稍微出一点儿差错，可能曹操大军就全军覆没了。只是曹操运气太好，种种巧合堆到一起，才成就了这次军事奇迹，这种成功是不可复制的。

曹操反思这次冒险经历，暗自后怕，所以把之前劝阻自己出征的人都找来，给予重赏，然后说：“下不为例，以后我们不能这样冒险了。”

这次出征也有许多遗憾，最大的遗憾是郭嘉在路上病倒了，回来以后不久就病故了，年仅三十七岁。

郭嘉是曹操最信任的谋士，他拥有超越常人的智慧，屡屡在关键决策上给曹操提供精准的建议。而且他似乎拥有无敌的好运气，只要是他支持的冒险行为，无论当时局面多么凶险，最后都能成功，可以说他是曹操的福星。对于他的早逝，曹操无比伤心，曹操集团也从此失去了一名足以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。

曹操失去郭嘉的同时，远在新野的刘备却得到了自己一生的助力，南阳卧龙终于要登场，搅动天下局势了。

第十章 三家争荆州

刘备落魄的那些年

日月如梭，刘备来荆州已经六年了。

这六年，他得到刘表极高的礼遇，衣食住行都超过其他将帅。他也不必受人管辖，他在新野经营自己的团队，有自己的谋士与将官，俨然是一位受刘表庇护的小军阀。这样的生活，在外人看来可以说是逍遥自在，十分让人羡慕了。

然而刘备内心却万分苦闷——现在的生活根本不是他想要的。

因为他很清楚，荆州现在的和平局面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曹操正在北方四处征讨，一旦河北平定，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荆州。而要保住荆州，避免被曹操吞并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，趁曹操集团出现防守漏洞的时候偷袭他后方。

前不久，刘备就向刘表提出：趁曹操远征乌桓的时候偷袭许都。不料刘表却一口回绝了。

刘表那点小心思，刘备清楚得很：他无非是怕自己在军队里的威望盖过他，所以万万不肯让自己带领荆州主力部队。

刘表不仅不让刘备出征，对中原局势也表现出消极姿态。他丝毫不顾及曹操近在眼前的威胁，只希望守着荆州这一亩三分地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至于以后怎么样，他不去考虑，他没那个志向。

刘备眼看着大好时机就这样错过，心里无比抑郁。他明白，错过这次偷袭曹操的机会，以后再想消灭曹操集团基本不可能了。但他无可奈何，只能望洋兴叹而已。

另一方面，刘备自己也老了。他从二十三岁起兵，到如今四十六岁，出生入死，戎马半生，除了落下一身伤病，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。如今他还寄人篱下，过着看人脸色的日子，随着年华老去，成就霸业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。

难道这一生就这样沉沦了吗？他不甘心。

有一次，刘备和刘表一起座谈。刘备中途去上厕所，回来以后，刘表看到他眼角有泪痕，就问他怎么了。刘备说：我很多年没有行军打仗了，刚才看到自己大腿上都长出了赘肉，感到时光飞逝，转眼就老了，所以伤心。

刘表听了，也只是唏嘘感叹而已，没再说什么。

刘备想通过这种方式委婉地提醒刘表：我们就这样看着自己老去，无所作为了吗？可惜仍然没能打动刘表。

等到曹操大胜乌桓，从幽州班师的消息传来，刘表才有点后悔起来，对刘备说：“当初要听你的建议偷袭许都就好了，多好的机会呀。”

刘备只能言不由衷地安慰他说：“不要担心，以后机会还多，下次再去偷袭许都，一样能成功！”

可是哪里还有“下次”呢？现在曹操已经统一北方了，手下几十万大军，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，下一个目标就是荆州！而以荆州目前的防卫能力，在曹操的铁骑面前，简直不堪一击。现在应该考虑的早已不是如何偷袭曹操，而是如何保命了。

对于这一切，刘表还懵懵懂懂，没反应过来。刘备可是清醒得很，既然曹操一定会来取荆州，荆州又一定挡不住曹操，那就应该早做打算，尽快安排好退路。

可是以目前刘备手下那点人马，还能有什么退路呢？他被刘表安置在新野，作为襄阳的屏障，曹操大军一来，必定首当其冲，被碾得粉碎。

那么现在放弃新野，撤向南方吗？刘表当然不会答应。刘表养着刘备就是给自己当屏障的，刘备要逃，刘表肯定第一个出手灭掉他。

投降曹操吗？更不可能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曹操最恨的人就是刘备。刘备要投降曹操，下场会比吕布更惨。

这种处境，实在让人绝望。

公元207年的刘备，简直走投无路了。

他急需有人给他指出一条明路，现在只要出现这样一个人，就是他的救命稻草、再生父母。

这段时期，刘备焦灼不安，他调动一切关系，四处委托别人替他寻访可以帮助他的人。

徐庶是前些年投奔到刘备手下的谋士，他在荆州隐居过很多年，跟荆州本地名士都非常熟悉。他告诉刘备：“荆州名士，以‘卧龙’才能最卓越。‘卧龙’本名诸葛亮，字孔明，目前在襄阳隆中隐居，将军可以去请他出山。”

刘备说：“那就麻烦先生带他来。”

徐庶说：“不行，此人需要将军自己去请。”

事到如今，刘备还能摆什么架子呢？他只能亲自去请诸葛亮。

卧龙出山

其实诸葛亮这个人，刘备以前也是听说过的。他本来是徐州琅琊人，诸葛氏在琅琊是名门望族，祖上有许多人做官，所以诸葛亮也是世家子弟，出身高贵。

诸葛亮母亲早亡，后来父亲也病故了，大哥诸葛瑾也与家人失散了，留下诸葛亮和姐姐、弟弟四人在家。当时曹操正在攻伐徐州，形势一片混乱，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正好被任命为豫章太守，就紧急赶到徐州去把他们姐弟四人接了出来，带到了豫章。

公元195年，诸葛玄被人夺走了豫章太守之位。他本来是刘表的老部下，便带着诸葛亮姐弟四人去荆州投奔刘表，从这以后，诸葛亮就在襄阳附近住了下来。

两年以后，诸葛玄也病故了，年少的诸葛亮和姐姐、弟弟在隆中隐居，一家人耕田为生，靠着刘表的庇护，生活倒也安闲自在。

诸葛亮也是有大志向的人，跟朋友闲谈的时候，他常常自比为管仲、乐毅。他喜欢唱《梁父吟》，又长得潇洒俊逸，身長八尺，风采过人，俨然是一位世外贤者的形象。

他在荆州当地名士圈子里名气很大，跟徐庶、司马徽都是好友，因此司马徽也向刘备推荐过他。

虽然听到了诸葛亮这么多事迹，但刘备知道，诸葛亮所属的贵族圈子一向不太瞧得起自己这种人，而诸葛亮的妻子又跟刘表的妻子蔡夫人有亲戚关系，所以刘备一直没去求助于他，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只好去试试。

刘备安排好新野的事务以后，就带着几名亲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，不料去了两次都没见到，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本人。

刘备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如今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刘备不忍看生灵涂炭，愿申大义于天下。然则智计短浅，屡屡受挫。请教先生，有何良策？”

诸葛亮回答：

自董卓已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，则名微而众寡，然操

遂能克绍，以弱为强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；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

这便是流传千古的《隆中对》。

在这之前，诸葛亮和刘备一定有过很深入的密谈，彼此取得了对方的信任，所以诸葛亮才敢抛出这样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。

《隆中对》的核心便是说：曹操与孙权两大军阀都已经有了稳固的根基，不可以打他们的主意，刘备要建立自己的基业，只能去谋夺荆州和益州。

荆州刘表、益州刘璋都是刘备的同族兄弟，刘备需要去骗、去抢，用各种手段从他们手上夺土地。

夺得荆州和益州以后，刘备便有了两条进攻中原的路径：从荆州，走南阳，直接威逼洛阳，谋夺中原核心地带；从益州，出汉中，走当年刘邦的路子，强夺长安和整个关中。

两条路径是相辅相成的，从哪条路径袭击中原，要看具体形势，这才会让曹操难以防御。

另外，要实现这个构想，单靠刘备自己的力量不够，还需要联合江东孙权、凉州羌胡等盟友，从各个方向形成对曹操的包围。

所有这些布局完成以后，便勤修国政，持续围堵曹操，等曹操集团内部出现变乱的时候，便可从预定的两条路径挺进中原。

一旦两条路径有一条取得突破，便在北方强占了一块据点，北伐的局面就打开了，从

此就可以正式跟曹操逐鹿中原。

这个构想十分宏大，需要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去实现，需要付出的精力也难以想象，但确实给刘备指出了一条争夺天下的明确线路。

这个构想对刘备的震撼是可以想象的。他在黑暗中摸索了这么多年，四处碰壁，颠沛流离，直到这一刻，才豁然开朗，看清了前方的道路。

刘备对诸葛亮十分感激，立即把诸葛亮聘请为自己的幕僚，给予他极高的地位。诸葛亮从此成为刘备集团中最重要的谋士，参与了刘备集团几乎所有重要决策。

当然，有一件事刘备可能并不是很明白——他与诸葛亮的合作，也间接拯救了诸葛亮。

诸葛亮这些年在隆中隐居，住着草庐，忙时耕种，闲时读书、交友，四处游玩，过着世外高人的悠闲生活，在乱世之中，可以说十分自在了。

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：这种生活是不能持续的。

他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此逍遥自在，全靠刘表的庇护，但刘表能一直护着他吗？不能！

曹操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南下，曹操大军一旦来到，以刘表的才能，根本无法抵挡，荆州必定立即陷入战乱状态，包括诸葛亮在内的这群荆州贵族，都会树倒猢狲散，到时候能否逃命都是个问题。

所以诸葛亮也在积极寻找自己的出路。刘表当然靠不住，那么，还能投靠谁呢？

曹操集团人才济济，又是刘表的敌人，基本不会接纳他这样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年轻人。

何况，当年在徐州，年幼的诸葛亮目睹了曹操大军对百姓的凌虐，对于曹操，诸葛亮是有仇恨的。

孙权集团呢？同样人才济济，而且孙权的手下都是江东本地人，江东豪门在孙权集团

内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，诸葛亮这样一个外人在那边地位很尴尬。

只有刘备集团最适合诸葛亮。

刘备集团是荆州内部的一个小团体，诸葛亮去了不必担心水土不服。这个集团又缺少谋略型人才，年轻的诸葛亮到这边更容易受到重用。

最重要的是，刘备跟诸葛亮都面临同样的困境，都在谋划刘表倒台以后自身的出路，双方的合作有抱团取暖的性质，自然一拍即合。

聪明的诸葛亮当然想到了这些，所以他也在等刘备的到来。最后的结果很难说是刘备选择了诸葛亮，还是诸葛亮选择了刘备。

总之，他们都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音，从此君臣和谐、相得益彰，在史书上留下了一段佳话.....

诸葛亮的到来，使得刘备集团的形势瞬间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刘备在荆州这些年，虽然结纳了许多英豪，手下有了不少人才，但始终缺乏一个领导核心，也缺少一套完整计划。所以整个集团都处在一种僵死状态，几乎无所事事。特别是面对刘表的压制，他们除了无奈还是无奈。

诸葛亮到来以后，瞬间把刘备集团盘活了，以刘备、诸葛亮为核心，这个集团开始积极活动起来，积极寻找突破口。

第一个突破方向就是：夺荆州。

荆州是《隆中对》计划实施的关键所在。

《隆中对》的第一步就是夺下荆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，有了这个基本盘，才可以展开后面的操作。

所以诸葛亮出山以后，马上向刘备建议：立即从刘表手上强夺荆州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赶紧下手！

现在的荆州正处在暴风雨的前夜，刘表软弱无能，谁都可以抢夺荆州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刘备再不下手，就要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

可惜刘备性格中的一个致命弱点这时候暴露了出来——他心肠太软，太重情义。

对于诸葛亮的建议，刘备犹豫不决。他这些年都以“忠厚长者”的形象示人，现在突然要他背叛自己的救命恩人和同族兄弟，他有点下不了手，而且也怕自己的形象就这样毁了。

另外，刘备也担心自己守不住荆州。

曹操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杀向荆州，现在谁夺下荆州，谁就是替刘表去挨打。那么，刘备带领荆州军民，有可能挡得住曹操吗？根本没希望。

可是不夺荆州又能怎么办呢？荆州一丢，刘备就会无家可归，更别提《隆中对》计划的实施了。

刘备陷入两难境地，迟迟下不了决心。

这一犹豫，夺荆州的机会就永远错过了，曹操不会再给他机会。

无解的荆州困局

曹操的决断比刘备快得多，刘备还在犹豫的时候，曹操已经出手了。

公元208年七月，曹操点起二十万大军（具体数字不明确）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轰然南下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荆州内部也出现重大危机。

刘表的长子刘琦已经成年，拥有自己的一班支持者，刘表又因为刘琦长得像自己，对他格外宠爱，所以在最早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刘琦会继承刘表的基业。

但刘琦的母亲死得早，后来刘表又娶了蔡夫人，蔡夫人非常宠爱二儿子刘琮（刘琮是否是蔡夫人亲生的，史书没有记载，但刘琮娶了蔡夫人的侄女，跟蔡氏家族关系密切），一直鼓动刘表立刘琮为继承人。

蔡夫人娘家是荆州豪门，弟弟蔡瑁是刘表平定荆州的重要功臣，所以蔡家在刘表集团内部势力很大。在蔡家和一干功臣的推动下，刘表的态度逐渐改变，刘琮的地位渐渐盖过了哥哥刘琦。

对于这种局面，刘琦坐立不安。他缺少足够的支持者，本身又才能平庸，实在想不出避祸的办法，这时候正好听说诸葛亮出山来辅佐刘备，便向诸葛亮请教。

对于刘表集团内部斗争，诸葛亮不想参与，所以不管刘琦怎么恳求，他都不回应，最后刘琦只好想了个损招。

他找借口请诸葛亮跟自己一起上了一座高楼，安排下面的人把梯子撤掉，然后一脸诚恳地问诸葛亮：“请教先生，如今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先生之口而入我之耳，可以赐教了吗？”

诸葛亮哭笑不得，只好说：“当年晋文公怀疑自己的儿子申生、重耳，申生在晋文公身边，最后被害，重耳在外，所以逃脱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刘琦恍然大悟，随后就请求父亲派自己去驻守江夏郡。

江夏郡位于荆州东部，本来由黄祖镇守。黄祖当年杀了孙坚，跟江东集团结下大仇，后来孙策、孙权先后掌兵，不断派兵攻击江夏，终于在前不久攻破江夏，杀掉黄祖，为孙坚报了仇。

现在江夏正好缺一个可靠的将领去镇守，刘表听到刘琦的请求以后，就任命他为江夏太守，派他去镇守江夏（江夏的领土被孙权夺走了一部分，仍然留下一部分）。

刘琦对诸葛亮万分感激，带着自己的人马去上任了。

不过刘琦这一走，命是保住了，却彻底失去了成为继承人的机会，襄阳这边的局势从此彻底被蔡家人把控了。

放走刘琦是刘表晚年的又一个昏庸决定，这造成了荆州集团事实上的分裂，再加上襄阳附近蠢蠢欲动的刘备，曹操大军还没来，荆州内部已经四分五裂了。

公元208年八月，曹操大军已经逼近荆州，刘表也病倒了，很快到了弥留之际。

刘琦从江夏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，却被蔡家的人拦住，对他说：“将军受命镇守江夏，如今擅离职守，恐怕不妥吧？主公见到将军只怕病情更会加重，还是请回吧，别让主公生气。”

刘琦无可奈何，只好又返回了江夏。

没过几天，刘表就病逝了。蔡家的代表人物蔡瑁、张允（蔡瑁的外甥）等人完全控制着局势，传出命令，以刘琮为荆州牧，统领荆州。

（关于刘表临终的情况，还有一种说法，即：刘表把刘备找去托孤，让他代领荆州牧的职位，被刘备拒绝了。不过按当时的情况来看，这种说法的可信度不高。）

江夏那边，刘琦听到消息以后，彻底翻脸，他把刘琮派人送来的官印扔到地上，准备点起兵马跟刘琮作战。

然而蔡瑁等人的无耻程度远远超过刘琦的预想，他们扶立刘琮上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逼迫刘琮投降曹操！

回顾荆州乱局可以发现，其实早在刘表时期，荆州士人就已经失去了抵抗意志。

当初刘表能够统领荆州，主要靠蔡瑁、蒯越为首的荆州士族的支持。但在这些人看来，谁统领荆州无所谓，保证自己家族的利益不受影响才是第一位的。

所以刘表有能力维护荆州局势的时候，他们就支持刘表，现在刘表挡不住曹操了，他们当然就支持曹操。

他们根本不希望刘表跟曹操发生对抗，毕竟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，首先要征调兵马、役夫、粮草，这些资源都得从他们这些荆州豪门身上来。而随后战争开打，生灵涂炭，受损最严重的也是他们这些荆州豪门。

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刘表投降曹操，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年刘表始终不肯主动进攻曹操——大家都认为刘表碌碌无为，其实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：他根本调不动荆州的资源，根本发动不了战争。

同样的原因，也造成刘备不敢接手荆州。因为他很清楚，自己接掌荆州以后，也会被这些荆州豪门逼着投降，而曹操又不肯饶恕他，到时候才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

刘表在的时候，蔡瑁这些人还有所顾虑。现在刘表死了，他们又通过各种手段挤走刘琦，扶立年幼的刘琮上位，没人可以再制约他们了，他们当然可以撕掉面具，立即讨论投降事宜了。

蔡瑁、蒯越、韩嵩、傅巽等人一起逼刘琮投降。可怜的刘琮，哭丧着脸说：“我们占据整个楚地，如此强大的资源，都不足以守住先君的基业吗？”

傅巽等人就搬出刘备来吓唬刘琮：“你觉得刘备挡得住曹操吗？如果挡不住，荆州也就完了。如果刘备挡住了曹操（那么刘备就会占据荆州），他还会听你的吗？”

刘琮无可奈何，只好放手，让这些人去跟曹操商讨投降事宜。

于是曹操兵不血刃拿下了荆州。

当年九月，曹操来到襄阳以北的新野，举办受降仪式，接受刘琮的归顺。

刘琮投降不要紧，却首先把刘备给坑了。

当时刘备带着兄弟们驻扎在襄阳以北的樊城，蔡瑁等人逼刘琮投降的全过程都瞒着他。等到受降仪式都举办完了，刘备才听到一点风声，派人去质问刘琮，刘琮才派使者来，说了投降的事。

这时候曹操二十万大军已经逼近襄阳了，刘备猛然惊觉：自己这一帮人都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刻了！他拿起刀子砍向刘琮的使者，咆哮道：“你们存心害死我吗？”

血战长坂坡

没有丝毫时间可以考虑，刘备火速通知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等人：“点起兵马，逃！”

刘备集团的成员们都被惊到了，飞奔回去打点行装开始出逃。

但刘备在荆州经营了七年，已经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军阀团体，要瞬间逃走，谈何容易。不说各种物资，就是各路将领的家眷们，要召集起来，都要费很大工夫。

不仅如此，荆襄地区还有很多士人不想投降曹操，现在他们都想跟着刘备逃跑。关键时刻，刘备又犯了心慈手软的毛病，竟然带上了这些人一起逃跑。

经过襄阳的时候，诸葛亮劝刘备直接攻进城去，拿下荆州的主导权。刘备还是心慈手软，不肯下手，只在城外对刘琮喊话。刘琮缩在城里，不敢露头。

襄阳军民亲眼看到刘备大军从城外飞奔向南，都轰动了，不肯投降的人们都冲出城来，加入刘备的队伍。

这支逃难队伍震动了整个荆州。南逃的过程中，不断有各种人员拖家带口前来投靠，刘备把他们都收留下来。于是南逃的队伍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竟然变成了一支十万人的庞大队伍。

这支队伍中包含许多老弱妇孺，又带着几千辆车的物资，一路磕磕碰碰，哪里走得快？一天只能走十多里而已。

刘备逃跑的方向是荆州中部的江陵，那里存放着大量战略物资，可以补充军备。刘备走陆路，同时派关羽带着数百艘战船，从水路向南，双方计划在江陵会合。

曹操听说刘备逃走，来不及召集大军，便率领轻骑兵赶到襄阳，迅速收编刘表的原班人马，完成了接收荆州的工作。随后，曹操亲自带领五千精锐之师，飞速向南追赶。

眼看刘备大军已经快走到江陵了，曹操也拼了，一日一夜急行军三百余里，终于在距离江陵一百二十里的当阳长坂坡追上了刘备的队伍。

长坂坡是当阳附近的一座平缓山坡，周围河流密布，树林茂密。刘备的十万军民和几千辆车来到这里，顿时漫山遍野都是人，挤得走不动。

人们都已经极度疲惫了，饿的饿，病的病，许多妇孺都经受不住，倒在了地上，后面的人还在催着向前，乱哄哄一片。

这时候，后面响起刺耳的尖叫声，人群突然骚动起来，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曹操的五千虎狼之师已经冲进了人群。十万军民轰然雷动，飞奔着四散逃命。

刘备的队伍里大部分是扶老携幼的普通百姓，他们在曹军铁骑面前根本没有抵抗能力。曹操的骑兵如同饿虎进入羊群，挥舞屠刀，肆意冲撞。长坂坡上烟尘四起，刀光闪烁，无数平民被践踏在马蹄之下。片刻之间，被撞死、踏死、砍死的人不计其数。

这根本不是一场战争，而是正规军对一群难民的屠杀。局势彻底失控，刘备完全无法指挥这支难民队伍，只能留下张飞带着二十多名骑兵断后，自己带着诸葛亮等人飞速逃命。

但是乱哄哄的人群同时也阻挡了曹军，五千骑兵在人群里左冲右突，却找不到刘备和他的将领们。到最后，大家都看花了眼，只能见人就砍，不分好歹。

张飞也豁出去了，带着人马挡在长坂桥上，勒马横矛，圆睁豹眼，大吼道：“吾乃燕人张翼德！谁来决一死战？”曹军将领们都被他的气势震慑了，没人敢上前，终于给刘备等人争得了逃走的时间。

刘备、诸葛亮等人趁着混乱局面，终于逃出长坂坡，向东方的汉水逃去了。

混乱中，所有人被冲得七零八落。逃出长坂坡以后，刘备才发现自己的妻儿都不见了，大将赵云也不见了踪影。

有人说：“我们看到赵将军向北走，想必是投靠曹操去了。”

刘备大怒，把手戟扔到地上说：“不许胡言！子龙不会背叛我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赵云果然护着甘夫人和刘备长子刘禅来了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

甘夫人含泪说了赵云在乱军中保护他们母子的情形，大家都听得感慨不已，刘备更是万分感激，从此把赵云当作最可信的人之一。

随后却传来的消息却让人无比悲痛：刘备的两个女儿都不见了踪影，据说是被曹操的将领曹纯抓走了。

将领们的家眷损失更严重，很多都做了曹操的俘虏。徐庶的母亲也被曹军捉住了，徐庶无可奈何，只好告别刘备，投入了曹操阵营。

这一战，刘备阵营损失非常严重，十万军民全部被冲散，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跟着刘备逃出来，辛苦带来的几千车辎重也全部丢失，刘备在荆州七年积累的人脉和财物已经丧失殆尽。

不久以后，刘备他们来到汉津，在汉水上遇到关羽的船队，双方会合，这才稍微感觉安全了一点。

但荆州是待不下去了，刘备只能改变计划，跟关羽一起沿汉水东进，到江夏去投奔刘琦。江夏挨着孙权的江东，接下来需要跟孙权集团谈判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收留自己。

曹军没有再追击刘备，而是南下，直接推到江陵城下。江陵守军不战而降，城里的人员和物资也都成了曹军的战利品。

曹操因此获得了荆州的大部分资源，实力进一步增强，又得到了完整的荆州水军，具备了沿长江东下进攻孙权的能力。

在汉水的船上，想起这些天来的经历，人人都憋着一肚子火，人们普遍质疑起刘备的决断能力。连关羽都禁不住对刘备大吼：“当初要听我的，在围猎的时候杀掉曹操，何至于今日！”

对于人们的抱怨，刘备无言以对。他颠沛流离大半生，苦苦经营自己的事业，一直步履维艰，直到前不久遇到诸葛亮，才终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。然而长坂坡这一败，把毕生积蓄都赔进去了，现在甚至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，接下来还要厚着脸皮去求人收留自己。他怎么就混到这么惨呢？到底错在哪呢？

回顾几天前的情景，其实如果正常行军的话，刘备他们完全能赶在曹军到来前逃到江陵。然后可以凭借江陵的战争资源，据城坚守，等待刘琦的援军，虽然也不一定挡得住曹操大军，但至少比现在这样好得多。

错只错在刘备太心软，不舍得抛弃跟随自己的民众，以至于耽误了行军。

现在不仅刘备自己遭遇惨败，那些民众也大多成了曹操的俘虏，造成的结果就是荆州的抗曹势力被一网打尽，曹操统治荆州的成本大大降低了。早知如此，当初还不如劝那些民众退回去，在各自的家乡抗击曹操，也许效果会更好呢。

其实早在逃亡的路上，就有许多人建议刘备抛下民众，带领军队轻装前进，刘备却说：“成大事者务必以人为本，现在民众来投奔我，我怎么能抛下他们？”

在仁义和利益之间，刘备选择了前者，最终却把自己害苦了。也许作为乱世枭雄来说，仁义是绝对不可取的，心狠手辣、冷酷无情才是真正有用的品质，刘备对曹操，正是输在这一点上了。

不过，出人意料的是，因为不肯从刘表手里夺荆州，以及这次“携民渡江”的悲壮举动，刘备在后世赢得了人们的极大尊重。

百年之后的人们蓦然发现：刘备这样一个心慈面软，宁死不抛弃民众的枭雄，在历史上太罕见了！人们对于刘备的遭遇抱以极大的同情，以至于后世的舆论彻底站到了刘备一方。

再加上刘备集团一直以大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，又有奉汉献帝“衣带诏”抗击曹操的正当理由……种种原因合到一处，最终使得后人把刘备集团和他们建立的蜀汉政权看作了华夏正统。

输掉江山，却赢来“正统”的称号，这样的神奇转折，刘备和他的兄弟们怎么也想不到吧？

第十一章 三足鼎立的雏形

孙权的两难抉择

刘备、关羽的船队一路向东，不久就遇到了前来接应他们的刘琦，刘琦带来了上万军队，到这时，刘备他们总算安全了。

随后更出现了巨大的惊喜，江东的鲁肃竟然亲自来慰问他们！

其实江东孙权集团一直在密切关注荆州局势。

荆州对于江东来说极其重要，因为这里占据着长江水道的上游，谁控制荆州，谁就能对江东造成实质性威胁。反之，江东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就必须拿下荆州，至少必须拿下荆州南部。

孙权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早就在谋夺荆州了。前不久，他以报“杀父之仇”的名义攻打江夏黄祖，就是夺权荆州的第一步。却不料曹操出手比他快得多，他刚刚攻破江夏，曹操二十万大军就已经进入荆州了。

于是孙权只好放弃了短期内夺取荆州的想家。

随后又传来刘表病故的消息，孙权便派鲁肃去荆州吊唁刘表，慰问刘表的儿子，顺便查探目前荆州的情况。

不料荆州局势一日三变，鲁肃去荆州的路上接连听到消息：刘琮投降、曹操进入襄阳、曹操大军南下、刘备逃亡、刘备在长坂坡大败……

荆州正在发生雪崩，倒塌的碎片必然砸向江东，江东面临的形势陡然变得严峻起来。

鲁肃当即改变计划，放弃慰问刘琦等人，而是径直挺进长坂坡方向，去跟刘备会面。

鲁肃到来的时候，刘备正带着残兵败卒坐在船上，一脸颓丧。

鲁肃问：“将军现在想去哪里？”

刘备哭丧着脸说：“还能去哪里？只有苍梧太守吴巨是我老朋友，准备去投靠他。”（苍梧郡在交州北部，紧挨着荆州南部。）

刘备当然不好意思说想请孙权收留，所以抛出个“老朋友苍梧太守”。

鲁肃便顺着他的话说：“吴太守才能平平，地方又偏远，何必托付于他？如今孙讨虏（孙权）聪明仁惠，礼贤下士，已经占据江东六郡，手下兵精粮足。将军不如结好于我们江东，共商大计。”

刘备求之不得，便叫诸葛亮来跟鲁肃见面。

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目前在孙权手下，鲁肃便说：“我与子瑜（诸葛瑾）也是好友，久仰先生大名了。”于是诸葛亮与鲁肃也结为好友。

双方心照不宣，目前大家都受到曹操大军威胁，必须团结起来，所以经过一番攀谈，都有了结盟的意思。

鲁肃和刘备等人一起来到江夏郡东部的樊口，听说曹操已经占据了江陵，即将顺长江而下（江陵和樊口都是长江上的城镇），诸葛亮急了，直接对刘备说：“情况紧急，请让我立即去向孙将军求救！”于是刘备便派诸葛亮跟鲁肃一起返回江东。

孙权的政府在扬州东部，离荆州很远，但目前情况紧急，孙权已经提前来到荆州附近的柴桑。

诸葛亮来到柴桑，见到孙权，才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更复杂。

江东集团内部现在出现了类似于当初荆州集团的情况。

江东本地豪强并不在乎谁统治江东，而是更在意维护自己的家族利益，所以避免战争是他们的首要选项。孙权的朝廷里，以张昭为首的权臣直接把话挑明了：希望投降曹操。在他们的压迫下，孙权也挺为难。

而曹操这时候也亮明态度了。他占据江陵以后，已经拥有了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，又招降了荆州水军，获得了荆州的人力物力资源，从各方面来看，都具备了攻破江东的能

力。所以他写信给孙权，赤裸裸地炫耀武力，威胁道：“如今我点起八十万水军（按周瑜的说法，曹军本身有十五六万，荆州降军有七八万，实际总数可能在二三十万左右），希望与将军会猎于吴。”

在曹操的威胁下，江东集团内部投降的呼声更加响亮，孙权有点招架不住了。

这时候诸葛亮求见孙权，对孙权说：“如今曹操攻破荆州，刘豫州（刘备）逃遁至江夏暂避，只等孙将军决断。如果江东之地有能力抗曹，便点起吴、越之众与曹操抗衡；如若不能，不如尽早投降，北面而事之！”

孙权反问：“依你的说法，为什么刘豫州不北面而侍奉曹操呢？”

诸葛亮说：“田横，齐之壮士，尚能守义不辱。刘豫州身为王室之胄，英才盖世，众人慕仰，怎能屈身侍奉曹贼？能战便战，不能，也是天数，认命而已。”

孙权动容说：“我们江东十万之众，同样不能受制于人。我有心与刘豫州同力抗击曹贼，然而刘豫州能担当这个重任吗？”

诸葛亮说：“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，然而收集残兵，加上关羽水军，仍然有上万兵马。刘琦统领江夏战士，也有上万人。反观曹操，远程奔袭，士卒疲惫，所谓‘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’，战力早已衰竭。将军如果能举江东兵马数万人，跟刘豫州协力同心，一定可以大破曹贼！”

孙权点头赞同，便让诸葛亮回去，自己再跟臣下讨论。

孙权的阵营里，只有鲁肃是坚决的主战派，其他人要么模棱两可，要么跟在张昭后面要求投降。一番讨论下来，孙权脸色铁青，独自离开去休息。

鲁肃也着急了，直接追到后台，贴在孙权耳边说：“将军想过没有？那些人为什么急于投降？因为他们到曹操手下仍然可以做大官，而将军一旦投靠曹操，还能有什么地位？人人都可以投降曹操，只有将军不能！那些人是在坑您！”

鲁肃心急火燎，又劝孙权把周瑜召回来：“听听周郎怎么说。”

周瑜在江东集团拥有超然的地位。他是庐江郡舒县人，早年就与孙策是好友。当年孙坚刚刚起兵，正在北方讨伐董卓，家眷在吴郡没人照顾，孙策就听周瑜的建议，带着母亲和弟弟们（可能包括孙权）搬到舒县去住，就住在周瑜家的一处宅院里。两家人时常往来，周瑜还经常去拜见孙策的母亲，可以说，周瑜相当于孙策家的兄弟之一。

后来孙策起兵，周瑜也带着自己的兵马前来投靠，孙策征战江东的过程中，周瑜出了很大力气，所以他是江东集团毫无疑问的“开国大佬”之一。

孙策以后，周瑜又辅佐孙权，他带兵独当一面，立过许多功劳。

周瑜身材高大，相貌俊美，生性爽朗，豁达豪迈，又才气过人，尤其精通音律，有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的美誉。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。

现在周瑜带兵在番阳，他是前方将领，最了解军事方面的情况，而且也是主战派，鲁肃知道这一点，便希望让他来压服朝廷里那些投降派。

周瑜回来以后，孙权召集他和几个主要将领密谈，周瑜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孙将军不必担心，曹贼虽然兵力胜过江东，然而有以下劣势……老贼这次来就是送死的。将军只要给我几万兵马，进驻夏口，周瑜保证为将军破曹！”

这一番话彻底坚定了孙权的信念，孙权拔出佩刀，一刀砍在前方的案几上，大声说：“诸位将领有敢再谈投降的，有如此案！”

江东集团就此决定对抗曹操。

赤壁之战

樊口那边的刘备等得十分焦急，每天从早到晚不断派人到江上观望，看江东援军来了没有。

终于有一天，远远望见江东船队从东方来了，刘备大喜，赶忙派人去慰劳他们。

江东军队由周瑜、程普统帅，刘备请周瑜见面，周瑜淡淡地说：“在下有军务在身，不能擅离职守，还请刘豫州过来谈。”

刘备没办法，只好亲自乘着一艘小船，到周瑜的舰艇上去跟他会面。

听说周瑜只带了三万兵马过来，刘备有些失望，说：“怕是有点少。”

周瑜却满怀信心地说：“不少，刘豫州请看周瑜破曹便是。”

刘备又想请鲁肃出来会面，周瑜说：“在下受命处理军务，不得推诿于旁人，将军要见子敬（鲁肃），可以下次单独请他。另外，孔明正在路上，三两日之后便到，将军不必担忧。”

刘备无话可说，只好听周瑜安排。

刘备的残兵和刘琦的江夏军队加到一起有一两万，刘备自己留下两千，分给关羽、张飞，其余军队都听周瑜指挥。

周瑜果然是王佐之才，虽然是临危受命，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樊口一带江面上，乌压压一片全是江东船舰，军容整肃，一丝不苟。看到这情形，刘备才终于有些放心了。

几天以后，诸葛亮也回来了，跟周瑜、鲁肃等人日夜商讨迎战曹操的策略。

江陵那边，曹操略微有些意外，没想到孙权真敢迎战，而且说来就来，三万大军已经开进荆州了。不过曹操这两年太顺了，从攻打袁尚、袁熙，到突袭乌桓，再到南下荆州，每次都比想象的要顺利。特别是攻打荆州这一次，刘琮投降的速度远远超过曹操预计，曹军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半个荆州，这让曹操受到极大鼓舞。

现在孙权、刘备既然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走着瞧吧！

曹操没有太多耽搁，只是让荆州水军稍做准备，就带着他们沿长江而下。到赤壁附近，曹军遇到了溯流而上的江东船队。

双方不多废话，刚一碰头，就打了起来。江面上箭如飞蝗，喊杀声一片。

一交战，曹操才发觉江东水军的战力比荆州水军高很多。荆州水军在敌人压迫下连连后退，曹操没办法，只好让他们退到北岸的乌林一带，跟岸上的陆军会合，继续操练兵马，等待时机。

周瑜指挥江东船队驻扎到南岸，跟曹军对峙。

曹军的阵势远远胜过江东船队，他们这次把从荆州抢到的舰船全带来了，占据了从乌林到赤壁的一大片江面。但曹军士兵基本都是北方人，不习惯乘船，为了避免士兵晕船，曹操就让人用锁链把这些舰船连到一起，这样一来，甲板上如履平地，走起来方便多了。

不料情况比曹操预想的更麻烦。曹军士兵不仅不适应甲板生活，更不适应长江上的水土和气候，刚对峙了没多久，瘟疫就在军营里流行开来，很多人都病倒了。

而且二十万大军的军粮调动也是大问题，赤壁处在荆州中部，跟曹操的大本营隔着半个荆州，上千里的距离，后勤压力非常大。

面对这种局面，曹操有些为难，现在要撤走的话，半个荆州就让给对方了，损失未免太大。

就在曹操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忽然收到周瑜手下大将黄盖的书信，信上说：“江东人士大都不想对抗曹军，只有周瑜、鲁肃一意孤行，坚持出战，我对他们意见很大。现在周瑜任命我做前锋，改日两军交锋的时候，我一出战便叛逃，为将军您效力。”

黄盖说的大部分是真相，江东大臣们确实基本都不想打这场战争，确实有很多人不服周瑜、鲁肃。所以曹操收到这封书信以后，大喜过望，让人回复黄盖：事成之后，必有高官厚禄赏赐与你。

这却是一次著名的“诈降”。

周瑜、黄盖等人早已经计议好：准备许多艘蒙冲斗舰，里面载满柴草，浇上膏油，用帷幕覆盖，装作黄盖的前锋船队。

到了两军交锋那天，黄盖果然当先出战，领着这些战船冲在最前面，径直冲向北岸曹军船队。

曹军指挥官都以为黄盖果然叛逃过来了，正准备出去接应他，却只见那些船上蓦然升起冲天大火，变成了一艘艘“火船”，飞速向自己冲过来。

曹军船队都被锁在一起，根本开不动，片刻之间，那些“火船”就冲进了曹军的大船之间，风助火势，大火迅速蔓延上来，无法遏止。

曹军将士全体震恐，飞奔逃命，二十万大军同时崩溃，自相踩踏，死者无数。

大火很快从船上蔓延到岸上营寨，曹操只好下令烧掉剩余的船只和营帐，带着手下将士们边打边撤，向着华容方向逃走。

曹军准备不足的问题这时候完全暴露出来，回江陵的道路他们根本没有查探好，士兵们走在山石之间，一路上都是泥泞地，根本没有道路。后边追兵又迫近了，曹操只好强迫老弱残兵背着干草去填坑，后面的骑兵一拥而上，把这些老兵和干草一起踏在马蹄下，这才逃走了。

一片混乱中，新近投降曹操的荆州士兵纷纷倒戈，很多都逃到了刘备手下，使得刘备的军队得到极大扩充。

周瑜、刘备的军队水陆并进，沿着长江向上追击曹军，一直追到江陵才作罢。

这场战役曹军被杀伤的人其实不多，大多数人是被踩死、淹死的，另有许多逃兵，以及病倒、病死的，结果曹操从中原带来的二十万大军损失大半，在很长时间内都失去了南下江东的能力。

但江东军队以水军为主，无法向北收复荆州。曹操退到江陵以后，留下曹仁、徐晃守

江陵，乐进守襄阳，自己带着残兵回许都去了。

曹操的迷失

对于曹操来说，这场战争是一次意外来临的挫折。

之前许多年，曹操一直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征讨各路诸侯，虽然遇到过多惊险场面，但关键时刻总能涉险过关。一切都像天注定似的，似乎天意已经选择了曹操作为东汉十三州的主人。

但曹操也有自己的忧虑。赤壁之战这一年，他五十三岁，对于一统江山的帝王来说，年纪太大了。曹操必须加快步伐，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宏伟工程。

公元208年的曹操，有些骄狂，也有些着急。

他望向南方：现在摆在面前的敌人就是荆州、江东两大集团，以及刘备那个四处流窜的鼠辈。

其中，荆州是关键。拿下荆州，控制长江天险，江东基本就无力反抗了。

为了攻下荆州，曹操做了许多准备，前后几年操练兵马，训练水师，后方也大力发展经济，积攒军备。

却没想到荆州之战实在是太顺利了，远远超过曹操的预估，随后又杀得刘备狼狈逃窜，而江东集团内部，投降派也占上风。在当时看来，一统天下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，这让曹操受到极大鼓舞，以为再接再厉，一鼓作气，直接逼降孙权，江山就可以改姓了。

不料刘备却去孙权那边搅局，随后孙权决定强硬应对曹操。这让曹操有些意外。但问题不大，现在长江上游在他掌控下，士气正旺，正好一举东下，拿下江东。

所以曹操不顾手下一些将领的劝阻，还没在荆州站稳脚跟的时候，就仓促东下，这时候离刘琮投降，才两个月而已。

其实回想起来，也要怪征乌桓和讨荆州两场战争给曹操留下了太深的印象。

这两场战争能够获胜，关键就在一个“快”字。当初郭嘉一直对曹操强调“兵贵神速”，即使各方面条件不利，只要抓住一个“快”字，在敌人没准备好的情况下，抢先出手，就能取胜。

曹操沿用这种思路，也希望抢先一步攻打江东，杀孙权一个措手不及。

这种思路本来是对的，但有一个关键因素曹操没考虑到：孙权这些年一直在谋夺荆州，已经做好了各方面准备——江东已经把荆州水军研究透了，江东的军队和后勤，都是为征讨荆州准备的，荆州水军在江东面前，正好被克制。

而曹操南下赤壁，恰好就是用荆州水军做主力。

这等于是曹操代替荆州统治者去挨打，自己往孙权的枪口上撞。

这就让曹操的“闪击战”失去了锋芒。

更严重的地方在于，这支荆州水军还是刚刚投降过来的，忠诚度很低，跟曹操的嫡系部队也没有磨合好。

军事史上有个奇怪的规律：几支互相不熟悉的军队凑合到一起的时候，虽然看着壮观，但战斗力往往还不如单纯的嫡系部队。因为新加入的仆从军不仅不能帮忙，反而拖后腿。许多伟大将领都是在这一点上失算了，以至于遭到意外失败。

曹操自己的水军不顶用，只好用荆州水军搭配自己的嫡系部队，正好犯了这个错。

另一方面，曹操这次大军南下本来是冲着荆州来的，他前期的准备工作完全是针对荆州的情况，打江东是临时的决定（虽然有攻打江东的计划，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早）。对于江东的军事实力、长江周边地形等因素，他都没有摸透，对于江上的大规模水战，也没有研究充分，战争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，也都在他的估算之外。

至于南方的气候、水土造成的疫病，之前他更是没有考虑到。

所以曹操的准备严重不足，直到在赤壁遇到江东水军，被迫对峙的时候，他才发觉这个问题，但已经晚了。

之前打乌桓能够险胜，就是因为曹操自己准备充分，而敌人没有准备，现在却反过来了，怎么能不败？

周瑜正是看清了这些因素，才极力劝孙权出兵；孙权也正是因为听了周瑜的话，才坚定了对抗曹操的决心。

另外，曹操在赤壁大败，可能还有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原因——荆州降卒里面有内鬼。

曹操在短期内接收了七八万荆州降卒，这些人鱼龙混杂，难免有些怀着特殊目的的人混在里面。赤壁对峙期间，曹军阵营出现许多诡异的失误，例如把战船锁在一起，对火攻没有准备，轻易相信黄盖的“投降”，以及突然蔓延开的疫情……这背后很难说没有人为因素。

归根结底，还是曹操太心急了，没有等荆州降卒整合完毕就推动他们上前线，以至于军队管理漏洞百出，让敌人钻了空子。

曹操本人回顾这次失败，也是万分懊悔，甚至当着众多下属的面说：“倘若郭奉孝（郭嘉）在，怎会使我沦落至此？”

然而曹操的悔悟来得太迟了，赤壁一败，耗掉了他多年的积蓄，使他失去了在有生之年一统天下的能力。

曹操没能一统天下，不仅是曹操自己的遗憾，也是天下人的遗憾。这让华夏大地错过了进入又一个大一统盛世的机会，而下一次机会，在四百年后了。

不过对于孙权、刘备来说，赤壁之战却是命运的转折点，天下局势现在出现了开放性的态势，他们争夺江山的机会来了。

而争夺江山的关键点，还是在荆州。

借荆州

荆州有七郡，分别是北部的南阳郡，中部长江沿线的南郡、江夏郡，以及南部的武陵郡、零陵郡、长沙郡、桂阳郡。（曾经还有章陵郡，被曹操夺取后并入南阳郡。）

其中最具有战略价值的是南阳郡，这里处在中原、巴蜀、江东三方交界处，曹操南下进攻江东，或者孙权北上进攻中原，都要以这里为跳板，同时，这里也是实现《隆中对》计划的关键地带。

现在南阳郡已经被曹操牢牢占据着，孙权和刘备要夺取这里难度很大。

另一个重要地带是南郡，这里扼守着长江上游水道，是江东的心腹之患，也是江东和益州之间的过渡地带，所以孙权把这里看得很重，一心要拿到手。

赤壁之战过后，周瑜立即出手争夺南郡，他带领大军包围南郡治所江陵。江陵便是之前刘备南下逃亡的目标，后来却被曹操抢先占据了，曹操的船队也正是从这里出发，开向了赤壁。

现在江陵由曹仁镇守，周瑜对江陵发起猛攻，曹仁孤军苦苦支撑。

赤壁之战的结果其实是由曹操的错误决策导致的一场意外，目前江东军队的实力比起曹军还是有很大差距的，所以周瑜攻打江陵并不顺利。战争持续一年后，到公元209年十二月，曹仁才支撑不住，征得曹操同意以后，主动撤走，把江陵让给了周瑜。

于是周瑜拿下了南郡。

南郡以东是江夏郡，江夏郡的大部分也在江东集团的掌握之中，所以荆州中部落到了江东集团手上。

江东军队攻打曹军如此吃力，所以不得不继续拉拢刘备当盟友。刘备瞅准这个空当，周瑜围攻江陵的同时，他就在南方攻城略地。

刘备自称要替刘琦收服荆州，他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，然后借着刘琦的名义，逼降了武陵、零陵、长沙、桂阳四郡太守，把这南方四郡纳入了自己掌控之下。巧的是，占据南

方四郡以后不久，年纪轻轻的刘琦就离世了，南方四郡的所有权自然就落到了刘备手上。

现在刘备终于有自己的落脚之处了，而且地方不小，表面上看起来，他占据了半个荆州。不过南方四郡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地带，又远离中原，战略价值不大。

于是现在的局势就成了孙、曹、刘三家分割荆州。其中，孙权的态度是关键，正是他一边对抗曹操，一边扶植刘备，才造成了荆州现在的状态。

在孙权看来，扶植刘备去抵抗曹操，比自己亲自出手成本更低，所以从赤壁之战以后，他对刘备的态度都很温和。为了笼络刘备，孙权表奏他为荆州牧，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，又把长江以南的半个南郡送给了刘备，简直可以说是求必应了。

但孙权还是低估了刘备的脸厚程度。得到半个南郡以后，刘备马上又到京口来拜访孙权，提出：地方太小，住不下，请再多给一点土地。

孙权还在犹豫，周瑜可不干了，刘备的那点心思，早都被他看在眼里了——无非就是想借着南郡当跳板，去夺取益州嘛！这老小子表面忠厚，内心藏奸！所以周瑜直接请求孙权把刘备扣留下来，兼并刘备的军队，把刘备的基业扼杀在摇篮之中。

周瑜的建议非常明智，可惜孙权也有自己的性格缺陷——他擅长守成，却缺乏进取精神。对于周瑜这种激进的提案，孙权没敢采纳，而是让刘备回去等消息。

刘备回到南郡的公安——前不久得到半个南郡以后，他就把自己的总部迁到了这里，然后才听说周瑜想扣留他的事，刘备吓出一身冷汗，说：“周瑜当真厉害！诸葛亮也厉害，提前算到了！我不听诸葛亮的劝阻，坚持去江东，果然危险！”

周瑜的战略眼光不输给诸葛亮，他向孙权解释：南郡非常重要，不能随便送人。现在我们占着南郡，下一步可以继续向西，挺进益州。拿下益州以后，再顺势拿下汉中，然后从荆州和汉中两路威逼中原。

这等于是抢在诸葛亮之前实现《隆中对》的计划，如果成真的话，天下局势将会彻底反转，孙权有很大概率能够一统天下，至少跟曹操平分天下是没问题的。

孙权对这个建议也很感兴趣，批准周瑜去实行。

可惜上天不允许。

公元210年，得到孙权授权以后，周瑜从江东返回南郡，准备进攻益州，却在走到巴丘的时候就突发疾病离世了，年仅三十五岁。

江东集团失去了一位“王佐之才”，也失去了跟曹操争夺天下的绝佳机会。

孙权非常伤心，他给予周瑜无与伦比的褒奖。周瑜有一女、两子，孙权让自己的长子孙登娶了周瑜的女儿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周瑜的儿子。周瑜获得的荣宠，在江东大臣里面，毫无疑问排第一。

周瑜的离世是对江东集团的重大打击，现在孙权手下没人能实现周瑜的计划，攻打益州的事只好搁置了。

周瑜的继承者是鲁肃。鲁肃这人虽然有一些战略眼光，但性格懦弱，行事保守，他一直牢记住一点：江东的实力不足以抗曹，必须拉拢刘备。所以他总是对刘备退让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孙权对刘备的政策也更加软弱。

鲁肃拼命劝孙权把剩下的半个南郡借给刘备，理由是江东自身实力不够，不如让刘备暂时占据荆州南部，在西部战线替孙权对抗曹操，好让孙权把全部精力放到东部，这样才比较稳妥。

这时候孙权压力有点大。在东部战线，曹操大军已经沿肥水南下，屯驻到了合肥，并且在合肥屯垦，准备长期住下去。

合肥处在扬州北部，向南可以压制整个江东。曹操在那边屯田，就是公然耍流氓，一副“我吃定你了”的架势，这让孙权很恐惧。

如果这时候再跟刘备争荆州，等于东西两线作战，孙权怕自己承受不住。

于是孙权听了鲁肃的建议，把北边的半个南郡借给了刘备。

这样一来，刘备就同时拥有了荆州中部和南部，特别是占据了荆州核心部位的江陵。这样，刘备只要一只手在荆州拖住曹操，另一只手就可以伸向益州了。

刘备一生真正的功业终于要来了。

乱世中的巴蜀

巴蜀在东汉属于益州，这里是一块封闭的区域，躲开了东汉末年的大部分战乱，是乱世中的一片乐土。

灵帝末年，益州刺史是郤俭，他贪腐残暴，在益州疯狂敛财，闹得民怨沸腾。朝廷里的高官，同时也是宗室成员的刘焉就请求灵帝派自己去治理益州。

不过刘焉这个提议完全是出于私心，他看到目前朝纲紊乱，知道天下要乱了，又听人说益州有“天子气”，就想去那边割据一方，不说争夺天下，至少保得全家平安。

灵帝也没多想，就封刘焉为益州牧，命令他去益州捉拿郤俭，然后接替郤俭的职位，整顿益州的秩序。

刘焉运气相当好，他刚走到荆州，就听说益州那边出现变乱，一支农民军杀掉了郤俭。没过几天，益州从事贾龙又打败了农民军，夺回了益州控制权，然后派人来荆州接刘焉。

于是刘焉不费丝毫力气就平定了益州，成为益州新一任主人，治所在绵竹。

刘焉来益州本来就带着歪念头，他利用“州牧”这个职位拥有的巨大权力，在益州大肆培养自己的势力，逐渐让益州跟朝廷脱离开来。

这时候益州北部的汉中郡还在朝廷控制下，汉中太守是苏固，刘焉就派自己的手下张修和张鲁一起去攻打汉中。

张修和张鲁来到汉中，很快打败苏固，取得了汉中的控制权。张鲁随后又杀掉张修，独占了汉中，那是公元191年的事。

张鲁的身份非同一般，他是张道陵的孙子，是五斗米道系师，或者通俗一点说，就是民间宗教领袖。

张鲁的母亲是个民间巫婆，会一些神神道道的巫术，又容貌美丽，经常流窜在各种达官贵人家里，跟刘焉家也往来密切。因为这层关系，张鲁才得到刘焉的重用。

张鲁作风强悍，他控制汉中以后，马上跟朝廷脱离关系，阻断交通，斩杀朝廷使节，把汉中变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。

这种局面却让刘焉窃喜，现在汉中成了他和中原之间的屏障，朝廷势力延伸不过来了（当时朝廷在长安，董卓控制着献帝）。他借口说“道路不通”，跟朝廷断绝了联系。随后他在益州内部大开杀戒，排斥异己，逐渐把益州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。

于是益州、汉中都事实上独立了，但张鲁受刘焉控制，他们的关系有点像南阳张绣和荆州刘表。

随着实力增长，刘焉也越来越张狂，他甚至建造皇帝乘舆，开始过起皇帝瘾来了。

有人把刘焉的这些行为举报上去，朝廷又急又气，却拿他没办法。

不过刘焉也有自己担忧的事。他有四个儿子，目前只有第三个儿子刘瑁在益州，其余的儿子刘范、刘诞、刘璋都在长安的朝廷里，这让刘焉举棋不定。

但随后董卓等人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竟然派刘焉的小儿子刘璋去益州劝说他。刘璋一去益州，当然就留了下来，不回长安了。

随后又发生了王允杀董卓，李傕、郭汜作乱等等事件，长安那边一片混乱，自然也没人关注益州独立的事了。

时间来到公元194年，李傕、郭汜控制着朝廷，马腾跟李傕闹矛盾，双方调兵，在长安附近对峙。

朝廷里的官员刘范、刘诞、种邵、马宇等人想趁机扳倒李傕，就暗中跟马腾联合起来，里应外合攻打李傕。

李傕一方派出李利、郭汜、樊稠等将领，跟马腾等人在长平观展开激战，最后李傕一方获胜，马腾逃回了凉州，刘范、刘诞等人却都被李傕杀了。

消息传到益州，刘焉受到巨大打击。正好绵竹又发生大火，刘焉的府邸和“皇帝乘舆”都被烧得一干二净，他被迫搬到了成都，一切都重新开始建设。

两个打击加在一起，刘焉病倒了，不久就离世了。

现在刘焉只留下两个儿子：刘瑁、刘璋。其中，刘璋是个唯唯诺诺的庸人，刘焉的手下将领赵韪认为这样的人才好控制，所以就扶立他为益州牧。

刘璋果然没有任何才干，镇不住手下，上台没多久，赵韪就反叛了。

幸好刘焉当初留了一手。

当时益州以外的地区一片烽火，老百姓纷纷逃到益州来躲避，尤其是从荆州和关中地区来的百姓最多。

刘焉把这些人都收留下来，从里面抽取青壮年，组成“东州兵”。

东州兵完全是外来人口，对益州本地豪门没有感情，只忠于他们的恩人刘焉。所以尽管这支军队军纪败坏，在益州名声很差，却成为刘焉手下一支最忠实的卫队。

现在刘璋遇到危难，便把父亲留下的东州兵搬出来。经过一番血战，终于把赵韪的叛乱平息了，刘璋也因此益州站稳了脚跟。

不过，随后刘璋又捅了一个大娄子。

张鲁有野心，想自立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以前刘焉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勉强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。现在刘璋却看不下去，指责张鲁不服从自己，双方的矛盾迅速升级。

最后刘璋把张鲁的母亲、弟弟等人都杀了，于是双方结下大仇，从此决裂。

之后的几年，刘璋派兵打过张鲁很多次，却总是失败；张鲁反击，反而占了刘璋不少土地。双方长期处于敌对关系。

其实益州（从行政上来说，汉中也属于益州，但目前已经独立了。这里和后面的“益州”指除开汉中的部分）和汉中本来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如果和平相处，共抗外敌，还能维持得久一些。刘璋却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跟张鲁闹成了生死仇敌，给了外人各个击破的机会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，外界局势风云变幻，曹操异军突起，逐个消灭了竞争对手，远在成都的刘璋也感受到压力，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后路来了。

公元208年，曹操进攻荆州，势如破竹，很快占据了荆州北部，中原霸主的势力终于延伸到刘璋身边了。这让刘璋感到极大的压力，他便赶紧派人去巴结曹操，希望得到曹操的保护。

曹操也没太在意，随手封了他一个“振威将军”的称号，算是接受了他的投靠。

刘璋又派自己手下的谋士张松去感谢曹操。张松到曹操那边以后，却发现曹操根本没把他们这个集团当回事，对他本人也很冷淡。张松觉得受到了很大侮辱，回到益州以后，就大说曹操的坏话。

正好曹操又在赤壁之战大败，连滚带爬逃回了北方。破鼓乱人捶，刘璋竟然也把曹操看低了，便决定放弃曹操这个靠山，拉拢曹操的敌人刘备。

刘璋派手下法正和孟达去联络刘备，还给刘备送去一些兵力，协助他对抗曹操。

刘备正在打刘璋的主意，没想到刘璋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刘备当然欢迎，于是双方成为“盟友”。

赤壁之战过后，曹操也感到周瑜和刘备有征服益州再从益州威胁关中的打算，便主动出击，准备抢先拿下张鲁的汉中。

公元211年三月，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去攻打汉中，正式表明了进军汉中和益州的野心。

这让刘璋极度恐惧，在张松等人的劝说下，他准备向刘备这个“盟友”兼同族兄弟求助。

良知，还是责任？艰难的考验

刘璋的计划是请刘备来益州当自己的藩属，自己给刘备地方住，刘备则带兵协助益州防务，类似于当初刘表和刘备的关系。

这种想法极度不合时宜。因为现在刘备集团已经壮大起来了，论实力不输给刘璋，怎么可能像当初侍奉刘表一样，再来给刘璋打下手？

所以当刘璋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，下面的人一片反对之声，甚至有人把自己倒挂在城门上以表示抗议。然而这些意见刘璋都不听。

刘璋手下的人，除了张松以外，法正也极力劝他接刘备过来，刘璋最终听取了他们两人的建议。

可昏庸的刘璋不知道，张松、法正这两人早就准备出卖他了。

这两人都嫌刘璋昏庸无能，他们经过最近两年的接触，感到刘备才是当世豪杰，所以暗地里策划把刘备接来益州，取代刘璋——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刘备主动跟他们两人接触，策反了他们，出于维护形象考虑，后来的蜀汉政府才把责任都推到了他们两人头上。

刘璋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异样，喜滋滋地派法正去荆州迎接刘备。

刘备这两年可以说顺风顺水，周瑜死后，鲁肃接任江东集团一把手，推动孙权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刘备，而曹操又在合肥那边跟孙权对峙，所以荆州这边出现了空当，没人来跟刘备竞争，这让他可以把全副精力用来算计益州。

所以刘备这边早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法正一来迎接，刘备便留下诸葛亮、关羽等人守荆州，自己带着庞统等人和数万兵马，跟着法正进了益州。

庞统人称“凤雏”，是荆州当地跟诸葛亮并列的人杰，曾经在周瑜手下担任功曹，刘备统领荆州南部以后，他便归到刘备手下，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之一。

刘璋是个天真又善良的人，他真的把刘备当作自家兄弟，他命令益州各地敞开大门，以最高礼节奉迎刘备，自己又亲自到成都以东三百六十里的涪城去欢迎刘备。

刘璋的欢迎大会极其隆重，蜀地精英全体出动，旗帜蔽天，车马满路，双方的数万兵马在一起狂欢了一百多天，花费钱财不计其数。事后，刘璋又送给刘备巨额军资，分给刘备三万兵马，包括益州的精锐之师白水军，另外还有米二十万斛，马千匹，车千乘，其余盔甲器械任凭挑选。

可以说，对于刘备，刘璋完全做到了仁至义尽。

可刘璋哪里知道，聚会的这段时间，张松、法正、庞统等人一直在劝刘备杀掉他，以便直接夺走益州。

刘备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肠不够狠。他这次来益州本来是不怀好意的，却没想到刘璋对他好到了这种程度，而且推心置腹，一点儿都不设防。刘备顿时心软了，下不了手。

不管庞统等人怎么劝，刘备就是一口咬定“看看再说”，杀刘璋的事就这样拖了下来。

刘璋一直没发觉这些人的阴谋，还很认真地跟刘备讨论攻打张鲁的事，他希望刘备抢在曹操前面把汉中打下来，这样益州就安全多了。刘备心不在焉地勉强答应下来。最后，双方约定，刘备到益州北部的葭萌关去驻扎，准备来年对张鲁发动攻击。

随后刘璋依依不舍地跟刘备告别，回成都去了，而刘备则带着兵马开向葭萌关。

刘备错过了夺取益州的一次绝佳机会，反倒假戏真做，真的变成了刘璋的藩属。

这一刻，刘备的内心异常矛盾。他手下几百号弟兄，还有几万兵丁，都在眼巴巴地望着他，只等他一声令下，就杀进成都；荆州那边，诸葛亮、关羽也都在翘首期盼，等这边的好消息；还有远在江东的孙权，也在等他拿下益州以后归还南郡。他这样拖着不行动，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，拖的时间越久，他压力越大。

然而刘璋这样毫无保留地信任他，他怎么忍心下手？再说，一旦对刘璋下黑手，天下人，还有后世的人们，会怎么评论他？

刘备始终下不了决心，只能先在葭萌关待着，当然他也根本没想去打张鲁，只是号称在准备作战，天天吃着刘璋的军饷，装模作样地瞎忙着。

就这样过了一年，看到刘备一直不开动军队，刘璋有些疑惑起来。刘璋手下的将领们更是不断劝告他：刘备这家伙不怀好意，赶快把他赶回荆州去！

另一边，刘备手下的弟兄们都急得不行，三天两头催促他尽快行动。最后，庞统直接给出三条路让他选择：

其一：直接带着葭萌关的军队杀进成都。

其二：跟刘璋说，自己要回荆州了，请求再借一些军队，看看能不能激怒刘璋。如果刘璋先对我们动手，那就找到借口了。

其三：真的回荆州，放弃短期内夺取益州的想法。

第三条当然不可能，第一条就是刘备一直不忍心做的事，所以刘备选择了第二条路。

他让人带话给刘璋说，曹操最近又在攻打孙权，孙权求救得很急，自己必须赶回荆州一趟，请刘璋再送一万兵马以及相应的粮草。

这明显是在敲诈，刘璋虽然人傻钱多，这时候也有点儿受不了了，便回复刘备：只能再给四千兵马，相应的粮草也只能给一半。

刘备就趁机发火说：“我替你们益州征讨敌人，尽心竭力，毫无保留，你却这么抠门，还怎么让我替你出力！”于是做出要翻脸的姿态。

同一时期，正巧张松给刘备送密信说：“我们不是商量好的，要拿下益州吗？明公怎么准备回荆州了？”这封信被张松的哥哥发觉，报告给了刘璋。

到这一刻，刘璋才终于明白了真相，他又伤心又恼怒，下令把张松斩首，然后严令手下所有人都不得再跟刘备来往。

这就是刘璋仅有的报复手段——就算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在指望刘备做回好人。

刘备听说以后，假装大发雷霆，声称：“是你逼我动手的！”于是把白水军的将领杨怀、高沛召来，找了个借口杀掉，夺走了他们的军队，然后带领黄忠等人，点起兵马，杀向成都，正式对刘璋开战！

这是蜀汉的开国之战，这场战争来得非常不光彩，一年以来，刘备一直在人性的边缘试探，终于突破了底线！

但我们也无法太过于责怪刘备。

在东汉末年的各路军阀中，刘备是个特殊的个体。他有一些朴素的道德观，在重大决策上，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。所以他在荆州七年，也没有对刘表下手。他被曹操追杀的时候，也不忍心抛下百姓。

可是乱世之中，良心值几个钱呢？刘备坚持道德底线的结果，却往往是把自己坑了。

他这一生颠沛流离，五次抛下妻儿逃命。他被曹操追得满世界逃窜，几乎无处容身。现在他已经五十一岁了，南征北战二十八年，却还连一个稳定的基业都没有。二十八年！多么漫长的时光！这些年里，他的妻儿老小，关羽、张飞那群弟兄，他的所有追随者们，跟着他四处漂泊，吃了多少苦头，经历了多少凶险，却依然一无所有，他用来面对他们？

现在他已经老了，关羽、张飞那些弟兄们也老了，如果还不能建功立业，他们这些人都会被埋进历史的尘埃里，成为永久的失败者。

对于这时的刘备，建功立业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，而是一种责任，一种必须完成的使命，一种对自己和所有追随者的交代。

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必须成功，别无选择！

哪怕抹杀自己的良心，扭曲自己的人格，他都必须成功！

而益州，就是刘备最后的救赎，是他最后一次可能成功的机遇。

现在成功的路径就摆在他面前，那就是：对自家兄弟下黑手，去做一个卑鄙的、龌龊的人。

经过一年的煎熬之后，刘备终于出手了！

蜀汉奠基

刘璋不仅幼稚，而且毫无决断能力，对于刘备的突然反水，他拿不出任何策略，以至于一筹莫展。

有人建议他：把涪城以北、葭萌关以南的民众南迁，仓库野谷一把火烧掉，腾出大量空地，然后依托涪水（在涪城旁边）这道屏障，严防死守，刘备军粮跟不上，过段时间就会被迫撤走。

刘璋却说：“战争本来是为了保国安民，怎么能反过来伤害民众？”所以他不采纳这个建议。

刘璋软弱无能的作风也传到了整个益州集团，在刘备南下的过程中，各地的地方政府都缺乏抵抗意志。

梓潼太守王连关紧城门，不参与战争，刘备便直接绕过梓潼南下。

涪城有刘瓚、冷苞、张任、邓贤、吴懿等大量将领防守，他们却没做太多抵抗就退了下来，退到绵竹去防御，把涪城送给了刘备。

不久，吴懿带着自己的部队投降。眼看绵竹守军也要崩溃了，刘璋紧急派李严去督阵，结果李严也很快投降，于是绵竹也失守了。

这时候刘备军已经推进到了离成都八十里的雒城，这里由刘璋的儿子刘循带兵防守。刘循坚守不出，跟刘备对峙。刘备便一面包围雒城，一面派兵四处出击，攻掠成都平原的各处郡县。

同时，刘备通知荆州那边派援兵。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人火速出动，沿长江而上，一路攻破白帝、江州，然后分头出动，赵云平定江阳、犍为，张飞平定巴西（东汉末年，原来的巴郡被分为巴西郡、巴郡、巴东郡）、德阳。刘备集团因此控制了成都平原以东的大片领土。

现在刘璋控制的地区已经只剩下成都周边一带，基本上属于孤军了。

但刘备军在雒城之战出了意外，庞统在一次攻城中不小心中了流矢而亡，这对刘备军是重大打击，刘备攻城步伐被迫慢了下来。

同时，刘备集团兵力不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，即使从荆州调兵来占领益州，仍然捉襟见肘，还使得荆州防务明显削弱，现在只留下关羽在荆州独自领军，为后来的局势埋下了严重隐患。

雒城之战十分胶着，刘备军苦战一年才拿下城池，然后跟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人会合，包围了成都。

这时候法正写信给刘璋说：“刘将军从起兵以来，一直念着您的旧情，愚以为您应该顺天应人，保得家族平安。”

刘备又派简雍进城劝说刘璋。当时成都城内还有精兵三万人，粮草够用一年，臣民纷纷请战，刘璋却说：“我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，没有丝毫恩德加于百姓，如今却要百姓为我受尽苦楚，我于心何忍？”便决定：放弃抵抗，开门纳降。

于是在公元214年闰五月，刘备进入成都，正式成为益州的主人。

刘备接收了刘璋在益州的大多数人力资源，对刘璋的老部下，能用的就尽量用，就连那些顽固的主战派都受到刘备重用。正是因为笼络了大多数权贵，所以刘备没有遇到太多反抗，在益州的统治很快稳定下来。

至于刘璋，刘备也没有为难他，而是把他封为“振威将军”，将所有财物尽数返还，然后把他迁到荆州养老去了。

征服益州的过程比想象中轻松得多，除了包围雒城拖延了一些时间，其他时候刘备的军队基本势如破竹，以极小的代价就攻克了众多城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还趁势招降了大量兵力，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。

之所以会这样，主要就是因为刘璋的软弱，或者说善良。

刘璋是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但作为军阀集团的首领来说，他是极度不称职的，在他带领下，益州集团根本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。就算刘备不来夺益州，也会有其他人来夺。

跟着这样一个领导，自己的利益是很难得到保证的。

张松、法正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，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义无反顾地投靠了刘备。

益州本地豪门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迫不及待地要换一个人来当益州的主人。

所有这些人共同倒向刘备，导致刘璋的统治基础极度不稳固，刘璋军队面对刘备大军的时候，也就表现得毫无战斗力，一触即溃。

征服益州，是五十三岁的刘备第一次成功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，刘备集团从此有了自己的稳固基地，有了跟曹操、孙权对抗的物质条件。

东汉末年的形势到这一刻终于清晰起来了。经过二十五年持续混战，大大小小无数支军阀被消灭，最终存活下来的就是曹、孙、刘三家，三家分别占据北方、江东、巴蜀，并且分割了荆州。虽然三家实力严重不对等，但任何一家要吞并另外两家都困难重重，于是曹、孙、刘三足鼎立的局面渐渐浮现出来，一个新时代已经隐隐来临。

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益州之战的成功也让刘备开始“飘飘然”起来。

一方面，他的团队实力大幅增强，骤然之间就从四处流窜、慌不择路的小型团体，成长为了可以跟曹操、孙权掰手腕的大型军阀集团。

另一方面，刘备从伤害自家兄弟中尝到了甜头。原来只要丢掉道德包袱，只讲利益，不讲道义，很多事就会变得容易很多。

这大大鼓舞了刘备，他开始把这种背信弃义的作风套用到别人身上，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他的大舅子：孙权。而争执的焦点，还是荆州。

第十二章 一生的对手

孙权、刘备，盟友还是对手？

刘备夺下益州以后，孙权很快便派人来，不过不是来道贺，而是来讨要荆州的。

不料刘备一口回绝：“等我打下凉州，再把荆州还给你。”

荆州是孙、刘双方争斗的焦点，而双方争斗的根本原因在于，他们的扩张方向严重重合。

当初赤壁之战过后，周瑜就给孙权制定了先夺南郡，然后以南郡为跳板夺益州，再从汉中进军中原的路线。这恰好就是《隆中对》的内容（《隆中对》这时候应该还处于保密状态，所以周瑜并不是受诸葛亮启发，而是恰好跟诸葛亮想到了一起）。

刘备当然不答应，所以他写信劝告孙权：“益州民富地险，刘璋虽然孱弱，自保却没问题。江东与巴蜀远隔千里，粮草运转困难之极，将军想奔袭巴蜀，即使孙武、吴起在世，也难以成功呀。何况刘璋与刘备为宗室兄弟，我们兄弟同心，仰赖先辈英灵以匡扶汉朝，如今刘璋得罪于将军，刘备不得不替他恳求。希望将军不要为难刘璋，以免伤害我们同盟之谊，使曹操乘虚而入，那时，悔之晚矣呀。”

孙权不信刘备的威胁，偏要试试，派孙瑜（孙权的堂兄）率领水军前往夏口，刘备直接拦住，说：“要让你打我兄弟，老夫就披发入山，不复见世间之人！”又让关羽屯江陵，张飞屯秭归，诸葛亮坐镇南郡，全面阻挡江东水师。

孙权无可奈何，只好放弃了攻打益州的打算。

不料刘备转眼就吞并益州，拿下了自家兄弟。

孙权听说以后，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说：“这老狗！安敢如此狡诈！”

孙权急着拿回荆州南部土地，还有一个原因：他前两年趁着交州内乱，拿下了交州，把整个岭南的土地收入了囊中。但荆州南部卡在江东和岭南之间，只有把这些地区也拿过来，孙权的领地才能连成一整块。

所以一听说刘备征服益州，孙权马上就派诸葛瑾去向刘备讨要荆州。

结果却被刘备直接拒绝了。

其实认真说起来，虽然刘备不还荆州是要流氓，但孙权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当初刘备借的明明只是半个南郡，荆州其他地方是刘备靠本事抢来的，孙权现在却含含糊糊地要刘备“还荆州”，是想跟刘备争整个荆州南部，明显有欺负人的意思。

站在孙权的角度来说，他认为刘备有现在的成就，全靠他当初一力扶持，所以刘备该还人情，半个荆州都给他也是应该的；就算不给那么多，也该坐上谈判桌，该还多少人情，慢慢谈。

刘备却谈都不谈，一口回绝。

对于刘备来说，孙权当初资助他，只是想借他的力量对抗曹操而已，又不是安着什么好心，哪里就欠了人情？何况对抗曹操这件事，刘备一直在做，并没有辜负孙权的期待。更重要的在于，荆州是《隆中对》计划实施的关键因素，是刘备集团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，怎么可能送人？

于是双方各执一词，形成死结，再也解不开了。

同一时期，双方的姻亲关系也破裂了。

当初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，本来是想巩固双方的同盟关系。不料孙夫人出身将门世家，又从小娇纵，性情暴烈，作风刚猛。据说她的住宅内外平时都有上百名侍婢守着，个个提刀带甲，虎视眈眈。刘备每次去见她，都战战兢兢，生怕一言不合，刀子就招呼过来。

孙夫人嫁过来的时候，带了大量随从，这些人在刘备的驻地横行霸道，无人敢管。刘备手下的许多人都受过他们的气，却敢怒不敢言。

最后，刘备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在公安（当时刘备驻地在南郡的公安）附近筑了一座“孙夫人城”，专门给孙夫人和她的手下们居住，才算勉强把这些霸王们请开了。

所以孙夫人跟刘备实际上长期处于分居状态，甚至可以说，孙夫人的集团成了刘备集团内部的独立团体，是孙权埋在刘备集团内部的一颗地雷。

刘备进益州以后，孙夫人留在公安，孙权马上派人去接她回娘家。

听说终于要把这位“大爷”给送走了，刘备的手下们个个长舒一口气。

不料孙夫人却把刘禅带上了船，想带去江东。

张飞、赵云听到消息，飞速奔到江边，把孙夫人的船拦截下来，把刘禅抢了回来，这才保住了刘备的血脉——这起事件在后世被演义为“截江夺斗”的惊险故事。

但这样一来，孙夫人跟刘备的婚姻关系也就彻底破裂了，她从此留在江东，再也没有回到刘备身边。

这也进一步恶化了孙、刘双方的关系。

同时，关羽跟孙权集团的关系也非常紧张。

刘备入益州以后，只剩下关羽镇守荆州南部。关羽性情刚戾，丝毫不懂得退让，对待孙权的人处处强硬，这让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。幸好鲁肃是个柔和的人，一直在中间斡旋，才勉强维持了双方关系不破裂。

到了刘备拒绝还荆州以后，孙权跟刘备赌气，设置了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长官，让他们去接管这三郡。

其实这时候孙权还是希望双方坐下来好好谈，互相留个面子。

关羽丝毫不客气，直接带兵把这三个所谓“长官”赶回了江东。

这下孙权彻底爆发了，派吕蒙带兵两万去攻打三郡。吕蒙是周瑜之后江东最杰出的将领，拥有过人的谋略，他不急着出兵，先写书信劝降，长沙、桂阳两郡太守马上就投降了。

刘备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，于是亲自从成都赶到公安，指挥关羽争夺三郡。

孙权不甘示弱，也亲自来荆州指挥前线军队。这时候吕蒙已经用欺骗手段拿下了零陵，孙权调集鲁肃、吕蒙、孙皎、潘璋一起到前线跟关羽对峙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这时候双方火拼其实是很不明智的，很容易导致渔翁得利的结果——曹操已经从赤壁的失败中恢复过来，正在从合肥和汉中两路出击，同时向孙、刘双方施加压力。

可以说，孙、刘双方都在冒着后院起火的危险参与荆州对决。

最初的火气消散以后，孙、刘两人都冷静下来，开始接触，试图缓解矛盾。

鲁肃是江东的温和派，这次仍然由他出面，邀请关羽“单刀赴会”。会上，鲁肃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当初我们在长坂坡会面的时候，刘豫州是什么境况？被曹操追得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，甚至想逃到交州去。我们主人怜悯刘豫州，不顾众人反对，把荆州让给他住，这才让刘豫州得以开创基业。如今刘豫州拿下益州，已经有自己的基地了，却又算计起荆州的土地，如此背信弃义，这是一方霸主该有的作为吗？”

一席话说得关羽无言以对。

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确实欠了孙权很多人情，这是否认不了的，要跟孙权争荆州，确实底气不足。

更重要的是，刘备集团的实力远远不足以对抗孙权。特别是在人才储备方面，刘备比孙权差得太多了，单单一个吕蒙就已经给刘备、关羽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：刘备手下没人对付得了他。

讲理讲不过，打也打不过，面对无懈可击的江东集团，刘备只好暂时放弃强占荆州的打算。

这时候正好有消息传来：曹操即将攻打汉中，益州危急！刘备赶忙找台阶下，跟孙权签订了分割荆州的协议。

协议规定：双方分割荆州南部，长沙、江夏、桂阳属孙权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属刘备。史称“湘水划界”。

随后刘备就赶回益州去了。

凉州与关中，曹操的困局

回顾“湘水划界”的结果，刘备一方其实吃了大亏。

在这之前，刘备已经占据了荆州南部五郡：南郡、零陵、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。其中只有南郡是向孙权借的，其余四郡都是刘备自己打下来的，现在却还了两郡给孙权，使得孙权在荆州的兵力大大增强了。

而留在手上的南郡又是烫手的山芋。

一方面，刘备已经拿到了益州，南郡的用处不大了；另一方面，南郡是抵抗曹操的最前线，刘备占据这里，必然要跟曹操短兵相接。

更重要的在于，南郡跟益州在地理上是相互隔离的两块，刘备同时拿着这两块，很难相互支援，反而还要分兵防守，而刘备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，这样一分兵，就更加窘迫了。

所以刘备拿着南郡真是丢也不是，守也不是，非常难受。

这就可以看出孙权战略眼光之毒辣了，“湘水划界”他看起来稍微让了一步，实际上却是摆了刘备一道。

而刘备舍不得荆州这块大肥肉，又没有能力增强荆州防务，只能把这块烫手的山芋丢给关羽去独自打理，终于为后来的“大意失荆州”种下了祸根。

不过刘备目前也确实没工夫考虑这些，目前他的首要任务是守住益州，而防守益州的关键在汉中。

汉中是一片独特的地块，这里处在巴蜀和关中之间，是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。历史上，关中的中原王朝和巴蜀的割据政权，谁占据汉中，谁就拥有偷袭对方的便利条件。最典型的便是秦朝末年，汉高祖刘邦从汉中“暗度陈仓”，成功拿下关中，从而拉开了争夺天下的序幕。反之，谁失去了汉中，谁就心惊胆战，处在随时可能被偷袭的境地。

所以巴蜀地区的割据政权必须占据汉中，才能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定。

曹操当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早就把夺取汉中摆到了日程上。

然而曹操面临一个大麻烦，就是凉州的马超和韩遂。

当初曹操强迫马腾到朝廷里做官，马腾就留下儿子马超统领自己的嫡系部队，自己带着家属搬到了邺城。

整个东汉时期，凉州都是分裂倾向特别严重的地区。现在马超和韩遂统领凉州，依旧不服曹操控制的朝廷。

而且马超本人对曹操也非常不配合，曹操多次征召他去朝廷里做官，他都拒绝了。

这些年，曹操忙着跟孙权、刘备作战，顾不得西部局势，马超、韩遂在西部的势力便慢慢坐大，不仅凉州，连关中地区也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。他们更进一步，跟汉中的张鲁结成联盟，共同对抗曹操。

所以现在凉州、关中等地名义上属于曹操，实际上却处于半独立状态。

马超、韩遂因此成为曹操后方的一个隐患，孙权、刘备都曾经计划过跟他们合作，让他们来牵制曹操。

曹操也意识到必须尽快排除这个隐患。

公元211年三月，就在刘备入益州的前夕，曹操派钟繇、夏侯渊去攻打张鲁。

从中原去汉中，必然要经过关中。这时候关中处于混乱状态，除了马超、韩遂，还盘踞着大大小小许多支军阀势力。这些人当然听过“假途灭虢”“唇亡齿寒”的故事，所以马上警觉起来，觉得这是曹操正式对他们和张鲁联盟开刀——当然，也有可能他们的猜测是对的，曹操的真正目标就是他们。

于是整个关中地区的大小军阀们都坐不住了，以马超、韩遂为首，总共有十个军阀集团联合起来，点起十万兵马，挡在潼关（潼关是关东到关中的门户），正式跟曹操开战！

曹操也退无可退，便自己亲自领军攻打潼关。

论军事实力，曹操完全碾压这些关中军阀，但这些军阀的部队是胡汉混合军队，作风悍勇，战斗力惊人，跟曹操大军对决，竟然不落下风。

战斗过程中，还出现了十分惊险的场面。

曹操打仗一贯的作风是亲自冲在最前线。当时曹军正在渡河，关中联军在后面追赶，曹操让士兵们先过河，自己带着百余名勇士亲自断后。马超知道以后，带领一万多骑兵追杀上来。

河边箭如飞蝗，曹操身边的侍卫们一个个倒下，曹操仍然坐着不动，坚持要最后才走。身边的许褚急了，强行把曹操扶上船。

岸边的士兵们都拼命涌上船来，眼看船要沉没了，许褚亲自斩杀许多人，才把船开走了。

谁知船夫也中箭倒下了，许褚只好一只手举着马鞍，替曹操挡住飞矢，一只手撑船，终于成功把曹操载到了对岸。

后人根据这场恶战编出了“曹阿瞞割须弃袍”的故事，可见当时曹操有多狼狈。

最后，曹操付出了很大代价以后，才终于打退了这些军阀联盟。马超、韩遂逃回了凉州，其余的小军阀们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关中平定。

第二年年初，马超再次叛乱，攻进凉州刺史所在地冀县，杀掉凉州刺史韦康。曹操派夏侯渊来征讨，也被马超打败了。

马超随后在凉州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，自称“征西将军”，凉州局势因此陷入僵持状态。

直到公元213年九月，情况才出现转机。

当时，韦康虽然死了，他的许多旧部下还在冀县里面，其中的杨阜等十一位将领密谋，先让人在其他城池反叛，骗马超去征讨，他们趁机夺取了冀县的控制权。

马超回来以后，发现冀县已经进不去了，城里的妻儿也被杀了个精光，其他城池又打

不下来，他无处可去，只好到汉中去投靠了张鲁。

在这之前，曹操已经把邳城的马腾等人全部杀光了，所以马超家族基本被灭门，只剩马超孤身逃了出来。

马超是一位悲剧人物，他基本上在哪里都不受欢迎，张鲁并不信任他，张鲁的部下也排挤他。这时候正好益州那边的刘备派人来招纳他，所以他就逃到益州，投到了刘备手下。

刘备倒是挺欢迎马超，因为当时对刘璋的战争正到关键阶段，正缺马超这样的强力武将。刘备对马超委以重任，马超加入正在包围成都的刘备军，刘备军顿时声威大震，没过几天就逼得刘璋出城投降了。

刘备向来爱才，对马超很不错，先后把他封为左将军、骠骑将军，让他参加了不少重大战役。

可马超在刘备手下仍然郁郁寡欢。刘备手下主要是三类人：一同起兵的兄弟、荆州才俊、益州老臣。马超却是个外来者，不属于这三个帮派的任何一个，所以他低调隐忍、小心翼翼地生活着。

马超逃离凉州以后，韩遂继续带领军队跟夏侯渊作战，但以失败居多，韩遂也基本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。公元215年三月，韩遂的部下杀掉韩遂，然后归顺了曹操。

凉州和关中局势到这时候才终于稳定下来，曹操通向汉中的道路终于畅通无阻了。

回顾起来，凉州和关中之所以出现这几年的动乱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曹操的错误决策。

从失去郭嘉以后，曹操集团似乎就不再具有清晰的思路，对外政策总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哪里着火去救哪里，这一点在对马超、韩遂的政策上，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
曹操似乎根本预判不到马超、韩遂的行为：先是对他们的反叛完全没有预案；再又因为“假途灭虢”的离谱决策逼反了他们；又没有想到整个关中都会反叛，以至于被迫在潼关跟叛军作战；作战的时候还安排不当，以至于差点丢了性命；最后又没想到马超会去进

攻凉州刺史，又急急忙忙去救援凉州.....

其实这每一次危机之前，曹操手下都有人提醒他注意防范，但曹操就是不信，总是等到出了事故以后再去灭火，以至于处处被动，一直被马超等人牵着鼻子走。

幸亏马超本人缺乏统帅能力，没能成功集结起凉州的资源，才终于让曹操挺过来了。

另外，凉州和关中的叛乱拖延如此之久，隐隐说明一个冷酷的事实：只占据半个中国的曹操，很难向西部用兵！

赤壁之战过后，曹操的地盘被压缩在北方，形成自西向东的狭长形状。而曹操的统治中心在东部，向潼关以西地区用兵，会涉及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调动，这让曹操非常吃力。同时，孙、刘两家又从扬州和荆州持续威胁曹操的根据地。最典型的是扬州的合肥，几年以来，孙、曹双方一直在那里对峙；荆州的江陵，关羽又在那边伺机而动。这就迫使曹操在从东向西两千里的防线上处处戒备，这样的损耗实在太大了。

这种局面对于曹操争夺西部地区非常不利。

按照曹操的计划，平定凉州和关中以后，下一步就是拿下汉中，然后以汉中为跳板，攻取巴蜀地区。但在目前的局面下，曹操实施这个计划有相当的难度，就算成功了，也很难守得住这些地区。

公元215年三月，曹操带领十万大军杀向汉中，开始了争夺巴蜀的第一战。

汉中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

虽然向西部用兵很困难，但要争抢汉中，曹操也有自己的优势。

张鲁知道自己实力不足，所以这些年都尽量低调，特别是对于强大的曹操集团，他尽量不去招惹，基本处于防御姿态。

只有在马超起兵的时候，张鲁因为跟马超是盟友，曾经派兵去协助马超，这可以说是他唯一一次跟曹操作对的行为。

后来马超兵败，整个凉州军阀联盟烟消云散，张鲁也受到震慑，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起来，甚至逐渐有了归附曹操的打算。

同一时期，刘备也在从南部威胁张鲁。但张鲁对曹操和刘备的态度截然不同，他曾经公开说：“宁愿与曹公为奴，也不当刘备座上客！”

所以在曹操、刘备从两个方向夹攻汉中的时候，张鲁投靠曹操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。

张鲁的手下将领们跟他一样，都想着换一个地方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所以对抵抗曹操没有兴趣。只有张鲁的弟弟张卫坚持要抵抗。

曹操从陈仓出散关，进入汉中西部的武都郡，前方便是汉中的西大门阳平关，张卫就带着军队驻扎在阳平关的山上。

之前曹操曾经听武都本地人说：阳平关易攻难守，不必担心。现在来到阳平关下，才发现这里地势险峻、防守严密，跟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，曹操顿时就泄气了。

曹操指挥军队进攻，却收效甚微，还伤了不少士卒。

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，战争双方都意志低迷，对胜利没有太多渴望。

六十岁的曹操已经满心疲惫，看到进攻受阻，叹了口气，就下令收兵，准备放弃汉中了。

当时曹军前锋已经冲到了前面山坡上，曹操让夏侯渊、许褚跑过去传达收兵的口令。夏、许二人刚到山上，却听前面的人说：阳平关已经打下来了！

两人一脸蒙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事情经过非常可笑.....

当时月黑风高，一群野鹿闯进了张卫的军营，营里的士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顿时乱了起来。这时候曹军前锋正好迷路，也闯进了张卫的军营，曹军前锋无处可退，就敲锣打鼓大闹起来。张卫的军队以为曹操大军来到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四散而逃，阳平关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落到了曹军手上。

阳平关一失守，汉中门户大开，整个汉中平原就暴露在敌人面前了。

张鲁的驻地在南郑，处在汉中平原的中心位置。听说阳平关失守了，张鲁立即便想投降。但手下又劝告他：现在就投降曹操的话，以后肯定没地位，所以假装抵抗一下还是有必要的。

所以张鲁点起兵马，逃向汉中以南的巴中（巴郡中部地区），准备凭据巴中抵抗曹操。

为了向曹操表示自己的善意，张鲁还特意嘱咐手下封存府库，把汉中的财物都完完整整地保存在里面，等曹操来接收。

前方的曹军势如破竹，不久就打到了南郑。看到仓库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财宝，曹操十分满意，还派人去巴中慰问张鲁。

于是在当年十一月，装模作样抵抗了一段时间的张鲁被曹操“感动”，带着全家老小出来投降了曹操。

同一时期，巴郡各地的将领们也都投降了曹操，于是曹操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汉中和巴郡。

曹操感念张鲁合作的态度，封他为镇南将军、阆中侯，食邑万户。张鲁的五个儿子和手下官员都得以封侯，张鲁的女儿还嫁给了曹操的儿子。

这是极高的礼遇，张鲁家族和手下的追随者们可以从此享受无边的荣华富贵。

不过好景不长，第二年张鲁就病逝了，

拿下汉中以后，曹操手下官员司马懿向他建议：“趁热打铁！现在刘备在益州还立足未稳，我们挥师南下，益州可以立即平定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！”

曹操却叹了口气说：“既得陇右，复欲得蜀，何必如此不知足？”

于是不顾司马懿等人的坚决劝告，曹操下达了班师的命令，只留下夏侯渊、张郃、徐晃等人守汉中，便带大军开回了许都。

从军事上来说，曹操这时候班师是重大错误！

汉中是益州的门户，刘备既然占据了益州，就肯定不能允许汉中在曹操手上。

而汉中又远离曹操的统治中心，曹操大军一旦撤走，只留夏侯渊等人防守，是很难挡住刘备的全力进攻的。

所以不拿下益州，只拿下汉中，根本没有太大意义，只是等着刘备来夺回去而已。

曹操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但他并没有太多办法去阻止这一切。

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提到的，曹操集团向西部用兵代价太高；另一方面，巴蜀的地形决定了要征服这里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曹操集团目前内有严峻的继承人问题，外有孙权大军在虎视眈眈，各方面条件都不允许曹操长期滞留在巴蜀前线。

再有，更重要的是，征战了一生的曹操真的累了，再也没有了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。攻取益州这样一项浩大工程，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承担不起了。

他心里很清楚：自己这一生已经无法完成一统山河的任务，现在已经没必要四处征战了，只要守住已有的成果就够了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君临天下的梦想，就交给子孙后代去完成吧.....

曹操：汉相，还是汉贼？

公元215年，曹操已经到了花甲之年。

晚年的曹操，逐渐没有了年轻时的豪迈，他的目光，从远方战场移到了朝廷之内，应付内部的权力争夺才是他的头等大事。

其中，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篡夺汉家社稷的手续。

东汉朝廷早已经是摆设，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。按理说，曹操根本不必去推翻他们，只要自己走上去，坐上那个早已空置的王座就可以了。

但东汉立国二百年，在民众心里已经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。曹操要取代汉室，成为被人民接受的合法执政者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只能一步一步地来。

曹操已经掌握实权，剩下的就是争取名分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，曹操必须为自己正名，或者说，完成一整套“权力交接”手续，才能最终篡位成功。

从衣带诏事件以后，献帝就处在完全被控制的状态，曹操可以要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发布任何命令。这是曹操的优势所在，他可以利用这一点，操纵献帝，逐步给自己正名。

袁绍在的时候，曹操还有顾忌，还要假装忠于汉室。消灭袁绍集团，统一北方以后，曹操才终于放开手干了……

公元208年六月，献帝下诏，废除“三公”的官职，恢复丞相这个职位，并且任命曹操为丞相。

于是曹操在法理上成了朝廷里的一号人物。

公元212年正月，献帝下诏，给予曹操“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”的超然待遇，比肩当年的萧何。

于是曹操的地位超越了普通大臣，相当于开国元勋。

次年五月，献帝封曹操为魏公，封邑为整个冀州，并且加九锡。

九锡是天子赏赐的九种器物，按《礼记》的记载，分别是：车马、衣服、乐器、朱户、纳陛、虎贲士百人、斧钺、弓矢、秬鬯。

具体到给曹操的这一次，史书记载，献帝赏赐的是：“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；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；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；朱户以居；纳陛以登；虎贲之士三百人；鈇、钺各一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；秬鬯一卣，珪、瓚副焉。”

这是皇帝能给予的最高赏赐，到这一步，曹操已经“位极人臣”，再往上，就该取代皇帝了。

也就是从这时起，魏国正式建立——都城在冀州的邺城，国内有一个完整的政府，有文武百官，还有自己的社稷、宗庙。

曹操将用这个新生的魏国，逐步取代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。

公元214年三月，献帝又下诏，申明：魏公曹操的地位在诸侯王之上，同时赏赐金玺、赤绂、远游冠。

诸侯王之上是谁呢？皇帝！曹操的位置已经渐渐跟皇帝重合了。

公元216年五月，献帝封曹操为魏王。

公元217年四月，献帝“恩准”曹操设天子旌旗，出入称警蹕。

这些都是皇帝的特权，于是曹操开始在形式上享受皇帝待遇。

当年十月，献帝下诏让曹操佩十二冕旒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设五时副车。

到这一步，曹操除了没有“皇帝”称号，已经跟皇帝没有区别了。

这是一套非常标准的篡位流程，足以给后世一切篡位者当教科书。

这一套流程走下来，曹操距离皇帝之位只剩临门一脚，忠于汉朝的贵族们都坐不住了。公元218年正月，曹操享受天子待遇的三个月后，就出现了吉邈等人的叛乱。曹操手下的头号谋臣荀彧也曾经委婉地表示反对篡汉。同一时期，孙权、刘备等人也在骂曹

操“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”。

但这些都阻挡不住曹操，因为他篡位的基础是魏国强大的国力，他不是替自己一个人篡位，而是用魏朝取代汉朝，有整个魏国的精英阶层给他做后盾。除非你消灭魏国这个国家，否则你就阻挡不住他。

那么对于这一切，汉献帝本人是什么态度呢？

根据有限的记载来看，他也做过一些反抗，但他的反抗实在太过孱弱，对曹操构不成任何威胁，反倒招来更加严厉的报复。

当年的衣带诏事件（如果“衣带诏”本身是真的话）是献帝做出的最激烈的反抗，随后却导致国丈董承被杀，连身怀六甲的董贵人都被绞杀了。

这次惨烈报复让献帝和他身边的伏皇后心惊胆战，之后，伏皇后偷偷写信给他父亲屯骑校尉伏完，讲述了宫里的惨剧，请求伏完帮忙诛杀曹操。可是伏完哪有那个实力和胆量？只好把这件事搁置起来。

曹操的眼线可不是吃素的。公元214年十月左右，伏皇后写信的事终于被人揭发出来。曹操暴怒如狂，下令废掉伏皇后，然后派人直接去献帝身边抓人。

伏皇后紧闭房门，躲在两堵墙壁中间。曹操的士兵砸开墙壁，把伏皇后硬拖出来，拽着向外走。

献帝坐在外面，伏皇后衣衫不整、蓬头垢面，经过献帝身边的时候哭求说：“皇上不能救救我吗？”

献帝掩面道：“我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多久。”又对身边的人说，“你们说，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吗？”

伏皇后就这样被拖了出去，幽禁而死。伏氏家族也被灭门，连伏皇后生的两个皇子都被毒死了。

这只是泄露出来的冰山一角，实际上，献帝和东汉皇族的悲惨遭遇大多都不为外人所

知，他们已经成了曹操豢养的一群宠物，是生是死，任凭曹操处置。

不过曹操并不希望献帝就这样死掉。他把献帝养着，当一个花瓶，需要的时候就展示给人看，表示他的一切权力都是献帝自愿赐予的，不是抢来的。同时这也让东汉的遗老们有所顾忌，不敢拼个鱼死网破。

曹操甚至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献帝，其中，曹节被立为皇后，曹宪和曹华被封为夫人——对于帝王将相来说，女儿就是用来联姻的工具，不必把她们当人看待，更不必考虑她们自己的想法。

于是献帝想死都不成，在曹操的安排下，献帝过着物质上极度富足、精神上极度压抑的生活，同时他还要强颜欢笑，感谢曹操这个“国丈”的厚待。

站在曹操的位置来说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够仁慈了，至少让献帝活着，还有娇妻美眷环绕左右，古代那些权臣谁这么仁慈过？何况献帝本来就是他救回来的，要不是他，献帝现在可能连尸骨都找不到了。他不仅不是篡汉的奸贼，反而是汉室的大恩人，东汉的那些遗老该感谢他才对。

为了挡住那些遗老的攻讦，曹操曾经发过一封文书替自己辩解：

孤始举孝廉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，恐为世人之所凡愚，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誉，故在济南，除残去秽，平心选举。以是为强豪所忿，恐致家祸，故以病还乡里。时年纪尚少，乃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，欲秋夏读书，冬春射猎，为二十年规，待天下清乃出仕耳。然不能得如意，征为典军校尉，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使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难，兴举义兵。后领兖州，破降黄巾三十万众；又讨击袁术，使穷沮而死；摧破袁绍，梟其二子；复定刘表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意望已过矣。设使国家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！或者人见孤强盛，又性不信天命，恐妄相忖度，言有不逊之志，每用耿耿，故为诸君陈道此言，皆肝鬲之要也。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，归就武平侯国，实不可也。何者？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，既为子孙计，又己败则国家倾危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！然兼封四县，食户三万，何德堪之！江湖未静，不可让位；至于邑土，可得而辞。今上还阳夏、柘、苦三县，户二万，但食武平万户，且以分损谤议，少减孤之责也！

这篇文书避重就轻，绕开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可以说是在替自己狡辩，但认真分析起来，也包含一些实在话。

其中，曹操主要说了三点。

其一：他亲手终结了东汉末年的乱局，对国家有恩。

其二：曹操本人不打算篡汉。

其三：他不能放权，把持朝政是不得已。

这三点其实都是大实话。

东汉末年的乱局终于曹操，这点毋庸置疑，就连他的敌人们都无法反驳。

这些年，曹操做了很多恢复经济的工作，使北方民众从战乱中摆脱出来，初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曹操对国家确实有大恩，这也是魏国立国的民意基础。

何况东汉并不是被曹操消灭的，东汉是在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自杀自灭、自行走向崩溃的。曹操崛起的时候，东汉已经名存实亡了。曹操在汉帝国的废墟上白手起家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，对于东汉王朝，他没有亏欠什么，魏国的来历很正当。这是魏国立国的法理基础。

有这些基础在，民众对于曹操“篡汉”的行为自然不会太抵触。而要硬说曹操是“汉贼”，也很勉强。

而第二点，曹操不打算篡汉，这一点从字面意思上来说是对的。曹操的确在自己一生中没有走出篡汉的最后一步，只是把这一步留给了自己的后人去走。

他做了篡汉的事，却不想担篡汉的名，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还真没法把“篡汉”这顶帽子扣到他头上。所以后人都说曹操奸诈，这一点确实没冤枉他。

但曹操当时是否可以不篡权夺位，永远当个“汉丞相”，甚至自废武功，把权力交还给献帝呢？

绝对不可以！

即使曹操要这样做，也做不到！

权力并不是一块玉玺，或者一枚印章，交到别人手上就算完成交接了。权力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所在，不是可以随便交接的。手握大权的人，对于手上的权力，必须慎之又慎，一旦权力掉出了手心，哪怕只漏掉一点点，后果都很严重。

历史上有个现成的例子——

战国时代，燕国国君燕王哙宠信手下的大臣子之，一意孤行，把国君之位“禅让”给子之。

燕王哙以为简单地把子之扶上王位就够了，不料引发燕国上下激烈反对。子之上台以后，反对者们发起叛乱，杀掉燕王哙和子之，把王位送到了燕王哙的儿子公子职手上。

齐国趁燕国内乱的时机入侵，焚烧宗庙，大肆杀戮，对燕国造成严重伤害。

这次动乱是有记载的燕国存在期间最大的一次国难，几乎被灭国。后来燕国在列国的干预下才打退齐国侵略军，躲过了亡国的命运，但国力损失惨重，人民死伤无数。可见随便转移权力的后果有多可怕。

子之是燕国头号权臣，在燕国朝廷里有许多支持者，尚且无法稳定局势。而现在的汉献帝是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毛头小子，曹操要是把权力交给他，造成的混乱会比当初的子之之乱更严重，国家就此崩溃也是很有可能的。那样的话，中原地区会再度陷入军阀乱斗状态，而曹操自己和他的家族更是免不了灭顶之灾。

所以曹操在那封诏书里说的“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，既为子孙计，又已败则国家倾危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”确实是实在话。

另外，魏国的政治精英们愿意支持曹操，是因为他们在曹操手下可以获得荣华富贵，还能预定一个开国大佬的位置，以后子子孙孙享受福荫。

如果曹操退位，让位给汉献帝，这些精英们算什么身份呢？从本质上来说，他们都已

经背叛了汉朝，是汉朝的“叛国贼”，是要受万人唾骂，甚至被清算的。

在开国大佬和叛国贼之间，他们会怎么选择呢？不言而喻。

所以曹操如果能让位，这些政治精英们绝对不答应，相反，他们还会尽力推动曹操加快篡位的步伐。曹操只要一天不篡位，他们悬着的心就一天放不下。曹操这几年不断表演篡位的戏码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给这些人吃定心丸，向他们保证一切都在正常推进中。

总之，曹操是否篡位，不是他自己的事，而是关系到整个魏国上层命运的大事，曹操自己不可能跟整个魏国精英阶层对着干，他必须给这些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兄弟们一个交代。所以曹操只能被他们裹挟着，在篡位的道路上一步步走下去。

那么，“汉贼”这个名号曹操就得背着，不管他愿不愿意。

这一点，曹操的敌人们心里也清楚，但他们假装不清楚，只盯着曹操骂，说他“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”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与曹魏集团的斗争，就变成了汉室忠臣与篡汉奸臣的战斗。

刘备集团首先高举着“讨贼”的旗号，站上了道德制高点。

曹操、刘备，终极对决

从“湘水划界”回来，刘备就把全部精力用来争夺汉中。

当时张鲁刚刚败退到巴郡，刘备听说以后，赶忙派黄权带着军队去接应张鲁。

黄权到了巴中，才听说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，于是黄权就地发起攻击，打退了曹操刚刚安插到巴郡的官员。

曹操派张郃来迁移巴郡的民众，又遭到张飞迎头痛击，张郃被打得抱头鼠窜，逃回了汉中。

巴郡就这样迅速脱离了曹操掌控。

但汉中已经沦陷，刘备已经失掉先机了。

不料随后曹操并没有发起反击，而是消极撤退，只派夏侯渊、张郃防守汉中，这又一次鼓舞了刘备。

法正也向刘备建议：“夏侯渊、张郃守不住汉中，我们现在出兵，必获大胜！”

刘备同意。于是在公元217年冬天，刘备亲自领兵开向汉中，揭开了汉中之战的序幕。

这次出征，刘备倾尽了全部力量，除了关羽坐镇荆州、诸葛亮管理益州以外，刘备手下所有重要将官全部杀到汉中前线，对汉中志在必得！

刘备一出手就是大手笔，先派张飞、马超、吴兰开向武都郡的下辨，自己则带兵去攻打阳平关。

汉中地方虽然不小，但大部分是山地，真正的宜居带就是中央一块狭长平原，平原中央是汉中首府南郑，平原最左边的出口是阳平关，阳平关以外是武都郡。

武都郡是凉州、关中、汉中、益州四大地域的交界处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占领这里，就扼住了汉中的咽喉，堵住了凉州和陈仓方向来的救援力量，同时可以借用马超在

羌、氐等民族中间的影响力，拉拢这些民族共同对付曹操。

张飞他们去占领武都郡的下辨，就是这个用意。

同时，刘备又派陈式等人去封堵马鸣阁道，马鸣阁道是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一处险要栈道（马鸣阁道的具体位置有争议，但应该在汉中与关中之间），堵住这里，就挡住了关中的救援力量。

如果计划成功实施，汉中就被隔离开来了，然后凭借汉中平原那一点点资源，必定支持不久。

这就是刘备最初的打算。
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魏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刘备的预估。

曹操先派曹休、曹洪等人攻打下辨的张飞军队。张飞见到敌人来到，就自己带着一拨军队绕到北部的固山去，声称要截断魏军的后路。

曹休一眼就看破了张飞的伎俩，说：“他们如果真要断我们后路，就该悄悄摸过去，现在这样大张旗鼓，显然是虚张声势。”

于是不顾张飞的表演，带领军队直接冲击吴兰的军队，果然迅速击溃吴兰军队，拿下了下辨，吴兰也在撤退路上被人斩杀了。

张飞、马超看到情况不对，只好后撤，主动放弃了下辨一带。

曹操又派徐晃去攻打陈式，徐晃也是勇武过人的超级武将，陈式派出十几支军队都抵挡不住。这场战争极其惨烈，蜀军跳崖而死的不计其数。最终，徐晃杀退陈式等人，控制了马鸣阁道。

曹操听到消息以后大喜，对徐晃大加褒奖。

两场战役下来，蜀军惨败，先前的计划全部落空。

这样的结果说明：目前曹操军团的战争调度能力、指挥能力、战斗力都压倒刘备军

团。刘备一辈子输给曹操，到老了，仍然比不过！

目前只剩下阳平关这一处战场了，刘备带着蜀军主力跟夏侯渊、张郃等人隔着关隘对峙，却始终找不到破关的机会。

魏军随后更是主动出击，让张郃冲出关隘，直接绕到刘备背后，到西北方的广石去屯驻。

刘备打不破阳平关，又转头去打张郃，仍然失败。

于是夏侯渊、张郃一内一外，协同防御，对阳平关前的刘备军团形成了反包围的形势。

局面对刘备极端不利，刘备军团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，他们只能拼了！

刘备送信给后方的诸葛亮，让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再挤出更多的人力来支持前方战役。

小小的益州能有多少人力物力？但没办法，后方的诸葛亮、杨洪等人只能咬牙发起全民总动员，男人全体上战场，女人全体运送货物，把益州的民力压榨到极致，强行撑住了前方阵线！

曹操也拼了，不顾后方种种危机，亲自前往关中坐镇指挥，发起了跟刘备的终极对决！

为了这场战争，曹操军团也榨干了民力，关中的民力不够，就调关东的，无数物资通过崇山峻岭运进汉中，硬抗住了刘备的进攻。

这场对峙持续了大半年，一直到公元219年正月，双方仍然僵持。

两大集团都已经拼尽全力，几乎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刻。

但形势正在悄悄出现转折。

这场对峙，对于曹操军团来说，有一个极大的不利因素：他们太“大”了。

曹操已经占据北方半壁江山，统治的疆域极为辽阔，这在某种条件下，反而成为一个重大障碍。

就在汉中对战最激烈的这段时期，曹操集团内部各种负面消息纷纷传出来.....

公元218年正月，许都，少府耿纪、司直韦晃、太医令吉本等人密谋发起叛乱，他们带兵攻打曹操在许都的代理人王必。王必勉强逃脱，随后反击，成功镇压了这起叛乱。

公元218年四月，代郡、上谷郡的乌桓部落反叛，鲜卑首领也带兵来助威。曹操派儿子曹彰去镇压。

公元218年十月，宛城守将侯音反叛，活捉南阳太守。当时曹仁正在荆州与关羽对峙，听说宛城叛乱，便紧急去镇压。

但曹仁一离开荆州，关羽就会有动作，所以曹仁镇压了宛城的叛乱以后，马不停蹄又去回防襄阳、樊城一带。

而合肥前线，曹、孙双方的对峙一直在持续，魏军只要稍微放松，孙权就会发起攻击。

同时，曹操家族内的权力争夺也到了白热化阶段，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太子，曹植集团受到残酷打压，连曹植的妻子都被赐死了，家庭矛盾让曹操焦头烂额。

还有，这几年曹操夺取汉家天下的步伐大幅加快，朝廷内外同情汉朝的人士都极度不满，都在寻找曹操的漏洞，准备伺机报复。许多潜在危机正在酝酿中.....

所有这些内忧外患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原因：曹操集团已经扩张得过于庞大，需要处理的内外矛盾太多了！

这时候曹操把主要力量调集到汉中前线，其他地方立即出现漏洞，于是处处起火，防不胜防。

而刘备集团，除了关羽在防守江陵以外，所有成员都集中在益州，可以倾尽整个集团的力量去汉中死磕曹操。

曹操集团因为“大”，所以处处受制约，刘备集团因为“小”，所以可以全力以赴，这是双方的重大区别，也是汉中之战胜负的关键所在。

刘备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除了在前线跟曹操对峙以外，也让关羽在荆州主动挑起矛盾，特别是策反曹操集团的内部人员，以便让曹操集团乱上加乱。这个策略非常奏效，极大地牵制了曹操。

而曹操集团的庞大还带来一个重大困难，就是他们的执政中心距离汉中前线太远，各种人员、物资调用代价都极高。

汉中是崇山峻岭环抱的一片平原，无论从哪个方向运输物资都极度困难，这对曹操集团本来就是重大考验，而且曹操在战前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……

收服张鲁，占据汉中以后，曹操等不及，马上把汉中的大量人口搬到了关中和邺城去。

迁走新占领土地的人口，防止他们叛乱，本来是常规操作，但汉中是曹操对抗刘备的前沿阵地，把人口迁走了，哪来的人力、物力支持战争？

于是曹操只能从关中调配资源去汉中前线。但东汉末年以来，关中是受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，一片荒芜，人口也逃得差不多了，目前关中的人口很多还是刚从汉中迁过来的——相当于曹操把汉中民众迁到关中，然后又让他们从关中去支持汉中的战争，这样绕一圈，实在是荒唐。

当曹操发现关中的资源也支撑不住的时候，只好从关东调集资源，这样一来，补给线就拉得太长了。

对于汉中的后勤保障，刘备同样很头疼，但他运输物资的距离比起曹操短很多，代价也就低很多。战争初期，这一点还不明显，拖得越久，双方的消耗差距就越大。此消彼长，到某一时刻，曹操肯定就撑不住了。

刘备看到这一点，于是在公元219年初做了一个重大转变。

他放弃阳平关，带领军队翻过崇山峻岭，来到了汉中平原以南的定军山驻扎。

这一招看起来有些奇怪，因为刘备的后勤保障变得更加困难了，也无法再阻截曹操的援军。但这有一个极大的好处：刘备军队逼近了汉中的核心部位南郑地区，威慑力极强，而且占据制高点，居高临下，持续威胁整个汉中平原。

而如果要从汉中平原出发去攻打刘备军队，则需要翻上高山，十分吃力，而且前方还有无数高山，刘备只要往后一撤，对方就扑个空。

这时候刘备的战略就很清晰了：我不跟你打大规模决战，甚至都不打你。我只是站到你旁边，就这样盯着你看，持续恶心你。你要打我，尽管来，反正你的代价比我高。你要派人援助，也欢迎，反正你得远隔千里调集物资，看你有多少物资，看你能调集多少人手。

这一招一使出来，顿时使魏军十分难受。夏侯渊、张郃等人也急了，他们明白：不趁刘备立足未稳赶紧打掉他，后面就再也赶不走他了。

所以夏侯渊、张郃等人不得不主动出击。

而在决定命运的重大关口，运气站到了刘备一方……

汉中王！

公元219年正月，夏侯渊、张郃在定军山与刘备军队对峙。

刘备居高临下，一旦瞅准一个空当，就派人冲下山去砍杀一阵，敌人一出动，刘备就撤回山上，让敌人扑个空……这样反反复复，折腾得夏侯渊等人焦头烂额。

为了防备随时冲过来的蜀军，魏军在定军山脚下摆上了许多鹿角（一种阻挡骑兵的固定器械），里三层外三层把定军山围了起来。山脚东边由张郃守卫，南边由夏侯渊守卫。

于是刘备就调整战略：时不时冲下山去烧鹿角，点一把火就撤退。这还是让夏侯渊他们头疼不已。

有一天蜀军又下山烧鹿角，迎面撞上张郃军队，发生大战，张郃损失了许多兵马，赶忙向远处的夏侯渊求助。

夏侯渊便把自己手下的军队分了一半给张郃，自己则带着剩下一半人去修补南边的鹿角。

不料这是刘备声东击西的计策！

刘备真正盯着的是夏侯渊方向。刘备手下大将黄忠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发现夏侯渊势单力孤，马上带兵冲下山，飞速杀进夏侯渊阵营，斩杀了夏侯渊。

这次突袭的成功，一方面是因为刘备的计谋，另一方面也有运气的因素。按照常理，夏侯渊这样的高级官员不会冲到最前线，之前曹操也反复提醒他要注意自身安全，不要亲自去干最危险的工作，但他这次就是不小心，以至于被黄忠抓住了空当。

夏侯渊是曹操集团西部战线的最高指挥官，更是负责汉中之战的主要人物，他阵亡的消息传出来，整个汉中地区的魏军都心慌了。

眼看汉中军队要崩溃，曹操也坐不住了，当年三月，他离开长安，亲自来到汉中督阵。

曹操和刘备两位终生的对手，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，终于下定决心要面对面较量一场了，不仅为了争夺天下，也为了给这一生的恩怨做一个了断。

之前两人的所有较量，曹操都赢了（赤壁之战主要是孙权对抗曹操）。这一次却有些不同，曹操已经被家事国事、内忧外患折腾得身心俱疲，六十四岁的他步履蹒跚，满目苍凉，早已经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了。

而刘备正处在事业巅峰，志得意满，气冲牛斗，正准备全力一搏，把憋了一辈子的怨气发泄出来。

两人在气势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刘备听说曹操来到前线，豪迈地说：“曹公自己到来，也改变不了局势，我要据有汉中了！”

豪言归豪言，对于魏军的战力，刘备还是相当忌惮的，他仍然执行之前的战略：占据制高点，保持威慑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敌驻我扰，持续消耗敌军实力。

于是之前夏侯渊与刘备对峙的一幕再度出现，魏军虽然有浑身的力气，却找不到地方使，反而被刘备骚扰得苦不堪言。

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发生在赵云与曹操之间。

当时黄忠带兵去劫魏军的粮道，过了很久都没回来，赵云就带着数十骑轻骑兵去接应他，不想迎头撞上曹操带领的主力部队。

赵云丝毫不慌乱，带着手下的勇士们向前猛冲，一下就把敌军阵营冲散了，然后赵云带人边打边撤，一路撤回了蜀军营帐。

魏军来到营帐前，只见营门大开，里面偃旗息鼓，阒然无声，他们怕中了埋伏，只好撤走。

赵云立即命令事先埋伏好的弓弩手从两旁射击，一时间矢石如雨。魏军吓得飞速逃命，又被汉水阻隔，众人争相渡河，被践踏而死的、淹死的，不计其数。

第二天刘备来视察军营，看到战场的情况，又惊又喜，跷着大拇指夸赞：“子龙一身都是胆！”

曹操就这样在定军山下和刘备对峙了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以来，曹操不仅没有任何收获，反而白白折损了不少兵力。而且魏军都是从遥远的关东赶来的，在这边熬了一年多，早已经苦不堪言，人心思归；关中那边的民众也是怨声载道；远方的许都那边更是危机四伏：处处都不稳。

曹操当然明白汉中的重要性，只要把汉中拿在手上，刘备就发展不起来。但要守住汉中，代价实在是太高了。曹操亲自督阵的情况下，也只是勉强守住，曹操一旦返回许都，这边的军心肯定就马上崩溃，留在汉中平原上的几万大军，很可能都会成为刘备的盘中餐。

这样勉强守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时候的汉中，真是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呀。

曹操十分苦闷，到了当年五月，愁眉苦脸的曹操在吃一只鸡的时候，不禁心生感慨，叹气说：“鸡肋，鸡肋！”

汉中就是一根“鸡肋”，曹操再不愿意，也只有放弃了。

最后曹操只好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，汉中平原的魏军全部退到了关中。

经过一年半的对决，刘备终于挺到了最后，拿下了至关重要的汉中平原。

同一时期，刘备派自己的养子刘封和大将孟达征服了汉中东部的房陵、上庸、西城等地，把汉中板块完整地收纳到了自己手中。

到这一刻，巴、蜀两地加上汉中，全部到了刘备掌控之下，刘备集团终于完整地掌控了一个地理单元。这个地块虽然人口较少，可利用土地小，然而具备天然的地理险阻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稳固基地。再搭配上荆州的南郡等地，形成对中原的双重威胁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真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！

刘备一生都以高祖刘邦为偶像。高祖当年就是凭借汉中这个基地，暗度陈仓，征服关中，然后依托关中的资源攻伐关东，最终成就了汉家四百年基业。

所以汉中这个地区在刘氏子孙心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如今刘备占有的地理形势甚至比当年的高祖更优越，看来，复制高祖的伟大成就大有希望，这一点真是鼓舞人心啊。

而且经过汉中之战，刘备终于第一次单独战胜了曹操，打破了对曹操屡战屡败的心魔。这开了一个好头，以后刘备集团东出潼关，征战中原的时候，再也没有对曹操的畏惧感了。

公元219年夏天，上天似乎完全站到了刘备一方，一切看起来都无比顺遂，刘备也站上了一生的巅峰。

当年七月，刘备在沔阳设坛祭拜天地，自封为“汉中王”，与高祖的“汉王”一字之差，正式宣示自己君临天下的野心。

这一刻，暖风吹遍汉中平原，日光和煦，天地清朗。文武百官和亿万黔黎，满怀希望地匍匐在台下。每个人都万分欣喜，怀着无比崇敬的感情，望着台上至高无上的领路人。他们将在这个伟大人物的带领下，开启一统山河、重兴汉室的宏伟篇章。

第十三章 三分天下

孙权、曹操，微妙的关系

刘备称王的消息传到江东，孙权非常不屑。

在孙权看来，刘备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跟他关系很大。

不说遥远的“借荆州”，就说最近几年，刘备入蜀和攻打汉中时期，孙权就帮了他很大的忙——江东军队一直在东部战线拖着曹操，所以刘备才会这么顺风顺水。

赤壁之战过后，曹操就把孙权认作了头号对手，在东部的江淮地区，曹操长期压上大量军队，跟孙权展开激烈对决。

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出现在公元212年十月，当时，曹操点起四十万兵马杀向江东，发誓为赤壁之败报仇。

当时孙权已经迁都到建业，为了阻挡曹操大军，孙权接受吕蒙的建议，在建业附近的江边建造了濡须坞（濡须口的船坞）。

第二年初，曹操大军南下以后，双方交战的主要地点就在濡须口。

孙权率领七万大军迎战曹操军队，双方相持一个多月，曹操虽然攻破了孙权的江北大本营，但要跨过长江也非常困难。

曹操看到江东水师军容整肃，凛然不可侵犯，不由得感叹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！”

最后孙权写信给曹操说：“春水方生，公宜速去。”又说，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

曹操大笑说：“孙仲谋（孙权）果然坦率，诚不我欺。”于是大军北撤，结束了这次对江东的进攻。

比起刘备忘恩负义的卑琐行径来说，孙权留给曹操的印象实在好太多了。他年轻有为，行事坦荡，手下又有一群众志成城的江东俊杰。这个集团从上到下都焕发出蓬勃的朝

气，让年迈的曹操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一股敬意，产生出一种对后生晚辈的爱惜之情，孙、曹双方的关系也因此悄然变化。

随后曹操急着确立自己的地位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朝廷内部，攻伐江东的步伐也随之缓了下来，在东部战线便主要以防御为主了。

而孙权则试图主动出击。

公元215年，“湘水划界”之后，孙权调集起十万大军，对合肥发起总攻。

谁料曹军战斗力惊人，守卫合肥的张辽仅仅凭借八百壮士，猛烈冲击孙权的防线，杀得江东军队亡命逃窜，孙权本人都差点被活捉，依靠甘宁、吕蒙、凌统等人拼死护卫，才勉强逃脱。

这场战役让江东将士心惊胆战，真正思考起自己的战略方向来了。

既然我们的实力支撑不起目前的扩张计划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走下去？

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缺乏扩张欲望，孙权本身又只有守成的才能，在对北方的进攻受挫以后，集团内部要求改变策略的呼声便越来越强烈。孙权不得不做出调整，对曹操的政策渐渐变成了以自保为主，对于北伐中原，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。

这就导致孙权怀有跟曹操媾和的强烈倾向，只是因为双方结怨太深，内部对和谈有抵触情绪，而且要考虑刘备的反应，所以暂时没法表现出来而已。

之后几年，双方打打停停，低烈度的战争不断，但冲突的地点都在合肥和濡须口，没有人试图做出新的突破。可以说，现在双方的对决，更多是因为缺乏安全感，为了给子孙后代争个更有利的地理形势而已，而不是真的想要征服对方了。

公元217年初，孙、曹双方又在濡须口对峙了三个月，孙权主动派人去向曹操求和。曹操立即同意，双方结为姻亲，握手言和，东部战事终于告一段落。

随后更发生了一件影响不小的事件……

当年年底，鲁肃病逝，孙权让吕蒙接替了鲁肃的位置。

东南擎天一柱

吕蒙是整个三国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。

他本来是北方人，生于豫州汝南郡，年少时，可能为了躲避战乱，来到了江东。

他的姐夫是孙策手下的将领，于是年少的吕蒙也入了行伍，跟着姐夫四处战斗。

当时吕蒙的上司很瞧不起他，公开说：“这样一个臭小子有什么本事？”吕蒙一怒之下，拿刀杀了这个上司，逃到外面躲避。后来通过孙策手下的校尉袁雄牵线，吕蒙来自首，这才得到赦免，并且引起了孙策的重视，开始在孙策手下当差。

孙策死后，孙权接掌军队，想淘汰一些带兵较少的将领，把他们的军队整合起来。吕蒙事先听到消息，就赶忙筹钱置办了许多全新装备，给自己的军队换上。过了几天，孙权来检阅，看到吕蒙的军队铠甲鲜明，仪表不俗，十分满意，不仅没有裁撤他，反而给他增加了兵力。

从这以后，吕蒙凭借自己刚毅、果敢的作风，在战场上屡立奇功，不断得以升迁，也得到了孙权的赏识。

孙权特意栽培吕蒙，他看到吕蒙其他方面都好，就是文化水平差一些，就劝吕蒙多读些书。

吕蒙不以为意地说：“臣手上军务繁多，实在没时间。”

孙权说：“你能有我的事情多吗？我每天都读书到深夜。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当个经学博士，而是让你开阔眼界，增长一些见识。”

吕蒙听了，便开始认真读书。

不久以后，鲁肃见到吕蒙，跟他谈了一会儿，大惊失色，说：“你已经不是当初的‘吴下阿蒙’了！”

吕蒙笑着说：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，你现在才知道我不一样了啊？”

通过孙权的栽培，以及自身的努力，吕蒙很快成熟起来，成为江东阵营里一等一的战略大师。

吕蒙是个头脑特别灵活、见机特别快的人，往往能先于对手做出判断。而且他非常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在周瑜手下任职的时候，他多次提出独到的见解，对周瑜帮助很大。

赤壁之战过后，曹仁驻守江陵，周瑜奉命去赶走他。

周瑜在江陵跟曹军对决，同时派甘宁袭取了长江上游的夷陵。曹军去攻打甘宁，想夺回夷陵，甘宁便紧急向周瑜求救。

当时江陵这边的战事也吃紧，对于要不要救援甘宁，周瑜很为难。

吕蒙便说：“可以留凌统驻守这里，我和您去救援甘宁，凌统坚守十日没问题，十日之内，我们一定能返回。”

吕蒙还建议说：“我们可以派人在险要道路上堆一些柴草，敌人逃走的时候受到阻挡，就会把马丢下。”

周瑜听他的建议，亲自和他带兵去救援甘宁，果然很快杀退了夷陵城外的曹军。曹军逃跑的时候，又被周瑜预先堆积的柴草阻挡，只好丢下马匹逃走。于是周瑜军队捡到了几百匹良马，满载而归。

回到江陵，凌统果然还在坚守，周瑜也不得不佩服吕蒙判断之准确。

周瑜死后，吕蒙成为孙权手下最重要的参谋，向孙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。

公元212年，孙权刚刚迁都到建业，就传来曹操大军要南下的消息，吕蒙立即对孙权提议：在濡须口建立船坞。

当时孙权手下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说：“我们跟敌人在岸上打，打完就上船，要船坞有什么用？”

吕蒙说：“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被敌人骑兵追赶，来不及到船上怎么办？船坞就相当于固定堡垒，有船坞就有地方躲避和抵抗。”

于是孙权按他的建议修筑了濡须坞，后来果然在抵抗曹军的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公元214年，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到庐江郡的皖县屯垦，初期派的人不多，看起来威胁不大。当年夏天，吕蒙及时提醒孙权：“皖县土地肥美，一旦等到秋收，粮草丰厚，他们就可以驻扎更多军队了。我们应该趁早拿下皖县。”

孙权点头同意，准备马上攻打皖县，便让人去皖县外面修筑土山。

吕蒙又说：“修筑土山要耗费许多时日，到时候敌人的援军就来了。如今是雨季，我们应该趁雨水漫城立即出击。我看皖县的城防不算坚固，强行攻城，也能突破。”

于是孙权便在攻城器械没有准备好，土山也没有垒起的情况下，派吕蒙、甘宁等人强行攻城，果然拿下了皖县，端掉了曹军在庐江的重要据点。

吕蒙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“料敌机先”——抢在敌人之前考虑到很多问题，凭借这种能力，他向孙权提出了许多有先见之明的建议，这些建议后来都直接帮助孙权获得了胜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孙权对他的信赖也逐渐增加，遇到任何难题，都派他出来解决。

刘备拒绝还荆州，孙权就立即派出吕蒙去攻取荆州南部三郡。吕蒙仅仅写了两封书信，就招降了两郡太守，又用计骗得零陵太守郝普投降，兵不血刃拿下了荆南三郡。这个操作把刘备一千人看傻了，刘备无可奈何，只好接受了孙权集团在荆州的存在。

仅仅凭借这样逆天的才干，吕蒙已经足以在孙权的朝廷里占据第一人的位置了，但他带给孙权的惊喜还远远不止于此。作为朝中重臣的他，还同时拥有敦厚的性格、崇高的品性、优雅的风度，以及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的觉悟……总之，吕蒙无论做人做事，都堪称完美！

吕蒙在孙权的朝廷里是黏合剂一般的存在，他跟所有同僚都保持互敬互爱的关系。

鲁肃、甘宁等人都拜见过吕蒙的母亲，跟吕蒙亲如兄弟。鲁肃曾经瞧不起武将出身的吕蒙，后来却被他的才干所折服，对他无比赞赏。甘宁是江东猛将，性情暴躁，多次得罪孙权和吕蒙，吕蒙却劝孙权说：“甘宁这样的猛将天下罕有，主公应该多容忍他。”孙权顿时醒悟，对甘宁出格的举动更加宽容了。

成当、宋定、徐顾三员将领战死以后，孙权想剥夺他们后人的兵权，把他们的军队合并到吕蒙那边去。吕蒙却坚决推辞，他对孙权说：“成当等人一生为国操劳，如今他们的子弟虽然年幼，难以领军，但作为烈士遗孤，不应受到国家抛弃。”孙权听到以后，才收回成命。

后来吕蒙亲自找来名师辅导三人的子弟，终于把他们培养起来。

如此顾全大局的属下，自然受到领导的喜爱，孙权把吕蒙看作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处处倚仗他，甚至认为他的才干和贡献超过了鲁肃，仅仅谈吐、气度略输给周瑜而已。

鲁肃之后的时代，吕蒙就是江东的擎天一柱，是孙权争夺天下的神兵利器。

实际上，吕蒙在孙权手下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领兵打仗，而在于对集团整体方向的规划。吕蒙是江东朝廷里的战略大师，他抛掉江东领导层过去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为江东集团制订了一套符合实际形势的规划。

吕蒙一个最重要的预判，就是他认为刘备集团和江东这边不可能长期保持和睦，双方必然要火并，所以孙权应该抢先出手，把主动权攥取到自己手中。

这一点上，他跟鲁肃的看法完全相反。

鲁肃一直坚定认为：江东必须跟刘备合作，这样才能抵挡住曹操的侵犯。

吕蒙却认为：刘备是什么货色？他和他那伙兄弟，有一个靠得住的吗？江东不需要这样一个所谓的“盟友”。刘备集团起到的作用，无非是在荆州、益州等地牵制曹操，而如果江东把这些地方拿过来，自己去牵制曹操，效果只会更好。

何况这几年刘备扩张得太猛烈了，这样下去，他们会反客为主，把江东抛在一边，自己成为对抗曹操的主要力量。

江东就算保留刘备这样一个“盟友”，也应该以自己为主，而不能被刘备掌控节奏，变成他的附庸。

归根结底，在“孙刘联盟”中，孙权一方应该始终占据主导，对刘备该扶就扶，该压

就压，把刘备培养为江东对抗曹操的马前卒，而不能被刘备牵着鼻子走。

而要压制刘备，关键点还是在荆州。

关羽镇守江陵以后，吕蒙就在盘算：怎样才能赶走关羽，由江东来主导荆州局势。

当时江东集团有两个可能的突破方向：一个是在东部，向北攻取徐州；另一个就是夺取关羽镇守的荆州三郡（南郡、零陵、武陵）。

吕蒙给孙权的建议是：徐州很容易攻克，然而攻下以后却无法防守；荆州三郡占据长江上游，攻取三郡，可以完全拥有长江天险，进一步保证江东的安全。有了安全，一切才有了保证。

这里其实涉及江东整体的发展方向问题：是向北攻伐中原，追求君临天下？还是划江而治，谋求稳定的生活？

如果要攻伐中原，就应该跟刘备联合，共同北伐。

如果要追求稳定，就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，那么荆州三郡就必须拿到手。换言之，就是要背叛刘备这个所谓的“盟友”，直接对关羽发起攻击。

吕蒙给孙权的建议是选择后者。

而江东集团和整个江南地区都有“偏安”倾向，都更希望先追求安全、稳定的生活，再谈逐鹿中原的事。

所以孙权也更倾向于选择后者。

鲁肃在世的时候，他带领集团里的亲刘派，还能影响到孙权，使孙权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。而鲁肃离世、吕蒙执政以后，江东集团的政策就彻底倒向了亲曹派一方了。

即使这样，孙权也还在犹豫。因为他知道这个决定太重大了，会直接决定孙、曹、刘三方的命运，甚至决定整个天下的归属。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一旦付诸实施，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

公元219年年中，荆州一声惊雷，天下震动，孙权彻底坐不住了。

水淹七军

刘备在汉中称王的同时，关羽领兵北上，对荆州北部的襄阳、樊城一带展开了大规模进攻。

由于史料缺乏，特别是蜀汉史料的极度稀缺，这场战争始终笼罩在迷雾中，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疑惑。

首先，关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起襄樊战役？从时间上来说，根本不合适。

发动襄樊战役的最佳时机应该是曹魏大军被拖在汉中的时候，现在汉中之战已经结束，曹操已经从泥潭里脱身，有充分的兵力可以保护襄樊两城了。

曹魏内部，侯音的反叛已经被平息，短时间内南阳地区会很平静，再要找人策应关羽很难了。

而益州那边，刘备刚刚称王，正在忙着封赏群臣，还有一堆内部事务要处理，军队也刚刚从汉中回来，需要休整，所以很难对荆州这边提供支援。

江东那边，吕蒙取代鲁肃已经一年多了，手下的荆州军团已经很稳定，吕蒙也已经熟悉荆州事务了，要对付他很难。

而且，经过前几年剑拔弩张的对峙，关羽的动向已经引起了曹魏方面的严重关注，上一年（公元218年），曹操把曹仁派到了樊城来，就是专门为了防范关羽。

所以关羽发起进攻的时候，敌人是有充分准备的，不论城防还是后勤，都相当成熟。

不管从哪方面看，现在都不是攻打襄樊两城的合适时机，但关羽偏偏就出动了，而且是毫无保留地全面进攻。

更奇怪的在于，关羽的这次行动似乎没有得到益州那边的策应。

从当年夏天关羽发动进攻起，到年底败亡，整整半年时间，没有刘备的任何消息，整个益州都没有动静，似乎只是关羽一个人在跟整个曹魏集团对决。

按理说，关羽这个级别的将领，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本集团的动向，他发动的战争，就是整个集团的对外战争，一定会有整个集团在背后撑腰。

但史书上偏偏就没有记载。

在这些谜团背后，一定有特别的原因，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事件，但没有被史书记载下来。

我们只知道：公元219年夏天，关羽带上江陵的大部分兵力，对襄樊两城发起了总攻！

出发之前，关羽也做了充分部署，他留糜芳驻守江陵，傅士仁驻守公安。

糜芳是糜竺和糜夫人的兄弟，他们家族当年在徐州，刘备最困难的时候，曾经帮过刘备，现在又是刘备的亲属，从政治上来说绝对可靠。

而傅士仁是幽州人，很可能是刘备早期的手下，所以也是极度可信的人物。

江陵和公安一北一南守住长江，西边就是入蜀的通道，只要两座城池平安，关羽就随时可以退入巴蜀，不必担忧。

而在襄樊两城西边，是汉中的上庸地区，那里由刘封和孟达驻守。刘封是刘备的养子，政治上更是百分之百可靠。

万一战事吃紧，可以要求刘封等人协助，至少向上庸方向撤退是没问题的，从这一点来看，也不必担忧。

而江陵本身又是荆州中部最大的军事堡垒，曹仁曾经在这里抗衡周瑜一年之久，这几年，经过关羽的苦心经营，更是变得坚固无比，堪比金城汤池。江陵以东，沿着长江，处处都有蜀军的哨塔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立即可以发觉，所以江陵这个后方基地是根本不用担心的。

做好所有这些部署以后，关羽认为后方绝对不可能出问题了，便放心大胆地开向了襄樊两城。

这是荆州北部的核心地带，在汉水两岸，一南一北立着襄阳、樊城两座城池，目前分别由吕常和曹仁驻守。

战争初期的情况，史书没有记载。当年八月，关羽已经推进到汉水北岸，吕常和曹仁分别被压制在襄阳和樊城里面，情况危急。

襄阳和樊城都异常坚固，关羽包围了城池，却攻打不下来。其中，樊城的城防要薄弱一些，因此成为关羽的主要攻击目标。

同一时期，关羽还派出手下将领向北攻掠南阳盆地，一路打到了南阳北部、豫州西部，已经开始威胁洛阳和许都了。

幸亏襄樊两城的战事拖住了关羽，导致他的主力不能北上，洛阳等地才暂时安稳。

所以襄樊两城，特别是樊城，成了整场战役的关键点，天下人都在密切注视着这里的局势。

曹操派出于禁，带领七军三万人前往救援樊城。曹仁把这些人马都安置在樊城以北，曹仁的手下庞德也在那里。

事实证明，这是曹仁的一个严重失误！

樊城紧挨着汉水，樊城以北又地势低洼，曹仁又没有预先做好准备，结果便遭了大灾。

当年夏天，荆州北部暴雨连连，汉水暴涨，很快漫出河道，淹没了大片土地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樊城外平地积水五六丈（史书记载有夸张），成了一片泽国。

于禁和庞德的军队都被淹没了，由于曹仁事先没有准备好船只，军士们只能躲到破烂的小船上，死伤无数，一片混乱。

而关羽早有准备，军队都驾着大船战斗，四处放箭射杀魏军士兵，荆州军队本来又擅长水战，驾船技术远远胜过魏军，顿时杀得魏军惨不忍睹。

于禁无处可逃，只好投降，被押回江陵关押。

庞德站上堤岸，继续拿着弓箭跟蜀军对射。最后他身边的人都投降了，只有他跳上一艘小船，想开回曹仁的军营，却在水中翻了船，被蜀军俘虏。

关羽想招降庞德，庞德却破口大骂，最后他被关羽杀了，成了曹魏集团认可的国家英雄之一。

而于禁本来是曹操最早的老部下之一，是曹操阵营里地位最高、战功最卓越的将领之一，却晚节不保，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贼，后来他辗转回到曹魏，却受到曹丕羞辱，羞愧而死。

樊城的城墙也在洪灾中崩塌了，城里面处处破损，人们忙着抢修，一片慌乱。

眼看关羽的军队就要杀进城了，樊城军民人人心惊胆战，曹仁考虑要不要弃城逃走，手下的谋士满宠却劝告他：“现在关羽的主力不敢向北推进，就是因为有我们樊城在坚守，要是我们放弃城池，关羽顺利向北推进，恐怕黄河以南都不复为国家所有了！我们必须坚守呀！”

曹仁听了他的话，于是下了必死的决心，他让满宠把一匹白马沉入河里，跟将士们盟誓，为国家死守樊城，城里的军心这才稳定下来。

当时虽然关羽的主力才打到樊城，但形势其实相当凶险。之前几年，曹魏内部局势已经明显不稳了，襄阳、樊城危急的消息传来，曹魏内部更是人心惶惶，各种反叛势力蠢蠢欲动。洛阳附近的陆浑、梁县、郟县等地都出现了叛乱，叛军甚至接受关羽的册封，成了关羽的外围势力，里应外合，劫掠州县。

如果这时候曹仁弃城逃跑的话，必然引起军心的大崩溃，整个南阳地区都会兵败如山倒，曹魏内部的叛军跟关羽联合起来，洛阳、许都等地也都会很快陷入危机，曹魏的地盘可能会缩减到当初袁绍集团的程度。

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潜在危险，当时曹操已经在认真考虑是否要把许都的汉献帝迁走，以免他被关羽劫走——曹魏集团的政府机构大部分已经搬迁到冀州的邺城，只有汉献帝和名存实亡的东汉政府留在许都。

吕常和曹仁的坚守，把战乱死死限制在了南阳盆地以南，最终避免了南阳地区的总崩

溃，保证了曹魏集团的根本不发生动摇。

这成为襄樊之战发生转折的关键所在。

随着雨季过去，洪水渐渐退却，关羽的进攻步伐也缓慢了下来，但仍然把襄阳和樊城重重包围，吕常和曹仁仍然在孤城中苦苦坚守，襄樊之战进入了最难熬的相持阶段。

这时候最惊人的变故来了！

大意失荆州

襄樊之战对孙权刺激很大。

从赤壁之战过后，天下局势就是孙、刘联合，共同抵抗曹操。其中，孙权一方占主导。

为了扶植刘备这个盟友，孙权做了很多让步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刘备集团成功站稳脚跟，成了跟孙、曹两家并列的力量。

然而刘备的野心显然远远不止于此，在北伐问题上，他比孙权更加激进，步子迈得更大。

现在汉中和荆州的南郡等地都在刘备手上，刘备集团同时从两点突破，两只手威胁中原，已经隐隐成为北伐的主力部队，而一旁的江东反而被边缘化了。

更让孙权气愤的是，刘备走的路线本来是他想走的，当初周瑜早就提出了从汉中和荆州同时威逼中原的战略，却因为周瑜的早逝，没能实施这个计划，白白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刘备。

现在的局势演变下去，很可能出现刘备跟曹操争夺天下的局面，最后不管他们谁获胜，孙权都只能当一个藩王。

自己牵线搭桥，让别人去君临天下，这怎么能接受呢？孙权感到自己前几年似乎选错了方向，把江东集团带沟里了。

他必须阻止局势这样发展下去。

而左右局势的关键，就在荆州。只要拿下关羽控制的荆州三郡，北伐的主导权就回到了孙权手上。

那么，如果孙权抢先对关羽下手，把荆州三郡抢过来，会有什么后果？

曹魏集团毫无疑问会成为最大赢家，孙、刘联盟夺取北方的希望会大幅度减小，中原

可能永远姓曹了。

但与其让刘备主导北伐，不如大家都不要北伐，最差的情况，孙权还可以凭借长江天险，划江而治，保得子孙后代平安。

而刘备集团会受到严重削弱，不管他们怎么想，都没有能力再威胁江东了，只能乖乖当一个小伙伴，协助江东抵抗曹操——这才是最符合江东利益的结果。

推演到这一步，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，孙权必须对关羽出手了。

接下来就看关羽那边的情况。

关羽是个天才将领，但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，他的性格中存在重大缺陷。

他的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“傲”，基本上，除了刘备、张飞、赵云几兄弟以外，关羽瞧不起任何人，尤其瞧不起那些出身高贵的名门子弟。

他的高傲是不分场合、不分对象的，就连对刘备，他都敢甩脸色。

例如，前不久刘备封赏群臣，给了黄忠“后将军”的头衔，名义上跟关羽并列，然后派使者去给各个将领颁授官印。

关羽见到使者来了，就详细询问每个人受赏的情况，听说黄忠居然跟自己并列，关羽大动肝火，说：“大丈夫岂能与老兵同列？”于是当场拒绝刘备的封赏。

给关羽颁发印绶的人是费诗，他只好劝说关羽：“汉中王与君侯休戚与共，情同手足，岂是别人能相比的？现在汉中王封赏那些人，只是为了利用他们而已，在汉中王心里，您的重要性当然超过那些人。您何必跟那些人一般见识呢？”

关羽听了以后，才回心转意，接受了印绶。

关羽脾气如此之差，如此不会顾全大局，在工作中自然会跟很多人产生矛盾。实际上，没有几个人忍受得了他，他周围的人往往都心怀怨恨，但又不敢表露出来，因为关羽是刘备最亲密的兄弟，是集团内部的二号人物。

所以关羽统治的荆州三郡，内部矛盾重重。这一点，别人可能不清楚，吕蒙却是很清楚的，毕竟他这两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跟关羽打交道。

再有，如果关羽的狂傲仅仅表现在集团内部，那影响还有限，但他对江东的人也同样傲慢，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。

关羽镇守荆州这几年，跟江东没少闹矛盾。按照史书的说法，这些矛盾的起因基本都在于关羽。他作风刚猛，丝毫不懂得退让，往往需要鲁肃以及后来的吕蒙说好话哄着他，才能维持双方表面上的和睦。

即使这样，关羽对江东也没有哪怕最起码的尊重。襄樊战役爆发以后，关羽缺粮，他毫不客气，直接攻打江东军队在附近的粮仓，抢走了粮食。还有一次，孙权派使者去拜访关羽，使者到得迟了一点，关羽就大骂：“鼠辈！等老夫拿下樊城，再来灭你们！”

关羽的这种表现，成为吕蒙判断孙刘双方必然翻脸的主要证据之一，吕蒙对孙权说：“看看刘备那几兄弟的样子！即使我们现在不跟他们翻脸，以后他们也会主动攻击我们。所以不如趁我们这批老臣在的时候先动手！否则，等我们这批老臣一离世，就没人挡得住关羽了。”这种说法让孙权心惊胆战，不由得从不。

孙权曾经请求让关羽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，却被关羽一口拒绝了，还大骂孙权的使者。

这也是极端不得体的举动。孙权好歹是一方诸侯，却被一个外臣拒婚，还破口大骂，这是对整个江东集团的极大侮辱。按照传统道德观，“君忧臣劳，君辱臣死”，江东集团内部以后再有人替刘备、关羽辩解，就意味着对整个集团的不忠。这对江东的亲刘派是致命打击，所以以吕蒙为首的派系迅速在江东内部占据了主流，没人可以反对他们了。

关羽毫不克制的高傲，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，可惜他还没察觉到。

关羽的另一个缺陷是喜欢听别人的奉承，不管朋友还是敌人，往往几句好话就能哄得他神魂颠倒。这可能跟他出身于社会底层有关，他内心深处亟须获得别人的认可，当看到那些出身名门的贵公子觑着脸来巴结他的时候，他乐开了花，简直忘乎所以。

当初马超来益州投靠刘备集团，关羽听说了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写信给诸葛亮，

问：“马超人才如何？可以跟谁相比？（比得上我吗？）”

诸葛亮回复道：“马超文武兼备，雄烈过人，乃一世之豪杰，可与益德（张飞）并驾齐驱，但比起您这位超凡绝伦的美髯公，那是万万不及了！”

关羽素来对自己“美髯公”的形象非常看重，马超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，诸葛亮却说他的形象不如关羽。看到这封书信，关羽大为得意，一边轻抚着下巴上的“美髯”，一边把这封信展示给宾客们看。宾客们都跷起大拇指夸赞：“君侯真是当世第一等的人物呀！”

关羽不知道，这些赞美之辞没有几句是真心的，人们对他的所有赞美其实都来自他的地位，当他沉浸在周围排山倒海的赞赏声中的时候，他已经被迷住了眼睛，看不清眼前真正的局势了。

奉承话就像一剂甜蜜的毒药，让人在虚幻的满足感中迷失方向，丢失判断能力。

关羽极端自大的性格、对集团利益的无视，都跟他的对手吕蒙形成鲜明对比。而刘备、孙权分别任用关羽、吕蒙，一个任人唯亲，一个任人唯贤，仅凭这一点，两个领袖就分出了高下，两个集团的命运自然也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

孙权、吕蒙等人察觉到关羽有疏忽大意的倾向，开始谋划偷袭荆州三郡。

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，吕蒙向孙权献上计策：吕蒙声称自己病重，由孙权下令，撤销他的职务，召他回建业养病，同时派陆逊去荆州接替他的职务。

陆逊是这两年刚冒头的青年才俊，没什么名气，他去荆州统领江东军队，关羽就更加放松警惕了。

陆逊更进一步，他到荆州以后，又给前线的关羽写了一封书信，言辞极度谦卑，把关羽大大地吹捧了一番，让关羽更加飘飘然起来。

关羽看到江东的人如此低声下气，简直一点儿脾气都没有，便彻底放下了戒心，逐步把留守江陵的军队派上了襄樊前线。

于是后方江陵、公安等地的防务明显松懈了下来。

到这时，孙权已经做好了偷袭关羽后方的全部准备，但他还是没动手，只是密切关注着襄樊前线的局势。

他在等，等关羽的进攻受挫的那一刻。

现在关羽气势正盛，一旦后方受到攻击，可以马上放弃襄樊两城，调头回防，而如果江陵和公安又一直坚守，江东军队就可能面临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尴尬局面。

当关羽进攻受挫以后，再去偷袭他后方，他就很被动了，他一调头，曹魏的军队就会追过来，然后跟江东军队两面夹击，任凭关羽本事再大，都插翅难飞。

当年十月，襄樊战场进入相持阶段，孙权暗中写信给曹操，表示愿意“为朝廷效力”，替曹操讨伐关羽。

而曹操手下的司马懿等人也提议：“我们可以指使孙权去偷袭关羽后方，分担襄樊前线的压力。”

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达成协议。

同一时期，襄樊前线局势也发生了明显转变。

曹操派徐晃带兵去救援襄樊两城。徐晃极其勇猛，一上战场就玩命，关羽围了十重鹿角，他都敢直接杀进去。关羽有些招架不住，加上洪水已经退去，关羽的水战优势不复存在了，战场形势渐渐倒向了有利于曹魏的方向。

这时候孙权已经把自己偷袭荆州三郡的计划报给了曹操，并且请求曹操替他保密。

曹操手下的董昭却说：“襄樊两座城池还在贼兵围困中，如果得不到外援即将到来的消息，他们很可能信心崩溃。我们何必顶着这个压力替孙权保密？不如直接把孙权的动向透露给关羽和我们的军队，一来动摇关羽的军心，二来增强襄樊两城的信心。”

曹操同意，于是让人用箭把书信射到了关羽军营和襄樊两城里，透露了孙权即将偷袭荆州三郡的消息。

关羽得到消息，难辨真假，有些犹豫该不该撤兵。

但局势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他的想象，实际上，他撤不撤兵已经不重要了.....

荆州裂变，天下三分

孙权和吕蒙的谋划极其周密。

为了迷惑关羽的守军，孙权军队分成了“明”“暗”两路。

前不久，关羽缺粮，刚刚劫掠了孙权在湘关的粮仓，孙权就以这个为借口，亲自带兵，从陆路扑向关羽统治的荆州三郡。

但同时，吕蒙却从寻阳出发，带着许多士兵，穿上平民服装——也就是所谓的“白衣”，装扮成长江上的商人，又雇佣老百姓来划船，沿着长江而上，开向江陵。

长江两岸有许多蜀军的哨塔，可蜀军阵营从上到下都已经放松了警惕，他们万万没想到吴军会以这种方式来到，所以也没仔细检查，就让这些“商船”停靠在岸边。随后，这些蜀军士兵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都被偷偷摸上来的吴军给控制了。

等蜀军守兵最终发现异常的时候，吕蒙他们已经来到了江陵和公安附近，两座城池顿时陷入恐慌状态。

但即使到这一步，如果两城坚持抵抗的话，也能拖到关羽回来，至少前线关羽的军队不至于立即崩溃，那么局势就还有转机。

可惜吕蒙已经谋划好了，他再次使出他的绝活：劝降。他让人写信给傅士仁，说明利害关系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傅士仁基本没做太多犹豫，直接就开门投降了。于是公安陷落。

傅士仁又领着吴军去江陵城下劝降糜芳，糜芳也很快开城投降了。于是江陵陷落。

糜芳和傅士仁的不战而降成为荆州局势的关键转折点。按理说，在刘备、关羽看来，这两人都是绝对可靠的，所以才放心让他们镇守后方。那为什么他们会不约而同地迅速叛变？

史书上给出的解释是，两人都因为后勤供给不力而受到关羽责难，关羽出发前，直接对两人吼：“等我回来再跟你们算账！”

军备供应历来是一个难题，牵涉一个集团运作的方方面面，下面的官员需要到处去求人，去协调各方关系，还往往四处碰钉子。战事吃紧的时候，这些官员不管怎么做，都很难让上级满意，以至于动不动就被扣上“办事不力”的帽子。而以关羽的暴烈性格，他可能根本不会听下属辩解，直接就要治罪。

现在问题甚至更严重：敌人都杀到江陵城下了，糜芳、傅士仁才察觉到，等关羽回来，他们毫无疑问是死罪。

那么与其被这样一个暴躁上司杀掉，还留下“罪有应得”的臭名，不如放弃抵抗保命算了。

所以糜芳、傅士仁的叛变应该跟关羽过于严苛的管理方式有关。

当然，关羽沉浸在众人的马屁声中，忽略了两人的不满情绪，以致用人失当，也是主要原因。

这两人投降不打紧，却把关羽害死了。

关羽带的军队都是荆州兵，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江陵，江陵陷落的消息传到前线，士兵们都焦躁不安，急切地打探后方的消息。

吕蒙早已经考虑到这一点，所以他进入江陵以后，严格约束军队，秋毫无犯。

吕蒙手下有个士兵，可能是负责掌管军备的，他从老百姓家里借了一副斗笠来覆盖铠甲。事情被报告给了吕蒙，吕蒙认为：虽然铠甲是公家的器物，小兵保护公物没错，借用老百姓的东西却是严重错误。所以还是把这名士兵斩首了。

吕蒙对军队的约束到了这种程度。

所以江陵百姓在他手下没有吃到任何苦头，生活照常。

吕蒙刻意表演，他在江陵城里四处走访百姓人家，送钱送米，慰问鳏寡孤独，抚恤烈士遗孤，对前线士兵们的家属更是关怀备至，俨然是一副仁义之师的样子。

关羽派使者来跟吕蒙谈判，吕蒙就带着这些使者去城里到处参观，尤其是去士兵们的

家里访问。士兵们的家属纷纷围上来，连声夸赞吴军的仁义，甚至要使者把自己写的亲笔信带到前线，劝前线士兵迎接“王师”。

使者回到前线以后，把这些情况一说，前线士兵便再也没有斗志了。

而江陵、公安两座城池更是彻底倒向了吕蒙一方，再也没有人起来抵抗。

不久以后，孙权亲自来到江陵，接受了城中文武官员的投降。

关羽的后方基地因此被一锅端，干净彻底。

孙权、吕蒙这些“作秀”的行为虽然是为了笼络人心，但也确实明显减轻了民众的痛苦，是整个三国时代难得的善举。

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百姓要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懂得善待他们的统治者吗？百姓才不管你打的什么旗号，谁能给他们安稳的生活，他们就支持谁。

从这一点来说，东吴最终能成功统治荆州南部，是他们的善良举动取得的回报。

到这时，前方的关羽才终于确认后方城池已经陷落了，他终于撤军，解了对襄阳、樊城的围困，赶回江陵方向。

但一切都已经太迟，关羽再也回不去了。

南逃的路上，手下军士人心涣散，纷纷逃亡，前不久还“威震华夏”的数万雄师，几天之内便已经烟消云散。

最后，关羽带着一群老弱残兵，勉强逃进了江陵以北的麦城。

曹魏那边，曹操听说关羽撤走，火速通知前线：不得追击关羽！公开的理由是他不希望孙权赢得太轻松，实际上，可能曹操内心深处对关羽还是有感情的，并不希望看到他被逼上绝路。

所以曹魏军队关上大门，继续防守，没有追上来。

可惜这样仍然救不了关羽。孙权已经下定决心把事情做绝，他一面派军队攻伐南方的

零陵、武陵等地，一面派陆逊绕到江陵以西，迅速拿下夷陵、秭归等地，直接断了关羽入蜀的道路。

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因此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荆州中部和南部兵力全部归到了孙权帐下。

现在关羽唯一的希望是上庸，那里由刘备的养子刘封和大将孟达镇守。

可惜刘封和孟达也不想帮关羽。

从围困襄樊两城起，关羽就不断催促刘封、孟达派兵来协助，可是两人找各种借口推脱。现在关羽情况危急，两人仍然丝毫不动兵，眼睁睁看着江东军队把关羽围在麦城。

于是关羽最后的希望也断绝了。

当年十二月，关羽在城头用旗帜伪装成守兵，自己带着十余名亲信悄悄逃出麦城，冲向西北方向。

孙权早已经布好了防线，麦城周围四处是伏兵，最终由潘璋手下的将领马忠在临沮附近捉住了关羽和他儿子关平，随后把他们父子二人斩杀在临沮。

天下局势从此彻底明朗了。

刘备丢失了荆州所有土地，孙权和曹操一南一北分割荆州。华夏东部和中部形成了孙、曹两大集团南北对峙的局面，而可怜的刘备集团被压缩在偏远的西南角落，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。

对于刘备集团来说，这是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，《隆中对》中的构想彻底成为泡影，“兴复汉室”的梦想再也不能实现了。

无法实现的《隆中对》

刘备集团的失败有很多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太“执着”，太在意荆州的得失。

刘备对荆州的执念非常深。

从诸葛亮做出《隆中对》以后，刘备就深深记住了一件事：荆州是争夺天下的关键，要夺天下，先夺荆州。

这种观点本身没错，但问题在于，你知道荆州的重要性，别人也知道，别人也会想尽办法夺荆州。

对于曹操来说，控制荆州，就扼住了江东的命脉，曹魏集团对南方的威胁将会大大增强，同时也压缩了刘备的生存空间，可以有效阻止刘备发展起来。

对于孙权来说，必须据有荆州，或者至少据有荆州南部，江东的安全才有保证，同时可以对北方形成反制，江东的处境将会大大改观。

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荆州当作了自己的猎物，想尽办法也要夺到手。

那么刘备凭什么可以和他们争夺荆州呢？

当初见到诸葛亮的时候，刘备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有，但他有一个重要优势：他已经在荆州扎下了根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按照诸葛亮的想法，刘备在刘表手下六年，已经初步培养出了自己的势力，只要心狠手辣，直接除掉刘表，就可以鸠占鹊巢，抢在孙、曹两家之前占据荆州。

这本身也没错，但还有一个问题：荆州是一片无法防守的地带。或者更进一步说：荆州本身不能作为一个独立板块，它如果附加到其他板块上，可以使拥有者实力大增，但如果独立存在，则只能成为别人眼里的大肥肉。

所以要想长期、稳定地据有荆州，首先就需要拥有自己的根据地，然后再把荆州拿过来，作为附加板块，两处合力，这才能扛住敌人的进攻。

这一点诸葛亮也考虑到了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：拿下荆州的同时，火速挺进益州，把益州也抢到手，然后以益州为总部，以荆州为附加板块，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。

这一点本身也没问题，问题却出在敌人身上——曹操提前算到了这一点，抢先出手，把刘备赶走了。

虽然刘备又借着孙权的力量打了回来，但已经失掉了先机，荆州北部已经被曹操占领了。

于是刘备只能厚着脸皮向孙权“借”来了荆州南部，再加上益州，勉强拼凑出一个残缺的《隆中对》版图。

到这时候，《隆中对》计划已经打了折扣，但问题还没完，刘备还面临一个困局：荆州和益州在地理上是互相隔离的两块，融合不到一起。荆州的地理优势附加不到益州上面去，益州的人力物力也协助不了荆州防务。

刘备拿着两块“神器”，却无法把它们合到一起，发挥不出其应有的功能。

最后，刘备只能分兵，让关羽防守荆州，其他人跟着自己进益州。

但刘备的兵力本来就很有限，管理层人才更是捉襟见肘，这样一分兵，就很难兼顾两头了。荆州这块“神器”，反倒成了拖累。

所以刘备不得不做出割舍，把主要兵力放到了益州，荆州那边则只能祈祷关羽能扛住了。

把天下最凶险的、各大集团觊觎的黄金地带交给关羽一个人，关羽就算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很难保证长期不出岔子。何况关羽只是一个武将，强迫他承担一方诸侯的责任，这太为难他了，他支撑不起。

这是关羽最终败亡的根本原因。

平心而论，关羽已经非常尽责了，他整整守了九年，到公元219年才出了差错。这期间，刘备基本没给过他什么援助，只让他在荆州自生自灭，他能扛九年，实在不容易。

可惜最后的一次错误却是灾难性的，九年的坚守功亏一篑，而刘备集团的底子又太薄弱，承受不起任何失败，一旦丢掉荆州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

回顾整个过程，刘备一直在走钢丝，一直凭借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利益。之前他一直成功，因为他运气好，但运气不会永远站在他那边，一旦某一次出错，就满盘皆输了。

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刘备集团的实力太弱，撑不起他们的野心，支撑不了《隆中对》中的宏大计划。

那么有没有其他实力更强的集团可以实现这个计划呢？

我们如果把目光转向其他地方，会发现《隆中对》计划反倒更像是为孙权量身打造的，更适合江东集团。

如果由江东集团来实施《隆中对》的计划，一切都会不同，最关键的在于两点：他们有足够的实力，江东跟荆州在地理上可以无缝对接。

这一点，周瑜、甘宁等人都考虑到了，他们早就向孙权提出了占据荆州、挺进益州的计划。

但孙权也犯了一些错，他太保守，不敢单独去对抗曹操，只好拉上刘备，让刘备替自己实施《隆中对》计划，或者说，让刘备分担自己一半的工作。

随后孙权又发现刘备完全脱离了自己掌控，不仅没有成为自己的马仔，反而要骑到自己头上了，于是果断翻脸，打掉了刘备的上升势头。

这样一来，不论刘备还是孙权，都已经无法实现《隆中对》的构想了。天下三分终于无法避免。

那么站在刘备这一方来考虑，最初的时候，他到底有没有办法避免最后的失败呢？有没有哪怕一线可能把《隆中对》的计划执行下去呢？

有！

那就是退一步，在拿到益州以后，主动让出荆州南部。

那时候，曹操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困扰，曹魏在北方的统治有所松动。而孙权仍然把北伐作为主要目标，得到荆州以后，孙权受到极大鼓舞，会把全部精力用来争夺中原。所以孙、曹双方都会拉拢刘备。

然后刘备出汉中，孙权出南阳，双方联手攻伐中原。事实上就是孙、刘两家联手实施《隆中对》计划。

这种局面下，曹操一定扛不住，中原会大乱，刘备便可以趁火打劫，强夺关中地区。

不管孙、曹两家争斗的局面怎么样，刘备只要拿下关中，就拥有了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固基地。再等待关东的战争决出结果，到时候就是又一次楚汉相争，谁能笑到最后，就看各自的本事了。

这也正好是孙权在“湘水划界”之前的构想。

所以孙权希望刘备在取得益州之后就归还荆州南部，然后双方继续密切合作。

但是刘备坚决不答应，他对荆州有深深的执念，这里是他发迹的地方，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希望所在，绝对不能放弃！

他冒着跟孙权火拼的危险，硬把孙权的要求顶了回去，为自己争来了荆州三郡。

表面上看来，刘备赢了，实际上他却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，成了孙、曹两家共同惦记的敌人。

能力支撑不起野心是很危险的，从那以后，刘备的每一步都必须成功，不能容许任何差错！

最后终于“大意失荆州”，一次失误葬送了所有。

所以也许可以说，刘备最后走到这一步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太执着了，太放不下。

可是世上又有几人放得下呢？

第十四章 汉家倾覆，三国来临

刻薄寡恩的曹丕

杀死关羽以后，孙权把他的头颅装好，派人送到洛阳，向曹操报功。

曹操的心情是复杂的，关羽是他主要的对手之一，又是他念念不忘的一位老朋友，是他一生最欣赏的人之一，他并不希望关羽落得这样的下场。

曹操也知道，孙权送人头的举动可没安好心，是希望挑起刘备跟他的矛盾。所以他以诸侯礼节安葬了关羽的头颅。

安葬完老朋友以后，一股无处排遣的孤寂涌上心来，戎马一生的曹操已经到了垂暮之年，他真的累了，再也不想纠结于烦琐的世事。

然而还有亿万黔首在仰望着他，新兴的曹魏政权到底该往何处去？人们希望他给一个明确答案。

可惜他回答不了。

他这一生，既有伟大的成就，又有巨大的遗憾。

最大的遗憾，是没能完成一统天下的任务，他亲手缔造的曹魏帝国成了一个发育失败的半成品，这让他耿耿于怀。

另外一个遗憾，是他没能戴上天子冠冕。

前不久，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，说“天命”在魏，请求曹操代汉而立。接到这封书信，曹操手下的官员们顿时炸了锅，都趁这个机会劝他登基称帝，曹操却说：“要是天命在我，我就当周文王吧。”至于孙权的请求，曹操评价：“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！”

周文王一生没有背叛商朝，只是做好了背叛商朝的一切准备，把取代商朝的任务留给了自己儿子去完成。曹操这样说，意思很清楚了。

曹操把篡汉的最后一个步骤留给了继承者曹丕去完成。

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，地位最高、最受宠的是曹昂、曹丕、曹植、曹冲四人。

曹昂早在当年征张绣的时候就战死在沙场上了，后来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是曹冲。曹冲天资聪颖，又待人宽厚，一度受到曹操重点培养，可惜在十二岁那年（公元208年）夭折了。

从那以后，太子之位的争夺主要就在曹丕、曹植之间展开。

曹丕、曹植都是卞夫人生的，性格却完全不同。

曹丕比较沉郁，还带一些阴险，更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。曹植却狂放不羁，充满浪漫主义情怀，是典型的文人。

他们兄弟二人都有过人的才华，尤其在文学方面，两人都站在当时文坛的顶端。不过曹植的才华还是压曹丕一头，他不仅是当时，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顶级的文人。

虽然曹操早在公元211年就把曹丕任命为五官中郎将，算是当作太子来培养了，但随后曹操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以至于立太子的事情一拖再拖。

朝臣们也在揣摩曹操的意思，他们迅速站队，分成两派，分别支持曹丕和曹植。

曹丕身边有贾诩、崔琰、司马懿等人，曹植身边有丁仪、杨修等人。这些人绞尽脑汁帮助自己的主人，使出了许多阴谋诡计。

关于曹丕如何巧妙伪装骗取父亲好感的故事，史书上有很多。

例如说，曹丕向贾诩请教如何赢得父亲的信任，贾诩说：“没什么特别的，您只要谨守士人的道德，遵守为子之道，平时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就够了。”

曹丕照着做，果然各方面都表现得像个合格的接班人。

一次，曹操要远征，曹丕、曹植都去送行，曹植慷慨陈词，悲壮激烈，让人动容，曹丕却一言不发，暗自垂泪。大家看到，都觉得曹植为人华而不实，曹丕才真正德行高尚。

曹丕就通过这些表演逐渐赢得了曹操的好感。

不过史书上这些记载可信度不高，大多是外人根据自己的揣测编造出来的，曹丕真正用的那些手段，是不可能让外人知道的。

但这些传言也说明了一个事实：曹丕这人的名声不太好，以至于大家都觉得他是用阴谋诡计骗来的太子之位。

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？

曹操一直犹豫不决的原因，可能是他对这两个儿子都不太满意，曹丕和曹植都有各自的问题。

曹丕的问题在于他生性阴沉，跟曹操不亲近，却又表现得过于贴近曹操的喜好，以至于让曹操觉得他太能装，怀疑他忠厚的外表下隐藏着一张暴君的面孔。

曹操自己就很奸诈，所以对那种表面忠厚内心藏奸的人有天然的警惕心理，曹丕那些假惺惺的表现让曹操很不放心。

而曹植呢？他虽然有过人的才华，但主要表现在文学方面，在政治上他很幼稚，而且他自控能力太差，常常醉酒误事，甚至做出一些僭越的事，因此多次触怒曹操。

最严重的一次，曹植乘车在驰道（皇帝专用车道）中行驶，还擅自冲出王宫的大门司马门（只有皇帝才能驾车通过），惹得曹操暴跳如雷，把管理司马门的官员处死，对曹植也进行了处罚。

曹植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很像一位亡国的昏君，曹操最终确信，曹植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领袖，所以虽然对曹丕很不满意，但也只能把国家交给他了。

公元217年十月，曹操终于立曹丕为太子。

在曹操看来，曹丕虽然资质平庸，又疑似内心藏奸，但好歹能够认真办事，又得到士人的支持，让他掌权，总不至于出大乱子。

公元220年正月，曹操带着无数遗憾病逝于洛阳，曹丕紧急从邺城赶往洛阳，继位为

魏王、汉丞相。

事实证明，曹操的感觉是对的，曹丕果然一直在伪装。曹丕本质上是个自私、残暴又贪图享乐的人，曹操在的时候，他不敢表现出这些阴暗面，现在终于无所顾忌了。

刚即位不久，还在守丧期，曹丕就宴饮、游猎、享受歌舞伎乐，又娶汉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妃。这些行为都是严重违反礼数的，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或者劝谏。

而曹丕对于敢劝谏他的人，表现得十分刻薄。

长水校尉戴陵劝谏曹丕不要沉迷于游猎，曹丕大怒，判了他“减死罪一等”的重刑。

度支中郎将霍性劝谏曹丕不要急于对江东用兵，尽管言辞十分委婉，仍然触怒了曹丕，被曹丕直接处死。

而在用人方面，曹丕把自己小气、刻薄的性格完全展现出来。他上台以后，对当初支持自己当太子的贾诩、司马懿等人都给予重用，对于当初支持曹植的官员们，则秋后算账。

其中最著名的是丁仪、丁廙(yì)兄弟的案子。

丁仪、丁廙都是曹操手下著名的才俊，他们的父亲是曹操多年的好友，曹操也非常欣赏丁仪的才华，曾经想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丁仪，曹丕却说丁仪的眼睛有些疾病，把这桩婚事拦下来了。于是曹丕跟丁仪结下了仇。

后来丁仪、丁廙两兄弟都投靠到曹植手下，成为曹植一党的主要成员，这让曹丕恨得咬牙切齿。

曹丕即位以后，马上把丁仪贬为右刺奸掾，希望逼他自杀，丁仪却没自杀。

丁仪知道大祸来临，对朝中重臣夏侯尚磕头哀求，请他去求曹丕宽恕。夏侯尚早在很多年前就是曹丕的好友，然而他去说情，曹丕都坚决不同意。他记恨的人，是一定要除掉的，谁阻拦都没用。

没过多久，曹丕又指使手下上奏表说：“临淄侯（曹植）酒后胡作非为，劫持使

者。”曹丕收到奏表，便下令贬曹植为安乡侯，同时诛杀丁仪、丁廙两兄弟以及他们全家男丁。

这是赤裸裸的挟私报复，简直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懒得编。

曹丕把这种刻薄寡恩的作风也用到了他自家兄弟身上，即位以后，他急不可耐地宣布：诸位王子立即回到自己的封国。这些王子到封国以后，都受到严密监控，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，还不如平民活得开心。

其中，曹植是重点打压的对象。

关于曹丕对曹植的打压，民间有许多传说，最著名的便是《七步诗》的故事。

传说，曹丕想杀害曹植，就把他叫来，命令他在七步内作诗一首，诗里要包含兄弟情谊，但不能涉及“兄弟”二字。作不成，就杀头。

曹植略微一沉吟，脱口而出：“煮豆持作羹，漉菽以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（后人改写的版本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）

曹丕听到后，有所感悟，只好暂时放弃了杀害曹植的念头。

不过这些故事都是民间传闻，不能作数。只能说，曹丕对自家兄弟的迫害在当时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闻，早已经传开了。

丁仪被灭族以后，曹植被贬为安乡侯，从此长期受到曹丕压制。

曹丕之所以仅仅压制曹植，而不杀害，当然不是因为《七步诗》感动了他，而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母亲卞夫人的存在。对于这一点，曹丕自己都不回避，他在诏书里面明确说：“曹植乃朕之同母弟，朕于天下无所不容，何况骨肉之亲（当然更能容得下）？特此免除曹植死罪，改封安乡侯！”

曹植是个宅心仁厚，又有些幼稚的人，还具有文艺青年特有的忧郁气质。对于曹丕扣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，他无力辩驳，只能含泪上书说：“臣自知罪孽深重，羞愧已极。然

则若要自裁以谢，又违背圣人遗训；若要苟且偷生，又无颜见天下人。幸而陛下圣恩浩荡，有如慈父，臣徘徊于恩泽之中，才得以苟活于世。”

看到亲弟弟把自己比作“慈父”，曹丕十分得意，便暂时放过了曹植，让他在自己封国安安静静地待着。

通过曹丕这一系列挟私报复的行为，终于可以彻底明白当初曹操为什么不喜欢他了。

曹操豁达大度，能容一切难容之人，曹丕则刻薄寡恩，跟曹操完全是两类人，对于这种人，曹操当然看不上。

可惜现在一切都无法改变了，曹丕已经执掌大权，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干任何事了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志得意满的曹丕准备干几件大事，以便证明父亲选择自己是对的。

首先就是完成篡汉的最终手续。

篡汉

汉献帝现在就是魏国王室养的宠物，要他把皇冠交出来，也只需要曹丕一句话而已。

不过，曹丕还是严格按照篡位的标准流程来走——

从曹丕上台以后，魏国各地就涌现出各种“讖纬”和“祥瑞”，预示魏朝将取代汉朝。随后，各路大臣争先恐后地上表，请求曹丕“顺天应人”，接受上天赐予的天子之位。

曹丕却说：“孤何德何能，敢当如此褒奖。”驳回了所有这些请求。

但各种“祥瑞”不断涌现，从天象到动物的异常行为，无所不包。每一处“祥瑞”都在说明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江山必须在这一年改姓，似乎上天在变着法子逼曹丕登基。

大臣们又从古书里面找到许多奇奇怪怪的“预言”，每一条预言都指明魏朝应该取代汉朝。

他们又从黄帝、尧、舜、禹开始举例，一直列举到汉高祖，向曹丕说明：这些贤君们是如何响应上天的预兆，接受天命，从而使天下黔黎共沐恩泽，开创一段万古未有之基业的。

曹丕继续推辞说：“孤王怎能与上古贤君比肩？何况上次孤王东征，见到百姓衣衫褴褛，面有饥色，国事至此，罪皆在孤王一人。以此看来，孤王就算称王都不配，如何能称帝？”

最后曹丕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关于此事，不宜再讨论，就此截止！”

但大臣们不依，他们反复请求，更多的人也加入进来，联合上奏的大臣越来越多，到后来，几乎整个朝廷都在苦苦哀求曹丕接受上天的任命。

看来曹丕要是再不接受天子之位，从上天，到群臣，再到亿万黔黎，都不能答应。

最后汉献帝也坐不住了，亲自发下诏书，请求曹丕顺应天命，接受禅让：

朕在位三十有二载，遭天下荡覆，幸赖祖宗之灵，危而复存。然仰瞻天文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数既终，行运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，今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其期，是历数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故唐尧不私于厥子，而名播于无穷。朕羞而慕焉，今其追踵尧典，禅位于魏王。

大臣们也把禅让仪式的一切物资都准备好了，黄道吉日也都选好了，受禅坛也都开始修筑了。再由满朝文武共同上书，请求曹丕接受天命。

曹丕仍然推辞。

献帝只好再发诏书，满朝文武又一次请求，曹丕又推辞；然后是又一次请求，又一次推辞……

这样反复推让了许多次之后，眼看黄道吉日都要过了，大家都急得汗流浹背，日夜催促曹丕。

最后时刻，曹丕实在顶不住众人的压力，只好“勉为其难”地接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请求。

公元220年十月二十九日，曹丕在许都附近的繁阳亭登上受禅坛，接受汉朝大臣奉上的皇帝玺绶，正式登基为帝，史称魏文帝。曹魏帝国的实际开创者曹操被尊为魏武帝。

汉献帝在册文里说道：

咨尔魏王：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，天命不于常，惟归有德。汉道陵迟，世失其序，降及朕躬，大乱兹昏，群凶肆逆，宇内颠覆。赖武王神武，拯兹难于四方，惟清区夏，以保绥我宗庙，岂予一人获义，俾九服实受其赐。今王钦承前绪，光于乃德，恢文武之大业，昭尔考之弘烈。皇灵降瑞，人神告征，诞惟亮采，师锡朕命，金曰尔度克协于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逊尔位。於戏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；君其祗顺大礼，飨兹万国，以肃承天命。

立国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终于黯然谢幕，曹氏的魏帝国正式接过天命，成为中原

百姓的新一任主人。

曹丕下令改元“黄初”，这一年便成为魏朝的黄初元年。随后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号，定都洛阳，封赏百官，大赦天下，举国同庆，一派祥和。

不料这个过程中还是出了一点儿糟心事。

大臣们去找汉献帝要传国玺的时候，献帝的皇后曹节（曹丕的妹妹）拿着玉玺破口大骂，最后实在被逼不过，才把玉玺扔到地上，大哭说：“天不祚尔（天不保佑你的国家）！”

天不祚尔！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，不识大体的曹节给自己的亲哥哥，以及新生的曹魏帝国，抛下一个狠狠的诅咒，也给这场隆重的禅让典礼蒙上了一丝阴霾。

新生的曹魏帝国是带着诅咒的！

季汉立国

曹丕对汉献帝十分优待。

他封汉献帝刘协为“山阳公”，食邑万户。并且特地恩准：献帝在自己的封邑山阳县内可以实行汉朝历法，建汉朝宗庙，以天子之礼祭祀。

献帝的四个儿子都封列侯，两个女儿入宫为嫔妃，荣华富贵世代相传。

曹丕还当众宣称：“天下之珍宝，朕当与山阳公共享。”对前朝皇帝的礼遇之高，世所罕见。一向刻薄寡恩的曹丕能做到这样，可以说无可挑剔了。

然而曹丕对自己宽厚仁慈的举动似乎宣传得不够，同一时期，遥远的西部，益州民众纷纷在传播一则消息：汉献帝已经被曹丕杀害了！

这则离谱的谣言是怎么流传开来的？没人说得清。而刘备君臣的表现也很奇怪，对于如此重大的一则消息，他们根本没去仔细鉴别，就全体相信了。

于是刘备给献帝上谥号“孝愍皇帝”（后来曹魏给的谥号是“孝献皇帝”，所以史称汉献帝），益州上下纷纷挂上白布替献帝举哀，人们无比悲痛，对曹魏帝国的痛恨又增加了一层。

献帝“被杀”，汉朝灭亡，一直以汉室宗亲自居的刘备集团该怎么办呢？

公元220年是神奇的一年，跟中原一样，巴蜀地区同样涌现出大量祥瑞。刘备手下的大臣们态度很明确：既然汉朝已亡，又有上天的启示，我们的主公继承汉朝大统便是顺应天意的事，不能再拖。

于是刘备的大臣们也联合起来上奏折，竭尽全力劝刘备称帝。

他们也从各种古书里面找到许多证据，再结合最近的祥瑞，证明汉朝将在西南方复兴，而带领汉室复兴的人就是刘备。

刘备同样一口回绝，大臣们也是再三请求。最后刘备实在拗不过大家，只好勉强接受

了大家的请求。

第二年四月初六，刘备在成都附近的武担山南登基为帝，国号为“汉”，因为位居蜀地，被后人称为“蜀汉”，亦称“季汉”。

刘备的诏书说：

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，皇帝备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：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曩者王莽篡盗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诛，社稷复存。今曹操阻兵安忍，戮杀主后，滔天泯夏，罔顾天显。操子丕，载其凶逆，窃居神器。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，备宜修之，嗣武二祖，龚行天罚。备惟否德，惧忝帝位。询于庶民，外及蛮夷君长，佥曰“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业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”。率土式望，在备一人。备畏天明命，又惧汉阼将湮于地，谨择元日，与百寮登坛，受皇帝玺绶。修燔瘏，告类于天神，惟神飨祚于汉家，永绥四海！

随后，刘备下诏书，设置文武百官，以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。又在成都立汉室宗庙，祭祀汉高祖以来的列位汉室先祖。

刘备建立的这个“汉帝国”其实挺尴尬。

他的汉室继承人身份纯属自封的，缺乏真正的汉朝皇帝的认证，从法理上来说，还不如曹丕的魏帝国来得正当。

再有，刘备跟汉室的血缘关系实在太远了，远到了很多问题都难以处理的地步。

就说立宗庙这件事。刘备是汉景帝的后人，那么该祭祀哪些先祖呢？汉景帝以后的各位汉朝皇帝要不要祭祀？如果要祭祀，刘备这一系的祖先又往哪里摆？如果不祭祀，那么凭什么说自己是汉室继承人呢？这都是很尴尬的事。

何况蜀汉处在偏远的巴蜀地区，国力弱小，连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，有什么资格自称正统？这世界毕竟是靠实力说话的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，硬要抬高自己的地位，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柄。

而最大的问题在于：刘备一直声称要匡扶汉室，却在汉献帝仍然健在的时候称帝（汉

献帝在世，刘备君臣应该是心知肚明的。就算当时不清楚，后来也很容易弄清楚），事实上就是背叛汉室了。

他当了一辈子的“忠厚长者”，讲了一辈子的忠君爱国，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彻底撕下面具，要过一把皇帝瘾了。这样心口不一的做派，怎么向天下人交代？

本质上，他跟曹操一样，都在利用汉朝皇室为自己谋利，一个利用汉室的人，一个利用汉室的名，谁也不比谁高尚。可他却口口声声骂曹操是“汉贼”，声称自己才是汉家的正统继承人，这样的嘴脸，只会引起真正的汉室遗老的反感。

所以刘备称帝的行为更像是一位老年人的自娱自乐，除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外，对整个集团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。

相比起来，江东的孙权就理智得多。在曹丕、刘备先后称帝以后，他仍然只是自称“吴王”，还向曹丕的魏帝国称臣（法理上来说，魏承汉祚，孙权作为汉臣，向魏称臣没问题），一直到七年之后的公元229年，他才称帝。

同样，曹操纵横一生，文治武功天下第一，也压住了自己的私欲，没有走出称帝这一步。

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，刘备的格局比曹操、孙权小，也比他们更沉不住气，难怪在跟他们的争斗中处处吃亏了。

不过刘备自己可不这么想。现在，就在刚刚称帝以后，他就要跟孙权算一次总账了。

江山、兄弟

刘备称帝是整个蜀汉集团的大喜事，集团上下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，一派喜庆之色。

然而在表面的欢乐之下，这次登基典礼却笼罩着一片阴霾——整个集团刚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，不仅二号人物关羽被杀，还丢掉了至关重要的荆州。

这一刻，蜀汉君臣都有各自的心事。有人憋着一肚子火，一心要找东吴报仇；有人忧心忡忡，想着怎么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；更多的人则忐忑不安，小心翼翼地关注着局势发展。

不过大家都清楚，等办完这次典礼，就要跟东吴摊牌了……

荆州之战是刘备不可忍受的耻辱。他不像那些贵族子弟，有世家大族拱卫，他这一生南征北战，一直依靠的就是身边那群兄弟，对于他来说，“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”，兄弟是比妻子儿女更重要的亲人，是真正的骨肉至亲。

在刘备这群兄弟里面，关羽处在最核心的圈子。

他从刘备起兵的时候就跟在刘备身边，两人一桌吃，一床睡，无话不谈，毫无保留。

他可以当面跟刘备发火，也可以历经千难万险从曹营来投奔，他和刘备之间的情谊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亲情、友情，是战火中磨炼出来的生死之交。

他参与了刘备从创业到称王的整个过程，刘备的蜀汉集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处处都有他的功劳。

他也是刘备最重要的助手，是整个集团的副统领。益州和荆州地理上不相通，需要两个领袖分别统治，除了刘备以外，只有关羽才能担起统领蜀汉半壁江山的重任，所以刘备才把荆州交给他去镇守……

总之，关羽在蜀汉集团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，他的重要性，怎么评价都不为过。

这样的人被杀，犹如砍掉刘备一只臂膀，是刘备绝对不可接受的。

与关羽一同被砍掉的还有蜀汉的半壁江山。

荆州是刘备发家的地方，是蜀汉的根基所在，是《隆中对》计划完成的保证，是刘备争夺天下的总基地。手握荆州，刘备才有资格跟孙、曹两家掰手腕；丢掉荆州，刘备就只能被挤压在西南边陲，成为小小的番邦领袖。

丢掉荆州的蜀汉，已经失去了跟孙、曹两家正面较量的能力；丢掉荆州的蜀汉，也不再是刘备心目中的那个“汉”国了，而是“蜀”国，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偏安小朝廷罢了。

而且这样的损伤是不可逆的，蜀汉已经没有能力再夺回荆州。换言之，刘备一生的事业，事实上已经终结了！

三十七年前，涿郡的乡下，刚刚起兵的刘备，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蜀地当一个藩王吗？绝对没有！这根本不是他追求的结果！

君临天下的荣耀，光复汉室的伟业，所有的这一切梦想，现在都已经终结了。

已到花甲之年的刘备，再也没有能力拾回这些失去的理想，他这一生，终究是败了.....

既然一切都已经无法再挽回，那就什么都不必再顾忌，不必再担心，不必再犹豫。拼了这个国家，为兄弟报仇吧！

盛怒之下的刘备，准备点起蜀汉全部兵马，去找孙权算账。

夷陵之战前的局势

当初荆州被偷袭的消息传来，诸葛亮等人心里就压了一块大石头，他们很清楚：刘备一定会不顾一切要报仇。但以蜀汉目前的实力，怎么可能拼得过东吴呢？何况还有曹魏在北方伺机而动。不计代价报仇的结果，很可能是给蜀汉带来灭国之灾。

尽管现在去劝说刘备会冒很大风险，诸葛亮等人还是只能试试。

目前刘备身边的人，只有赵云资格最老、跟刘备最亲近，于是赵云首先劝道：“国贼是曹操父子，而非孙权。如今曹丕篡汉，我们既以匡扶汉室为己任，便当先攻曹贼，曹贼一旦灭亡，孙权自然宾服。如果放过曹贼，与孙权缠斗，恐怕并不利于国家。”

这是搬出了“匡扶汉室”的大义来委婉地压刘备，可惜刘备不听。

也有人说得更直接。

广汉人士秦宓就直说：目前我们的国力敌不过东吴，恐怕难以取胜。刘备大怒，下令把他打入监狱。

以诸葛亮为首的文武百官也竭力劝阻刘备，但都被刘备驳回了。

但群臣的联合反对还是给刘备造成了明显压力，刘备也不得不再仔细考虑攻打东吴的事，事情看起来似乎还有挽回的余地。

这时候又一个爆炸性消息传来：张飞被杀！

这几年，张飞担任巴西太守，长期驻守在阆中。刘备要调兵伐吴，便通知张飞，让他带领阆中的军队开向南方的江州，去跟自己会合。

张飞性情粗豪，对手下很暴戾，常常为小事鞭挞下属，因此手下将吏往往对他心怀不满。对这一点，刘备也很担心，但他担心的不是张飞虐待下属，而是张飞把这些心怀不满的人留在身边，埋下隐患。刘备也曾经劝过张飞要小心，但张飞并没放在心上。

这次出发之前，也不知为了什么事，张飞终于把下属逼急了，他手下的将官张达、范

强便杀掉他，带着他的首级，逃到东吴去了。

按照常理推测，张达、范强在军营里杀掉主帅再逃出去，困难非常大。而且他们的家属应该都还留在蜀汉国内。再有，他们背着“杀主求荣”的罪名逃到东吴，也未必会被收留。所以他们要不是被逼上绝路了，也不会干出这种极端冒险的事，可见张飞对下属的凌虐到了什么程度。

张飞被杀纯属恶有恶报，却把蜀汉集团拖累了。现在刘备已经处于狂怒状态，没人敢再劝说他，事情再也无法挽回了，伐吴之战必然开打。

大军还未开动，集团核心人物之一就被下属杀掉，这暴露出蜀汉内部管理上的严重问题，从心理上来说，也让人感觉“出师不利”。这样的结果必然对军队士气构成沉重打击，同时也增强了敌人的信心。

归根结底，刘备任人唯亲，对亲信又缺少约束，以这样狭隘的方式统领一个国家，自然竞争不过东吴。

当年七月，称帝仅仅三个月之后，刘备留下诸葛亮守成都，自己点起蜀汉的全部主力四万大军（后来又有五溪蛮的一万军队加入），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向荆州，开启了对东吴的复仇之战。

这时候孙权也有自己的烦恼。

偷袭荆州从头至尾都是吕蒙在规划，对于之后刘备的报复，吕蒙应该也有应对之策，可惜吕蒙在打下荆州以后不久就病逝了，东吴骤然失去了一位掌舵人。

吕蒙病重的时候，孙权不顾什么忌讳，把他接进宫里，安置在内殿，自己日夜照看，还请全国的名医来治疗。

谁知这样还是没能挽救吕蒙的生命，吕蒙最终病死在了孙权的内殿，只给孙权留下无尽的哀痛和遗憾。

吕蒙过世以后，江东立即出现人才断层，现在能顶上来的人只剩陆逊了，但陆逊在朝廷里算是新人，又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他真能带领东吴挡住外敌吗？所有人心里都

没底。

因为是儒臣出身，陆逊的行事风格比较文弱，但他实际上外柔内刚，“说最软的话，做最狠的事”，这就是他的作风。

在陆逊带领下，东吴一边备战，一边向蜀汉求和。

东吴使节向刘备呈上诸葛瑾的书信，说：“陛下与关羽的关系，能比跟先帝（汉献帝）更亲吗？如今曹丕杀害先帝，陛下应该先找他报仇呢，还是先找我们？”

这又是抬出“匡扶汉室”的大义来压刘备，但刘备哪里会听。

同一时期，东吴也向曹魏派出使节，以极其谦卑的姿态称臣（曹操在的时候，孙权已经称臣了，现在又表演一次），并且把于禁等降将送回了曹魏。

这几年，孙权越来越滑头，他对曹魏的态度是：能哄就哄，能骗就骗。尽量稳住曹魏，同时对蜀汉下重手打击。

这种伎俩蒙蔽了以曹丕为首的曹魏领导层，而曹丕手下许多心术不正的家伙也趁机拍马屁，这些人每次收到孙权的来信，就向曹丕道贺：“孙权又来朝贺了，看来我们真是天命所归呀！”

尽管也有一些清醒的人提醒曹丕不要上当，但曹丕根本听不进去，他已经沉浸在孙权和周围那些人的马屁中，飘飘然，忘乎所以了。

这次也不例外，曹丕看到孙权的书信，喜不自胜，马上大笔一挥，赏了孙权一个“吴王”的称号（这时孙权才算正式称王），加九锡，同时派人通知孙权：感谢他的朝觐，希望他永远效忠于朝廷，当一个规规矩矩的藩王。

这是曹丕一生犯的最大的错！

这一刻，出现了消灭东吴的最佳机会！刘备已经倾尽蜀汉国力去讨伐东吴，孙权必然会被迫把主力部队调往西线，如果曹丕表面上答应孙权称臣的请求，等孙权把军队调走以后，他再发起突袭，那么东吴的长江防线必然崩溃，曹魏短时间内就可以消灭东吴。

东吴灭亡以后，凭蜀汉的资源根本支撑不了多久，必然也很快被消灭，那么三国时代就结束了，曹丕将成为一统天下的一代大帝。

如果曹操还在的话，这个机会他一定会抓住。可惜曹丕是个庸才，竟然被孙权几句软话给骗了，白白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！

即使这样，曹丕也还有一次机会，就是在东吴和蜀汉对决之后，派兵攻打失败的一方。

可惜曹丕实在太过于平庸，他居然连这样的计划都没有，在东吴和蜀汉激烈对决的时候，曹魏国内莺歌燕舞，一派祥和，根本没有发动战争的打算，于是这一次机会也错过了。

曹魏帝国从此永远没有一统天下的机会了。

对于孙权来说，他其实也在赌，赌曹丕不会来偷袭东吴，所以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西部，让陆逊带兵五万兵马去阻击刘备。

夷陵之战

东吴和蜀汉的国界在巫山附近，这里南北两侧都是崇山峻岭，中间的长江自西向东穿过三峡，连通两边的巴蜀和荆州。刘备的军队便从这里攻击东吴。

蜀军水陆并进，沿着长江而下，穿过巫山的狭长通道，很快打败敌人的先头部队，挺进到秭归。

这里向长江下游不远就是江陵、公安等地，是荆州的核心地带，东吴必须守住，而如果蜀军战况不利，只要向西退入三峡地区，吴军就不敢追击了，所以从地形上来说，对蜀军更有利，这也是刘备敢于出击的原因之一。

所以如果硬要区分天时地利的话，可以说，东吴占据天时，蜀汉占据地利，剩下的就是“人”的因素了。

恰恰在这一点上蜀汉存在重大缺陷！

首先，蜀汉前期所有的名将都没有参与这次战役。

蜀汉的名将，为首的便是被后人称为“五虎上将”的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。

其中关羽、张飞已经罹难；黄忠刚在不久前病逝；马超从来不被刘备信任，而且可能已经病重（在夷陵之战结束后不久逝世）；赵云年纪也大了，又反对刘备出兵，所以刘备把他留在后方的江州，负责殿后。

魏延在镇守汉中；为了防备曹魏方向可能到来的偷袭，刘备把黄权派到长江以北；为了安抚武陵地区的五溪蛮，刘备又把马良派往了武陵。

到这一步，刘备身边几乎无人可用了，只能用新提拔上来的吴班、冯习、陈式、张南等人。

结果刘备看来看去，发现自己竟然是蜀军中战斗经验最丰富的将领。

同时，法正已经在前一年去世（法正、黄忠、吕蒙都在公元220年病逝，东吴和蜀汉都有大量重要人物死在公元220年前后，所以后人猜测这一年有瘟疫），诸葛亮又要守成都，刘备身边连一个像样的谋士都没有。

名将名相缺席的结果就是：刘备缺少一套清晰的战略，甚至可以说，刘备根本不知道这场战役该怎么打。

刘备以举国之力去攻打东吴，是想达成什么目的呢？是灭亡东吴呢，还是收回荆州？又或者说，只是为了出口气，“替兄弟报仇”而已？每一种目的都对应一种不同的战术，刘备该执行什么战术呢？恐怕他自己都没想好。

对于蜀汉集团来说，灭亡东吴或者收回荆州都不现实，所以攻打东吴的正确战术不应该是大规模兵团战，而应该是骚扰战。

把大部队化整为零，用许多支小分队顺长江而下，潜入江汉平原，在荆州中南部各个城镇之间扫荡，隐蔽出击，快速移动，不求杀伤敌人，只求干扰敌方的生产生活。而一旦敌人的大部队来到，就立即从三峡撤回巴蜀，让敌人无法追击。

东吴的大部分精力要用来防御北方的曹魏，如果蜀汉持续在荆州执行骚扰战术，会让东吴相当难受。虽然这样也无法收回荆州，但能增加敌人的防务压力，把荆州变成东吴的负担，而蜀汉的战争成本也在可承受范围内。

可刘备并没有选择这种策略，而是以四万人的浩荡兵力扑向东吴。如此庞大的军队，首先就失去了机动性和隐蔽性，从进入东吴境内以后，蜀军的一举一动就暴露在敌人目光下，方便敌人正面拦截。

同时，一次性投入全部国力，也让后勤负担大大加重，以至于刘备必须速战速决才能保持后方稳定，只要战争拖的时间稍微久一些，蜀汉就支撑不住了。

陆逊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的战略就是：正面挡住敌人，然后，拖！

从秭归向东，有相当大一片山区，再向东，经过夷陵、猇亭地区，则进入了平坦的江汉平原。陆逊放弃了夷陵以西地区，让吴军一路撤退，一直退到平原地带，把蜀军滞留在了广袤的山区。

吴军领导层有许多人不理解这种做法，因为这样看起来，敌人已经逼近了荆州南部城市群，风险太大了。

但陆逊顶住压力，坚持自己的战略。孙权也把“用人不疑”落到了实处，给予陆逊毫无保留的支持，让陆逊把自己的战略推行了下去。

陆逊只是卡住夷陵、猇亭附近几个关键关口，军队躲在营垒后面，不管敌人怎么挑战，都不出动。

这让蜀军很难受。山道崎岖，大军铺展不开，蜀军的进攻步伐慢了下来。

公元222年二月，刘备不顾手下的劝阻，自己前往夷陵，亲自督阵。但这样并没有什么用处，蜀军前锋仍然推进缓慢。

于是吴、蜀双方进入了旷日持久的相持战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蜀汉一方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刘备以一国之君的身份，长期滞留前线，难免引起人心浮动，后方渐渐躁动起来，前线蜀军的士气也越来越低迷。刘备急了，想尽一切办法逼迫、引诱陆逊出战，但陆逊根本不上当，一直不出战，就这么耗着。

时间来到了公元222年夏天，夷陵的山谷里潮湿闷热，蚊虫铺天盖地，让蜀军苦不堪言。

刘备只好放弃了水陆并进的策略，让水军上岸，跟陆军合并。山地上军队没法集中，只好分散开来，从巫峡到夷陵处处扎营，连绵七百里。

这在兵法上是严重错误！

如此分散的营帐，任何人都没法统一指挥，蜀军实际上变成了一群荒野求生的难民，每天为寻找食物就已经耗尽精力了，哪里还有心思准备战斗？

据说洛阳那边的曹丕听到手下报告以后，大笑说：“刘备不懂兵法，连营七百里，焉有不败之理？”

陆逊看到刘备这样扎营，知道蜀军短时间内没法集结起来了，现在不用担心他们出什么花样，可以发起反攻了。于是征得孙权同意以后，陆逊在当年闰六月发起了总攻。

山谷里丛林茂密，正是火攻的好去处。陆逊先派小股兵力试探性进攻了一次，摸清了敌人的底细，随后命令军人人手一支火把，趁夜冲进蜀军扎营的地区，四处点火，吴军主力再从后方掩杀，蜀军随即大乱。

七百里的军营，蜀军相互之间根本无法协调，前方蜀军的溃败很快传到后方，士卒疯狂逃窜，整个蜀军阵营轰然坍塌。

吴军全体出动，朱然、潘璋、宋谦、韩当、徐盛、鲜于丹、孙桓等人率领部众沿各条道路追杀蜀军，先后斩杀张南、冯习、马良、五溪蛮首领沙摩柯等蜀军将领，杜路、刘宁等将领被迫投降，蜀军士卒也死的死，降的降，尸体拥塞河流，惨不忍睹。

东吴水军占据长江水道，两岸蜀军互不相通，北岸的黄权等人被追到走投无路，也只好投降了东吴。

刘备逃到夷陵西北的马鞍山，剩下的蜀军都赶来护卫，吴军在山脚团团包围，双方展开激战，蜀军被歼上万人。刘备几乎被活捉，最后靠焚烧己方丢弃的物资，阻断道路，才在众人护卫下逃脱了。

刘备沿着长江一路西逃，在秭归附近的石门山又被东吴的孙桓阻截，刘备又一次差点被活捉，最后刘备亲自翻山，从崎岖的山路上逃走，这才幸免于难。

蜀军残兵拥着刘备，穿过巫峡，进入白帝城。这里已经是蜀汉地界，赵云又带兵来救援，众人这才稍稍安定下来。

托孤白帝城

夷陵之战，蜀汉五万大军灰飞烟灭，所有军械、物资、船只全部丢失，蜀汉国力遭到无可挽回的重创。

刘备仰天长叹：“朕竟然被陆逊小儿所辱，岂非天意哉？”

之后的一年，刘备一直留在白帝城，因为这里是离荆州最近的蜀汉国土。望着东方不远处的荆州土地，他心心念念，始终意难平——向东再迈一步，就到荆州了呀！

可现实无比冷酷：这一步终究是迈不出去了。

他独自躺在白帝城的病榻上，满心抑郁，追悔着自己这一生。

刘备这一生，颠沛流离，多次被人追得四处逃窜。中年以后，终于从同宗兄弟手上抢下益州，勉强有了自己的基业，没想到刚站稳脚跟的他，却遭到人生最惨痛的一次失败，手上的基业眼看又要被毁了，君临天下的梦想更是早已遥不可及。

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自己也无比困惑。

其实仔细分析起来，刘备一生能让人挑的错还真不算多。

他算得上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处处小心，如履薄冰；他也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，一生几乎没有享受的时候，所有精力都投到了自己的事业上；他也是一个很有决断的人，曾经数次抛下妻儿逃命。

最重要的，他还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：眼光毒辣，能够敏锐地发现机会；心明如镜，对人才的鉴别异常精准；又有足够的领导才能，足以驾驭一众英豪……

他一生以高祖刘邦为榜样，他的才干跟刘邦类似，他的作风处处模仿刘邦，也按照刘邦夺天下的路线在走，不管从哪方面看，他都拥有称霸天下的条件。

然而他还是败了。败得糊里糊涂，甚至于让后人都有些难以接受。

硬要找原因的话，只能说：他的对手太过逆天了。

刘备的失败，首先是败给了曹操。

曹操的文韬武略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以排在前列，刘备虽然杰出，但跟曹操比起来，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。

仅仅是这一点差距还不足以致命，但曹操的家族背景又比刘备深厚得多，甚至可以说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，所以曹操轻而易举获得的人脉资源，刘备却要用毕生的精力去苦苦追寻。

这才是刘备致命的缺憾所在。

这样一来，刘备自然没法跟曹操竞争。

而在起兵的早期，曹操与刘备在时间上、空间上都明显重叠，形成直接竞争的局面。在曹操的压制下，刘备始终发展不起来，因此错过了乱世初期的黄金扩张期，后来就再也追不上了。

曹操统一北方以后，天下局势渐渐稳定下来，这时候刘备借着曹操、孙权争斗的机会，硬从两者的夹缝中开辟出一片天地，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但仍然改变不了自身的劣势。

从这以后，刘备的竞争对手其实变成了孙权。

可惜孙权同样难对付，不仅因为他的起点比刘备高，有先发优势，更因为他本人的才略不输给刘备，在双方的竞争中，始终没露出破绽，又有江东的大量精英辅佐，所以刘备从他手上还是占不到便宜。

似乎上天一心要让这个时代看起来绚丽多彩，于是一次性派来三位顶级战略大师，迫使他们正面交锋，演绎出一场史诗级的巅峰对决。

在曹、孙两位大佬的挤压下，刘备最终败退下来，被赶到偏远的西南角落，在小小的益州艰难求生，实际上退出了对江山社稷的争夺。

这是让刘备和他的追随者们无比遗憾的结果，也让后人唏嘘不已，以至于后人把大部

分同情都给了刘备和他的蜀汉集团。刘备输了江山，却赢得千秋令名，这大概是上天的变相补偿吧？

可惜这样的结果对刘备本人并没有意义，丝毫不能弥补刘备的遗憾。

上天也不会再给他太多时间去追忆往事了，持续的征战和长期抑郁已经摧毁了他的身体，他终于来到了生命的尽头，被迫要给下臣们交代后事了。

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跪在榻前听令。

刘备把蜀汉的大小事务都交代清楚了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继承人问题。

蜀汉太子是甘夫人的儿子刘禅，今年十六岁，才能平平，又没什么从政经验，刘备对他很不放心。

刘备请求诸葛亮、李严二人尽力辅佐刘禅，随后对诸葛亮抛出一句惊人的话：“刘禅如果能辅佐，你就好好辅佐他；如果不能，你就自己取而代之吧！”又亲自嘱托刘禅，“你跟着丞相学习处事待人，事之如父！”

诸葛亮悲从中来，叩头泣血道：“臣必定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以死报答陛下！”

从这一刻起，诸葛亮已经下定决心，余生的所有岁月，都要献给蜀汉，卧龙岗上闲散的生活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

后人读到这一段史书，往往认为刘备奸诈，在变相敲打诸葛亮。其实细想起来，刘备的遗言倒更可能是真心话——从刘备的角度来说，蜀汉是他用毕生心血换来的国家，这个国家的存亡比刘禅本人的命运更加重要，如果必须抛弃其中一个的话，刘备宁可抛弃刘禅，也希望蜀汉的基业可以万古长青。

最后，刘备给刘禅几句忠言：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！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……”

“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”，算是刘备对自己一生的追悔吧。

交代完所有遗言以后，公元223年四月，刘备病逝于白帝城永安宫，终年六十二岁，谥号“昭烈皇帝”。

中国史书最绚烂夺目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。

第十五章 南征与北伐

三国局势重新洗牌

公元223年五月，刘禅登基，是为蜀汉后主，由诸葛亮辅佐。

刘备看人从来都很准，对诸葛亮更是绝对没看错，诸葛亮的确是辅佐刘禅的最佳人选。

诸葛亮是一个行事极度谨慎、作风极度平稳的人，能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又善于处理对内、对外关系，这样的人，特别适合替君王料理内政。

这几年刘备四处征战的时候，就是诸葛亮坐镇成都，充当蜀汉的掌舵人。即使在夷陵之战以后，刘备长期滞留在外的情况下，诸葛亮都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国家事务，保证着国家正常运转。

诸葛亮之于蜀汉，犹如萧何之于大汉，或者荀彧之于曹魏，甚至比他们的地位更重要。

刘备就是考虑到这一点，才要求刘禅给予诸葛亮最高级别的信任，甚至“事之如父”。

而刘禅也遵守父亲的遗训。

刘禅这人虽然才能平平，但很有自知之明，他知道自己能力不够，就把国家事务全部委托给诸葛亮。

刘禅刚登基，就封诸葛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并且给予“开府”的特权，让诸葛亮全权决定国家大小事务，自己绝不乱插手。

这之后很多年，诸葛亮都是蜀汉实际的决策者，刘禅则以国君的身份协调各方关系，给诸葛亮执政提供支持。

而诸葛亮也以自己的忠诚与勤勉报答刘禅的信任。

夷陵之战以后的蜀汉，国力受到重创，所以诸葛亮无论对内对外都不再发动征战，把全部资源投入到经济恢复上面，让国家休养生息，逐步恢复国力。

当时，蜀汉国内出现了大量叛乱，诸葛亮采取隐忍的态度，不派兵征讨，而是对叛乱地区尽力抚慰，终于稳定住了国内局势。

对外，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处理跟东吴的关系。

一年前，刘备在夷陵惨败，逃入白帝城以后，陆逊就没有进一步追击，而是带领军队回去向孙权复命了。

这一方面是因为，蜀汉占据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；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在于，魏、蜀、吴三方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
其实东吴方面一直有一个基本判断，就是：曹魏才是东吴的主要对手，东吴的对外政策一定要落实到抗击曹魏的方向上来。

从偷袭荆州开始，东吴的战略就是：打掉蜀汉的上升势头，把它变成一个温顺的小兄弟，然后带着这个小兄弟抗击曹魏。

偷袭荆州和夷陵之战两次战役以后，东吴已经完全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，现在需要调整策略，开始拉拢蜀汉了。

同时，占据荆州南部以后，东吴已经具备了跟曹魏抗衡的底气，以前对曹魏“能哄就哄，能骗就骗”那一套伎俩可以放弃了。

之前为了稳住曹魏，孙权向曹丕称臣，并且同意把自己的太子孙登送到曹魏去为侍子（人质）。

夷陵前线大胜的消息传来，孙权马上变脸，不再提派侍子的事。曹丕派人去质问他，孙权涕泪交加，指天发誓，表示绝不背叛“皇上”的信任；但曹魏的使者一走，孙权又变脸，又拖着，还是不派侍子。

曹丕要再派使者去东吴，孙权干脆一口回绝，叫使者别来了。

曹丕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。

盛怒之下的曹丕，当即决定点起兵马攻打东吴，有手下提醒他：现在伐吴的时机已经错过了，不宜再出兵。但曹丕不听。

夷陵之战的那年九月，曹丕出动魏军全体精锐，由曹休、曹仁、曹真率领，张辽、徐晃、张郃等名将参战，兵分三路，攻向东吴的洞口、濡须、南郡三处。

这时候陆逊已经从前线撤回来了，孙权派出吕范、朱桓、诸葛瑾等人分别在三处战场抵挡魏军。

作为报复，孙权派出使者去白帝城，跟卧病在床的刘备沟通，表示愿意重修旧好。刘备已经没有资格谈任何条件，只好也派出使者回访，双方的联系开始恢复。

这一通操作把曹丕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但他又没办法，谁叫当初刘备伐吴的时候他不帮忙呢？现在只能自己跟东吴死磕了。

曹魏的战争实力远远高于东吴，但东吴准备充分，长江防线难以突破，魏军虽然取得一些局部胜利，却难以真正打败吴军。

不久以后，张辽在军队中病逝，魏军进攻受挫，双方转入对峙阶段。

第二年二月，对峙了半年以后，东吴的朱桓在濡须口大败曹仁军队。魏军营中又暴发瘟疫，眼看坚持不下去了。曹丕无可奈何，只好下令收兵。曹丕的第一次伐吴之战无功而返。

这次胜利进一步说明之前吕蒙的决策有多么明智——占据荆州南部的东吴，防务形势大大改观，曹魏已经啃不动这块硬骨头了。

但魏、吴双方是彻底撕破脸了，双方断绝来往，重新转向敌对关系，孙权甚至改元为“黄武”（之前因为向曹魏称臣，所以东吴用曹魏的年号），正式跟曹丕划清界限。

没过多久，传来刘备病逝在白帝城的消息，东吴进一步调整策略，准备跟蜀汉结盟。

不过孙权有自己的姿态：得蜀汉先去求他才行。

诸葛亮非常清醒，知道过去的仇怨都不必提了，蜀汉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委曲求全，投到东吴手下，乖乖地当个小兄弟。

这就是东吴一直以来追求的结果，可以说让东吴称心如意了，却又是蜀汉的巨大耻辱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世界毕竟是靠实力说话的，蜀汉眼前没资格谈什么尊严！

邓芝是蜀汉朝廷里的尚书，以行事严谨著称，诸葛亮便派他出使东吴，恢复两国关系。

邓芝来到东吴，求见孙权。孙权直接给他一个下马威，拒绝见面。邓芝只能又一次上表恳求，孙权才接见了。

孙权说：“孤王倒是想跟你们亲近，但你们国小势弱，连自保都难，又是个黄毛小儿掌权，我怎么信得过你们呢？”

邓芝说：“吴、蜀二国共占有四州之地（东吴荆、扬、交三州，蜀汉益州），蜀有山川之险，吴有三江之阻，二国戮力合作，共为唇齿，进可兼并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。如果大王委身于曹魏，曹魏必然又要让太子入侍，大王怎么办呢？一旦不从，曹魏必然讨伐，再命令蜀国顺流而下，两处合兵，则江南危矣。”

对于邓芝这番不太好听的话，孙权竟然不生气，反倒点头说：“是这个道理。”于是派大臣张温去回访蜀汉，商讨结盟事宜。

没过多久，邓芝再次出使东吴，孙权故意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你说我们两国合作可以兼并天下。我想了想，等灭了曹魏以后，我和你们主人并列称王，二人分治天下，倒也不亦乐乎呀！”

邓芝回答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真到了那一天，我们主人与大王各修德政，再擂鼓而攻，那时再来争个高下不迟。”

孙权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果然是个实在人！”两国的同盟关系便这样重建起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吴、蜀之间往来不绝，比刘备在世的时候更加亲近，两国并肩合作，使得曹丕再也找不到南下的机会了。

魏、蜀、吴三国关系至此进入了稳定阶段，天下局势也渐渐平静下来。

这时候，一条毒蛇却在曹魏内部悄悄成长.....

老奸巨猾的司马懿

曹魏朝廷里有许多盖世英才，司马懿算得上其中最拔尖的一位。

司马懿出身于名门望族，祖上世代为汉朝高官，他父亲司马防担任过洛阳令、京兆尹（相当于首都市长）。

司马懿有兄弟八人，都是当时的著名人士，因为他们的字里面都带个“达”字，所以号称“司马八达”。司马懿在兄弟里面排行老二，年少的时候，就被认为是诸多兄弟里面最有才略的。

出生于如此煊赫的家族，在特别看重出身的东汉时期，当然是必须要当官的。

公元201年，曹操听说了司马懿的才干，就征辟他到自己手下去当官（当时的制度，皇帝和“三公”级别的高官都可以征召民间人士到自己手下为官，称为“征辟”）。

根据后来的《晋书》记载，司马懿却看不上曹操这个“汉贼”，不想到他手下当差，所以声称自己得了风痹症，行动不方便，没法响应朝廷征召。

曹操派人半夜去偷偷查探，只见司马懿果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曹操也没办法，征辟司马懿的事只好作罢。

又过了几年，曹操又去征辟司马懿，并且嘱托手下说：“那家伙要再不来，就给我抓起来！”这次司马懿没敢再耍花样，只好来到曹操手下，领了一个“文学掾”的官职，这是司马懿进入政坛的起点。

司马懿非常有谋略，看人、看事眼光独到，常常提出高人一等的见解，所以逐渐受到曹操赏识，官职也一步步提升，从黄门侍郎、议郎，一直到丞相主簿。

整个曹操时代，司马懿的晋升之路都十分平稳，最终成了曹操手下一等一的谋士。

后人总认为司马懿天生就是个大阴谋家，满肚子阴谋诡计，在曹操手下不干正事，整天谋划怎么夺权，而曹操一直对他严加提防。史书上也说，曹操梦见三马同槽（预示着司马氏夺曹氏江山），又发现司马懿有“狼顾之相”，于是提醒太子曹芳要防止他篡位。

但实际上这是马后炮。谁也不会天生就带着篡位的使命，当时的司马懿不过是曹操手下一名谋士，他的目标也就是尽力发挥自己的才干，在曹魏帝国的朝廷里爬到高处罢了。而且以曹操的明察秋毫，也不会允许身边存在一个随时会篡位的阴谋家。

实际上，当时的司马懿的确是“治世之能臣”，他替曹操出谋划策，给出了许多明智的建议，为曹操征战天下做了不少贡献。

比如在拿下汉中以后，曹操满心疲惫，宣布班师，司马懿就建议说：“如今刘备刚刚夺到益州，立足未稳，又跑去跟孙权争荆州（湘水划界事件），我们只要在汉中压上大军，对益州军民施压，就能促使他们内部出现变故，益州唾手可得！”

曹操却不听，坚持班师，结果果然让刘备捡到大便宜，不仅在益州站稳脚跟，随后还把汉中也拿下了。

关羽发起襄樊战役前，司马懿向曹操检举荆州刺史胡修执政粗暴、南乡太守傅方骄奢淫逸，声称：这两人都不适合镇守边疆，应该尽快替换掉。

曹操也没听，没有替换两人。结果关羽攻击襄樊以后，胡、傅两人果然很快投降。

襄樊之战最激烈的时候，曹操召集朝中重臣商讨是否要迁都，司马懿表示反对，说：“于禁的军队是遭遇水灾被淹没的，不能算败于敌人，不应过于夸大关羽的威胁。如果现在迁都，反而是向敌人示弱，引起人心动荡。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去联络孙权，鼓励他偷袭关羽后方。”

曹操同意他的说法，不再讨论迁都的事。

关羽被灭以后，曹操考虑把荆襄地区的遗民迁走，防止他们跟吴、蜀勾结，司马懿却说：“不可！荆楚地区民众易动难安，如今关羽刚被打败，他的支持者还有许多躲在山野中，如果把合法民众迁移走，这些流民受到惊吓，就不会回来了。”

曹操听取了他的建议，对荆襄地区以安抚为主，躲藏的民众果然渐渐返回家园，社会秩序便逐渐恢复了。

虽说史书可能经过司马懿后人的篡改，夸大了他“英明神武”的成分，但从这些零星

记载也可以大致看出：司马懿的见识确实高于曹魏朝廷的其他人物。他能受到曹操赏识，逐步被重用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司马懿真正的机遇在曹丕时代。

曹丕当太子的时候，司马懿是太子中庶子，相当于太子身边的谋臣，于是在立储之争中，司马懿站到了曹丕一边。

曹丕和司马懿都是心机很重、特别阴沉的人物，两人互相欣赏，一拍即合，竟然结出了深厚情谊。从此以后，曹丕给予了司马懿毫无保留的信任。作为回报，司马懿也尽力献计献策，为曹丕最终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曹丕心胸狭隘，登基以后拼命迫害当初不支持自己的人，同时大力提拔自己的嫡系人马，于是司马懿飞速蹿升，几年之内便成了朝廷里地位最高的官员之一。

到这时候，司马懿已经进入了曹魏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，作为人臣来说，职位基本到顶了，一生的事业似乎也完结了。

但曹丕随后的一些政策，让事情起了变化。

曹丕只信任自己的几个亲信，对其他人很冷漠，对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——特别是自家兄弟，更是绝不容情。

对曹植的迫害就不用说了。实际上，曹丕对自己的所有兄弟都尽力打压，千方百计防止他们坐大。

曹丕登基以后不久，就命令所有兄弟都回到自己的封国——不是回去享福的，而是去接受朝廷监管。这些曹氏王孙们，在自己封国内部受到严厉限制，一举一动都在朝廷监视之下，类似于被羁押的犯人。

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到这些王孙们的处境。

曹丕有一个弟弟曹芳，十分勤勉，其他兄弟们都在游玩的时候，他却忙着读圣贤书。

曹丕派来监视他的官员们就商量道：“我们虽然是被派来监察王爷的过错的，但他有

优异表现，也应该奏报上去。”于是联合上奏表，称赞曹袞勤勉好学。

曹袞知道以后，极其惊恐，对这些官员们说：“我读书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不该惊动皇上。诸君这样报上去，是在害我呀！”

从此以后，连他做的好事，官员们都不敢上报了。

曹氏诸王的生活就压抑到了这种程度。

在曹丕的严厉打压下，曹氏诸王都没能拥有自己的势力，这虽然防止了他们作乱，却让中央政府失去了拱卫，给那些心术不正的权臣留下了机会。

在当时，这个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，但之后会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。

同时，曹丕对外戚也严加提防，毕竟外戚是东汉灭亡的元凶之一。

曹丕特意下诏：妇人不得干政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外戚家族不得当辅政大臣。并且特意说明：“以此诏传后世，若有背违，天下共诛之。”在如此严厉的规定之下，外戚根本没有上位的机会，当然就没法干政了。

东汉灭亡的另一大元凶是宦官。于是曹丕下令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（任这两个官职的宦官在东汉年间曾经掀起滔天巨浪），并且规定，以后宦官的职位最高不能超过“署令”，通过这来严厉限制他们的权力。最后，把这些政策刻在金策上，藏在石室中，永久警示后人。

经过这些限制以后，曹丕认为现在所有导致大权旁落的危险因素都已经不存在了，皇权已经足够安全了，曹氏的江山应该可以保得千秋万代了吧？

藏在权力中枢内部的司马懿，冷冷地望着这一切，默不作声。他心里在盘算什么呢？没人知道。也许他还在等待，等待命运赐予更大的机会。

从文帝到明帝

公元226年五月十七日，曹丕驾崩，曹魏帝国的命运迎来重大转折。

曹丕执政六年，没有多少政绩，唯一值得记录的是三次攻伐东吴。

公元222年那一次，曹丕发现自己被孙权耍了，勃然大怒，不顾东吴已经有准备的事实，悍然发动大军南下，对峙了半年，始终攻不破长江防线，只好无功而返。

公元224年，从前线撤军一年以后，曹丕又调集大军，准备再一次伐吴。

当年九月，他亲自来到广陵，查探东吴的情况。

东吴听到消息以后，紧急组织民夫，沿着长江南岸，一夜之间用木头垒起许多“城寨”，外面再用芦苇覆盖，连绵数百里，远远望去，蔚为壮观。

第二天一早，曹丕来到长江北岸眺望，看到南边那些雄威的“城寨”，不禁叹息道：“东吴不可伐也。”于是班师回朝了。

公元225年，曹丕第三次准备伐吴。

当年十月，曹丕再一次来到广陵，数十万魏军聚集在长江北岸接受检阅，旌帜蔽天，十分壮观。

不料随后寒潮来到，通向长江的水道结冰，魏军的战船无法开进长江，曹丕叹息道：“嗟乎！天之所以隔南北也！”只好带军北还。

曹丕的三次伐吴战争便这样收场了。

其实在夷陵之战过后，曹魏征服东吴的时机就已经错过了。曹魏内部许多人已经看清了这个事实，所以曹丕每次伐吴都有大臣上书劝阻，眼光极其刁钻的贾诩也委婉地提醒曹丕：“昔者，舜舞干戚而有苗服（舜依靠德化征服有苗部落）。皇上不必急于讨伐吴、蜀二国，只要勤修德政，抚临率土，二国自然归附。”

可惜这些忠言曹丕都听不进，一意孤行，终于三次伐吴之战都草草收场。

曹丕一生的功绩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
病重的曹丕召来陈群、曹真、曹休、司马懿，任命他们为辅政大臣，让他们共同辅佐太子曹叡，随即病逝于洛阳宫。

太子曹叡随后即位，是为魏明帝。

曹叡的身世很特殊，导致他的继位之路也充满波折。

曹叡的母亲是三国时期有名的大美人甄氏（名字已失传）。

当年曹操跟袁绍的几个儿子作战，其中，袁尚驻扎在冀州，袁熙驻扎在幽州，曹操先攻打袁尚。

公元204年，曹操打败袁尚，攻下邺城。曹丕也在军队里，他抢先闯进袁府，见到一名年轻女子躲在袁绍夫人刘氏身后，钗鬟散乱，满面污垢。

曹丕把这女子脸上的污垢擦掉，顿时艳光照人。一问，才知道她是袁熙的妻子甄氏，目前留在邺城侍奉婆婆刘氏。曹丕对甄氏一见钟情，便向曹操通报，迎娶了她，称为甄夫人。

甄夫人不仅貌美，而且知书达理，性情和顺，是一位几乎完美的后妃。之后很多年她都受到曹丕宠爱，还为曹丕生下了长子曹叡。

曹叡从小就聪慧又俊美，非常讨人喜欢，曹操对他宠爱异常，经常把他带在身边，还让他参加各种宴会，跟王公大臣结交。曹操说：“我们家有了你，可以保得三世繁荣了。”

在祖父、父亲的悉心栽培下，曹叡小小年纪就学富五车，成长为曹家下一代的佼佼者。

后来曹丕被立为太子，看来曹叡成为曹家的继承人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

却不想随着时间推移，甄夫人渐渐失去了曹丕的宠幸，在后宫斗争中输给了郭女王。

曹丕称帝以后，册封郭女王为贵嫔，另外又封了李贵人和阴贵人，甚至大肆提拔郭女王的亲属，却把甄夫人冷落在一边。

公元221年，刚登基一年的曹丕突然下诏赐死甄夫人，并且在不久以后立郭女王为皇后。

甄夫人失宠和被赐死的具体情况是历史上的谜案，后人普遍猜测跟郭女王有关，但没有证据。

据说甄夫人下葬的时候以头发遮面，以糠塞口，这样是为了使她的灵魂无处申冤，可见曹丕对甄夫人的怨恨。

甄夫人被杀立即牵连到了曹叡，曹丕下诏，把曹叡降为列侯。

甚至有传闻说，曹叡是袁熙的遗腹子，这进一步对曹叡的地位构成了打击。

但曹丕也没有太多选择，因为他子嗣不兴旺，虽然他有十个儿子，但竟然有五个都早逝（**死在曹丕之前**），而他最宠爱的郭女王也一直无子，加上曹叡确实优秀，曹丕还是在不久以后又把曹叡提拔上来，封为平原王。

曹叡对母亲被杀的事一直耿耿于怀，考虑到这一点，曹丕也一直没立太子。

直到有一次，曹丕带着曹叡去狩猎，看到一只母鹿带着小鹿，曹丕射杀了母鹿，命令曹叡射杀小鹿。曹叡却眼含热泪说：“陛下已杀其母，儿臣不忍再杀其子。”曹丕大受震撼，从此坚定了立曹叡为太子的决心。

曹叡通过自己的表演，旁敲侧击地让曹丕想起来对他的亏欠，终于为自己争来了太子之位。

曹丕也怕曹叡和郭女王将来有矛盾，所以让曹叡认郭女王为养母，两人既然是法定上的母子，曹叡就算有再大怨气，也不敢找郭女王复仇了。

曹叡也收起自己的怨愤，在表面上认郭女王为母亲，两人母慈子孝，看起来十分和谐，曹丕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了。

熬过了曹丕在位的七年，公元226年，曹叡终于成功即位。

事实证明，曹操看人果然分毫不差，曹叡真的是一位优秀的帝王。

曹叡即位以后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限制四个辅政大臣的权力。

司马懿是老狐狸，不用说了，曹休、曹真也是曹氏的元老，十分难对付。

曹叡对付他们的第一招就是：把他们支上前线，远离权力中心。

司马懿斩孟达

曹叡登基以后，曹魏的兵权掌握在曹休、曹真、司马懿手里，之后很多年，曹魏的对外战争都由他们统领，三人也充分展示了他们高超的军事素养。

其中，司马懿斩杀孟达就是一次军事上的杰作。

事情还要从孙权偷袭荆州说起。

当时，蜀汉的刘封和孟达共同镇守上庸三郡（西城、上庸、房陵）。但两人都跟关羽有矛盾，在荆州后方被偷袭，前线战事岌岌可危的时候，关羽多次催促两人发兵去援助，两人却拒不发兵，最终导致荆州陷落，关羽身死。

两人不发兵除了个人恩怨以外，很有可能也因为他们确实没能力救援关羽。上庸三郡本来就是新归附的领土，各方面都不稳定，又紧挨着曹魏的襄阳、樊城，兵力也极其有限。在关羽遭到曹魏、孙权两方围堵的情况下，以上庸那点可怜的兵力去救援，恐怕是飞蛾扑火，最坏的结果，魏军可能直接突袭刘封、孟达后方，把上庸一起拿下。

所以两人可能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
不过对于蜀汉来说，刘封、孟达的行为等同于叛国，绝不能接受。

尤其刘封还是刘备的养子，这样的背叛行为，让刘备心冷到极点。

狂怒的刘备立即问罪，刘封、孟达都感到极大的压力。而且两个逆臣之间也有矛盾，孟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修书一封给刘备，说明自己的苦衷，然后带领手下军队投降了曹魏。

孟达的到来对于曹魏是意外之喜。上庸地区又被称为东三郡，属于汉中东部板块，紧挨着襄阳、樊城，是益州与荆州之间的缓冲带，当年刘备攻打汉中的时候从曹魏手上抢到了这里，曹魏统治者一直耿耿于怀，想收回这片土地，但找不到机会。现在有孟达帮忙，收回东三郡容易多了。

曹丕对孟达非常热情，对他大加封赏，各种封号都往他身上安，然后让他带着曹魏大

军杀向东三郡。刘封抵挡不住，只好弃城逃走，到成都以后被刘备逼迫自尽了。于是东三郡重新落入了曹魏掌控之下。

曹丕把东三郡合并为新城郡，让孟达去镇守，孟达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。

但孟达是个十足的蠢人，他以为自己真的很受人欢迎，却不知道自已之所以受到曹丕抬举，是因为曹丕想借他的力量夺回东三郡。现在东三郡已经收回了，他还有什么价值？于是从东三郡回归开始，孟达就逐渐受到曹魏统治者冷落了。

后来曹丕驾崩，新登基的曹叡对孟达更看不上，孟达这个外来户在曹魏朝廷里被孤立起来，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

这时候他又想起老东家来了，觉得还是以前刘备对他更好。诸葛亮看到这个机会，便暗地里跟孟达联络，游说他反叛曹魏。

孟达脑子一热，便听了诸葛亮的话，计划背叛曹魏，把东三郡再给蜀汉送回去。

诸葛亮知道孟达只是一时没转过弯来，等他清醒过来可能又要反悔，于是直接把事情做绝。

当时曹魏的魏兴太守申仪（以前是蜀汉的西城太守，跟孟达是同僚，后来也投靠了曹魏）跟孟达有矛盾，这几年一直在打小报告控告孟达。诸葛亮就派人向曹魏诈降，却在“不经意”间透露了孟达即将回归蜀汉的消息，又故意让申仪听到了这条消息。

申仪如获至宝，立即去报告给司马懿。

孟达知道消息泄露以后就慌了，想着朝廷肯定要派兵来讨伐，于是盘算着怎么起兵来对抗朝廷。

不料随后他却收到司马懿的来信，司马懿说：“将军切莫惊慌。要真如蜀人所言（你要叛归蜀汉），那是惊天的大事，诸葛亮怎会轻易泄露？可见只是诸葛亮的反间计而已。蜀人愚鲁，以这等雕虫小技骗人，不必当真。”

孟达收到这封信，惊疑不定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司马懿。

但有一点是不必担心的：当时司马懿驻扎在南阳的宛城，宛城到洛阳八百里，到孟达所在的东三郡一千二百里，司马懿要讨伐孟达，需要先上表给洛阳的曹叡，得到曹叡批准以后再发兵过来，这样一折腾，少说也要一个月才能到达。

所以孟达慢吞吞地在自己驻扎的上庸城加固城防，防备一个月以后可能到来的朝廷大军。

没想到，八天之后，司马懿大军来到！

司马懿写信给孟达的同时，不等曹叡批准，直接自作主张开向东三郡，日夜兼程，飞速杀到。

这下孟达傻了，城防加固工程才刚刚开始，就被杀了个措手不及，只好仓促应战。

吴、蜀两国已经探听到了司马懿大军开动的消息，紧急派兵去救援孟达，但司马懿先行一步，已经派兵挡在了交通要道上，两国军队只能眼睁睁看着司马懿杀向孟达。

公元228年正月，司马懿攻打上庸城，经过十六天的战斗，攻破城池，擒斩孟达，平息了一场酝酿中的叛乱。

诸葛亮收回东三郡的努力因此失败了。

至于另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申仪，司马懿对他也不放心，不久以后就借口说他刻假印章，把他抓起来，送到洛阳问罪去了。

擒斩孟达这一战，显露出司马懿惊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，可以说在目前的魏、蜀、吴三国中，没有谁的综合才能可以胜过他，之后的很多年，他都会是吴、蜀两国最强劲的对手。

不过目前曹魏的最高军事统帅还是曹休、曹真两人，对抗东吴和蜀汉主要还是他们两人的任务。

东吴北伐的努力

孙权这些年做事都很没有底线，听说曹丕过世，他立即派兵，趁曹魏国丧北伐，对荆州北部展开攻击。

其中一路由孙权亲自率领，攻打江夏郡。

江夏太守文聘苦苦支撑。

曹魏大臣们都建议立即派兵援助江夏，曹叡却说：“孙权只擅长水战，不擅长陆战，这次不过趁文聘不防备发起突袭，暂时占据上风而已。文聘既然顶住了第一波进攻，后面就不用担忧了。孙权支持不了太久。”

没过多久，孙权果然攻不下江夏，只好退兵了。

另一路由诸葛瑾、张霸率领，攻打襄阳。

曹叡派司马懿迎击，很快打退诸葛瑾，斩杀了张霸。

另一支吴军攻打寻阳，曹叡派曹休迎击，也很快获胜。

孙权的第一次北伐便这样黯然收场了。

不过从这时候起，魏、蜀、吴三方关系已经从曹魏南侵，变成了以吴、蜀北伐为主，曹魏主要是防守一方了。

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，吴、蜀关系已经处于高度稳定状态，双方都以曹魏为敌人，都想逆境求生，在北伐中为自己打开生存空间。

而曹魏怎么打算的呢？当年贾诩劝谏曹丕的一番话可以代表他们的主流观点：吴、蜀各自凭据山川险要抵抗北师，内部又有诸葛亮、陆逊这样的战略大家，短时间难以攻克；曹魏不宜轻易动兵，而应勤修德政，待吴、蜀内部出现变局，再南下讨伐。

说到底，曹魏占据的是天下精华部分，只要努力发展经济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跟吴、蜀的国力差距就会逐渐拉开，所以现在不必急着动兵，等下去，总有可以动兵的时候。

这种观点影响了曹魏之后的几代人，所以从这以后，“积极防御，等待变局”就成了曹魏对外关系的主基调。

不甘心失败的孙权，随后又心生一计。

公元228年年中，驻扎在淮南前线的曹休忽然收到鄱阳太守周鲂的密信，说他在东吴受到责罚，想以整个鄱阳郡投降曹魏，请求曹休派兵去接应。

曹休派人打听，鄱阳郡那边最近果然有很多朝廷使节来调查周鲂，周鲂受尽责难，以至于亲自到郡府门前剃掉头发谢罪。

一旦拿下鄱阳郡，长江天险将不复存在，东吴的整个防线就崩溃了，这是建立千古奇功的绝佳机会。曹休没仔细甄别，便亲自带领十万大军南下接应周鲂。

这当然是孙权的诈降计。孙权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亲自来到长江上的皖口驻扎，陆逊为大都督统领全局，陆逊、朱桓、全琮各带三万大军在长江北岸埋伏好，一旦曹休来到，他们就杀过去，来个瓮中捉鳖。

曹休来到长江北岸的石亭，这里已经深入东吴境内，前方被长江阻隔，后方又有大量湖泊、湿地，道路难行，更有大别山阻断东西交通，地形十分凶险。

周鲂的军队根本不见踪影，曹休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但他仗着自己兵多将广，便就地发起袭击，准备跟东吴决一死战。

陆逊、朱桓、全琮、周鲂等人已经在各个方向埋伏好了，这时分别从各处杀出来，围住曹休，展开了一场大战。

魏军无论人数、装备还是战斗力都超过对方，但对地形完全不熟悉，他们在三路吴军的夹击下，很快被分割开来，失去了统一指挥，迅速崩溃了。

曹休带着魏军向北方逃窜，一路逃到夹石。吴军沿路追击，杀得魏军丢盔卸甲。

战前，朱桓曾经建议：在夹石的道路上预先堆上柴草，阻断交通，以便把曹休军队一网打尽。但这个提议被陆逊否决了，所以这时候夹石的道路还能行走，曹休便想从这里逃

走。

吴军还想追击，但曹魏那边也有准备。

早在曹休出发前，曹魏内部的蒋济、满宠等人就认为可能有危险，所以曹叡为了保险起见，同时派出司马懿杀向江陵，牵制吴军，派贾逵奔向东关（在石亭以东，长江下游），接应曹休。

贾逵带着前锋刚到东关，就听到了曹休战败的消息，于是他来不及等待后方军队，只带着少量魏军飞速开向夹石，沿路打出大量旌旗。吴军远远望见，以为曹魏大军来到了，赶忙撤走，曹休这才逃掉了。

这场战役，吴军斩杀、俘获魏军上万人，获得牛马骡驴车辆上万，粮草、辎重截获了无数，取得了赤壁之战过后对曹魏的最大规模胜利。

这场胜利使曹魏军事力量受到重创，之后很多年，曹魏都无力再南下讨伐东吴，东部战线迎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。

曹休逃回魏国以后，虽然受到曹叡的宽恕，但他内心忧惧不安，痛发于背，不久以后就病死了。曹真接替他的位置，成了曹魏的三军统帅。

而孙权受到这次大胜鼓舞，在一年以后终于称帝，正式建立了孙吴王朝。

称帝的时候，为了刺激曹魏，孙权还跟蜀汉使节签订盟书，约定以后北伐成功，双方以函谷关为界中分天下，豫、青、徐、幽四州属吴，兖、冀、并、凉四州属汉。

曹叡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知道是想气呢，还是想笑？但也确实无可奈何，只好随他们去吧。

孙权在东线对曹魏大打出手的同时，诸葛亮在西线也发起了一系列战役，这些战役持续时间更久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更大，这是蜀汉的求生之战。

艰难求生的蜀汉

刘禅登基以后，蜀汉实行了几年的休整政策，对内、对外都尽量不用兵，努力修复战争创伤，发展经济，恢复国力。

公元225年，蜀汉已经从两次战争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诸葛亮开始出兵讨伐南中地区的叛乱。

南中地区叛乱已经好几年了。先是当地豪强雍闿杀掉蜀汉的官员，号称要以南中各郡叛归东吴，还得到了孙权册封。后来，当地夷人首领孟获也跟着叛乱，在孟获煽动下，各个夷人部落都背叛了蜀汉，南中地区实际上成了独立王国。

蜀汉政府这几年一直隐忍，到这时候才让诸葛亮去平叛。

出发之前，手下的参谋马谡提醒诸葛亮：“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要收复南方夷人，关键是让他们心服。”诸葛亮点头称是，把这些话牢牢记在了心里。

诸葛亮到达南中的时候，雍闿已经被同伙杀了，他手下的军队都合并到了孟获那边，所以现在的主要目标是讨伐孟获。

诸葛亮采取“攻心”策略，打败叛军，生擒孟获以后，又把他放了，让他继续来跟自己战斗，据说总共“七擒七纵”。到最后一次被打败以后，孟获终于心服口服，向诸葛亮保证：“南人不复反矣！”

南中地区从此平定，蜀汉的大后方终于稳定了。

回到成都以后，又休整了两年，其间曹魏的主人从曹丕换成了曹叡。公元227年，诸葛亮向刘禅上了一封奏表，便是闻名千古的《出师表》。

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.....

这封奏表明确说明了蜀汉目前的困局，以及打破困局的迫切性。

“大意失荆州”以后，蜀汉已经把棋局下成了死局。被逼到西南一角的蜀汉，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。

益州虽然物阜民丰，但体量太小，资源有限，发展后劲严重不足。目前天下局势已经趋于稳定，魏、蜀、吴三国都在努力恢复民生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蜀汉跟魏、吴的国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

目前这种差距已经首先在人力资源方面体现出来了。

从建国时起，蜀汉的人才储备就明显落后于魏、吴。被困在益州以后，他们只能从益州本地征召人才。益州本身就人口稀少，文化落后，能提供多少青年才俊？所以蜀汉在人才后备力量上变得更加捉襟见肘。

现在国内还有刘备的老部下撑着，等这一代人故去以后，蜀汉必定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，到时候不管刘禅有多么贤能，都独木难支了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诸葛亮十分忧虑。包括他自己在内，刘备的老部下们年纪都已经大了，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来保护这个国家了，所以他必须争分夺秒，趁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，努力求生，为国家摆脱困境。

要摆脱困境，就只能对外出击，拓展生存空间。

蜀汉对外只有两个出击方向：荆州和关中。

荆州是天下敏感地带，对那边的任何动作都会招来魏、吴的联手绞杀，所以蜀汉对外扩张的方向只能是关中。

只要拿下关中，蜀汉就会从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变成中原群雄之一，局面顿时就打开了，目前所有的困扰都将不复存在，逐鹿中原的大幕也会就此拉开。

这样的吸引力实在太太，以至于刘禅和诸葛亮无论怎样都要试一试。

蜀汉攻打关中有一个明显优势：关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块，远离曹魏的统治中心，在那里发起战争，曹魏调兵支援会很困难，因为他们的主力部队要留在东部防备东吴。

所以关中其实是曹魏统治的薄弱地带，攻打的难度相对较小。

但蜀汉也有自己的劣势：蜀汉攻打关中，得从汉中出兵，需要穿过秦岭，道路异常险峻，后勤压力极大。

从汉中到关中，主要的道路是子午道、傥骆道、褒斜道、陈仓道。不管蜀汉如何出奇兵，都只能从这几条道路攻入关中，变不出什么新花样。

所以曹魏只要死守住这几条道路的出口，就基本防住了蜀汉的偷袭。

当年楚汉相争，韩信曾经从陈仓道偷袭关中，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军事奇迹。但正因为是奇迹，所以不可复制。从那以后，人人都知道了“暗度陈仓”的故事，北方守军对于汉中来的偷袭已经有所防范，再要从汉中偷袭关中，难度便大大提高了。而且就算偷袭得手，给敌人造成的心里震撼也不会那么大了，很难导致敌人崩溃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汉中本身体量太小，不能支持长期战争，所以蜀汉还需要从更远的成都平原调集资源，成都平原到汉中之间也有崇山峻岭阻隔，再到关中，要翻两次山，后勤压力成倍提高。

如果仅仅是这些困难，都还可以想办法克服，但还有另一个问题，彻底否决了蜀汉获胜的一切可能：关中地区是一个整体，没法分割统治。

这意味着，蜀汉必须一次性吞下整个关中，把曹魏军队赶到潼关外面去，然后闭上潼关大门，在关中内部移民、屯垦、平叛、重建社会秩序，同时挡住曹魏大军的反攻，等这一切都完成以后，才算真正拿下了关中。

否则，只要潼关大门闭不上，蜀汉就要被迫在关中平原跟曹魏打消耗战，以蜀汉的后勤压力来说，这种消耗战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。

而蜀汉的国力又支撑不起大规模战争，所以“一次性吞下整个关中”这个任务首先就不能完成。

这样看来，蜀汉真是进退维谷，无论如何都吞不下关中了。

凭诸葛亮的才能，这些问题他应该都考虑到了。但他还是坚持出兵，因为他的国家已经站在悬崖边上，没有退路了。他只能主动出击，以呕心沥血的姿态，凭借自己的才干，去寻找那一点点微渺的破局希望。

这是一次飞蛾扑火似的尝试，前方的道路注定无比坎坷，需要诸葛亮以毕生鲜血去填补沿途的沟渠。但他义无反顾，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，报答卧龙岗上的“三顾”，报答白帝城那一次推心置腹的托孤。

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

第一次出祁山

从益州直接出击关中有巨大困难，诸葛亮不得不退一步，采取迂回包抄的方式，先拿下关中以西的陇右地区，再谋夺关中。

关中以西有山，名陇山，陇山以西是陇西高原，传统上称这里为陇右。

陇右居高临下，对关中形成压制，蜀汉如果控制这里，就可以随时从这里出击关中，比从汉中出发、通过狭窄的栈道攻打关中方便多了。即使不从这里出兵，只在这里屯垦，都会使关中守军提心吊胆，大大增加他们的防务压力。

所以拿下陇右可以大幅改变蜀汉和关中之间的战略局势，对蜀汉发起后续攻势有很大帮助。

而且陇右是游牧民族聚居区，长期不服中原政权，对曹魏的向心力很弱，又因为马超的缘故，他们反而跟蜀汉比较亲近，这也是蜀汉攻取陇右的优势之一。

所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把陇右定为目标。

从汉中出发，向西通过武都郡，再穿过祁山地区，便到了陇右。这条道路隐藏在崇山峻岭中，方便瞒过曹魏守军。诸葛亮计划从这里出击，对曹魏发起突袭。

为了迷惑曹魏的关中守军，诸葛亮同时派赵云、邓芝从汉中出褒斜道，占据箕谷（在褒斜道南部），做出攻打关中的姿态。

出发前，汉中太守魏延献了一条计策：让他带领五千精兵，直接从子午道杀奔关中。

子午道的北出口就在长安附近，从子午道出击，可以直接杀到长安城下，造成奇袭的效果。长安守将夏侯楙(mào)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，怯而无谋，必定会被吓走，一切顺利的话，蜀军可以很快控制长安。

同时，诸葛亮再带领蜀军主力出褒斜道，到长安城下跟魏延会合，那么长安以西的半个关中就轻易到手了。

这条计策具备一定的可行性。因为当时蜀汉的出击属于偷袭，而曹魏统治者认为既然刘备已经死了，蜀汉肯定没能力再对外用兵，所以完全没防备。这种情况下，蜀汉大军一旦突然出现在长安城外，确实有可能短期内拿下长安。

但蜀汉还是面临一个根本问题，就是兵力不足。即使拿下长安，也不足以扫清整个关中的曹魏势力，那么潼关大门就闭不上，就必然要在关中平原抗击源源不断到来的曹魏援军。而曹魏大军一旦来到，必然先堵住蜀军撤回汉中的通道，然后来个“关门打狗”。最坏的局面下，就连诸葛亮的主力部队都要陷入关中战场，被迫跟曹魏打一场正面决战，这是极度危险的！

所以诸葛亮考虑再三，还是没用魏延的计谋，而是继续采用原来的比较稳妥的方案。

公元228年初，诸葛亮亲自领兵杀向祁山方向，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序幕。

不出诸葛亮的预料，陇右地区的豪强一听说蜀军来到，马上发起大规模叛乱。天水、南安、安定都被叛军控制了，只剩广魏郡和陇西郡还在负隅顽抗。这样一来，蜀军不费一兵一卒，已经拿下了陇右五郡里的三个，形势极为有利。

陇右的倒戈引起关中震动，曹魏高层确实没料到蜀汉真敢来进攻，更没料到诸葛亮竟然把陇右作为主攻目标，曹叡和大臣们一时间有点儿蒙了，手忙脚乱。

不过他们很快定下神来。曹叡安慰大臣们说：“不必担心。蜀贼这些年都依靠山川地形坚守，如今诸葛亮抛弃自身优势，孤军前来，正是自投罗网。”

曹叡紧急派张郃带领五万援军开往陇右，派曹真去阻挡赵云，自己亲自来到长安坐镇指挥。同时，凉州刺史徐邈也在陇右地区发起反击。

诸葛亮的计划是派兵守住东部陇山防线，把曹魏援军挡在关中，自己带兵清扫陇右内部的抵抗势力，等把这些抵抗势力清理完毕，陇右就拿下来了。

陇山防线的关键位置在街亭，守住街亭，敌人的主力就很难进入陇右。

但蜀汉的人才危机这时候显露出来了，诸葛亮手下没有几个能征善战的大将，唯一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魏延又不受诸葛亮信任，现在能派谁去守街亭呢？

越雋太守马谡这几年很受诸葛亮器重，他熟读兵书，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，上次征南中，诸葛亮就是采取他“攻心”的提议，终于平定了夷人叛乱。所以经过慎重考虑以后，诸葛亮把守街亭的重任交给了他。

马谡也知道自己责任重大，所以尽量把自己从兵书上学到的才能发挥出来。

他一到街亭就坚持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要把军队都开到山上去驻扎。副将王平等入竭力反对，却争不过他，只好由他把军营扎到了一座山上。

在山上最大的问题是水源会被人控制住，张郃是征战多年的名将，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。他看到蜀军在山上安营，立即命人四面围住，切断水源，这样一来，山上的蜀军很快就慌了。魏军再发起进攻，马谡的军队没抵抗多久就分崩离析，四散而逃，只剩王平率领的一千多人勉强守住营垒，再跟马谡的残兵一起撤回了后方。

街亭之败是一次小规模失败，却使整个陇右地区门户大开，没法再拦截关中方向来的魏军。加上陇右本地的魏军也在疯狂反扑，同时赵云那边也败了，诸葛亮怕出意外，只好下令全军撤退，于是蜀汉的第一次北伐战争就这样草草收场了。

后人常常把这次北伐失利的责任算到马谡头上，其实这次北伐本来就胜算不大。蜀军要想获胜，只能寄希望于敌人犯错，但曹魏领导层并没有犯错，他们的应对非常及时，调动也有条不紊。所以蜀军即便暂时守住街亭，要挡住曹魏之后的进攻，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。街亭的陷落，只是让蜀军的失败提前了而已。

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蜀汉实力太弱了，必须每一步都走对，同时还要对手犯错，才会有奇迹出现。

诸葛亮也明白，以蜀汉目前的国力，承受不起任何失败，所以他小心再小心，竭尽全力保存实力，宁愿无功而返，也绝不冒险，这也成为诸葛亮后面几次北伐坚持的原则。

回到成都以后，蜀汉政府检讨这次出兵的过失。

马谡用兵失策，是这次溃败的主要原因。更不可原谅的是，在随后的战斗中，马谡丢下士兵独自逃走（也可能是士兵逃亡而马谡没能约束），导致整个阵营崩溃，手下士兵逃亡殆尽，这样的表现没法交代，只能按军法处斩。

诸葛亮跟马谡私交非常好，斩马谡之后，诸葛亮亲自祭奠，痛哭流涕，后来一直善待马谡的家属。

这次处罚牵连到很多人，马谡手下大量军官被杀或被贬，只有王平受到了奖赏。

赵云也被贬官，随后在第二年病逝，蜀汉前期的名将们从此全部离世了。

诸葛亮也上奏折，请求自贬三等。于是刘禅贬诸葛亮为右将军，同时继续行使丞相职权。

从直接的损失来看，这次北伐失败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，但有一点对蜀汉极其不利——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已经暴露了，曹魏从此有了准备，以后不管偷袭关中还是攻取陇右，难度都进一步加大了。

这次北伐也有一些收获。

蜀军撤退的时候，带走了西县一千多户人家，把他们安置到了汉中，使得蜀汉的人口略微有了一点增加。

而从后来的影响来看，这次北伐最大的收获竟然是招降了姜维。

姜维本来是天水郡参军，在水太守马遵手下做事。蜀汉大军到来的时候，姜维等一群官员正跟着马遵在外面巡查，当时天水各地官吏纷纷反叛，马遵怀疑姜维等人也有异心，于是丢下他们独自逃向上邽去了。

姜维他们去追赶马遵，追到上邽城下，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，不让他们进去，再去别的城池，那边也不让他们进，走投无路的姜维等人只好投降了诸葛亮。

诸葛亮很欣赏姜维的才华，从此以后就对他予以重用，但姜维在后来发挥的作用，恐怕远远超过了诸葛亮的预估。

魏、蜀双方拉锯战

第一次北伐给蜀汉君臣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：瞅准曹魏在西线的薄弱环节，在合适的时候发起突袭；同时保持谨慎用兵，一旦形势不利就立即撤回汉中。用这种方式，可以在损耗很低的情况下反复试探敌人的防线，万一哪天找到了突破口，出现奇迹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于是刘禅和诸葛亮继续对曹魏发起小规模、试探性的攻击。

公元228年中，东吴诱骗曹休带军南下，在石亭围歼曹休部队，给了曹军一次重创。

消息传到蜀汉以后，诸葛亮立即出兵偷袭关中。

这次诸葛亮走的是陈仓道，出陈仓道以后，可以直接杀到关中平原西部的陈仓，这是当年韩信突击关中的线路。

不料曹魏高层已经算到这一点了。

上次北伐战争以后，曹真即提出：诸葛亮下次北伐必走陈仓道，应该先在陈仓道的出口加强防御。

于是曹真派郝昭修治陈仓城，加强防御。这次诸葛亮来进攻的时候，发现陈仓城已经坚如磐石，难以攻克了。——这正是蜀汉北伐的难点之一，汉中到关中的道路就那几条，难以逃出敌人的算计。

诸葛亮试图说降郝昭，但郝昭不为所动，于是蜀军只能强行攻城。

诸葛亮使出各种招数攻城，云梯、冲车、井阑、地道都用上了，围城二十多天，仍然攻不破陈仓的城防。

蜀汉攻城的军队有上万人，而陈仓守军才一千多人，即使这样，蜀军仍然毫无机会。

这时候张郃已经带着援军杀来了，诸葛亮只好撤走，撤退的路上击杀了曹魏大将王双。

这次攻打陈仓的失败揭示了直接攻打关中的难度——蜀汉的国力支撑不起关中平原上的大规模军团战，而小规模骚扰战又不痛不痒，对于曹魏的关中守军来说，只相当于练兵。

公元229年春天，诸葛亮派出陈式攻打曹魏的武都、阴平二郡。

武都、阴平在汉中与凉州之间，已经属于秦岭山脉，曹魏援军从关中来救的话，非常困难。

对于曹魏来说，这两地类似于当年的汉中，虽然有一定战略价值，但防守的代价太大，属于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的地块。

曹魏派出大将郭淮来救援，诸葛亮亲自带兵到祁山以南的建威坐镇，郭淮找不到机会，只好撤走，于是诸葛亮轻松拿下了武都、阴平二郡。

这次双方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，武都、阴平从地理上来说属于益州汉中板块，蜀汉把这两地拿到手也算在情理之中。从此以后，蜀汉、曹魏的国界线就以地理界限来划分了。

因为这次胜利，刘禅又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位。

不久以后，曹魏的朝廷里，曹真升为大司马（接替不久前过世的曹休），成为曹魏的头号权臣。他存心立功，便利用国内主战派对蜀汉的愤怒，强烈要求曹叡发起反击，给蜀汉一点儿厉害瞧瞧。

公元230年七月，曹叡派曹真从关中出发，出子午道，攻打汉中；同时派司马懿沿着汉水而上，支援曹真的进攻；另外还派张郃等人带兵从褒斜道、武威等地杀奔汉中。

诸葛亮派李严带领两万兵马到汉中防御。

这次出兵受到曹魏朝廷里许多人的反对，众人纷纷上书，向曹叡说明伐蜀得不偿失。

不巧秦岭地区又遭遇连续三十天的大雨，栈道断绝，道路十分难走，曹真的军队一个月才走了一半路程。消息传回后方，朝廷里的反对意见更强烈了。

当年九月，曹叡只好下诏召回了前线军队，这次伐蜀的尝试便这样夭折了。

这次失败进一步坚定了曹魏上下的信念：现阶段攻打蜀汉没有意义，对蜀汉的政策还是该以防御为主。从这以后，曹魏很多年都不再主动攻击蜀汉。

曹真不仅没能完成自己立功的愿望，反而惹得怨声载道，他满怀抑郁，不久就病倒了，在第二年（公元231年）过世了。

现在剩下的老臣里面，只有司马懿声望够高，军事经验又足够丰富，曹叡便让他接替曹休、曹真作为三军统帅，当然，主要的任务便是抗击诸葛亮的入侵。

这时候的司马懿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，来到政治生涯末期的他，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接下来，他要在西部战线跟诸葛亮好好较量一番，看看谁才是当今天下第一等的军事奇才。

卧龙、冢虎，巅峰对决

诸葛亮继续按自己的节奏走。公元231年二月，他再次带兵开向祁山，开始了自己的第四次北伐。

前几次北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草不济，这次北伐，诸葛亮做足了准备，用刚刚制造出来的“木牛”运送粮草，大大缓解了后勤压力。

这次北伐由李严负责督运粮草。李严跟诸葛亮一样，也是刘备的托孤大臣，由他负责，可以确保万无一失。

同时，诸葛亮还联络上了鲜卑首领轲比能，让他在石城屯集大军，拖住曹魏一部分兵力。

祁山地区有曹魏的重要堡垒祁山堡，这是一座建在小丘上的小型堡垒，虽然规模小，但极其坚固。蜀军来到以后便重兵包围了祁山堡，跟堡垒上的魏军相持。（上次诸葛亮出祁山没有攻打这里，可能是因为当时曹魏没有派重兵把守，或者因为陇右三郡的迅速反叛导致祁山堡也跟着陷落了。）

同时，诸葛亮在祁山堡东北修建了卤城，作为蜀军的兵营。

看样子，诸葛亮准备以祁山为大本营，持续威胁陇右南部的天水等地。

另外，卤城周边是产盐地，也是养马区，诸葛亮大军卡在这里，会让曹魏十分难受，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救。

曹真已经病危，曹叅紧急把司马懿从荆州调来，让他全权负责西部战事，统领张郃、费曜、戴陵、郭淮等大将。

出发前，曹叅握着司马懿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西部战区就交给您了，除了您，别人都应付不了。”

于是司马懿来到陇右，亲自会一会诸葛亮。

为了了解这个对手的情况，司马懿还特地让人去查探诸葛亮是怎样一个人。使者回报，诸葛亮“乘素舆，葛巾，自持白羽扇指麾，三军随其进止”——坐在小车上，羽扇纶巾，指挥三军，从容不迫，仪态翩翩。司马懿听说后感叹道：“真名士也！”

陇右南部最重要的城池是上邽，司马懿让郭淮、费曜领着精兵四千去增援上邽，其余的兵力跟着自己去救援祁山堡。

张郃提议道：“诸葛亮可能分兵偷袭关中，所以我们应该再派一部分兵力去防守关中的主要关卡。”

司马懿却不屑地道：“将军不懂兵法！我们的兵力本来就不占优势，再分为前后军，实力更单薄。当初楚分三军，为黥布所败，便是前车之鉴（西汉初年，淮南王黥布反叛，攻打楚国。楚国兵分三路迎击，黥布打败了其中一路，另外两路楚军便惊慌失措，四散而逃了）。”

张郃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接受命令。

但从这以后，张郃一直跟司马懿意见不合，司马懿似乎有故意打压张郃的意思，两人的关系十分微妙。

司马懿自以为这个安排十分妥当，没想到走到半路却听到一个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：诸葛亮已经离开祁山，带着蜀军主力杀到上邽了，而且不是去攻打上邽的城池，而是割城外的麦子。

陇右是一片贫瘠的土地，产粮的地方很少，上邽周边就是陇右主要的产粮地。现在还没到麦熟的季节，按理说去割麦也没用，可诸葛亮偏偏就去了，他割掉麦子以后虽然自己不能用，但能让曹魏守军之后一年都缺粮！

上邽的四千守军赶忙出城去阻拦，却遭到蜀军迎头痛击，只好又退回城里，眼睁睁看着蜀军在城外毁掉他们的口粮。

司马懿大动肝火，赶忙改变方向，急行军去救援上邽。

到了上邽，魏军摆开阵势，刚准备大战一场，蜀军却又撤了。

现在司马懿也吃不准诸葛亮下一步会去哪里捣乱，只好远远跟着蜀军。

这时候司马懿跟张郃又闹矛盾，张郃建议不要被蜀军牵着走，司马懿不听，坚决要跟过去。于是蜀军一路撤，魏军一路跟随，终于来到了蜀军的大本营卤城。

卤城就是诸葛亮挑选的决战地，这里四面都是山地，曹魏的骑兵施展不开，有利于蜀汉的步兵发挥。

更加要命的是，蜀军这样一调动，魏军绕了几个大圈子，连续很多天都在急行军，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。而卤城的堡垒里，蜀军却休养了很多天，以逸待劳。

司马懿心里气得骂娘，却又没办法，表面上还要保持气定神闲。

但司马懿也有自己的绝招——拖。

司马懿让军士们就地驻扎，掘土为营，就在卤城旁边跟蜀军耗着。

诸葛亮远征陇右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运粮困难，虽然经过充分准备，蜀军的粮草暂时能坚持一段时间，但要长期拖下去，最后肯定还是坚持不住。

不过这一点诸葛亮也想到了，所以他一上来就割了上邽的麦子。现在魏军同样缺粮，而且短期来说，魏军缺粮比蜀军更严重。

要是从关中调粮食过来，耗费巨大不说，而且等于承认司马懿在前线吃了大亏，要靠后方援助了，刚刚升级为三军统帅的司马懿当然不肯打自己的脸。

所以前线魏军十分狼狈，想尽办法搜刮粮草，最后派人去陇右的羌胡部落里挨家挨户要粮食，这才勉强凑够军粮，撑了下来。

诸葛亮不断派人挑战，约司马懿来一场决战，司马懿却高挂免战牌。

双方对峙了两个月，曹魏阵营里的将领们都坐不住了，都说：“司马公畏蜀如虎，不怕天下人笑话吗？”祁山堡那边更是心急火燎地派人来，请求尽快去救援。

最后司马懿也顶不住了，只好下令出战。

司马懿一生最惨烈的失败就此来临！

卤城有南北两座山，蜀军分别在两处驻扎，北山蜀军由诸葛亮统领，南山蜀军是王平在指挥（马谡在街亭大败的时候，王平的部队顶住了敌人进攻，之后王平便受到诸葛亮重用），双方互相支援。

当年五月，司马懿让张郃攻南山，自己亲自带兵攻打北山。

两座山上是蜀汉全国的精锐部队，他们早已排好了阵势，就等这一刻了。魏军一来到，山上诸葛连弩开动，顿时矢石如雨，倾泻而下，砸向山下的魏军阵营。

魏军躲避不及，遭到惨烈屠杀，北山的战况尤其惨烈，魏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只有司马懿这些高级将领逃回了上邽。

这是诸葛亮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战，也是司马懿最不堪回首的一次惨败，以至于后来晋朝的史官都不敢直接记录这场战争的伤亡，只委婉地写道：蜀军获得甲首三千级，玄铠五千领，角弩三千一百张，并且“大破”魏军。按照这个战果来推算，魏军伤亡估计有几万人，是三国时代以来最严重的伤亡之一。

诸葛亮是儒臣出身，之前很多年都在蜀汉朝廷里负责内政，没有什么行军打仗的经验。刘备死后，蜀汉缺少将帅，诸葛亮才不得不自己领兵上前线。按理说，这样一位书生对于军事是不太精通的，最多纸上谈兵而已。谁想到诸葛亮却好似一位毕生驰骋沙场的功勋将领，一上战场，就展现出绝高的指挥技巧、滴水不漏的行军布阵，以至于让老狐狸司马懿都抵挡不住。

他的军事才干是怎么来的？后人琢磨不透，只能膜拜，以至于渐渐把他神化成了千古第一的聪明人，成了华夏智慧的化身。

可惜的是，上天并不给他太多表现机会，卤城之战就是诸葛亮一生的绝唱了。

遗憾的第四次北伐

司马懿、张郃带着残兵逃回上邽，诸葛亮随后追到，司马懿只能继续高挂免战牌，据城坚守。

到这一步，司马懿仍然不向后方要支援，因为时间站在他这边，只要拖下去，蜀军的粮草就接不上。

司马懿预计得没错，一个月以后，蜀军的粮草问题果然暴露出来了。

从成都平原到汉中再到祁山，是天下最险峻的一条补给线，以蜀汉的国力根本支撑不了太久。现在又赶上夏秋季节，阴雨连绵，道路泥泞不堪，后方督运粮草的李严终于维持不下去了。

李严怕担责任，只好两头骗。

他派人向前线的诸葛亮假传圣旨，要求退兵。诸葛亮不敢怠慢，只好退回来。

看到前线军队撤回来，李严却假装惊讶地说：“我军粮草充足，怎么就撤了呢？”又去向刘禅解释说，前线军队是在“假装撤退”，“诱敌深入，准备反击”。

对于李严的这些伎俩，诸葛亮可能是有觉察的，但既然后方粮草已经供应不上，不管李严是不是在骗人，都必须撤退了，所以他也无可奈何。

回到成都以后，诸葛亮把李严前后给的书信都递给刘禅，揭露了李严两头骗的伎俩。

其实李严一直在阻挠北伐，之前诸葛亮多次让他帮忙镇守汉中，他都推三阻四的，由于他也是朝中元老，诸葛亮为了顾全大局，才只好先稳住他，只给了他督运粮草的任务，哪知道还是出岔子了。

刘禅下令把李严革职，废为庶人。只可惜第四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。

撤军的时候，诸葛亮让人在上邽以南的木门道设下伏兵，专等魏军的追兵来自投罗网。

谁料却来了一条大鱼——张郃亲自来追击，正好被蜀军的连弩射中，回去不久以后就死了。这样的意外收获，连诸葛亮自己都没想到。

张郃之死很可疑，不排除是司马懿在清除政敌，史书上的一个细节暗示了这一点——对于卤城之战的具体战况，史书记载得很简略，却不厌其烦地大篇幅描述张郃与司马懿在具体战术上的争执，史官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隐晦地告诉后人真相。

对于卤城之战过后司马懿受到的“奖赏”，史书也一笔带过，显然是不太好意思明写了。

从卤城前线回来以后，曹叡和司马懿等人讨论之后的对策，有人说：陇右目前严重缺粮，应该赶紧支援，不然诸葛亮再杀回来就麻烦了。

司马懿却表示不必担心：诸葛亮每次出征都受困于粮草不足，这次回去，他又得从头积攒粮草，我估计没有三年时间，他来不了……

三年以后，诸葛亮果然卷土重来了。

星陨五丈原

公元234年二月，诸葛亮再次发动蜀汉全国兵力，开始了第五次北伐。

这次用了新发明的“流马”运送粮草，进一步保证军队粮草供应。

诸葛亮带领全部军队出斜谷（褒斜道），直接插入关中平原中部，来到郿县附近的五丈原扎营。

这是权衡利弊以后不得已的选择。

经过前四次北伐，蜀、魏双方都摸透了对方的套路，诸葛亮要发动奇袭当然不可能，攻打对方的大城市也困难重重，直接出祁山、攻取陇右，敌军又防备森严。所以不如直接明了地在关中平原插入一枚钉子，然后以这里为中心扩张，逐步蚕食关中领土。最理想的情况下，可以阻断关中东部跟西部、陇右的联系，然后策反陇右的游牧部落，复制第一次北伐的成功。

进入关中平原以后最怕的是被敌人截断后路，所以诸葛亮就在斜谷出口不远处的五丈原驻扎。向南，紧紧守住斜谷出口，万一战事不利，可以立即退回汉中；向北，依托渭河，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拦敌军。

诸葛亮明确表示“我住下来就不走了”，派军民在五丈原附近屯垦，准备跟曹魏守军长期耗下去。

出征之前，诸葛亮还特地派人去联络东吴，说服孙权出动十万大军攻向合肥方向，牵制曹魏。

可惜东吴这个盟友非常不给力，十万大军看着来势汹汹，实际上却不堪一击，一到前线，便被曹魏大将满宠挡住。随后，曹叡亲自带兵到合肥前线督阵，东吴军队便急急忙忙地撤了回去。

自从三国局面形成，东吴偏安的倾向便越来越强烈，从上到下都越来越满足于在江南一隅享受生活，对于北伐中原事实上已经放弃，所以对北方用兵也就心不在焉了。诸葛亮

要依靠这个盟友帮忙，已经基本不可能。

听到东吴撤军的消息，诸葛亮也很无奈，只能自己苦苦坚持。

但蜀军在五丈原屯垦，对曹魏的威胁其实非常有限，基本上只能起到恶心人的作用。曹魏高层根本不着急，打退东吴大军以后，曹叡根本懒得管西线战事，直接回了洛阳，只派司马懿去关中跟诸葛亮对峙。

司马懿很清楚以下两点：其一，蜀军不敢发动大规模攻击；其二，诸葛亮后勤压力很大，无法长期坚持。

所以他继续拒绝跟诸葛亮正面对决，只是在渭河北岸驻扎，紧紧盯着南岸的蜀军。

这种策略让蜀军非常尴尬，诸葛亮也试图做出突破，派兵渡过渭河，但立即被北岸的郭淮部队给挡了回来。

诸葛亮又派大将孟琰渡过武功水（渭河的支流之一，在五丈原以东）去扎营，不承想恰好天降暴雨，武功水大涨，把两边的蜀军隔开了。司马懿便带领大军去进攻孟琰的部队。孟琰部队一度十分危急，诸葛亮紧急造桥，才把他们救了回来。

从这以后，司马懿在武功水以东，郭淮在渭河以北，从两个方向死死卡住蜀军。蜀军被困在武功水以西、渭河以南的狭窄地带，进退两难。

蜀军竭尽全力挑战，哪怕跟魏军正面打一场也好，不管输赢如何，至少还有希望。可司马懿铁了心不出战，只是紧紧顶住蜀军，不让他们挪动半步。就这样，双方相持了一百多天，蜀军毫无进展。

到这一刻，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已经陷入绝境，所有道路都被封死了。

五十三岁的诸葛亮终于感到无力回天，他呕心沥血，苦苦支撑，终于来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。

感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，诸葛亮做出最后的努力，派人送给司马懿一套女人的服装，嘲讽他“跟个娘儿们似的”。

司马懿一笑置之，毫不在意，他知道诸葛亮急了，胜利即将来临。

曹魏的将领们却不干了，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纷纷请战。

司马懿懒得跟他们争辩，只是说：“大军出击需要皇上授权。”于是派人去洛阳向曹叅请战。

曹叅明白司马懿的意思，随后派人来“节制”司马懿，不准他出战。

对于司马懿的表演，诸葛亮看在眼里，只能摇头叹息。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，司马懿真要出战，根本不需要千里迢迢去向曹叅要授权，他只是在和曹叅联合表演而已。

所以要想司马懿出战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司马懿也在打听诸葛亮的情况，从蜀军的使者那里听说，诸葛亮“事事亲力亲为，食少事烦”，司马懿大笑说：“诸葛亮坚持不久了。”

公元234年八月，诸葛亮带着无数遗憾病逝于五丈原军营，以毕生心血报答了刘备的知遇之恩。

这是蜀汉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，蜀汉从此失去了自己的顶梁柱，征服中原的构想永远成为泡影了。

而吴、蜀联盟从此也无法再攻破曹魏的防线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两国只能逐渐衰落下
去，被北方征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。天下大势，从此再没有悬念了。

第十六章 司马氏上位

诸葛亮之后的蜀汉

诸葛亮病逝，不过蜀军的大旗还不能倒。

诸葛亮临终前已经安排好：让杨仪、费祎统领全军撤退，魏延、姜维负责断后，全军秘不发丧，徐徐撤退。

司马懿看到蜀军撤退，猜到诸葛亮已经过世，立即追击。不料蜀军随即重整军旗，杀了回来。司马懿害怕有埋伏，只好赶忙撤走。姜维这才带兵退入斜谷，然后举哀，为诸葛亮发丧。

直到这时，曹魏方面才终于确信诸葛亮死了，但已经无法追击蜀军了。

司马懿只是笑笑，说：“我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呀。”

于是后人都传言：“死诸葛能走生仲达。”

据说，司马懿后来到蜀军留下的营地里面参观，对诸葛亮的排兵布阵赞赏不已，叹道：“真是天下奇才也！”

司马懿内心对于诸葛亮恐怕暗藏着一份感激，诸葛亮这一系列北伐战争，实际上成就了他，使他在曹魏军队中的地位不可动摇了。

蜀汉方面，成功撤回斜谷以后，却出了点意外……

魏延是蜀军的元老，曾经一度受到刘备赏识，但在诸葛亮手下，他似乎有些受冷落，跟其他将领也不和睦。

蜀军还在为诸葛亮致哀，魏延跟杨仪的矛盾就爆发了。

按照事先安排，杨仪带领大军先行，魏延断后，但魏延不服，自己带着人马先赶回汉中方向，而且一路烧毁栈道，阻拦后面的杨仪部队。

杨仪也急了，让士兵一路修复栈道，跟在魏延后面赶回汉中。

魏延和杨仪同时派人发书信到成都，向刘禅控告对方谋反。刘禅问朝廷里的大臣：到底该信谁？结果大家都力挺杨仪。

魏延先退回汉中，堵住斜谷出口，跟杨仪的军队展开大战。人们普遍认为魏延理亏，所以魏延手下的士卒纷纷逃亡，魏延的军队很快被杨仪打败。

最后魏延父子几人逃向汉中腹地，被马岱追上以后斩杀了，这场小规模叛乱才平息下来。

杨仪平定了魏延叛乱，自以为功劳巨大，开始张狂起来。据说他随后灭了魏延三族，又把魏延的头颅扔在地上用力踩，大骂：“狗东西，现在还能作恶吗？”

他却没想到，这些张狂举动都被人看在了眼里，刘禅是一定会知道的。刘禅虽然表面上站在他一边，内心却也对他不放心，所以后来并没有重用他，而是明升暗贬地把他冷落起来。

这下杨仪就非常失落了，开始抱怨起来，甚至说出“不如当初投降曹魏”的话。他身边的人立即把这些话报告给刘禅，刘禅便抓住把柄，把他废为庶人。杨仪惊恐难状，自刎而死。

魏延和杨仪的矛盾显示了蜀汉内部残酷的权力争夺，幸好诸葛亮的安排十分细致，没有给各种小人太多钻营空间，所以诸葛亮之后的权力交接还是相当平稳的。

按照诸葛亮临终的意见，刘禅重用蒋琬和费祎，这两人都具备足够的才干，对朝廷也尽职尽责，在他们辅佐下，蜀汉朝政继续保持平稳。

诸葛亮离世以后，刘禅被迫承担起更多责任，这时候他的个人才能就非常重要了。刘禅这人的才能怎么样呢？简单地说，他缺少聪明，却有大智慧，大事上基本不糊涂。

当时朝廷里有个叫李邕的小人，猜测刘禅要对诸葛亮家族发起清算，复制当初汉宣帝清算霍光家族的一幕，于是他便向刘禅上书，把诸葛亮比喻为霍光，说：诸葛亮专权这么多年，国家一度十分危险，还好他死得早，没有夺权成功……

刘禅看到这封奏表以后，勃然大怒，马上下令处死李邕。

于是那些揣摩上意、准备捞一把的小人，都不敢露头了。

诸葛亮是怎样一个人，刘禅最清楚不过。诸葛亮在世的时候，刘禅给予他毫无保留的尊重与信任，大小事务都由他决断。诸葛亮离世以后，刘禅也以最高礼遇对待他们家族。而诸葛亮的后人，也一直全心全意报效国家。

这种君臣之间互信互利的状态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。

后人只记得诸葛亮对蜀汉的巨大功勋，却忘记了这些功劳都建立在刘禅的支持之上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

不过有一个问题略微有点尴尬。

诸葛亮在蜀汉国内拥有巨大声望，他离世以后，蜀汉国内有一种呼声，希望替他立宗庙。

但按照古礼，只有天子可以立庙，没有给大臣立宗庙的，所以这个问题让刘禅有些为难。

没有宗庙，就不好祭祀诸葛亮，这以后许多年，蜀汉老百姓只能在野外私自祭祀诸葛亮。

为了解决这种尴尬，刘禅最终用了变通的手段，不在成都，而是在汉中立武侯庙，从此才有了祭祀诸葛亮的正式场所。

其实不仅是对诸葛亮，刘禅对于所有大臣都以宽柔为主，真正把“用人不疑”落到了实处。而且他有识人之明，有足够的驾驭能力，不会被臣子架空。所以当同一时期，曹魏和东吴朝廷里为权力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蜀汉朝廷却风清气朗，君臣互信，至少从史书记载来看是没有出现过明显矛盾的。

这一切的基础，都是刘禅的仁善。当初刘备临终前嘱托刘禅：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。”这番话，刘禅真的听进去了，真的身体力行在实

践。如果不是后来蜀汉亡在他手上的话，刘禅可以称为历史上难得的仁君了。

毁誉参半的魏明帝

诸葛亮病逝，曹魏君臣都松了一口气，今后很多年，西部边境都可以确保平安了。

通过最近几次战事，又证明了东吴的战斗力的不值一提，曹魏只要守住合肥一线，就足以压制东吴。这样一来，曹魏面对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，看起来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
魏明帝曹叡荒淫好色的本性开始暴露出来。

曹叡一直热衷于营建宫室，先造许昌宫，后造洛阳宫，又在洛阳宫里不停建造新殿，因此耗费了许多钱财。对于这一点，大臣们忧心忡忡，多次劝谏，希望他爱惜民力。前些年，曹叡对这些建议还比较能接受，还能约束一下自己。从公元235年开始，曹叡就加快了营建宫室的进度，对大臣们的劝谏也基本不理睬了。

平心而论，曹叡这些大兴土木的行为跟历代帝王比起来其实并不是特别过分，但目前曹魏只占有半壁河山，又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乱，中原地区的经济还没有恢复，所以这种程度的花费对于国家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负担。

曹叡的后宫生活极度奢侈：妃嫔、歌妓、侍婢各有几千人，加起来，后宫人口恐怕上万，后宫女官们都按照朝廷百官的俸禄来供养。曹叡本人天天在莺莺燕燕中间厮混，一方面荒废了国政，另一方面身体也越来越差了。

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沉溺于女色的曹叡反而子嗣不兴旺，只生过三个儿子，却都夭折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自己也急了，不知从哪里找来两个曹氏子孙，认为养子，分别叫曹芳和曹询。后来曹芳被封为齐王，曹询被封为秦王。

曹芳和曹询的来历是高度机密，外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，既然曹叡无子，大臣们也就不便说什么，只好接受了这两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皇子。

从这时起，曹氏皇族便人口凋零了，来路不明的曹芳和曹询又缺少外戚家族支持，皇权隐隐出现了不稳的迹象……

除了荒淫以外，曹叡还是个冷酷无情的人，从他对嫡母和正妻的态度就看得出来。

曹叡的生母甄夫人死得很惨，这是他一生的痛，即使当上了皇帝，他也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。

甄夫人的死是后宫机密，连曹叡本人都不清楚内情，而外界一直猜测郭女王郭太后是凶手之一，曹叡便时常去逼问郭太后，要他说出甄夫人被杀的内情。

郭太后回应说：“甄氏是先帝杀的，为什么问我？皇上身为人子，难道能为了亲母逼杀嫡母吗？”

两人因此常常闹得不愉快，郭太后的寝殿里没有一天安宁。

公元235年初，郭太后暴崩，死因不明。

曹叡对甄夫人死因的追查，这时才终于停止了。

另外，尽管对自己母亲被赐死耿耿于怀，曹叡却也学父亲的做法，赐死了自己的嫡妻。

曹叡当太子的时候，封的王妃是虞氏。后来虞氏受到冷落，竟然口出狂言道：“他们曹氏从来就喜欢立贱人为后。”一句话把甄夫人都骂了（甄夫人被追封为文昭皇后）。曹叡大怒，便废黜了虞氏，把她打入冷宫。

虞氏说的“贱人”就是指毛皇后。

毛皇后出身于平民家庭，但她从入宫以后就受到曹叡宠爱，步步高升，终于坐上了皇后之位，她的家族也受到曹叡提拔，平步青云。

不料好景不长，曹叡不久以后又宠上了其他妃嫔，把毛皇后冷落在一边。

毛皇后虽然心里有气，却也不敢公开抱怨。

有一天，曹叡带着后宫妃嫔们去游玩，才人以上的妃嫔都去了，只是没请毛皇后。有人说：“要不把皇后也请来？”曹叡不同意，并且嘱咐下人：“不得让皇后知道我们在这里游玩。谁泄露消息，杀无赦！”

第二天，曹叡见到毛皇后，毛皇后酸溜溜地问他：“皇上昨日游宴北园，玩得开心吧？”

一句话惹得曹叡勃然大怒，当场下令赐死毛皇后，顺便把昨天跟在自己身边的十多个随从都杀了。

另外，还有传言，曹叡宠幸男色，跟曹休的儿子曹纂有不正当关系……种种荒淫举动，外界也难以了解。

执政后期的曹叡已经明显显露出暴君迹象，他荒淫、好色、耽于享乐又残忍好杀，要不是手下还有大量贤臣在辅佐，曹魏的国政很可能就滑向深渊了。

即使这样，如果曹叡多活几岁，等到皇子长大再来继任皇位，那也还好。但偏偏天不假年，正当壮年的曹叡意外崩逝了，曹魏的皇权顿时陷入了危机之中！

曹氏的权力危机

公元238年十二月，曹叡突然患病，很快就不行了。

曹叡赶忙安排自己的身后事，他拟定了这样一份辅政大臣名单，包括燕王曹宇（曹操的儿子）、领军将军夏侯献（可能是曹操外孙）、武卫将军曹爽（曹真长子）、屯骑校尉曹肇（曹休长子）、骁骑将军秦朗（曹操继子，其母杜夫人被曹操霸占）等人。

其中，燕王曹宇与少年时期的曹叡交好，又是曹氏宗亲里举足轻重的元老，所以成为头号托孤大臣。

其余几人也是曹氏家族的核心人物。

这份名单囊括了曹氏宗亲的所有重要人物，这几人来辅政的话，基本能确保权力平稳交接，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。

而司马懿却被抛到了一边。他前不久去征讨辽东，刚刚灭了公孙渊的割据政权，现在正在班师的路上，对朝廷里的局势无能为力。

司马懿刚走到半路，就收到曹叡的命令，要他直接带兵去镇守关中——这明显是想把他调离权力中心。他没多说什么，便踏上了去关中的道路。

走了没多久，忽然有紧急诏令到来，要司马懿立即赶回洛阳！

司马懿还没反应过来，后续诏书又来到，三天之内，连续发来五道诏书，一道比一道催得急，最后一道诏书是曹叡的手谕，写着：“速来洛阳，直接入宫，见我的面！”

司马懿心头如同一道响雷炸起，想起前不久做的一个噩梦：梦里，曹叡仰面躺着，头枕在他的膝盖上，对他说：“见我的面！”他一低头，却见到一张恐怖的面容。

现在联想到诏书上的内容，司马懿感到洛阳那边出大事了，很有可能皇帝要驾崩，于是他急忙调转方向，一夜之间狂奔四百里赶回了洛阳。

到了洛阳，司马懿直接进入皇宫，却看到曹宇、秦朗等人一脸颓丧，都被赶在了外

面。

司马懿进入曹叡的寝殿，曹叡握住他的手，泪流满面，说：“可等到你了！”又把曹芳、曹询叫出来，对司马懿说：“以后两个孩子就靠你了。”

两个孩子紧紧抱住司马懿，痛哭流涕，司马懿也是老泪纵横，对曹叡磕头说：“臣以死报答陛下！”

曹叡随后下诏，立曹芳为皇太子，命令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佐曹芳。一切安排妥帖以后，当天曹叡就驾崩了。

曹叡不是安排曹宇等人辅政吗？怎么会忽然改变主意，把司马懿提拔成了辅政大臣？官方说法是：曹叡身边有两个近臣刘放和孙资，他们在关键时刻向曹叡进谗言，让他换掉了辅政大臣。

史书描写得绘声绘色——

刘放和孙资长期在皇帝身边担任秘书，参与了许多机密事务，引起秦朗等人的嫉恨。两人也担心以后遭到秦朗等人的报复，看到曹叡的辅政大臣名单以后，两人惊恐万分，便想尽办法阻拦秦朗等人执政。

当时曹叡已经气若游丝了，曹宇到寝殿外去找人商议给皇帝办后事，只有曹爽在殿内，刘放、孙资就趁机潜入寝殿，对曹叡说：“有些事怕陛下不知道，小人不敢隐瞒。小人刚刚从外面经过，看到曹肇、秦朗在跟陛下的才人调情，双方眉来眼去，不成个体统！小人们想进来禀告陛下，又被燕王带兵阻拦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进来。陛下想想，您还健在，燕王这帮人就敢如此，不就如同竖刁、赵高之流吗？陛下怕是被他们骗了！”

一席话说得曹叡勃然大怒，问他们：“谁可以替代燕王？”

刘放、孙资就说：“司马懿与曹爽可以辅政。”又催促曹叡赶紧写手诏召司马懿回洛阳。

曹叡说：“我的手抬不起来，写不了手诏。”

刘放就自己跳上床，执着曹叡的手，强行写了诏书，拿出去宣读：罢免燕王曹宇等人的职位，限期离京，召司马懿回洛阳辅政。

于是，一项决定天下大势的决策就由两个小人定下来了。

这段记载不太可信，但也透露了一些信息——撤换辅政大臣的过程是由曹爽全程参与的！

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曹爽推动的一起阴谋。

按照原来的方案，曹氏的五个骨干成员共同分担朝政，谁也无法专权，这显然是曹爽不想看到的局面，所以他通过某些暗箱操作，挤掉了另外四人，自己独自代表曹氏。为了平息争论，又拉了朝臣的领袖司马懿来挡枪。

表面上看来，宗室和老臣联手主持朝政，似乎比原来的方案更加公道了，却给曹爽独霸朝纲开了方便之门。

对于这一切，司马懿心知肚明，不过既然权力自动送到手上来了，凭什么不接住呢？所以他跟曹爽密切配合，完成了对朝廷大权的篡夺。

随后，在曹爽、司马懿的联合主持下，太子曹芳在曹叡灵柩前即位，成为曹魏的新一任皇帝。

曹氏皇权的旁落到这时已经无法避免了！

曹氏皇族已经严重凋零，曹芳这一辈的皇子只有他和曹询两兄弟，两人分别是七岁和八岁的孩子，而且都来路不明。这样两个小孩，怎么能把江山社稷握在手上？只能任人摆布罢了。

这时候如果有强势外戚来支撑，还能保住皇权不被人篡夺。但东汉一朝外戚专权的教训太深了，所以曹魏从一开始就严厉限制外戚势力，从曹操开始，几任皇帝都立出身低贱的女子为后（所以曹叡的王妃虞氏说，曹氏喜欢立贱人为后），这就导致皇后、太后的家世都十分单薄，外戚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拱卫皇权。

如今的太后郭氏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郭氏（跟郭女王郭太后没关系）出身于凉州西平郭家。郭家本来是当地望族，但后来他们参与了西平郡的叛乱，遭到朝廷镇压。当时的皇帝曹丕严厉惩罚郭家，把他们家族的许多人没入皇宫为奴，其中就包括年轻貌美的郭氏。

不料年少的曹叡却对郭氏一见钟情，把她封为夫人，又在临终时刻把她立为皇后，随后她便升为了太后。

由于这样的身世，郭太后在朝廷里根本没有根基，保全自己都很难，当然更没法保护年幼的皇帝了。

那么现在唯一能拱卫皇权的只有曹氏宗亲了，但曹宇、曹肇等人都被一次性罢免了，曹氏宗亲只剩下了曹爽这一派。失去了制衡，曹爽当然就不会成为皇权的护卫者，反而会威胁皇权了。

这一切从小皇帝登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

曹爽专权的闹剧

既然花了大力气偷来一个“托孤大臣”的位置，曹爽集团的人当然不会就此罢手，他们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。

他们先稳住司马懿。

经过抗击蜀汉、征伐辽东的战争以后，司马懿的声望如日中天，在曹魏国内已经是战神一般的存在。而且司马懿把自己的野心隐藏得非常深，看起来对皇室忠心耿耿。不管从哪方面来看，他都是朝廷的顶梁柱，江山社稷最忠实的捍卫者。

司马懿是三朝老臣，曹爽在他面前是后生晚辈。所以曹爽对司马懿表现得十分恭敬，一切事务都要先跟他商量才敢决断，两人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和睦。

暗地里，曹爽却在加紧布局。他执政以后，飞速提拔自己的亲信，短期内接连提拔何晏、邓飏、李胜、丁谧、毕轨等大量新人进入朝廷，迅速占据了各大重要岗位。曹爽的弟弟曹羲、曹训、曹彦等人更是纷纷占据高位。

布局完成以后，曹爽又给了司马懿一个“太傅”的职位——这个官职很受人尊重，却没什么实权，而曹爽自己把持了尚书省的职权，有重大事务不必再跟司马懿商量了。

曹爽对朝廷的替换是全方位的，以司马懿为首的老臣们全部受到排挤，重要岗位都替换成了曹爽自己的人。其中，他弟弟曹羲担任中领军，曹训为武卫将军，曹彦为散骑常侍、侍讲，表弟夏侯玄为中护军，其余兄弟都为列侯。而何晏、邓飏、丁谧都担任尚书，何晏负责官员选拔，毕轨担任司隶校尉，李胜为河南尹……短短几年之内，曹魏朝廷已经变成了曹爽派系的天下。

在曹爽的压制下，司马懿只好退让，主动称病，远离朝政，表面上退出了权力中心。

曹爽能够如此迅速而成功地掌握朝政，不是因为他威望高或者才干出众，而是因为他背后是整个宗室的力量——曹宇等人被贬黜以后，曹爽已经在曹氏宗室里面胜出，成为整个宗室的代言人了。而在小皇帝不能主政的情况下，为了防止皇权被老臣们夺去，曹氏宗室就只能集体站在曹爽背后，支持他把持朝廷。虽然曹爽也不一定靠得住，但总比外姓

的老臣们好，这是曹氏宗室无可奈何的选择。

可曹爽这样的手段却存在严重失误——他太激进，步子迈得太大了。

他在几年之内就把朝廷替换掉，逼得老臣们团结一致，都站到了司马懿一边，虽然目前他们还不敢发作，但一切都在暗地里悄悄酝酿着。

而曹爽自己是怎么样的呢？

他是在曹叅时代冒出来的新人，虽然靠着承袭父亲的爵位，年轻的他直接进入了权力高层，但他既无资历也无能力，说白了，就是个混饭吃的“官二代”。所以在成为辅政大臣以前，他的政绩基本为零。

曹爽成为辅政大臣可以说是一个意外，他的资历和才干都配不上这个位置，他目前能坐稳这个位子，全靠背后的曹氏宗室在支撑。这样的局面，当然没法让大家心服，所以曹爽的地位其实是不稳固的，暗地里对他不满的人太多了。

曹爽集团的人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们动起歪脑筋，想硬给曹爽加一些政绩，当然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，靠军功刷政绩。

他们选择了看起来比较弱的蜀汉。

这几年蜀汉方面都由蒋琬镇守汉中。前不久蒋琬病重，被迫把职务交给王平（**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**），自己回家养病去了，所以汉中那边出现了一些人员调整，防备有所松懈。

曹爽等人觉得这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，便决定在这个时候发起对蜀汉的战争。

公元244年三月，曹爽不顾朝臣们的反对，亲自来到关中，和驻守当地的夏侯玄会合，两人带领十万大军，从陇道杀向汉中。

但他们这伙人是纯粹的草包！从曹操时代开始，曹魏几十年来基本不对汉中用兵，这背后是有深刻原因的！当年曹真一意孤行去攻打汉中，就吃了大亏，现在曹爽不吸取教训，又走上了他父亲的老路。

十万大军来到汉中，确实给蜀汉方面带来了短暂的震撼，当时汉中守军不足三万，前线将领们甚至想要放弃一些关卡，退守到几座大城市中等待援军。

王平坚决要求抵抗，他带兵驻扎到傥骆道上的兴势，抢先一步占据城池。当年四月，魏军来到，两国军队开始在兴势对峙。

汉中道路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小径，曹爽的十万大军根本发挥不了作用，就这样被拦在傥骆道上，进退两难。

前方大军受阻，后方的物资供应还不能停，曹魏政府被迫从关中、凉州等地征集大量物资去供应受困的军队，一时间，车队塞满道路，民夫疲惫不堪，骡马倒毙满地。

仅仅对峙了一个月，关中等地就承受不住了。前线将领也强烈希望退兵，跟曹爽手下的主战派发生激烈争吵，曹爽难以下决心。最后还是司马懿从洛阳来信劝他们退兵，才让曹爽找到台阶下，终于决定撤走军队了。

但他们晚了一步！蜀汉那边的费祎已经带领援军来到，抢先截住了他们的退路。曹爽只能指挥军队死战，魏军死伤无数，在付出惨烈代价以后才勉强撤回了关中。

这一战，曹爽不仅没能捞到任何政治资本，还闹得民怨沸腾，折损了许多名望，在国内的形象变得更差了。

以司马懿为首的老臣们看到这一切，都在背后偷笑。

即使这样，曹爽也不消停。既然通过军功提高声望的路走不通了，要巩固地位，就只能更进一步控制小皇帝。

公元247年三月，曹爽和手下的何晏、邓飏、丁谧等人发起宫变，强行把郭太后赶到永宁宫去居住，把小皇帝单独控制起来。

这是影响非常恶劣的一招！历来的乱臣贼子要篡权夺位，都有一套标准流程要走，而幽禁太后、挟持皇帝，这是最后的几步，不到完全掌控局势，绝不能走出这几步。

曹爽专权不过八年，已经快把篡位的流程走完了！如此急迫的步伐，如此不加掩饰的

野心，怎么能不引发人们的激烈反抗？

这时候朝廷里还有大量老臣，他们对曹魏皇室还有相当高的忠诚度，不会容忍有人明目张胆地篡权夺位，在曹爽的步步紧逼下，他们不得不反击了。

诈病赚曹爽

曹爽是政治暴发户，本来轮不到他来抢夺曹魏江山，偏偏他运气特别好，这一路走来，几乎没遇到阻碍，八年之内就走完了篡位的大部分流程。这让他受到很大鼓舞，做事再也没有顾忌了。

他和手下的何晏、邓飏、丁谧等人都是目光短浅、行事急躁的人物，他们一爬上高位，就要赶紧逍遥一番，认为这样才对得起自己一直以来的辛苦付出。

以他们目前的地位来说，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倒也正常，但他们做得太过分了，竟然直接踩到了皇权之上，干出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勾当。

曹爽的日常饮食、车马乘舆都是帝王规格；家里的珍玩器物，跟皇宫里的一样奢华；家里姬妾无数，甚至把曹叡留下的才人都掳了去；又在家里蓄养伎乐、师工，偷拿皇宫的乐器，整天吹吹打打，十分热闹。

对皇帝都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欺负，对下面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。曹爽和他的党羽们在朝廷里就是霸王，谁要惹到了他们，马上会大祸临头。至于对地方政府的欺压，更是不胜枚举，他们敢公然侵吞国家土地，向各地政府索要财物，全国上下没人敢拒绝他们的要求。

要是皇帝手上有权力的话，曹爽这些行为每一条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可曹爽现在劫持了皇权，朝廷已经拿他没办法了。

曹爽和他们的党羽们已经把国家变成了自己的私人产业，他们对全国上下无休止的索取和压榨早已激怒了许多人，人们迫切希望有人出来主持大局，把这个匪帮从权力宝座上赶下去。

目前能够带人跟曹爽抗衡的人只有司马懿，所以朝廷上下都在盯着司马懿那边，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动作。

曹爽同样盯着司马懿，虽然那个老家伙这几年都在家养病，基本处于退隐状态，但曹爽还是不放心。

有一次，曹爽的党羽李胜去荆州担任刺史，临走前，曹爽让他去拜别司马懿，顺便探查一下老家伙的病情怎么样了。

李胜来到司马懿府上，司马懿躺在卧榻上，气若游丝，看到李胜进来，连忙让丫鬟扶自己坐起来。他伸手去穿衣服，衣服却掉到地上；又指着自己的嘴，示意丫鬟给粥喝，丫鬟端来粥，司马懿喝了几口，却咽不下去，汤粥流得满身都是。

李胜告诉司马懿，自己要去荆州当官了。司马懿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并州啊？那边靠近胡人，不好治理呀。”

李胜说：“不是并州，是荆州，您老人家听错了。”

司马懿又说：“去了并州，要好好保重呀。我老了，怕下次见不到先生了。”说着就流下泪来。

李胜也陪着痛哭流涕，心里却在暗笑，回去以后就向曹爽报告：老家伙活不了几天了，咱们不必担心他。曹爽对司马懿的警惕这才放松下来。

后人读到这段“诈病赚曹爽”，都说司马懿奸诈，其实司马懿当时的处境极端危险，装病也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不然曹爽很可能就直接下手把他除掉了。

现在曹爽一党控制着朝廷内外，司马懿为首的老臣们都战战兢兢，生怕被曹爽盯上，成为他的打击目标。当然，他们也在暗地里酝酿反击，但反击曹爽也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，稍不留神就是身死族灭的惨剧。所以司马懿他们丝毫不敢懈怠，一直密切关注着曹爽集团的动向，寻找他们可能出现的漏洞。

司马懿他们的机会很快就来了。

公元249年正月，曹爽带着小皇帝曹芳去洛阳郊外祭拜高平陵——高平陵是明帝曹叡的陵墓，按照礼法，是要定期去祭拜的。

这次出行，曹爽集团的主要人物全部出动了。在这之前已经有人提醒过曹爽：您和手下全部出城，万一城里出现变乱，有人把城门关上，怎么办？但曹爽没把这放在心上，这次还是带着全体人马出城了。

司马懿早已安排好了——他现在虽然不掌握实权，但他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都在朝廷里为官，手下有一些兵马，还有他在朝廷里的那些故旧也能提供一些支持。

曹爽的人刚一出城，司马懿就飞速进宫面见郭太后，向太后痛陈曹爽集团的罪行，得到了郭太后的支持，随后他拿着太后手谕出宫，向洛阳城各处政府机构发布命令：关闭城门，占住兵器库。他又派自己手下官员占据了曹爽在城内的兵营，然后在城外的伊水以北驻扎兵马，跟曹爽的军队对峙。

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带兵守住皇宫大门，又召集手下的“三千死士”出来作战。这些年，司马师暗地里养着许多“死士”，这些人的身份极为机密，他们平时作为老百姓散居在民间，一旦得到司马师的召集，就立即出来参与战斗。

凭着这些为数不多的兵力，司马懿勉强控制了皇宫和城门。

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曹爽去祭拜高平陵，所以这次事变史称“高平陵事变”。

司马懿随即以太后名义通告全国：曹爽、曹羲、曹训等人罪行深重，即日起罢免曹爽等人的官职，责令曹爽等人立即回家等候处置！

消息一出来，城里城外的人们都蒙了，曹爽更是如同五雷轰顶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曹爽才发下命令：军队就地驻扎，构筑防御工事，准备跟司马懿的军队对决。

但曹爽手下也有清醒的人，他的同党桓范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城去，找到曹爽，向他建议：带着皇帝去许昌（曹魏建国以后，许都改名为许昌），然后号召天下兵马攻打反贼司马懿。

其实当时曹爽手上握着极好的条件，曹芳这张最大的王牌在他手里，大量军队也跟在身边，洛阳城外还有他的一些兵营，许昌那边又有武器库，桓范又带来了大司农印章，可以向天下征集粮草。

而司马懿那点军队根本不够看，控制洛阳城都十分勉强。如果曹爽坚决果断一点，以皇帝名义号召天下兵马勤王，那么司马懿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谋反，仅凭一座洛阳城是根本挡不住曹爽的反攻的。

可惜曹爽是个没吃过任何苦的“官二代”，他已经被眼前的局面吓倒了，迟迟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该不该发起反击。

司马懿吃定了这一点，所以安置好各处兵马以后，就派出许多官员去游说曹爽，对他说：太后只是想夺你的权而已，只要你把手上的权力交出来，免官回家，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们，一定会保护好你们家族的利益，还可以保留你们家族的爵位，荣华富贵代代相传。

这些说客都是平时跟曹爽关系不错的，他们指天发誓，信誓旦旦地向曹爽保证自己没有骗他。而桓范等人则说司马懿绝对不能信，劝曹爽发起反击。

曹爽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信谁的。最后，一夜过去，眼看要天明了，曹爽才憋出来一句话：“要不，我还是当个富家翁吧？”

这一句话说出来，手下的人心就彻底散了。

既然主帅都选择投降，我们何苦还抛头颅洒热血？回到城里继续以前的生活不好吗？

于是曹爽向小皇帝请求：免除他们几兄弟的官职。同时回复司马懿：自己愿意自首，请求宽恕。

收到曹爽的回复以后，司马懿这边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终于放下心来了！

“高平陵事变”，司马懿和他的同党们冒着极大风险。

司马懿离开权力中心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，而他的同党们也一直遭受曹爽集团的排挤，手上的权力被大幅压缩，他们能调动的军队极其有限，甚至连平时养的“死士”都被当作了主力来使用。

更不利的地方是，小皇帝被曹爽控制在手上，司马懿的行为名不正言不顺，他实际上被困在洛阳城里了，只要曹爽以皇帝名义发号施令，洛阳就成了一座孤城，肯定支撑不住。

所以司马懿发起这次政变可以说是绝地反击，是孤注一掷。到底能不能成功，他自己

心里都没底。

他实际上是在赌：一是赌曹爽的行为已经惹怒了曹魏皇室的支持者，大多数朝臣会站到自己这边；二是赌曹爽是个废物，不敢还击。这两项都赌赢了，他才有成功的机会。

同时也要赌太后会支持他，他的兵力足够控制洛阳局势，以及他的准备活动不被曹爽察觉……所有这一切事先都难以保证，能不能成功全靠天意。

最终的结果是，天意站在司马家这边，司马懿赌赢了！

回到城里以后，曹爽乖乖地回家，满怀忐忑等待司马懿对他的“宽恕”。

等来的结果却让他无比郁闷。

司马懿派人围住曹爽的府邸，所有人不得出入，又在四周建起塔楼，密切监视着曹爽家里的一举一动。曹爽家族的所有人都沦为了囚犯，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，甚至需要请求司马懿赐予食物。

同时，司马懿紧锣密鼓地展开对曹爽党羽的审判工作，没过多久就取得了重大“成果”：黄门张当在监狱里招供，曹爽、何晏等人密谋在当年三月发动叛乱，正在私下练兵。

这下曹爽的罪名就坐实了，随后由皇帝下诏：逮捕曹爽及其党羽，灭三族！

司马懿的雷霆手段震慑了所有人，皇室的支持者们到这时才发现自己选错了人，原本希望有人来赶走曹爽，拯救皇室，却不承想前门拒狼，后门引虎，消灭了曹爽，却引来了更加凶残的司马懿。

但他们的觉醒来得太迟了！

曹爽集团覆灭以后，曹魏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制衡司马家族了。虽然皇帝和太后还在，但他们早已被曹爽剥夺了权力，现在权力又从曹爽手上转移到了司马家族手上，皇帝只能在旁边看着。司马家族跃过龙门，从被排挤的边缘人物，一跃而为曹魏的实际掌权者，整个朝廷都被他们把控了。

三国争雄的最终结果也由此确定下来了。尽管三个国家都对这个结果不服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

只有曹魏国内还有些抵抗势力，之后几年，对司马家族不满的人们发动了许多叛乱，但都被司马懿父子镇压了下去，史称“淮南三叛”。

淮南一叛

王凌是东汉末年的司徒王允的侄儿，目前在曹魏朝廷里担任司空。

他同时也是曹魏的著名将领，参加过许多战役，战功卓著，因此曾得到曹爽赏识，受到曹爽大力提拔。

司马懿也极力拉拢王凌，诛灭曹爽以后，司马懿就把他任命为太尉，让他继续留在权力中枢。

但王凌内心却对司马懿专权非常抵触，想要不计代价干掉司马懿。

朝廷目前已经被司马懿控制了，王凌找不到机会，索性来个釜底抽薪。他跟自己的外甥令狐愚谋划，另外立一个曹氏皇帝，到许昌再建一个朝廷，跟司马懿控制的朝廷分庭抗礼。

他们选中了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。令狐愚是兖州刺史，而曹彪的封地就在兖州，曹魏的国家政策严厉限制亲王的自由，地方政府可以监视亲王的一举一动，所以曹彪实际上在令狐愚控制之下。

令狐愚派人暗地里联系上曹彪，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曹彪当然没法抗拒，只能含糊答应着。

不料在这紧要关头，令狐愚竟然突然病逝了！

他手下的官员杨康害怕被牵连，立即向朝廷告发了令狐愚密谋叛乱的事，于是司马懿知道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。

但司马懿十分镇静，没有立即捉拿王凌，只是静静地派人去兖州接替了令狐愚的位置。表面上一切如常，似乎朝廷什么都不知道。

王凌当然不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泄露了，还在积极谋划下一步动作。

公元251年，东吴孙权年老体衰，认为自己已经撑不了太久了，为了防止自己死后曹

魏来进攻，便派兵抢先封锁长江以北的涂水。

王凌当时正在镇守扬州的寿春，便以这件事为借口，请求朝廷出兵“教训”东吴。他认为朝廷只要决定对东吴用兵，就得把扬州地区的兵权交给他，他拿到这些军队，便可以反对司马懿了。

司马懿一声冷笑，直接驳回王凌的请求。

王凌还没明白真相，又派自己的手下去找当时的兖州刺史黄华，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，希望黄华跟自己共同举事。

哪想到王凌的手下和黄华一合计，竟然联名写了一封书信，把王凌的阴谋原原本本报告给了司马懿。

这下一切都曝光出来了。王凌也终于知道自己的阴谋泄露了。

司马懿却表现得十分大度，先是发下诏书赦免王凌的罪行，随后又亲自写了一封信，以无比温和的言辞抚慰王凌，劝他不必担心，朝廷并不打算治他的罪。

同时，司马懿亲自带领大军从水路杀向扬州，几天之内就来到寿春城下。

王凌刚读完司马懿的书信，正在感叹司马懿的宽宏大量的时候，却发现朝廷大军已经开到城外了！

王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好连忙把自己绑起来，乘着小船到城外，当面向司马懿请罪，同时献上自己的官印、节钺。

司马懿先让人解开王凌身上的绳索，又把官印、节钺还给他，随后沉下脸说：“我宁负卿，不负国家，得罪了！”于是让人把王凌押解上岸，带往洛阳。

在路上，王凌满心狐疑，不知道司马懿会怎么处置自己，于是请求士兵给司马懿带信，让司马懿送给自己几根棺材钉子，司马懿立即送来了。王凌这才死心，他走到项县，看到附近有贾逵（字梁道，曾辅佐曹操、曹丕、曹叡，病逝于公元228年）祠，便大呼道：“贾梁道，王凌至死忠于大魏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知道！”随后便在贾逵祠旁自杀

了。

司马懿的清算随后开始，他进入寿春以后，把参与这起阴谋的人们都抓来审问，最后降罪：曹彪赐死，家人发配平原郡，其余参与者全部灭三族！

回到洛阳以后，司马懿继续报复，下令把王凌、令狐愚开棺戮尸，暴尸三日，两人的印绶、朝服全部烧成灰烬，就地掩埋.....

一大波忠于曹魏的老臣便这样被消灭了，剩下的人们更加战战兢兢，不敢再触碰司马家族的底线。

最后，司马懿把曹魏的王爷们全部迁到邺城，让官员严厉监视，不准他们相互往来。

曹魏王室由此全体变成了囚犯，失去了一切反抗能力。

司马懿一生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。平定王凌之后三个月，这只战斗了一生的老狐狸，在心满意足中离世了。

篡位的交接棒交到了司马懿的儿子们手上。

司马师和司马昭都是极其优秀的接班人，他们接过老爹未完成的事业，进一步掌控朝廷，对金銮殿上那把熠熠生辉的皇帝宝座发起了冲击。

他们没受过曹家恩惠，没有“先帝托孤大臣”的名誉负担，做起事来更加肆无忌惮，跟皇权的碰撞也更加激烈。

而皇帝也被迫用激进手段自保。

曹魏从此进入了权臣与皇帝激烈交锋的时代。

第十七章 权臣、幼主，风雨中的皇权（上）

孙权晚年的大错

曹爽与司马懿轮流架空皇权的时候，东吴也出现了类似的局面，东吴的权臣是诸葛恪与孙峻、孙綝(chēn)，被架空的皇帝是孙亮。

一切还要从孙权晚年办的糊涂事说起。

孙权年轻的时候十分英明，执政几十年没犯过大错，不料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却连出昏招。

孙权有七个儿子，分别是：孙登、孙虑、孙和、孙霸、孙奋、孙休、孙亮。

孙登很早就被立为太子，受到孙权的重点培养。

当年孙权向曹丕称臣，曹丕多次要求东吴把孙登送到魏国去当侍子，孙权坚决抵制，最后不惜跟曹丕翻脸，终于把孙登保了下来。

而孙登也对得起父亲对他的栽培，他成年以后，才干卓越而气度恢宏，完全符合帝国接班人的标准。

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，东吴的未来会非常光明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公元241年，年仅三十二岁的孙登病逝。

孙权悲痛难状，只好重新找继承人。

次子孙虑也在多年以前去世了。剩下的皇子里面，三子孙和、四子孙霸都特别受孙权宠爱。权衡利弊以后，孙权在公元242年正月立孙和为太子，几个月以后，封孙霸为鲁王。

晚年的孙权优柔寡断，虽然已经立了孙和为太子，但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他同样舍不得孙霸，于是让两个儿子继续住在一起，品秩待遇也都一样。

大臣们觉得这样不妥，纷纷劝谏，要求分清楚太子和藩王的地位。孙权这才把他们分

到了不同的宫殿，待遇也区分开了。

但这给了年轻的孙霸一个错觉：他本来是跟太子平等的，现在受到打压，被降级了。

孙霸和他身边的官僚们都愤愤不平，想跟孙和争个高下，于是开始攻击孙和的人。

孙和身边的官员们感到气氛不对，也开始躁动起来。

这时候东吴的老臣们基本都已经故去了，朝廷是“官二代”们的天下。大家都是养尊处优的年轻人，吃不得一点儿亏，既然情绪被点起来了，大家便都聚到自己的主人身边，指桑骂槐，吹胡子瞪眼，跟对方集团明里暗里斗起来，史称“南鲁党争”（“南”代表太子，因为东吴太子住南宫）。

有些心术不正的人觉得这是上位的好机会，便加入自己认为会获胜的一方，甚至主动挑事，攻击对方。

有些官员之间本身就有私人矛盾，这时候正好借题发挥公报私仇。于是两派的争斗变成了大家发泄情绪和攻击政敌的机会，卷进来的人便越来越多了。

双方的争斗迅速升级，变成了两个政治集团的互相攻击，最后蔓延到了整个朝廷。

而朝廷官员们也被迫选边站，其中，孙和一边有顾谭、吾粲、朱据、诸葛恪、滕胤、施绩、丁密等人，孙霸那边是步骘、吕岱、全琮、吕据、孙弘等人。

朝廷因此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，甚至号称“举国中分”！

这股风潮更是进一步蔓延到了宫廷内部。

孙权的长女名叫孙鲁班，因为嫁到了全家，便被称为全公主。她跟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有仇，怕孙和当上皇帝以后报复她，于是也加入诋毁孙和的阵营中来。

有一次，孙权生病，孙和去宗庙祭祀，孙和的太子妃是张氏，张氏的叔父家离宗庙很近，便邀请孙和顺便去他家里坐坐。

全公主探听到了这个消息，马上到孙权跟前告状，说：“太子借口去宗庙，其实是去

张氏家里，不知道在商量些什么事。”又说，“王夫人听说父皇病了，面露喜色。”

孙权听到这些话，禁不住勃然大怒，从此疏远了孙和，而王夫人也是又惊又恐，不久就离世了。

在各方势力的联合诋毁下，孙和的地位明显下降，太子之位有了松动的迹象。

而孙权本人是什么态度呢？

其实以孙权的威望，他只要坚持维护太子的地位，这场党争就很容易平息下去。可惜晚年的孙权已经明显昏庸了，缺乏基本的判断力，他犹豫了很久以后，给出的处理方案竟然是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。

他认为这场党争纯粹是两个儿子那些手下挑起来的，便告诫两个儿子：好好钻研学问，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！

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理方式反而鼓舞了那些人，两派人马都感觉看到了获胜的希望，虽然孙和、孙霸两兄弟不敢公开说话了，支持他们的官员们却斗得更凶了。

关键时刻，两派人马都急于寻找外援，于是都把目光放到了东吴头号重臣陆逊身上。

陆逊现在已经是东吴丞相，在朝廷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且他对人、对事从来都有极其精准的判断，在东吴民众心里，陆逊已经是衡量对错的尺子，他的表态，对舆论会有很大影响。

陆逊驻守在武昌，并没有参与到朝廷里这些争斗中来，于是两派人马都不断去联络他，希望他表态支持自己这一方。

一开始，陆逊并不想表态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两宫相争，必然招祸，这是古人非常忌讳的事情啊。”

孙和的地位继续下降，随后更出了一件大事，让孙和这一派的人彻底急了。

有一天，孙权召大臣杨竺谈话，杨竺极力推崇孙霸的才干，建议孙权改立孙霸为储君，孙权口头上答应了。

不料却有孙和的眼线躲在孙权床下，偷听到了两人的谈话，赶忙出去报告给了孙和。

正好陆逊的侄儿陆胤要从建业去武昌，孙和就秘密接见他，说自己目前的处境极度危险，要他帮忙请陆逊出来说话。

陆胤到武昌以后，把孙和的情况一说，到这一步，陆逊终于坐不住了，于是不避嫌疑，向孙权上了一封奏表，说：“太子乃国之正统，鲁王只是藩臣而已，两人有上下之分，方是国家安定之根本。”

其实陆逊并不是站在太子一方，而是担心孙权随意改换储君，造成国家动荡，为了国家利益，他才冒着政治风险站出来说话。

不料孙权看到奏折以后勃然大怒，一是怀疑太子勾结朝中重臣，二是怀疑有人偷听到了他的私密谈话，两件事都是他绝不能接受的。

孙权立即调查谁泄露了他的机密谈话。问陆逊，陆逊也莫名其妙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奏表涉及什么“机密”了，只好交代：陆胤跟他说过朝廷里的情况。

孙权又召陆胤来拷问，陆胤当然不肯供出孙和，便一口咬定：“是杨竺把跟陛下的谈话转告给了下臣。”

孙权气得发抖，把杨竺抓进监狱拷问。

杨竺禁不住酷刑，屈打成招，他咬牙切齿，攀扯上陆逊，连续供出了陆逊二十条罪状。

孙权随后把杨竺斩首，又让人拿着这二十条罪状去武昌，当面申斥陆逊。陆逊一生没犯过错，没想到老却惹来这场羞辱，他满心羞愧，含垢忍辱，不久以后就抑郁而死了。

孙权还不罢休，又派使者拿着二十条罪状去诘问陆逊的儿子陆抗。陆抗据理力争，终于让孙权的使者无话可说，孙权的态度也终于有些松动了。

到这时，两宫之争出现了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，东吴朝廷被彻底割裂开来，剑拔弩张，人人自危。

孙权想强行把事情压下去，撤换了许多激进的大臣，双方的争斗才逐渐缓和下来。

但这件事成了孙权的一个心病。当年，袁绍没能调和几个儿子之间的纷争，在他死后，几个儿子间爆发激烈内战，终于导致了袁氏集团的覆灭，这一幕，孙权是亲眼见过的。

孙权非常担心袁绍家族的悲剧在自己家族内重演，之后很多年，他都在考虑这个事，终于在公元250年下定决心，发布命令：废掉孙和太子之位，软禁在宫中；赐死孙霸，孙霸党羽全部处死！

消息一出来，孙和的支持者们都崩溃了。

骠骑将军朱据和尚书仆射屈晃带领众多官吏，在头上涂满污泥，绑着双手，到宫门前为太子请命。

孙权在高台上看到这一幕，很不高兴，把两人杖责一百，降职处分。

后来，无难督陈正和五营督陈象又上书，以春秋时代晋献公杀太子申生的故事劝谏孙权，孙权大怒，灭了两人满门。

太子辅义都尉张纯上书劝谏，也被处死。

还有无数大臣因为替太子喊冤，都受到了孙权的处罚。

孙权已经铁了心：这个太子绝不能留！哪怕其他人不适合当太子，也要换人！

于是他冒着“主少国疑”的风险，强行换了太子，终于把东吴朝政带上了歪路……

诸葛恪专权

前面说过，孙权有七个儿子，现在前四个儿子死的死，废的废，还有谁可以继承皇位呢？

五子孙奋性情暴戾，常常胡作非为，而且娶了袁术的孙女为妻，把国家交给他，孙权不放心。

六子孙休的母亲王夫人（跟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是两人）不受宠爱。

七子孙亮年纪太小，目前只有七岁。

这样看来，他们都不太让人满意。其中只有孙亮聪慧过人，最得孙权喜爱，他的母亲潘淑也很受宠爱，立他为太子是一个勉强能接受的方案。

全公主也在积极活动，只要能扳倒孙和，她就乐意，于是她时常在孙权面前夸赞孙亮，让孙权对孙亮的印象越来越好了。

公元250年十一月，孙权正式下诏，立孙亮为太子，半年之后，又立潘淑为皇后。

这是一记严重的昏招！东吴从此走上了曹魏的老路。

两年以后，孙权病重。看着仅仅九岁的太子，孙权也有点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了，想再把流放在外的孙和召回来，然而全公主和大臣孙峻、孙弘等人坚决劝阻，孙权只好打消了这个想法。

公元252年四月，孙权驾崩，孙亮即位为东吴皇帝。

孙权临终时为孙亮指定了几个辅政大臣，主要有：大将军诸葛恪、侍中孙峻、少傅孙弘、太常滕胤、荡魏将军吕据。

其中诸葛恪是诸葛瑾的长子（诸葛亮的侄儿），代表着朝廷里的“官二代”，是这几年最受孙权赏识的人；孙峻是孙坚的弟弟的后人，代表宗室。这两人权势最大。

孙弘的身份，史书上没有记载，可能也是宗室。但他是个阴险小人，惯于用阴谋诡计

害人，就在孙权卧病的这段时期，他就伪造诏书，赐死了当朝驸马、东吴重臣朱据。

另外两人——滕胤是德高望重的老臣，吕据是军中强人，两人是连襟关系，又都跟诸葛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孙权把这些人糅合到一起，本意是希望他们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，共同维持朝政的稳定。

然而这个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！

不说新皇帝孙亮年仅九岁，即使他是成年人，他也面临严重困难——孙亮是被临时提拔上来的，没有经历一个培养的过程，缺乏政治根基！

当年孙权为了培养孙登，历经二十年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他培养成了合格的接班人。

后来的孙和就没有经历这个过程，所以政治基础不牢靠，在政敌的攻击下难以抵挡，以至于有了“南鲁党争”。

现在的孙亮更没有政治基础可言，怎么有能力把权力握在手上？

这种时候，要是有个强势太后出来撑场面，还能保一保小皇帝，偏偏前不久宫廷里又出了一件诡异事件.....

孙亮的母亲潘淑本来已经被立为皇后了，孙权应该是希望她来保护未来的小皇帝。而且这女人有野心，有手段，看来会成为一个强势太后。

孙权病危的时候，潘皇后忽然找到孙弘，询问西汉初年吕后临朝听政的故事，没过多久，潘皇后暴毙.....

具体的内幕，外人无法知晓，但对孙亮的影响是致命的——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他了，这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完全暴露在众多阴谋家面前，任凭处置。同时，东吴的皇权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任由人们争抢。

几个辅政大臣首先看清这一点，所以立即行动起来，争取把更多权力攫取到手上

——这种时候手上权力越多，自己越安全。

孙权刚驾崩，孙弘就封锁消息，秘不发丧，同时假传圣旨，准备诛杀诸葛恪。

孙峻得到消息，急忙通知诸葛恪。于是诸葛恪假意请孙弘商量事情，就在座席上刺杀了孙弘，夺回朝政主导权，然后为孙权发丧。

从这一刻起，东吴的皇权就已经丢失了，几个辅政大臣成了实际掌权者。

辅政大臣里面以诸葛恪和孙峻为首，而孙峻又表现得十分低调，处处迎合诸葛恪，所以诸葛恪成了朝廷里无可争议的第一人，朝政大事全部由他处理，皇帝孙亮只是个摆设罢了。

这种局面跟十年前的曹魏相似，诸葛恪就如同当年的曹爽，他的想法也跟当年的曹爽相似，也准备在东吴干一番大事，通过逐步强化自己的地位，达到最终篡权的目的。

他首先收买人心。

孙亮即位以后，诸葛恪被拜为太傅，为百官之首。他取消了孙权末年的一些苛政，减免税赋，善待百姓。东吴朝政为之一新，百姓也非常感激诸葛恪，据说诸葛恪每次出行，都有许多仰慕他的百姓远远围观。

同时，诸葛恪也严厉限制宗室的权力。他发下命令，迁移孙奋到豫章、孙休到丹杨，通过这种方式削弱两人的实力。孙奋不肯答应，诸葛恪就写信给他，提醒他注意孙霸的“前车之鉴”，在诸葛恪的威胁之下，孙奋只好服软，同意了迁移的命令。

但诸葛恪还是担心自己威望不够。他当官这么多年，最大的功绩是平定山越，这样的功绩根本配不上他现在的地位，所以他亟须为自己添加一些政绩。

当初曹爽因为缺少政绩，便强行对蜀汉用兵，希望用军功来提升自己的威望，现在诸葛恪也是同样的想法，他的目标是曹魏。

曹魏比东吴强大，直接发动战争的话，国内肯定不同意，所以要想个办法挑动他们先来攻击。

目前东吴和曹魏的边界在淮南地区，而淮南地区冲突的热点在濡须口附近。

濡须口以北有濡须水，向北联通到巢湖。东吴曾经在濡须水上修过一座堤坝，叫东兴堤，如今已经废弃了。诸葛恪掌权以后，马上派民夫重修东兴堤。

东兴堤一修起来，巢湖水位上升，会淹没北面的一些曹魏领土，属于变相侵略。何况东兴堤所在位置本来就是两国冲突的焦点所在，这里的任何动静都会引起双方大打出手，所以诸葛恪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挑事。

而曹魏那边也非常配合。

目前曹魏掌权的人是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，他也正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本来听到孙权驾崩的消息，司马师就已经准备出兵了，现在诸葛恪又来主动挑事，正中司马师下怀：立即满足他！

司马家族的狠人

司马懿有九个儿子，其中，长子司马师最有勇略，是一等一的狠人。

年轻的时候，司马师娶了夏侯尚的女儿夏侯徽。夏侯徽不仅出身高贵（她是夏侯玄的妹妹，曹真的外甥女，曹爽的表妹），而且聪明过人，十分有见识，司马师做决断，往往要听取她的建议。可以说，她是真正的“贤内助”。

两人度过了一段恩爱时光，夏侯徽接连为司马师生下五个女儿，夫妻和睦，琴瑟甚笃。

不料司马家族和曹爽家族很快成了竞争对手，司马师对夏侯徽这个枕边人非常不放心，直接毒杀了她，另外娶了吴氏为妻。

吴氏出身不够高，没过多久就被休了，司马师又娶了出身名门的羊徽瑜为妻。

似乎冥冥中有天意，杀妻以后这些年，司马师跟吴氏、羊徽瑜都没能生下一男半女。眼看人过中年，快要绝后了，司马师终于着急起来，只好过继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攸，偌大的家业才算找到继承人了。

高平陵事变之前的晚上，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听说了父亲的计划。司马昭担心得一夜没睡，司马师却一点儿都没事，呼呼大睡。

第二天发动兵变，司马师把自己蓄养在民间的死士召集出来，成为控制洛阳城的关键兵力，自己又亲自带兵守住司马门，一举一动都如同征战多年的老将，以至于父亲司马懿都禁不住惊叹：“我儿子这么有本事！”

兵变以后，司马师被加封为卫将军，正式执掌大权，随后也参加了讨伐王凌的战争。

司马懿过世以后，司马师便成了家族的领军人物，朝政大权都落到了他手上。

但他毕竟是新人，缺少威望，要提升威望，最便捷的方法是用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。

公元252年四月，东吴孙权驾崩，太子孙亮继位。司马师想趁丧攻打东吴，随后诸葛

恪又重修东兴堤，给了司马师开战的理由。

经过讨论以后，曹魏决定分三路大军，分别由司马昭、毋丘俭、王昶统领，进攻东吴的东关、武昌、南郡。

其中，司马昭率领的七万东路军是这次出征的主力，司马昭为都督，手下还有诸葛诞与胡遵两员大将。而东吴方面，由诸葛恪率领四万大军迎击。

十一月，东路大军到达东关。

东关在濡须口以北，地势十分险峻，东部有濡须山，西部有七宝山，中间有濡须水流过，东兴堤就建在两山中间、濡须水上。诸葛恪又在东兴堤两头依山建了两座城堡，两座城堡各有上千士兵守卫，互相接应，极难攻克。

魏军先在濡须水上建了浮桥，从浮桥登上东兴堤，再从东兴堤自下而上攻打两边的城堡，战争进行得异常艰难，迟迟没能打下城堡。

这时候诸葛恪的军队已经赶到附近，他们本来想走陆路，翻过七宝山去攻打魏军，诸葛恪手下的老将丁奉却献计说：“这样翻山过去恐怕太迟了，不如咱们兵分两路，我带领三千精兵从水路前进，先一步赶往东兴堤。”

于是丁奉从东兴堤以北的巢湖上乘船疾行，趁着北风，两天时间赶到了东兴堤。

东兴堤上的只是魏军的先头部队，人数不多。曹魏将领们根本没想到吴军会这么快来到，正在堤上摆酒宴取乐。丁奉突然杀到，当时天降大雪，丁奉对手下士兵们大吼：“取封侯爵赏，正在今日！”让士兵们脱掉铠甲，扔掉长枪，人人手持短刀、盾牌，冲入魏军阵营乱砍。

看到吴军拿短刀来打仗，魏军将帅们都没放在心上，还在暗笑。不料吴军这些勇士都豁出性命来了，拼死力搏，短刀、盾牌又适合近战，一时间杀得魏军招架不及，阵容大乱。

东兴堤上的魏军先头部队向后方溃逃，众人一起拥上浮桥，很快把浮桥压塌了，随着一声震天巨响，桥上士兵全部落到河里，淹死的不计其数，乐安太守恒嘉等将领也都溺水

身亡。

随后东吴的吕据等人也从山上杀来了，于是魏军阵营全体崩溃，军士四散奔逃。

这一战，魏军死伤上万人，丢下骡马数千匹，兵器辎重无数，这些都成了东吴的战利品。

听到东线主力部队败退了，中线、西线魏军也只好撤退，这次伐吴以大败告终。

败退回来的路上，司马昭召集下属们问道：“这次失败是谁的责任？”

手下参军王仪答道：“责任在元帅（司马昭）。”

司马昭顿时大怒，说：“你是想让我来背锅吗？”马上下令把王仪拖出去斩了。

不过回到朝廷以后，司马师的表现却跟他弟弟截然相反，当时朝堂上议论如何处罚参战的将领们，司马师抚慰大家道：“当初公休（诸葛诞）劝孤不要兴兵，孤不听，致有今日之败。此我之过也，诸将何罪？”

于是下令赦免了大部分将领的罪行，只处罚司马昭一人，削了他的爵位。

这次受到赦免的将领包括毋丘俭、诸葛诞等人，他们都是曹魏军队里的顶级干将，司马师赦免他们本来指望可以换来他们的感激，不料却给自己的家族带来了大麻烦……

权臣对权臣，黑吃黑

另一边，东兴的大胜极大鼓舞了诸葛恪。

回到建业以后，诸葛恪受到极度褒奖，被任命为丞相，进封阳都侯，加荆、扬二州牧，督中外诸军事。

这时候诸葛恪在国内的声望如日中天，他希望趁热打铁，再来一场对曹魏的大胜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。

第二年二月，吴军刚刚从东兴前线回到建业，诸葛恪又在朝堂上提出：希望再对曹魏用兵。

大臣们全体反对，理由是军士疲劳，国力虚耗，亟须休整。当然，大家不好说出口的理由是：诸葛恪想挟持国家军队替自己刷政绩，这样的战争根本不符合国家利益。

诸葛恪的好友丹杨太守聂友、辅政大臣滕胤等人都出来劝说诸葛恪，但都没用。

诸葛恪坚决驳回所有反对意见，还亲自写了一篇长文，以诸葛亮北伐为例子，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：“长江天险不能长久依恃，我们不能满足于偏安一隅，必须替子孙后代考虑。只有尽力消灭曹魏，才能保得子孙后代平安。”

其实诸葛恪这番言论本身没错，东吴目前的处境跟蜀汉类似，确实都需要主动对外出击，才能保得子孙后代平安。可惜诸葛恪对外用兵却是出于私心，他不顾客观条件，在将士没有得到休整的情况下，强行出兵，从军事上来说，已经处于危险境地了。

目前诸葛恪已经完全把控了朝廷，所以尽管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，却还是阻止不了他。当年三月，刚刚开回建业的东吴军队又被调集起来，再一次踏上了远征之路。

这次诸葛恪赌上了全部国力，一次性派出二十万军队，发誓要给曹魏一点儿厉害瞧瞧。

同时他还联络上蜀汉的姜维，让姜维从陇右地区牵制曹魏。

这是诸葛恪的又一个错误，他以举国之力北伐，没给自己留退路，一旦北伐失败，民众的失望情绪就会特别强烈。

而朝中大臣全体反对，也让这次出征的队伍士气低了不少。

诸葛恪的另一个错误是没有明确目标。同样是北伐，当年的诸葛亮一直有清晰的战略意图，要么拿下关中的城池，要么攻取陇右。而这次诸葛恪的北伐要实现什么目的呢？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。

一开始，诸葛恪只是指挥大军向着淮南地区横扫，淮南的曹魏民众扶老携幼向北方逃去，丢给东吴大片无人的土地。

手下劝告诸葛恪：敌人的民众全部逃窜了，我们拿到这么多荒地并没有什么用处，而且深入敌境已经太远了，太危险，不如放弃这种全面推进的战法，主攻敌人的特大城市。

曹魏在淮南地区的主要城市是合肥新城，目前合肥新城已经在吴军后方。诸葛恪听了手下的建议，便不再向北推进，而是撤回军队，包围合肥新城，于是这场战争就变成了东吴对合肥新城的攻城战。

诸葛恪以举国之力围攻一座城池，从战略上来说就已经输了。如此高昂的开销，要求前方军队必须迅速取得胜利。只要曹魏方面守住城池，甚至即使守不住，只要防守的时间足够长，东吴就会被巨大的战争成本压垮。

所以曹魏方面只需要一直坚守，等待敌人崩溃的时机再发起反击。

曹魏方面也看清了这一点，所以司马师听取手下的建议：只让西部的军队主动出击去攻打姜维；合肥新城这边，却让援军远远扎下营来，不出战，只是让他们深沟高垒，看着吴军攻城。

姜维那边遇到了跟当年的诸葛亮同样的问题：粮草不足。他看到曹魏大军来到，所以很快率军撤走了。

合肥新城这边却战况激烈。城内守军只有三千人，由一个叫张特的将领指挥，硬是顶住了东吴二十万大军的进攻（古代战争人数有很大水分，不能完全相信）。

战争相持了三个月，合肥新城内的守军战死过半，但仍然坚守，诸葛恪终于紧张了。

当时正值盛夏，暑热加上被污染的饮水，击倒了很多士兵，瘟疫很快在东吴军营内蔓延，士兵们人人自危，苦不堪言。

将官们把情况报上去，诸葛恪却怪他们扰乱军心，要杀掉报告的人，所以再也没人敢报告真实情况了。

诸葛恪已经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。前方的士气极度低落，悲观情绪在军营里蔓延。军队高层也迅速分化，将领们都满怀怨恨，抱怨诸葛恪的胡乱指挥，甚至有将领带领士卒逃向了曹魏。

曹魏方面，司马师看到时机成熟，便命令早已在附近待命的文钦、毋丘俭出动，准备从四面合围，在合肥新城附近歼灭吴军。

看到这情形，诸葛恪再也不敢硬撑下去了，只好赶忙带领军队撤回了后方。在撤退的路上，诸葛恪遭到文钦带领的魏军主力拦截，吴军死伤上万人，才勉强撤走。

诸葛恪还不死心，又带兵跟魏军相持了一个月。当年八月，后方的人们已经不耐烦了，召诸葛恪回朝的诏书一封接一封地送来，他才勉强回建业去了。

新城之战的惨败让诸葛恪声名扫地，在国内的形象彻底逆转，从朝堂到民间，人们都在怀疑他的能力。执政仅仅一年的诸葛恪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。

不过，归根结底，新城之战的失败对东吴的伤害并不算致命，曹魏方面也没有继续南下的计划，这时候诸葛恪如果好好休养生息，还有机会逐步挽回形象。

可惜他的敌人们不会给他机会了。

当年十月的一天，小皇帝孙亮召诸葛恪进宫赴宴。诸葛恪心里有些疑虑，但还是去了。

刚走到皇宫门口，忽然有几个宫里的官员给诸葛恪送来密信，说：“今日宫里气氛与往常不同，小心！”

滕胤听说以后也劝诸葛恪不要入宫，但诸葛恪考虑再三，还是进去了。

不过诸葛恪也有所准备。他有“剑履上殿”的特权，所以这次特意带着佩剑进宫；又号称“身体不好，平常要服药酒”，所以带着自己的酒。

宴席上，孙亮和孙峻都在，两人劝酒，诸葛恪却不喝，默默地取出自带的酒喝了起来，孙亮等人也没说什么。

酒过三巡，孙亮找借口出去了，孙峻也借口如厕，去了外面。

不一会儿，孙峻身穿铠甲，拿着长刀进来，大叫：“有皇帝诏书，诛杀反贼诸葛恪。”四面的伏兵一拥而起，把诸葛恪和手下砍翻在地。

孙峻随后出宫，指挥军队四处搜捕，把诸葛恪家族全体诛杀，夷灭三族！

事情发生得十分突然，诸葛恪在朝廷里的同党们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只得接受既成事实，于是诸葛恪家族的势力就这样覆灭了。

孙峻成了这次事变的最大赢家。他本来代表着宗室力量，跟诸葛恪是相互制衡的关系，但他伪装得相当好，一度看起来像是诸葛恪的亲密战友，以至于让诸葛恪和他的同党们都没有防备，才在关键时刻一击成功。

这次事变是曹魏高平陵事变的翻版，结局也类似——由于朝政大权已经落到了权臣手上，所以当权臣被诛杀以后，权力并没有回到皇帝手上，而是立即转到了下一个权臣手上。小皇帝孙亮自始至终只是看客而已。

消灭诸葛恪势力以后，孙峻成了东吴朝廷里的头号权臣，他让孙亮封自己为丞相大将军，自己独霸朝廷。

现在孙峻就担心一件事——小皇帝虽然好控制，但还有个废太子孙和在在外地，万一诸葛恪的同党拥立孙和为帝，来跟自己分庭抗礼怎么办？

所以他借口说“孙和跟诸葛恪勾结，密谋篡位”，派人赐死了孙和。

孙峻这才彻底放心了。

东吴也从此进入了孙峻专权的时代。

同一时期，曹魏那边的权臣也在兴风作浪，这次的主角是司马师。

天道轮回，司马师废魏帝

一场新城之战，让两个权臣的命运走向了相反方向。

东吴的诸葛恪声名扫地，以至于被政敌诛杀，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。

曹魏那边，司马师却赢得了巨大的名声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朝廷里的地位。

这使得他可以做出更加过分的事情。

公元254年，小皇帝曹芳已经二十二岁了。他当皇帝十五年，先后被曹爽、司马懿、司马师架空，一直没能掌握实权。现在他的一切都在司马家族控制之下，外界对他的情况完全不了解，只知道有这样一个皇帝存在而已。

这一年二月，沉寂了许多年的皇宫，突然爆出一则重大消息：有人在密谋推翻司马师，而背后的主谋可能就是曹芳！

根据史书上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看，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：

已经成年的曹芳，急于摆脱目前的傀儡身份。

但谁能帮他呢？

整个朝廷都在司马家族控制之下，曹芳能指挥的人屈指可数；郭太后早已被隔离起来，无法联络；而曹氏诸王全体受到打压，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，更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。

曹芳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两个亲戚：中书令李丰、光禄大夫张缉。

李丰的儿子娶的是曹芳的姐妹齐长公主，张缉的女儿是曹芳的皇后，他们算是曹芳唯一能依靠的人。

但这点资源实在可怜。张缉从当上国丈以后就被司马师冷落了，目前赋闲在家；李丰虽然官职不小，但并没有多少实权（实权都在司马师和他的党羽手上），特别是手上没有军队。

他们又联络上同样没有实权的夏侯玄。

夏侯家族在曹魏内部是一个地位独特的家族，他们不仅跟皇室、跟曹爽关系密切，跟司马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夏侯玄。他是曹爽的表弟，曾经跟曹爽一起策划入侵蜀汉，但他又很受司马懿赏识，同时他还是夏侯徽的亲哥哥、司马师的大舅子。

曹爽时代，夏侯玄是曹爽的亲信之一，地位尊崇。曹爽一党被诛灭以后，司马懿立即把在外带兵的夏侯玄召回洛阳，夺了他的兵权。

同一时期，夏侯玄的叔叔夏侯霸害怕受迫害，逃到了蜀汉，夏侯家族的实力严重下滑。

夏侯玄不愿背叛国家，又没有能力跟司马家族对抗，只能接受司马家族的安排，交出一切权力，小心谨慎地生活着。

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他想要的。

现在李丰等人联络上夏侯玄，许诺他，等除掉司马师以后，就扶植他来取代司马师的位置。夏侯玄同意了。

于是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“造反小组”开始了自己的行动。

他们先通知李丰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，让他借口朝觐皇帝，带兵进入洛阳，对司马家族发起攻击。但司马师警惕性很高，直接拒绝了李翼的请求，李翼的计划失败。

张缉等人又心生一计，让曹芳下令册封贵人，册封仪式上，宫里会有大量卫兵出动，他们准备调动这些卫兵诛杀司马师。

李丰又说动了黄门监苏铄、永宁署令乐敦、冗从仆射刘贤等人，让他们跟自己配合行动。

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就等册封仪式了。

然而当今朝廷是司马师的朝廷，他们那点计划哪里瞒得过司马师呢？

司马师很快得到了情报，他立即出手，让人把李丰劫持过去，当面质问。

李丰被逼不过，大骂司马师。司马师暴怒，让人用刀把打死了李丰，然后下令：捉拿张缉、夏侯玄等人，交给廷尉，严厉逼供。

夏侯玄等人坚决否认所有指控，然而没用。司马师下令：废张皇后，处死张缉、夏侯玄以及他们的一切同党，灭三族！

朝廷里仅剩的一点儿忠于曹芳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。

接下来轮到曹芳本人。

当年九月，司马师联合满朝文武，向郭太后提出：曹芳沉溺于女色，亲近小人，不理朝政，请太后效仿霍光废刘贺故事，废曹芳，另立新帝。

尽管“不理朝政”这种理由实在令人瞠目结舌，但郭太后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同意司马师的要求。

当了十五年傀儡皇帝的曹芳被废为齐王，随后被赶出了洛阳，迁到了河内郡。

这一幕让人想起当年的“衣带诏”事件。当年曹操杀国丈董承，杀董贵人，灭董氏三族，后来又杀伏皇后，一时间人人战栗，腥风血雨笼罩汉家宫廷。五十四年过去了，同样的命运落到了曹操后人身上，甚至变本加厉，连皇帝自身都没保住。

而这仅仅只是开始，还有更多残酷命运等着曹操后人们。

曹芳被废以后，司马师本来想立彭城王曹据为新皇帝，但郭太后死活不同意。因为曹据是曹叅的叔叔，他当皇帝，意味着曹叅这一支皇族绝嗣了，郭太后的太后之位也保不住了。

郭太后坚持立高贵乡公曹髦。曹髦是曹叅的侄儿，法理上来说，可以继承曹叅的血脉。

最后司马师只好让步，派人去元城县把曹髦接来，把他扶立为帝。

这一年，曹髦十三岁，成了又一个傀儡皇帝，而朝政仍然被司马师牢牢把控着。

第十八章 权臣、幼主，风雨中的皇权（下）

淮南二叛

曹髦的皇帝之位还没坐稳，淮南那边又叛乱了。

这次带头叛乱的是扬州刺史文钦、镇东大将军毌丘俭。

这两人虽然一起叛乱，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。

文钦出生于将门，强横威猛，是朝廷里著名的虎将。他的暴脾气是出了名的，他几乎对所有人都很粗暴，被他得罪过的人不计其数，就连上次叛乱的主角王凌都跟他有很深的矛盾。

但当初曹爽很赏识他，对他格外照顾。曹爽被诛灭以后，文钦本来很担心，不料司马懿却也想笼络他，不仅没迫害他，反而加封他为前将军，继续给予重用。

虽然司马家对他不错，文钦心里却一直念着曹家的恩惠。司马师公然欺凌皇帝，让文钦义愤填膺。

毌丘俭却是儒生出身，他是当时著名文人，辞赋闻名于天下。曹叡还是皇子的时候，毌丘俭担任他的文学掾，与年轻的曹叡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曹叡即位以后，大力提拔毌丘俭，毌丘俭成为朝廷里的红人。

随后他以文臣身份参与军事，立即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。他多次替国家征讨辽东和高句丽，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；又在淮南地区对抗东吴，在东兴之战、新城之战中，他都是曹魏的重要统帅，表现亮眼。

毌丘俭兼有名士的高风亮节与武将的忠直悍勇，是当前朝廷里一等人的人物。司马家族掌权以后，也非常看重他的才干，从司马懿到司马师都尽量笼络他。

但毌丘俭内心不站在司马家族这边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曹魏的臣子，司马家族要篡魏，自己必须尽力去阻止。而且他不仅跟先帝曹叡感情深厚，跟李丰、夏侯玄等人也是好

友。李丰等人被杀，他十分震撼。曹芳被废的消息传来，更让他忍无可忍，动了兴兵反叛的念头。

但他还有些顾虑，他的妻儿老小都在洛阳，一旦起兵，家人必定遭殃，该怎么办呢？

毋丘俭的长子毋丘甸也在洛阳，他的心思却跟父亲一样。曹芳被废以后，毋丘甸写信给父亲，满怀豪情地说：“父亲身为国之栋梁，眼看社稷倾覆而明哲保身，必受天下人责骂！”

这番满腔热血的豪言看得毋丘俭热泪盈眶，拍案而起，当即决定起兵。

文钦虽然到处是仇家，却跟毋丘俭关系不错，两人现在又联手统领着淮南地区的兵马，政治立场也完全一致，于是很快联络上，决定共同举事。

公元255年正月，一颗彗星从淮南地区的天空掠过，飞向西北方。文钦、毋丘俭大喜，认为曹魏江山将受到拯救，于是暗地派人联络国内各大将领，劝说他们跟自己共同反抗司马家族。

事实证明他们这个天真的举动是重大错误！

他们首先联系驻守豫州（文钦、毋丘俭在扬州，豫州在扬州以北）的镇南将军诸葛诞。

诸葛诞是曹爽的老部下，又是夏侯玄的好友，按理说他也反感司马家族。不料他却是个政治投机分子，他收到密信以后，直接杀掉文钦的使者，把密信转交给了洛阳朝廷。

于是文、毋丘二人的计划就这样暴露了。

同时，他们也派人联系兖州刺史邓艾。邓艾的反应跟诸葛诞一样，也杀掉使者，然后派人去洛阳告密。

他们又联系征西将军郭淮。郭淮却在不久前病逝了，他的继任者陈泰目前正在陇右大战姜维，顾不得东南的局势。

文、毋丘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凭借自己手上的淮南兵马对抗司马师了。

他们把淮南地区各个将领召到寿春城内，拿出假造的郭太后诏书，声称：郭太后号召大家起兵反抗司马家族。

淮南将领们被胁迫着跟文、毋丘二人歃血为盟。文、毋丘二人把淮南的所有兵马都兼并过来，总共六万人，开始了对司马家族的战争。

事不宜迟，文、毋丘二人留下少量军队防御寿春，自己带着淮南魏军主力向西开动，希望以最快速度杀奔洛阳；他们同时派人联络东吴，请求孙峻派兵来支援。

但司马师这时也出动了，亲自带着十万大军杀向淮南，并且指挥诸葛诞、荆州北部的王基、荆州南部的王昶、徐州的胡遵等将领，带着各自的兵马前往淮南前线，共同绞杀叛军。

而邓艾这只司马家的“忠犬”最积极，竟然在得到文钦的密信以后，不等司马师下令，直接就带兵杀向了淮南，行动比任何人都快了一步。

邓艾的抢先行动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。当时淮南叛军还没有开动，邓艾已经抢先一步来到豫州西部的乐嘉，开始建造浮桥，修筑城防，挡住了叛军通向洛阳的道路。

文、毋丘二人带着军队走到豫州境内的项县，才发现一切都太迟了。前方的乐嘉城已经有军队在防守，同时朝廷兵马已经从四面八方杀过来，他们再坚持开向洛阳的话，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。于是他们只好停止北上，就在项县驻扎，就地抵抗。

到这一步，淮南叛军实际上已经处于不利境地。

这时候王基的军队已经到达项县以西，跟邓艾合围，从两个方向困住了叛军，司马师的主力部队也快要来到，而诸葛诞、胡遵等军队已经杀奔叛军后方的寿春，截断他们的退路了。

文钦和毋丘俭陷入困境，两人紧密配合，毋丘俭死守项县，文钦向外出击。

文钦看到附近的邓艾军队最弱，就把他们作为突击目标。一天夜里，文钦和自己的儿子文鸯兵分两路，去攻打邓艾的军营。

文鸯年仅十七岁，将门虎子，勇猛无比，他带着自己的军队先到邓艾军营，不等文钦来到，便带着手下猛冲过去。

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这一冲锋，竟然改变了历史！

邓艾军营里的统帅就是司马师本人！他偷偷来到淮南前线，潜伏在邓艾的军营里，让邓艾故意示弱，诱使文钦来进攻，然后让自己的主力去截杀文钦的军队。

但司马师当前面临一个大麻烦：他眼睛旁边有颗肉瘤，最近刚刚做手术割掉，伤口还没愈合，就听说淮南叛乱，只好带伤出征。

文鸯的兵马虽然不多，但都是一群暴躁青年，在营帐外面大呼小叫，高喊司马师的名字，一时间竟有千军万马的声威。营帐内的司马师受到惊吓，伤口崩裂，眼珠竟然从伤口蹦出来了！

他怕手下军士知道，就自己蒙在被子里，忍着剧痛不发声。

外面，司马师的军队拼死抵抗，终于没让文鸯冲进来。拖到天亮，文鸯看到面前竟然是敌人的主力部队，吃了一惊，文钦那支军队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来，于是文鸯只好撤走了。

营帐内的司马师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叫人进去。手下这才发现他的伤势，过来一看，他身边的被子已经被咬得稀烂，血污满床。这一夜，他都不知道疼晕过去多少次了。

司马师强行支撑起来，指挥军队追击文鸯。

魏军很快在前方赶上文钦和文鸯的部队。不料文鸯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竟然单枪匹马对着魏军冲了过来，冲进魏军阵营，疯狂砍杀，刹那间砍倒无数魏兵。这样反复冲击了六七次，杀伤数百人。魏军上下人人震骇，不敢靠近。

魏军援军渐渐来到，司马琰、乐林、邓艾军队先后从各个方向杀到，成功会合，把文钦等人包围在中间。箭如飞蝗，铺天盖地，文鸯虽然奋力拼杀，却也挽救不了败局了。

淮南兵马渐渐溃散，文钦一看势头不好，带着文鸯等人，手执盾牌挡住箭雨，杀开一

条血路，向东吴方向逃去了。

东吴孙峻把文钦父子收留下来，封文钦为“镇北大将军”，预备将来对付曹魏。

魏军主力随后开向东方，包围了项县。城里的淮南士兵听说文钦部队已经被剿灭了，顿时偃旗息鼓，毋丘俭带人苦苦抵挡了一会儿，支撑不住，只好连夜逃出了项县。

毋丘俭带着自己的兄弟和孙儿逃到慎县，被追到走投无路，躲在河边的草丛里。当地一个平民发现了他们，一箭射死毋丘俭，传首京师，从此得以封侯。

毋丘俭的兄弟、孙儿成功逃脱，也逃到了东吴避难，但文钦和毋丘俭留在洛阳的家属全体被诛杀了。

同一时期，寿春也被朝廷兵马攻破，淮南叛军死的死、降的降，轰轰烈烈的第二次淮南叛乱就这样被镇压了。

文钦、毋丘俭败亡得太快，东吴援军刚到寿春，就发现城池已经被占领了，只好撤了回去。

文钦、毋丘俭的迅速败亡说明一个冷酷的事实：曹氏皇权已经丧失太久了。司马家族经过两代人的经营，在朝廷里已经根深蒂固，难以拔除了。而且司马家族是自上而下的篡位，除非像李丰策划的那样直接在高层发起兵变，否则，要自下而上推翻他们，会立即面临全国兵马的围剿，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但这次叛乱的影响非常深远。文鸯半夜袭营导致司马师伤口崩裂，无法愈合，他疼痛难忍，在班师的路上，走到许昌，就活活痛死了。

从司马师的角度来说，他用自己的坚韧，为家族成功篡位扫除了障碍。司马家能够得天下，司马师厥功至伟！

司马师没有亲生儿子，他死后，权力由司马昭继承。经过这些年的锤炼，司马昭已经成长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，他将会带领自己的家族，完成篡夺江山的最关键步骤。

淮南三叛

司马师在许昌病危的时候，司马昭亲自去看望他，随后料理了他的丧事。这时候却忽然接到洛阳那边发来的诏书：小皇帝曹髦命令司马昭就在许昌驻扎，不要回洛阳了，让其他人带兵回洛阳。

司马昭不禁暗笑：这小毛孩儿真够幼稚，以为这样就能限制我吗？

他直接带着兵马大摇大摆回到洛阳，然后要求曹髦封他大将军加侍中，让他接任司马师的全部职位。

曹髦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，被司马昭的嚣张气焰吓傻了，只好听他安排。

没过多久，司马昭又要求曹髦加封他为大都督，然后进封高都公，加九锡，假斧钺，假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奏事不名……

司马昭把小皇帝拿捏得死死的，一年时间就继承了司马师的全部特权，曹魏的朝政大权从司马师手上平稳转移到了司马昭手上。

小皇帝曹髦发现自己在司马昭面前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，除了哀叹命运不公，没有任何办法。

位子坐稳以后，司马昭开始剪除国内剩下的反抗力量。

跟司马师的刚猛暴戾不同，司马昭更加阴狠毒辣而诡计多端，他认为目前可能的不安定因素还是出在东南方向，所以继续把目光瞄准淮南。

诸葛诞在淮南二叛中抢先告密，又带头攻破寿春，立了大功，因此被封为镇东大将军（后来加封为征东大将军），接替文钦等人，负责淮南地区的防务。

这时候文钦在东吴竭力怂恿孙峻北伐。孙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也非常希望对曹魏来一场大胜。于是吴、魏双方剑拔弩张，淮南地区的魏军持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。

公元255年二月，孙峻带领十万大军攻打寿春，被诸葛诞打败。

孙峻不死心，继续磨刀霍霍，准备再次对淮南发起攻击。诸葛诞就借这个机会大肆扩充自己的军力，朝廷只好尽量满足他，淮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便很快膨胀起来。

就这样，诸葛诞还不满足，又在公元257年初，直接请求朝廷增加十万大军来防守寿春。

收到这个离谱的请求，司马昭没有立即回应，内心却怀疑诸葛诞有二心，便派贾充去试探诸葛诞的想法。

贾充回来以后禀报：“诸葛诞在扬州很得人心，又蓄养了许多军队，已经难以遏制。朝廷应该立即征他回洛阳，防止有变故。即使他不同意，现在反，也比以后再反好。”

司马昭便下令：“提拔”诸葛诞为司空，命令他把兵马交给扬州刺史乐綝，即刻回洛阳赴任。

诸葛诞收到命令以后，认为这是在跟他摊牌，于是决定奋起反击。

当时扬州刺史乐綝就驻扎在附近，诸葛诞二话不说，带兵冲过去，杀掉乐綝，把扬州的控制权夺到了自己手里。然后他收集淮南、淮北等地兵马十余万人，囤积了一年的粮草，就驻扎在寿春城里，公然跟朝廷对峙。

在短短十年之内，淮南地区第三次发生叛乱。

诸葛诞的反应完全在司马昭预料之内。朝臣们请求司马昭马上发兵去讨伐，司马昭说：“不急！之前文钦、毋丘俭过于急躁，不等准备完毕便反叛，因此被朝廷剿灭。现在诸葛诞吸取教训，必然不会轻率出动。依我看，他会先去联结东吴，然后才敢发兵。正所谓‘变大而迟’，我们可以从容应对。”

于是司马昭向曹髦上表，请求他御驾亲征，以天子威名，号召全国兵马围剿叛军。

曹髦不敢反对，只能听从司马昭安排。

当年六月（**史书记载时间有矛盾**），诸葛诞反叛一个月以后，司马昭带着曹髦、郭太后出征淮南。既然皇帝都亲征了，调集全国兵马便名正言顺，于是司马昭调动青州、徐

州、荊州、豫州以及关中各地兵马二十六万，从各个方向扑向扬州。

同时，镇东将军王基与安东将军陈騫等人先行一步，围困寿春。

司马昭如此大张旗鼓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这次出征不仅是在讨伐叛军，更是跟东吴的一场大战。

如同司马昭预料的那样，诸葛诞对文钦等人的败亡印象深刻，所以他一开始就不是仅仅依靠淮南兵马来对抗朝廷，而是拼尽全力把东吴拉过来。

杀掉乐綝以后，诸葛诞立即派自己的儿子诸葛靓等人去东吴称臣，请求东吴派兵援助，而且是要大规模援助。

这时候的东吴朝廷已经换了领导人。

孙峻本来有大志向，希望像司马家族一样，先架空皇帝，然后一步步夺权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他执政仅仅三年，就突发心脏疾病过世了。

孙峻可能没有儿子，所以他过世以后，权力都转交到了堂弟孙綝手上。

孙綝继承孙峻的遗志，继续控制小皇帝孙亮，为以后篡权夺位做准备。

但孙峻好歹是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，孙綝算什么呢？名不正言不顺，又没有任何政绩，所以他也急于靠军功提升自己的威望。

所以孙綝掌权以后，马上把北伐曹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——正是这样，才让诸葛诞找到借口，要朝廷增强淮南地区的防御，以至于引发随后的叛乱。

现在诸葛诞派人来求援，孙綝正中下怀，便派出文钦、唐咨、全端、全怱等人，带领三万兵马前往寿春增援。

文钦等人来到寿春，发现曹魏的王基正在攻城，他们经过苦战以后，终于进入寿春，跟诸葛诞合兵一处，共同防御城池。

同时，孙綝还任命大将朱异为大都督，带领三万人屯驻安丰，与曹魏的兖州刺史州泰

展开大战。

当年七月，孙綝亲自率领大军来到前线，又派朱异、丁奉、黎斐等五万军队进攻曹魏。

到这一步，东吴可以说举全国之力了。

于是第三次淮南叛乱迅速演变成了曹魏和东吴的一场大决战！

曹魏那边，司马昭带着曹髦等人进驻到项县。

司马昭对淮南叛军和东吴军队采取不同的策略。

对于淮南叛军，司马昭采用攻心战术，用兵马重重包围寿春，阻断诸葛诞等人与外界的联系，等待城中出现变乱。同时派使节到淮南各地宣示朝廷政策，招降纳叛。

对于东吴军队，魏军以游击战为主，派轻骑兵截断吴军运粮路线，迫使他们撤退。

诸葛诞等人被二十万大军围在城里，无计可施，只能眼巴巴望着城外的东吴援军，所以东吴援军跟魏军的战斗就成了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。

可惜东吴军队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了！

朱异带领的吴军虽然看着来势汹汹，在魏军面前却不堪一击。他们先是在安丰被兖州刺史州泰打败，仓皇逃窜，后来又在黎浆被魏军的监军石苞和州泰联手打败。同时，泰山太守胡烈又出奇兵袭击吴军后方粮草基地，一把火烧了吴军的辎重粮草。在魏军几路兵马夹击之下，吴军节节败退，不仅救不了寿春，连自己都快被歼灭了。

孙綝气不打一处来，又增兵三万人，命令朱异再次杀向寿春。朱异却说：“粮草已经被烧光，士兵都在吃树叶了！不能再战！”坚持撤兵。怒不可遏的孙綝直接以“违抗军令”的理由斩了朱异。

孙綝的表现证明他完全不适合做三军统帅。他这次带兵出征，对军队的指挥表现得毫无章法，一片混乱；在粮草被烧的情况下，他还强迫军士出战；最后又在危急关头斩杀大将，严重打击士气。种种错误操作，终于把东吴大军带进了深渊。

同一时期，孙綝后方也烽烟四起。从当年八月起，东吴各地的叛乱此起彼伏，会稽、鄱阳、新都……都发生了叛乱，孙綝在指挥前线军队拼死力战的时候，还要不断派军队去镇压后方叛乱。

朝廷里反对孙綝的声浪也日渐高涨，甚至有大将认为东吴可能要大乱了，暗中联络蜀汉，准备投靠过去……

面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，孙綝终于不敢再硬撑下去，只好下令撤兵，带着东吴的残兵败卒退回了建业。

这一下就把寿春城里的诸葛诞等人坑死了。

听说东吴军队撤走，寿春军民顿时泄了气，再也没心思战斗了。而且经过这几个月的围城，城里的粮草已经消耗了不少，眼看也没法再坚持太久。面对这种局面，诸葛诞等人个个一筹莫展。

而最大的麻烦却出在城里的东吴将领身上。

之前寿春刚刚被围困的时候，东吴将领全怱、全静、全端、全翮、全缉等人闯进了寿春（全怱的母亲就是孙权长女，大名鼎鼎的全公主孙鲁班）。全氏在东吴是大家族，还有许多家人留在建业，而且他们家族参与了朝廷内部的许多争端，是个是非很多的家族。

当年十一月，全氏家族内部爆发矛盾，全怱的侄儿全祎带领一家老小逃到了曹魏那边。

司马昭顿时大喜，便让人伪造了全祎的书信，给寿春城里的全怱等人送去，说：“孙綝要杀尽建业的全氏家族！目前全氏的人都逃到曹魏来了！（实际上只有全祎一家人逃了过来，而且是因为家族内部矛盾，不是因为外人的迫害。）”

全怱等人收到信以后极度震骇，再也没心思抵抗了，便带着自己部下几千人打开城门，投降了外面的魏军。

这件事在寿春城里引发极大恐慌，人们以为军队高层发生了内讧，消息越传越离谱，以至于人人自危。

事情进一步发酵。

剩下的东吴军队由文钦统领，但文钦跟诸葛诞本来就是老仇家，文钦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就是被诸葛诞害的。两人虽然现在共同守卫城池，却都严密防备着对方，全端等人一投降，诸葛诞顿时警惕起来，生怕文钦暗算自己。

两人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最后终于爆发激烈争吵，公元258年正月，诸葛诞直接杀掉文钦，把他的军队兼并了过来。

这又引发连锁反应。

文钦的儿子文鸯和文虎都在寿春城里，文钦被杀以后，两人带兵跟诸葛诞火拼，但被打败了，两人拼死翻出城墙，投到了司马昭手下。

司马昭大喜，手下劝他杀掉文鸯两兄弟，他却不同意，毕竟文鸯间接害死了司马师，才使他现在掌握了大权。所以他反而给两人封官晋爵，又让两兄弟带着兵马到寿春城下四处巡游，大叫：“文钦的儿子投降以后都不被杀，大家还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寿春军民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坍塌了！到了最后，甚至城墙上的卫兵看到外面的敌人都不放箭了。

看到这情形，司马昭觉得时机成熟，终于在当年二月下令发起总攻。

魏军没花太大力气就攻破了城池。诸葛诞被杀，随后被灭三族，城里剩下的东吴将领全体投降，第三次淮南叛乱就这样平定了。

第三次淮南叛乱实际上是东吴与曹魏的正面较量，甚至可以说是孙綝与司马昭两大权臣的直接比拼。结果孙綝输得干净彻底，输得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。从最初的排兵布阵，到战争期间的指挥，以及最后杀大将、草草撤退、坑死诸葛诞，种种行为都可以看出，孙綝缺乏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最起码的能力，这让他东吴国内的威望受到重大打击。

东吴朝廷内部本来就有许多人对孙峻、孙綝专权不满，孙綝在前线的失败让他们找到机会，准备对这个权臣家族发起反击。

曹魏和东吴局势从这时开始走向了相反方向。

东吴的权臣专权

孙峻靠刺杀诸葛恪上位，本来就得位不正，国内反对他的人一直很多，偏偏他又死得早，留下一堆反对者没有处理，这些问题都堆到了继承者孙綝面前。

孙綝接掌大权的时候才二十五岁，他是纯粹的“官二代”，毫无政绩可言，却直接一步登天，被提拔到了朝廷第一人的位置。他的资历和才干都配不上他的地位，所以他根本压不住朝廷里的反对声浪。

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孙权留下的两个辅政大臣：吕据和滕胤（另外三个辅政大臣诸葛恪、孙峻、孙弘都离世了）。

当初孙权交代得明明白白，要他们跟孙峻共同辅佐小皇帝，现在孙峻过世了，却抛开他们两个元老，直接把朝政交给自家亲戚，这让他们怎么心服口服？

所以吕据听说孙峻把权力交给孙綝，立即勃然大怒。

当时他还在带兵攻打曹魏的路上，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建业，他便上了一封紧急奏表，推荐滕胤为丞相，希望阻拦孙綝接掌大权。

可是小皇帝在孙綝手上，孙綝操控朝政，任命滕胤为大司马，并且让他去驻守武昌。

这逼得吕据只好公开摊牌，他顾不得讨伐曹魏的事，带着前线军队，掉头扑向建业，想直接推翻孙綝。

建业这边，滕胤也被逼到无路可走，只能点起自己手上所有兵马，宣称孙綝造反，准备跟孙綝拼了。

孙綝这时候占据着两个优势：一是他控制着小皇帝，掌控着官方舆论；二是他控制着建业对外的交通要道，可以把滕胤和吕据隔离开来。

所以他一方面发兵去江都抵挡从前线回来的吕据兵马，另一方面在建业围剿滕胤，同时以皇帝命令声讨滕胤和吕据，把两人都定义为反贼。

滕胤和吕据互相不了解对方的情况。滕胤这边苦苦支撑，等待吕据来救援，而吕据根本不知道建业那边发生了变乱，以为只有自己在抵抗孙綝，只好带兵跟朝廷兵马硬拼。

孙綝对皇帝的控制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江都那边，朝廷使节带着皇帝诏书来讨伐吕据，于是那边的军队都以为吕据是在反叛朝廷，都不肯服从他的调遣，吕据很快就被政府军打败了。

随后建业那边的滕胤也被孙綝剿灭。吕据和滕胤都被灭三族，朝廷元老对孙綝的反抗就这样失败了。

从这以后，孙綝才算真正掌控了朝政。

但他随后就面临一件很头疼的事。

公元257年，小皇帝孙亮十四岁了，按照规定，这时候他应该亲理政事了，不管朝政现在在谁手里，都得还给小皇帝。

如果孙綝实力够强的话，完全可以不理睬这种所谓的规定。但偏偏他执政才半年，又刚刚平定叛乱，地位严重不稳，所以尽管极度不情愿，他还是只好放弃一部分权力，让孙亮登台亮相，开始“亲政”。

但这样下去孙亮就要真的收回权力了，孙綝该怎么办呢？

就在孙綝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淮南那边传来爆炸性消息：诸葛诞反叛，并且以淮南地区归附东吴，请求东吴派援军！

孙綝大喜过望，这是他继续掌权的绝好机会，所以他连忙派出大军去支援诸葛诞，这才有了第三次淮南之叛的东吴、曹魏大决战。

偏偏孙綝的才干又太差，救援诸葛诞不成，反而遭到大败，损兵折将，最后灰头土脸地撤了回来。

结果他不仅没捞到军功，反而折损了许多名望，对朝廷的控制力大大降低了。

这时候小皇帝孙亮又主动发难，翻出了几年前的一桩旧案。

事情还得从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全公主孙鲁班说起.....

全公主的母亲是步皇后，废太子孙和的母亲是王夫人，步皇后和王夫人在后宫可能发生过激烈竞争，导致两家结下深仇大恨。

全公主一直记恨王夫人，也顺带恨上了孙和，所以在“南鲁党争”中，她坚决站在孙霸一边，千方百计诋毁王夫人、孙和母子。

这还不够，她还想拉上别人。

孙权的三女儿嫁给大臣朱据，因此人称“朱公主”。

朱据是站在太子孙和一边的，但是全公主找到妹妹朱公主，希望他们夫妇也能支持孙霸。朱公主却不愿意表态。

就因为这件事，全公主又恨上了朱公主。

后来孙峻专权，全公主倒向孙峻一边，成了他的坚定盟友，甚至有传言说两人有不正当的关系。

公元255年，宗室成员孙仪密谋暗杀孙峻，事情败露，孙仪自杀身亡，孙峻顺藤摸瓜，又杀了很多。

这本来是一起很清楚的案子，全公主偏要插一脚，她对孙峻说：朱公主也是孙仪的同谋。孙峻为了讨好全公主，懒得辨别是非，就把朱公主也杀了。

朱公主之死成为东吴朝廷一起著名的冤案，各方势力都拿这起案子说事。尤其是朱公主死后很惨，被直接扔到郊外乱葬岗草草掩埋，连具体的坟墓位置都没人记得，更引起大家的同情。

小皇帝孙亮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之前他没有实权，没法说话，现在他亲政了，存心要算个清楚，于是他找到全公主逼问：“当年是谁诬告我的三姐姐？”

前不久，全公主的儿子全怱刚刚投降了曹魏，全公主受到拖累，已经成了惊弓之鸟，现在又被问到当年的旧事，她心惊胆战，连忙摇头说：“真不关我的事呀！据我所知，是

朱熊、朱损告的状。”

朱熊、朱损是朱据的儿子，可能不是朱公主生的，但他们怎么会去污蔑朱公主呢？所以这也可能是全公主在随便攀扯别人。

孙亮听说以后却十分高兴，因为朱损是孙綝的妹夫，这下终于攀扯到孙綝身上了。

所以孙亮也没有仔细辨别，就下令杀了朱熊、朱损。

孙綝知道以后怒不可遏，因为孙亮明显是冲着他来的。他咬牙切齿，把所有怒火都集中到了孙亮和全公主身上。

他向孙亮称病，不再参与朝中事务，只派自己的弟弟孙据、孙恩等人带领京城卫队驻守在各大关口，牢牢控制着建业城内的防务。

孙綝自己则在外面大兴土木，建造自己的宫殿，忙着享受生活。

孙綝这种消极对抗的方式反而给了孙亮机会。孙亮趁着孙綝不参与朝政的时机，暗中联系上全公主、黄门侍郎全纪、将军刘承等人，密谋诛杀孙綝，夺回朝政大权。

全纪也是全氏家族的重要人物，他的父亲是国丈全尚（全尚的伯母便是全公主），母亲是孙綝的堂姐，他的姐妹是孙亮的皇后。

据说，孙亮跟全纪制订好计划以后，特地嘱托他：“你回家去以后，可以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你父亲，但千万不要告诉你母亲，免得她去向孙綝告密。”

全纪回家以后，果然只把计划透露给了父亲全尚，不料全尚回过头就告诉了自己的妻子，也就是孙綝的堂姐。

孙綝的堂姐吓了一跳，默默地退出去，让自己的手下飞奔去向孙綝告密，于是孙亮他们的计划就泄露出去了。

孙綝连夜点起兵马，围住皇宫，同时派人抓捕全尚，控制住全氏家族，又让孙恩斩杀刘丞。全纪知道机密泄露，感觉对不起皇帝，自杀身亡。于是孙亮立即变成了孤家寡人。

天亮的时候，皇宫已经被包围得严严实实，孙綝派人去宗庙向祖宗申述孙亮的“罪行”，又召集群臣通报情况，大家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皇宫内部，孙亮年少气盛，大叫：“孤乃大皇帝之适子，在位已五年，谁敢不从？”说着就要单枪匹马杀出皇宫去，身边的太监、乳母等人拼死拉住他，他才没出去。

孙亮又大骂全皇后：“都是你父亲（全尚）老糊涂，坏我大事！”全皇后战战兢兢，不敢答话。

孙綝任凭孙亮在那边蹦跶，只是紧紧围住皇宫，又让孙恩等人控制住城内各处军事机构，同时召集大臣们紧锣密鼓地展开废立皇帝的行动。

孙綝通告群臣：“少帝荒病昏乱，不可以处大位，我已经派人告祭宗庙，准备废除皇帝。谁有不同想法，尽管提！”

建业各处要害都已经被控制住，文武百官谁还敢反对？大家只有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。孙綝便通告天下，废除孙亮皇帝之位，随即派人去收了孙亮的玺绶，贬他为会稽王，让他即日起离开京城。同时孙綝又流放了全尚、全公主，灭了全氏家族。

最后在诏书上署名的时候，只有尚书桓彝不肯签名，随后被孙綝诛杀。这成了朝廷百官唯一的反抗行动。

接下来是立新皇帝的事宜。孙权的七个儿子目前还剩下孙奋和孙休，孙奋多次违法乱纪，前几年还因为杀害朝廷命官而被废为庶人，这样的人当然没法当皇帝，所以只能选择孙休了。

时间紧急，来不及考虑太多，孙綝迅速派人去会稽郡把孙休接来，扶立为皇帝。公元258年十月，孙休在建业即位，是为吴景帝。

一次惊心动魄的废帝行动便这样完成了。

两大权臣，不同的命运

表面上看起来，孙綝完全掌控了局势，成功替换掉不听话的皇帝，成为最后的赢家，其实仔细分析起来，形势对他很不利。

孙綝确实想除掉小皇帝孙亮，但不是这个时候。

篡权夺位是要有步骤的，废立皇帝是最后几步之一，走到这一步，就意味着离最后篡位不远了。

那么孙綝现在可以篡位了吗？还差得远！

从孙峻杀诸葛恪、夺取朝政大权算起，孙峻、孙綝家族掌权不过五年。这五年期间，他们没取得任何成就，反倒因为擅杀大臣，又输了对外战争，闹得怨声载道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他们家族的地位都不稳固。虽然表面上他们控制着朝政大权，但朝野上下都有许多反对者在蠢蠢欲动。

这种情况下，孙綝夺权的时机完全不成熟。对于孙綝来说，继续让孙亮在位，才是最佳选择。

却没料到孙亮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竟然主动出击，挑起冲突，逼得孙綝出手废了他。

所以废立皇帝这一步走得太早了，扰乱了孙綝夺权的正常节奏。

这直接导致了孙綝在立新皇帝的时候没有太多可选项，只能立已经成年的、辈分也很高的孙休为帝。

孙休今年二十三岁，是孙亮的兄长，这些年一直在会稽的贵族圈子里混。经过这么多年的起起落落，他已经被锻炼成了一位政坛老手，经验老到，心机深沉，并且跟各方势力都有密切联系。这样的人上台，瞬间对孙綝形成巨大压力，使得他束手束脚，反倒不如孙亮在位的时候轻松了。

孙綝只比孙休大四岁，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比起孙休并不占优势，个人才干甚至还比不上孙休，所以他没法压倒孙休，反倒被孙休盖过了。从此他从权臣的位子上跌落下来，

逐渐恢复到了普通朝臣的地位。

可问题在于，他正走在谋朝篡位的路上，这是单行道，没法回头，现在却突然发现“篡”不动了，这就很尴尬了。

孙綝很快对扶孙休上台后悔起来，甚至在酒后跟人说：“要知道我会沦落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当时就不立他为天子了……”

对于孙綝明里暗里的抱怨，孙休视而不见，反倒登基以后不久，就给予了孙綝和他的家族极高的礼遇：封孙綝为丞相，兼荆州牧；提拔孙綝的弟弟孙恩为御史大夫、卫将军，封县侯；孙据为右将军，封县侯；孙干为杂号将军、封亭侯；孙闾封为亭侯。

孙綝家族一门五侯，看起来风头一时无两，比在孙亮手下时更加风光了。

孙休对孙綝表现出毫无保留的信任。孙綝请求让他带兵去驻守武昌，孙休马上同意了，还让他带着手下的一万多兵马来，武器库里的各种兵器铠甲随便他拿。有人告发孙綝要谋反，孙休马上把这人抓了，交给孙綝，任凭他处置。至于平时的各种赏赐，更是数不胜数，生怕孙綝不满意。

看起来，孙休对于孙綝这位权臣真是相当忌惮，以至于处处退让，不敢有丝毫得罪。

暗地里，孙休却在谋划对孙綝家族斩草除根，而且动作比大家想象的快得多！

孙休登基两个月后，到了年底，按规定皇帝要带领百官举行“腊祭”。

这是孙休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大型典礼，朝廷官员当然都应该参加，但这时候有些风声，说孙休准备在这次典礼上捉拿孙綝，所以建业城里的气氛有些诡异。

孙綝也感到气氛不对，所以找各种借口拒绝参加这次典礼。

孙休也不生气，只是不断派使者去孙綝府上请他。使者们都毕恭毕敬，陪着十二分小心，但态度非常坚决，就是要他出门。最后连续来了十几拨使者，孙綝实在推脱不掉了，只好答应去参加。

临行前，孙綝跟家人约定：自己出去不久，家里人就放起火来，自己便借着“救

火”的名义赶回家去。

孙綝来到典礼上，刚跟众人寒暄完，果然就有人来报：“家里起火，请老爷速回！”

孙綝刚想告辞，孙休便拦住：“朕已经派兵去丞相家里救火，丞相再坐坐吧！”说着一拍掌，左将军张布、丁奉带着武士围了上来，亮出明晃晃的兵刃。

孙休一声令下，武士们马上冲上去，把孙綝按在地上绑了起来。

孙綝懊悔不已，伏在地上乞求说：“臣愿没为官奴，只求陛下饶命！”

孙休回复他：“你当初怎么不饶滕胤、吕据的性命呢？”

孙綝无话可说，只好伏法。

孙休让人砍下孙綝的头颅，拿出去向众人展示，并且传下圣旨：“只诛杀反贼孙綝，其余人等全部赦免！”

于是孙綝在外面的手下纷纷放下兵刃，归降了朝廷。

之后，孙休对孙綝家族展开大清洗，灭了孙綝三族，发掘孙峻棺木，以平民规格重新下葬，把孙峻、孙綝从孙氏族谱中除名，改称为“故峻”“故綝”。孙休又下诏替诸葛恪、滕胤、吕据平反，以功臣规格改葬他们，赦免他们被流放的全部家属……

东吴六年以来的权臣当政局面就这样结束了。

其实按当时的情况来说，诛灭孙綝的条件根本不成熟，孙休贸然出击是冒着极大风险的，一旦有任何闪失，必然会走上孙亮的老路。

但孙休看清了一点：孙綝还没有完成控制朝廷的所有步骤。或者说，孙綝目前的权力网还有巨大漏洞，趁他还没有修补完这些漏洞的时候出击，才有获胜的可能。否则，等孙綝完全布置好以后，孙休就没有机会了。

而孙休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抢先行动，也起到了兵法上“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”的效果，反而杀得孙綝手忙脚乱，以至于阴沟里翻船。

孙休能在纷繁芜杂的局势中找到一线机会，并且果断出击，说明他确实有过人的才干。随后他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最明显的是，他非常精明，懂得平衡各方利益。

他在会稽当王子的时候，张布是他的将官，为他出了很多力，后来诛除孙綝，张布又立了大功，所以孙休就更加宠信张布了，对他委以重任，张布因此成为朝廷里新一代权臣。

有一次，孙休想召集几个当世大儒讨论学问，张布知道这些儒生非常敢说，怕他们趁机弹劾自己，就竭力阻止孙休召见他们。

孙休就对张布说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就是怕他们揭发你的丑事嘛！你的那些事，我早都知道了，不需要谁来揭发。”

张布惶恐万分，连忙磕头致歉。

孙休又说：“何必磕头？你的忠心，我是知道的。诗云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善始容易，善终最难。你跟我这么多年，希望能善始善终！”

张布连连道谢，跪拜而出。

考虑到张布的面子，孙休最终取消了这次集会，没有见那些儒生。

就是凭借这样精明务实的作风，孙休成功驾驭住朝廷上下各方力量，在孙綝集团覆灭以后，接过权柄，把东吴带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。

孙休非常自律，处处以历史上那些“明君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他推行儒家传统的“仁政”，课劝农桑，减免税赋、偃武修文，尊崇古道，提倡王化……种种政策之下，东吴国力得到了一定恢复，国内迎来了一番新气象。

随后他还办了一件大事。

孙亮被废以后，被撵到会稽居住。公元260年，忽然有人告发孙亮，说他在家里请巫师作法，诅咒里面有些“妖言惑众”的话。孙休接到报告，马上把孙亮贬为候官侯，命令

他即日启程前往新的封地。孙亮出发以后，还没到封地，就神秘死亡了，护送他的人也因为失职被判了死罪。

从此再也没人能威胁到孙休的地位了。

再说曹魏那边。

东吴局势尘埃落定的同时，曹魏的局势却骤然绷紧，小皇帝与权臣也走到了最终摊牌的地步……

司马昭弑君

司马昭掌权以后，司马氏篡位的计划已经接近水到渠成了。

司马昭开始了“受禅”表演。

从登基起，小皇帝曹髦就开始了对司马昭的轮番赏赐，赐袞冕、赐赤舄、加九锡、假斧钺、假黄钺……各种荣誉郑重其事地加到司马昭身上。

而司马昭对所有这些褒奖都极力推辞，有时候，一项奖励他要推辞十多次。

而曹髦又不断拒绝司马昭的推辞，坚决要把这些荣誉颁给他。

诏书来回传递，使节往来穿梭，司马昭家大厅跪满各路官员，苦苦哀求他接受皇帝的赏赐，大家都在竭力配合司马昭完成这场热烈表演。

最后小皇帝都快哭了：“你要把我折腾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公元258年五月，平定了诸葛诞的叛乱以后，司马昭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于是一个更加意义非凡的赏赐来了——曹髦下诏，封司马昭为晋公，以并州、司州等地七百里置晋国。

这让人想起当初魏国的建立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赏赐意味着什么。

司马昭当然又竭力推辞，连续九次推让之后，曹髦只好收回成命。

公元260年四月，曹髦再次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，司马昭依旧拒绝。

但人们心里都很清楚，司马昭每推让一次，就离接受这个赏赐近了一步，可以说司马昭正稳步走在谋朝篡位的路上，一切都按照固定剧本在表演。

这场演出中最受煎熬的就是小皇帝曹髦了。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由，被司马昭当作玩偶来摆弄，配合他进行这场令人作呕的演出，还不能表露出任何不耐烦。

这个少年承受的精神压力，外人根本无法想象。

如果曹髦是一位得过且过的平庸君王，他可能会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就这样任人摆布了。但他不是。

三国后期的所有君主里面，曹髦是特别有志向的一位。

他从小就以聪明好学闻名于天下。他是当世著名文人，诗词歌赋无所不通，还是九言诗的创制者；他精研儒学多年，有著作《春秋左氏传音》流传后世；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画家，他的画作在整个三国时期排名前列。

当上皇帝以后的曹髦，处处以前代圣贤为榜样，立志把自己打造为一位泽被苍生的仁君。

他没有多少国政需要处理，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治国之道。他承袭东汉的传统，时常召集国内大儒们聚会，大家平等交流，共同研讨历代政权的得失，品评古今豪杰的成败。从三皇五帝，到汉朝帝王，曹髦和学者们都曾经仔细讨论过。有时候一场会议要连续召开几天，最后的讨论结果以文书的形式记录下来，以供以后查阅……

十几岁的小皇帝正处在充满求知欲的年龄，他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很快成长起来，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优秀少年。

接下来应该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了，他雄心勃勃，跃跃欲试，然而，他却永远没有这个机会！

他只是司马昭豢养的宠物而已，司马昭养着他，只是为了让他配合自己完成禅位的流程，他不能有任何自由意志，一切照着司马昭说的做就可以了。

他就是一个提线木偶，而且是一个绝顶聪明，才华过人，有着远大志向和旺盛生命力的提线木偶！

这种处境让曹髦无比痛苦，他竭力想摆脱这种处境，不仅为自己，也为了整个曹氏家族，为了身上的煌煌帝王血脉！

东吴孙休诛杀权臣、夺回权柄的消息传来，让曹髦激动不已，他认为：孙休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难道我们大魏王朝的皇族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藩王吗？

司马昭三番五次要建立晋国，又让曹髦感到时间紧迫，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。

少年人的血性激励着他，人生苦短，时不我待，不如拼了！

就在司马昭第二次推掉“晋公”之后一个月，曹髦悄悄找到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，说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朕不能坐等受辱，希望卿等以魏家社稷为念，与朕并立协作，共讨逆贼！”

曹髦这几年被控制得很严，身边一个亲信都没有，王经等人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人了。

可是王经却冷冷地说：“依臣所见，这样不可行。‘那人’执政已经很久了，朝廷上下都愿意为他效死力，谁肯听从陛下？陛下贸然行动，只怕会招来大祸！”

曹髦拍案而起，拿出写好的诏书扔到地上，大声说：“朕意已决！你们不必阻拦，纵然失败又怎样？有死而已！”

王经等人只能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，退出大殿，假装去准备兵马。

曹髦则转身进入太后寝宫，带着满腔义愤，向郭太后感诉司马昭的罪行，请求太后支持他讨伐司马昭。

可曹髦没想到，就连他找来的这几个人都不忠于他。王经还好，虽然不帮忙，也不拆台。王沈、王业两个奸贼退出大殿以后，却扭头就跑向外面，派人向司马昭报信去了。

司马昭得到消息，并不慌张，只是命令自己的爪牙司马懿和贾充带着兵马开向皇宫。小皇帝要缴械投降还好，要是顽抗，就看着办……

曹髦听说消息泄露，知道一切都完了，已经无法再调集外面的兵马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拼死一搏，以自己的热血献祭魏家江山。他要告诉世人：魏武大帝的后人不是窝囊废！

他亲自持剑登上金銮殿，召集宫里的宿卫、太监、僮仆们：“还有谁是魏室忠臣？跟我走！”

一群太监、仆从拿着兵器，发一声喊，乱糟糟杀出了金銮殿，向着皇宫外面的司马府

杀去。

曹髦亲自驾车冲在最前面。刚到皇宫大门，就遇到司马邺带兵闯了进来，曹髦和手下们大叫：“你们这群反贼要弑君吗？”司马邺吃了一惊，只好带着手下退开了。

出了宫门，刚走了两步，又遇到贾充的兵马。贾充二话不说，上来就开打，曹髦只好亲自持剑跟贾充的兵马对打。

贾充这些人看着来势汹汹，但都留着个心眼，谁也不肯抢先“弑君”，所以他们虽然几十个人围着曹髦混战，却一直没把他拿下来。

眼看着大家都出工不出力，贾充也急了，他心念一转，对身边的太子舍人成济说：“司马公养着你们，便为了今日。今日之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成济是个头脑简单的浑人，一股热血冲上脑门，说：“看我的！”带着兄弟成倅，拿着长矛冲上去，只一下，前胸贯穿后背，把曹髦刺死在了车上。

曹髦手下的杂牌军一哄而散，这场乱糟糟的战斗才终于结束了。

宫外的司马昭听说了这边发生的事，大惊失色，捶胸顿足地说：“哎呀！天下人会如何议论我呀！”他马上下令，控制住现场，捉拿刺杀皇帝的反贼。

没过多久，战斗现场的血迹就被清理干净了。司马昭召集群臣通报情况，脸色铁青，气氛肃穆。大家战战兢兢，不敢多说一句话，只能听着。

司马昭又找来尚书左仆射陈泰，涕泪交加地问他：“玄伯（陈泰的字）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”

陈泰正色说：“只有斩贾充，才可以平息天下人的议论。”

司马昭脸色变了变，小声问：“你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”

陈泰冷冷地说：“我想不到其他办法。”

过了几天，司马昭的处理结果出来了，他向文武百官下了一道诏书说：“成济、成倅

二人弑君，罪不可赦，依国法处斩！”

据说，成济、成倅两兄弟光着身子跳上屋顶，大骂司马昭，随后被乱箭射死了。

司马昭随后灭了成济三族，又顺手杀了王经。

曹髦被弑的消息传遍全国，人们义愤填膺，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，一场弑君大案便轻飘飘地过去了。

司马昭又向郭太后启奏，立常道乡公曹璜为新皇帝，于是派人去邺城把曹璜接来，扶立为帝，改名曹奂，史称魏元帝。

曹奂今年十四岁，是又一个小皇帝。他的事迹，史书记载得很少，因为根本不重要。现在曹魏的主人，是司马昭！

回顾司马氏成功上位，以及孙峻、孙綝败落的过程，同样是幼主当政，同样是权臣专权，同样成功废立皇帝，司马氏和孙峻、孙綝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？

除了双方才干、运气的差别以外，司马氏和孙峻、孙綝还有一个重大区别：司马家族赢了几乎所有外战、内战，而孙峻、孙綝却输掉了所有重大战争。

从抵挡诸葛亮入侵开始，司马家族就不断立下军功，这使得他们在朝堂上和军队内部始终保持极高的支持度。所以他们能够一直压制住小皇帝，步步紧逼，逐渐把权力篡夺过来。

最后，当小皇帝要反击的时候，却发现整个朝廷已经被司马家族彻底把控，没有任何任何漏洞，也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支持自己去推翻司马家族，他只能亲自披挂上阵，以生命为代价做出无谓的反抗。

而东吴的孙峻、孙綝却没能通过军功提升自己的支持度，只能通过阴谋诡计去夺权，所以他们始终积攒不到足够的威望去维持自己地位，压不住朝廷内部的反对派，最终也就挡不住皇帝的反噬。

这一点在孙休诛杀孙綝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
孙綝虽然竭力控制住建业的军队，但朝廷里还有许多实权人物不站在他这边，导致他对朝廷的控制出现了巨大漏洞。孙休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从孙綝的权力网里面撕开一条口子，最终找到机会除掉了他。

总之，当乱臣贼子也是有门槛的，关键就是你要有“功绩”，要对国家做出足够的贡献，这才能让国内的精英阶层相信你是一个更加优秀的领导人，才愿意抛弃原来的领袖，投靠到你身边。

没有“功绩”，只靠阴谋诡计，终于是走不长远的。

司马昭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现在，当所有人都催促他走出篡位的最后一步的时候，他却觉得还不够，他还需要一项惊天动地的伟大功勋，来让国内精英阶层心甘情愿地把江山交给他。

他瞄准的目标是蜀汉。

三足鼎立的局面终于要终结了！

第十九章 灭蜀

姜维北伐，蜀汉最后的救赎

曹魏和东吴内部权力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蜀汉国内却十分平静。

刘禅是一位大智若愚的领导人，他虽然没有十分突出的才干，却非常懂得如何用人。他当政这些年，朝堂上接连出现诸葛亮、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等著名的贤臣。

刘禅继承了刘备宽厚的作风，跟下臣的关系十分和谐，下臣们也敢于批逆鳞。例如，有一次，刘禅想选秀女来充实后宫，董允就说：“古代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，你现在妃嫔媵嫱都有了，不必再增加。”刘禅没办法，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刘禅的仁厚直接带动了朝廷风气，蜀汉大臣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和睦，除了诸葛亮过世以后出现过魏延、杨仪之乱以外，再也没有爆发过比较大的冲突。从蒋琬、费祎到下面的各路官员，大家都通力合作，共同维持国家的平稳运行，把国家利益放到了政治斗争的前面。

甚至连刘禅的后宫都十分和谐，后妃之间、皇子之间，都没有出现明显矛盾。这样的景象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

而刘禅还有个相当巨大的优势，就是他的身体比较健康，寿命也挺长。这一点直接保证了蜀汉国政的稳定，使蜀汉避免了曹魏和东吴主少国疑的危险局面。

在刘禅和众贤臣的治理下，蜀汉政通人和，风清气朗，一片太平气象。

不过，作为偏安一隅的小朝廷，蜀汉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们始终面临外界的巨大压力。

从诸葛亮时代起，蜀汉就确立了自己的外交方针，即：结好东吴，加强北方防御，伺机讨伐曹魏。

这种政策在整个刘禅时代都没有变化。

诸葛亮之后，蜀汉负责对外用兵的人主要是姜维。

姜维是诸葛亮最优秀的学生，他文武兼备，又忠心耿耿，他继承诸葛亮的遗志，一直把光复中原、兴复汉室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。

英明的刘禅对姜维这个降将也做到了“用人不疑”，他给予姜维最大权力，尽力支持姜维讨伐曹魏的工作。

诸葛亮过世以后，姜维接过他的衣钵，继续对曹魏用兵。从公元238年到公元262年，姜维对曹魏发起了十一次战争。

这些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

公元238年第一次北伐，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，是第一阶段。

这个阶段，朝廷里掌权的是费祎，他虽然是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，想法却跟诸葛亮相反。他认为北伐不会有什么结果，纯属浪费国力，所以坚决反对北伐。

姜维虽然强烈希望北伐，但费祎依靠自己掌握的朝政大权限制他，给他的兵力从来不上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姜维只能对曹魏发动一些小规模的骚扰战。

当初诸葛亮北伐的经验教训让蜀汉统治者意识到：直接夺取关中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。所以现在姜维北伐的目标只能是陇右。

姜维本来就是陇右出身的，对那边的情况很熟悉，他知道陇右的各游牧民族一直不服曹魏的统治，所以蜀汉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尽力联络陇右的游牧民族势力，跟他们共同抗击曹魏。

这种策略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，但也仅仅能搅得陇右地区不安宁而已，对曹魏造不成较大的威胁。每当曹魏从东部调兵来平定叛乱的时候，陇右地区的叛军就迅速被镇压下去，蜀汉也只能劳而无功而已。

第二阶段是从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起，到公元258年陈祗过世为止。

费祎待人宽厚，没有防备心理，结果在公元253年被曹魏降将郭修刺杀身亡。之后陈

祇接任了费祎的职务。

有一点需要明确：费祎虽然一直在阻拦北伐，但这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，他本人是忠诚又尽职的贤相，蜀汉上下对他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。他本人跟姜维也没有什么矛盾，两人都在替国家尽忠，只是观点不同而已。

跟费祎不同，陈祇是坚决的主战派，他当政以后，姜维不再受制约，终于可以发起对曹魏的大规模攻击了。

从这时起，蜀汉和曹魏的战争规模骤然升级。

姜维知道，以蜀汉的国力，难以对曹魏造成实质性的杀伤，所以需要联合其他各方力量。

恰好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，曹魏国内相继出现淮南二叛、淮南三叛，陇右也出现叛乱，司马家族忙着四处平叛，司马师又意外身亡，国内乱糟糟一团。东吴跟曹魏也连续爆发冲突。姜维便乘虚而入，每次曹魏国内一出现动乱，他就出兵，虽然无法真正打败曹魏，却严重牵制了曹魏的兵力，增加了司马昭等人执政的成本。

这一时期，姜维最大的一场胜利是公元255年在洮西大破王经的兵马，杀伤数万敌军，姜维因此被刘禅封为大将军，权力达到极限。

司马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以郭淮、王经等人为首的将领已经挡不住蜀汉大军了，于是做出人事调整，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，把抵抗蜀汉的主要任务交给了他。

前不久，在淮南二叛中，邓艾抢先出击，挡住了文钦、毋丘俭通向洛阳的道路，为政府军平定叛乱立下了大功，因此得到了司马昭高度信任。

邓艾是个头脑极其灵活、反应极其迅速的人，往往能料敌机先，抢在敌人之前行动，堵得敌人进退两难。这样的人在战场上十分难缠。

果然，邓艾一来到前线，顿时成为姜维的主要对手，压制住了姜维的锋芒。

这之后，姜维接连在邓艾手上吃到大亏，北伐事业渐渐陷入困境。

蜀汉国内的反战呼声因此迅速高涨，以谯周为首的主和派，跟陈祗为首的主战派在朝堂上发生激烈争辩，谯周最后写了《仇国论》劝说国民放弃北伐，对舆论造成了明显影响。

为什么明知道没有结果，陈祗、姜维等人还要坚持北伐呢？

因为蜀汉被挤压到西南一隅，时间一久，很容易在歌舞升平中被磨掉战斗意志，只有一直对外用兵，才能保持民众对外敌的警惕性，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，才能让国家保有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。

一旦松懈下来，整个国家的意志就垮了，只能等着敌人来收割。

但你怎么向国民证明这一点呢？怎么让他们相信你呢？做不到！

而且这些年姜维连续发动大规模战争，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。由于蜀军不管取得什么胜利，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势，这就渐渐给国民留下一种印象：曹魏是不可战胜的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徒劳无功。

既然如此，北伐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或者进一步说，跟曹魏作对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加上连年征战带给老百姓的经济压力，终于使得反战力量抬头，国民对于姜维北伐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了。

这次辩论更让双方的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，陈祗承受着极大的压力，在第二年就病逝了。

这下朝廷里再也没人可以替姜维分担压力了，所有重担都要他自己扛，北伐战争进入了第三阶段。

蜀汉的人才危机在这时候彻底爆发出来，朝中缺相，前方缺将，朝廷内外只剩下姜维一个人苦苦支撑。

刘禅同样愁眉不展，他身边已经无人可用，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，他不得不祭出一件邪恶的大杀器——宦官。

宦官专权是东汉灭亡的主要原因，所以汉末三国以来，各国统治者都极力提防着后宫这群野心家，而贤明了大半生的刘禅，在晚年竟然开始启用宦官，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

以姜维为首的老臣们极力抵制刘禅的这种倾向，他们把矛头对准刘禅最宠信的宦官黄皓，攻击他是祸乱朝纲的妖人，姜维甚至直接请求处死黄皓，但刘禅不同意。

刘禅让黄皓亲自去向姜维赔罪，希望协调双方关系，姜维却不接受。

其实这时候宦官对国家的危害还远远没到东汉末年的程度，黄皓那种人不过是刘禅的看门狗而已，翻不出刘禅的手掌心。从刘禅的角度来看，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控制局势，不必担心。

这却给了老臣们一个很恶劣的信号——皇帝已经不信任你们了，开始祭出大杀器来保护自己了。所以老臣们也开始警觉起来，也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，君臣互相的和谐气氛便很快被破坏掉，蜀汉政坛迅速糜烂了下去。

所以晚年宠信宦官是刘禅一个抹不去的污点。

姜维独自站在风口浪尖，面临着最猛烈的冲击，他终于也顶不住了，只好收敛锋芒，暂避风头。

公元262年，姜维进行了最后一次北伐，毫无悬念地，又输在邓艾手上。班师以后，姜维便向刘禅请求：交出兵权，不再回成都，到西北方的沓中去屯田。他从此离开了蜀汉的权力中枢。

他对国家的忠心却没变，虽然身在遥远的沓中，却一直关注着天下局势。

第二年，姜维向刘禅上了一封奏表，说：“请尽快派人守住阳安关口、阴平桥头。情况紧急！”

贪天之功，灭蜀之战

司马昭需要一件大功德来帮助自己完成篡位的最后一步，于是提出了讨伐蜀汉的计划。

不料朝廷里大多数人都反对。

这些大臣们倒不是想跟司马昭作对，而是觉得伐蜀的时机不成熟。

蜀地易守难攻，攻打蜀汉的代价太大，成功的可能性太低，这已经成了曹魏上下的一种共识。

过去几十年，曹魏每次主动攻打蜀汉都吃到大亏，更加坚定了大家的这种判断。

现在虽然蜀汉已经有了明显的衰落迹象，但以刘禅的贤能、姜维的忠勇，蜀汉的国防仍然没有露出明显破绽，这时候去攻打他们，明显不太合适。

何况大家心照不宣，都知道司马昭推动伐蜀并不是出于对局势的正确判断，而是为了强行立军功而已，这跟当年曹爽伐蜀有什么区别呢？曹爽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

所以司马昭的想法一提出来，朝廷里马上一片反对声，邓艾更是连续上表，言辞激烈地反对这项提议。

这时候司隶校尉钟会却站出来，旗帜鲜明地支持司马昭。

钟会是曹魏名臣钟繇的儿子，出身名门的他，年轻时就混迹于曹魏的贵族圈子，因此跟司马师、司马昭等人都有密切交往。司马家族掌权以后，钟会受到提拔，成为他们最忠实的幕僚之一。

淮南二叛、淮南三叛时，钟会都随军出征，为司马师、司马昭献计献策，出了不少力气，是平定叛乱的功臣，因此他成了司马家族的重要智囊。

淮南三叛过后，钟会更是声名鹊起，被人称为当世张良，司马昭甚至要给他九卿的官职，被他拒绝了，最后任命他为司隶校尉。

如此重要的一位人物支持伐蜀，让司马昭大受鼓舞，于是把钟会找来仔细筹划，制订了伐蜀的详细计划。

魏军分为三路大军：

第一路，十余万人马，由钟会率领，从关中攻打汉中；

第二路，三万大军，邓艾领军，从陇右出发，直扑姜维镇守的沓中；

第三路，三万大军，诸葛绪率领，从祁山出发，攻打武都，截断姜维的退路。

同时让卫瓘为镇西军司马，监督钟会、邓艾。

汉中是巴蜀的门户，也是蜀汉伐魏的后方大本营，所以司马昭把这里作为主攻方向。

沓中有姜维带着大量边防军在驻守，所以用两路包抄的方案，把他们闷死在中间。最起码，也要阻止他们回防成都。

姜维听到消息，连忙向刘禅提议：立即增加阳安关口（阳平关）和阴平桥头的防御力量。阳安关是汉中通向蜀地的关口，阴平桥头则是沓中到蜀地的必经之路，只要卡住了这两处，魏军就攻不进成都平原。

可姜维万万没想到，刘禅竟然压下他的奏表，不予处理。据说是因为受到黄皓蛊惑，认为魏军不会来。

因为刘禅的刻意隐瞒，蜀汉朝廷里的官员们也不知道曹魏大军即将来攻的消息，都没有做好准备。

而汉中的防御形势，这时候也出现了重大变化。

汉中到关中由几条小路联通，之前很多年，蜀汉都把防御重心放在这几条道路上，试图直接把敌军挡在汉中之外。

曹爽攻打蜀汉的时候，就是在傥骆道上被卡住，以至于吃到大亏。

但姜维主导防务以后，提出一种新思路：我们不必把敌人拦在汉中之外，反而可以放

他们进汉中。然后守住汉城、乐城两座重要城池，再闭上阳安关，把敌人关在汉中平原。他们在汉中平原找不到补给，后方粮草又供应不上，坚持一段时间，只能撤退。这时候我们再派大军出击，攻打他们的疲惫之师，必然赢来大胜。

这种策略是很明智的，却忽略了一点：没有容错能力了。敌方大军进入汉中以后，我方的汉、乐二城和阳安关必须守住，一旦失守，就不仅困不住敌军，反而会直接导致汉中失去屏障作用。

蜀汉兵强马壮的时候，用姜维的计策确实可以守住汉中，甚至还能反击敌人，但一旦蜀汉国力下降，在敌人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，这种防御策略就极度危险！

现在汉中就遭遇了这种局面。

当年八月，钟会率领十万大军从关中出发，杀奔汉中。由于秦岭栈道几乎没有防御力量，魏军轻松进入汉中，随后包围了汉、乐等几座重要城池。

这时候刘禅才发觉事态严重，急急忙忙地派出廖化等人去增援前线，但已经迟了一步。

钟会不跟蜀军多纠缠，亲自带兵攻打阳安关，很快破关，随后来到西南方的关城，又迅速拿下。这时候汉、乐二城还在苦苦支撑，但没有意义了，魏军绕开他们，径直离开汉中，扑向南方的剑阁。

剑阁是成都平原北大门，一旦失守，敌军就进入成都平原了！

这时候沓中那边也陷入了危机，邓艾手下王颀、牵弘、杨欣三路大军从三个方向攻向沓中，姜维带领的蜀军有被围歼的风险！

不过，姜维甚至顾不上沓中战事了，听说汉中已经沦陷，姜维知道事情糟了，剑阁那边有大麻烦，只好放弃沓中，紧急撤向剑阁方向。

诸葛绪的军队已经绕到姜维身后，截断了他的退路，姜维虚晃一枪，反而绕到诸葛绪身后，去截他的后路。诸葛绪赶忙后撤，姜维这才甩开了他，继续赶向剑阁方向。

路上姜维又遇到刘禅派来的援军，由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等人率领，他们本来是去救援汉中和沓中的，到这里才听说两处都失守了，于是大家跟姜维合兵一处，共同增援剑阁。

经过阴平、桥头、白水之后，姜维终于来到剑阁。还好，钟会大军还没到，姜维和他手下的军士们才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布置防线。

剑阁有剑门关，是天下著名雄关之一，有着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绝险地形，姜维守住这里以后，基本可以挡住魏军了。

没过多久，钟会大军来到，被阻挡在了剑门关下，双方对峙。

剑门关果然是金城汤池，钟会十万大军在这里竟然无用武之地，相持了很久都不能攻克。

钟会写信劝降姜维，表达了对姜维的无比仰慕，但姜维没回复他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魏军的粮草供应渐渐成为问题，同时，蜀汉已经向东吴求救，东吴援军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形势渐渐向着不利于魏军的方向发展。钟会无可奈何，只好跟下属商议是否要撤军。

伐蜀之战到这时已经陷入绝境，看来朝廷里大多数人的判断确实是对的，现在蜀汉虽然国力下降，但仍然不是轻易可以攻破的。

这时候远在阴平的邓艾却提出一个方案，彻底扭转了战局。

邓艾偷渡阴平道

要消灭蜀汉，最大的困难就是剑门关难以攻破，但剑阁又是进入成都平原的必经之地，这可让人左右为难了。

邓艾便提出自己的想法：我们可不可以不走剑阁，而是从阴平的山上翻过去？

这是一条奇计，从阴平出发，翻过七百里崎岖山地以后，就可以到达江油城下，随后便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了。如果这条路走通，魏军便直接进入了蜀汉心脏地带，剑阁攻不攻得破都不重要了。

但为什么很多年来都没人提过这种伐蜀方案呢？因为这个方案看起来根本不可行！

阴平的七百里山地是人迹罕至的深山，根本没有道路可走，大军从这里走过去，将会面临不可想象的困难，人员损失会大到无法想象，后勤保障更是不能指望。

蜀汉只要在这里略微布置一点防御力量，就可以让偷渡的魏军全军覆没。

即使成功走过了这里，魏军也会承受极高的伤亡，最后能有多少人到达成都平原呢？靠这点人马，怎么可能征服蜀汉？而且又没有援军，没有退路。一旦蜀汉调集大军围剿，偷渡的这点魏军就是来送人头的！

所以邓艾的计策提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看好。但伐蜀之战已经面临全面失败的风险，回去没法交代，大家也就只好试试看了。

当年十月，邓艾带着少量军队从阴平出发，进入七百里无人区，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是，蜀汉果然没有派人防守这里。他们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一路磕磕绊绊，几次面临绝境，在最险峻的摩天岭，邓艾亲自冲在前面，用毛毯裹住身体滚下悬崖……经过无数艰难险阻之后，这支军队奇迹般地翻过阴平道，来到了江油城下。

魏军骤然出现在城外的时候，江油守将马邕彻底蒙了，他怎么也想不通敌人是从哪里来的。

其实当时蜀军的形势十分乐观。江油有江油关，是当年刘备为了防备偷渡阴平的敌军

设立的关卡，以江油关的防御能力，抵挡城外这群衣衫褴褛的残兵败卒简直轻而易举。

可惜马邕被吓傻了，竟然没做什么抵抗就开城投降了——当前的蜀汉，从上到下都没了抵抗意志，马邕的反应，其实代表了蜀汉官员的整体状态。

马邕的不战而降使得蜀汉错过了挽救局势的宝贵时机，邓艾的军队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，现在，他们有了固定堡垒，又获得了大量补给，算是在成都平原站稳脚跟了。

消息传到成都，蜀汉朝廷轰然震动，大家猛然意识到：我们已经到了亡国边缘！

刘禅紧急派诸葛瞻增援前线。

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，也是当朝驸马、朝中重臣，对国家一片赤胆忠心。

出发以后，诸葛瞻的手下提醒他：“我们应该迅速出击，抢在敌人前面占据险要地带。”但诸葛瞻没听，到达涪县以后便徘徊不前。

这让邓艾找到机会，他指挥手下迅速推进，很快打到涪县。诸葛瞻只好退守绵竹。

邓艾随后追到绵竹，经过一场血战，成功消灭绵竹的蜀军，诸葛瞻等将领也都战死了，魏军终于逼近了成都。

这时候蜀汉仍然有可能化险为夷。首先，剑门关还没破，敌军主力还被挡在那里。其次，进入成都平原的仍然只有偷渡来的敌军小股势力，蜀汉调动倾国之力去围剿他们的话，赢面还是很大的。最差的情况，只要坚壁清野，等待东吴援军到来，最后跟吴军里应外合，赶走敌人也不难。

一切的一切，关键在于蜀汉自己要有战斗意志，只要意志还没垮，局势就还可以挽救。

可谁能想到，绵竹之战竟然是蜀汉最后的抵抗……

从邓艾到达江油起，蜀汉国民的心态就崩了。从城镇到乡村，人们惊慌失措，争相逃窜，甚至躲进山里，政府也无法禁止。绵竹被攻破以后，更引发极大恐慌，地方官员们要么挂起白旗，要么直接弃官逃命，许多村镇都已经无人镇守，整个社会已经处在解体的过

程中。

这时候所有压力都甩到了刘禅身上，天下人都在望着成都方向，看刘禅接下来怎么处理。

成都的皇宫里，刘禅满面愁苦。

他这一生，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在曹魏的压制下把这个可怜的国家维持下去。从十六岁登基起，他所有的精力，都花在了这上面。

他试过无数手段，用过无数策略，他手下的诸葛亮、姜维等人也都殚精竭虑，用毕生心血去为这个国家探索出路。然而他们最终都徒劳无功，无法搬动曹魏这座大山，无法挽救这个国家的命运。

甚至全体蜀汉国民都为了这个国家受尽苦楚。这些年，蜀汉民众为北伐战争牺牲了太多太多，他们面黄肌瘦，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，他们祖祖辈辈辛苦劳作，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。

而从精神上支撑他们的，只有那句虚无缥缈的口号——“克复中原，兴复汉室！”

那是父辈的遗愿，理应由他们这代人来继承。

可是，他们这一代人根本不是汉朝子民，他们也没在中原生活过，为了一句“兴复汉室”的口号忍受这些苦难，真的值得吗？

在年轻一代看来，蜀地才是自己的家园，在自己的故乡过自己的日子就够了，何必去跟人争什么天下？

刘禅自己也明白，现在国内已经没有人怀着“兴复汉室”的梦想了，人们内心更多的是迷茫，不知道这个国家将会走向什么方向，不知道这样坚持下去的意义何在。

现在他已经是个老人了，已经满怀疲惫，还要强行打起精神，凭一腔热血拖着这个国家去战斗？他拖不动了，他说服不了国民，甚至说服不了自己。

刘禅自己和他的国民们，都不想再继续这场无意义的对峙，只希望一切都尽快结束。

朝堂上，满朝文武为了是战是降爆发激烈讨论。谯周是投降派的领袖，他列出许多理由，说明眼下立即投降才是明智的抉择。

其中特别有吸引力的一条理由是：东吴还在跟曹魏对峙，蜀汉投降过去以后，曹魏统治者为了瓦解东吴的斗志，必然给蜀汉君臣足够的优待。反过来说：如果现在不投降，等东吴被灭了以后再投降，待遇就比现在差远了。

这些理由一抛出来，满朝文武立即附议。刘禅也明白他们这些人的心思：他们在蜀汉是贵族，投降曹魏以后一样是贵族，生活并不比现在差，还不必再掏空家底去支持国家对外作战，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投降呢？简直等不及了。

刘禅终于确定，这个国家已经彻底丧失战斗意志了，不管他本人是什么态度，都已经没法再推动这个国家去战斗了。

他也没法责怪这些急于投降的大臣和国民们。几十年来，他们为这个国家承受了太多，国家却无法给他们任何回报，他们并不欠国家什么。从自己的角度来说，自己父子二人为了逐鹿天下的梦想，让蜀地百姓忍受了几十年的艰苦生活，也够了，人不能要求太多。

他没有太多犹豫，同意了投降的决定。

满朝文武都松了一口气，只有北地王刘谌（刘禅第五子）义愤填膺地说：“即使父子君臣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到地下也好见先帝。你们这样，怎么对得起先帝？”随后到昭烈庙大哭，然后杀死妻子，自尽而亡。

看到这情形，朝廷里的投降派们略微有点羞愧，但羞愧过后，他们转过身来继续催促刘禅尽快投降。

刘禅随即派人带着皇帝玺绶去向前方的邓艾请降。邓艾大喜，立即带兵进入成都。

随后按照传统举行了受降仪式。

刘禅带着太子、诸王、文武百官六十多人，自行捆绑，扛着棺材来到魏军营门外请降。邓艾连忙迎出来，扶起刘禅，亲手解开他身上的绳索，焚烧棺材，拉着刘禅的手寒暄。

一番，表示接受了他的投降，从今往后大家是一家人了。

蜀汉立国四十二年，艰难维持了四十二年，到这时候终于灭亡了。

刘禅也从此背上了“扶不起的阿斗”的恶名，遗臭万年。

蜀地官员和百姓却纷纷舒展愁眉，甚至喜笑颜开。邓艾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不是灾难，而是解脱，几十年的艰苦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，今后不会再有服不尽的兵役、徭役，也不必再在外敌入侵的阴影下发抖了。老百姓的要求很少很少，只要不折腾他们就够了。

随后发生的一切，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尽早投降是明智的决定。

邓艾存心要做给东吴百姓看，所以对蜀汉官员和百姓非常温和，他严格约束属下，魏军进入各大城池以后，秋毫无犯，百姓生活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，逃进山里的那些人也纷纷返回家园，社会秩序很快恢复。

又因为除了绵竹等地以外，蜀汉大部分国土都没有经历战火，经济没有受到任何破坏，所以人们返回家园以后，一切照旧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街市欣欣向荣，整个蜀地平稳地进入了新时代。

邓艾对蜀汉皇族和高级官员更是优待，他不向上级请示，就自作主张，在成都大肆封赏蜀汉贵族：拜刘禅为骠骑将军，太子刘璿为奉车都尉，诸王为驸马都尉，对其余蜀汉高官都给予相应的曹魏官职，或者把他们收到自己帐下为官。至于金银财宝的赏赐，更是丝毫不吝嗇。

刘禅和蜀汉官员们都连忙拜谢邓艾。一时间人人称颂，个个感恩，成都城内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倒像是过上了节日一般。

如果没有后来那一场惊天变乱，蜀汉官员们确实得偿所愿了.....

钟会的阴谋

剑门关外，姜维、廖化正在跟钟会十万大军对峙。

忽然传来绵竹失守、成都危急的消息，姜维连剑阁都顾不上了，只能赶紧带着兵力撤向巴中方向，准备接应从成都逃出来的刘禅。

这时候后方却有文书突然送到，姜维一看，傻眼了，这是刘禅命令他向钟会投降的手谕。

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国家，已经悄悄背弃了初衷。自己一直无比尊敬的领袖，第一个做了逃兵。

姜维和手下将士们满怀愤懑，他们拔剑砍向石头，砍得火花四溅，可是又能怎么样呢？冷静下来以后，他们只能放下兵器，接受敌军的收编。

钟会已经带兵从剑阁追了过来，目前驻扎在涪县，得到姜维向他投降的消息以后，便派人来接收姜维的军队。

钟会对姜维十分客气，客气到了让姜维都吃惊的程度。钟会接受姜维的投降以后，立即把姜维的官印、符节都还给了他，随后摆开宴席，热情招待姜维等将领。

钟会对蜀汉军民甚至比邓艾更温和，他严格约束军队，禁止掳掠，尽力维护社会秩序，同时跟蜀汉官员们密切交往。他跟姜维更是亲密无间，根本不像是刚刚结束生死对决的敌人，倒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。

姜维从这种不正常的亲密中察觉到了异常，除了履行占领军的职责以外，钟会似乎还有其他谋划.....

早在蜀汉投降之前，钟会已经有一些奇怪举动了。

偷渡阴平之前，邓艾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诸葛绪，希望他跟自己一同走阴平道。诸葛绪却以“没有收到上级命令”的理由拒绝了，随后前往东线跟钟会会合。

这样看来诸葛绪是明确站在钟会这边的。不料他跟钟会会合以后，钟会马上向朝廷告状，说诸葛绪“畏战不前”，随后抓捕他，把他装到槛车里送往洛阳去了。诸葛绪手下三万兵马也就落到了钟会手上。

朝廷明明派三路大军攻打蜀汉，钟会却用阴谋诡计收编战友的军队，这是在玩火，政治风险非常高。钟会敢这么玩，说明他可能当时就已经没有要返回洛阳的想法了。

蜀汉投降以后，钟会又把矛头对准了邓艾，他暗中收集邓艾在成都种种超越职责的言行。

邓艾不向上级请示，擅自给刘禅等人封官，这肯定属于越权了，另外他自己说话也不严谨，例如他对蜀汉官员们说：“你们幸好遇到我，要是遇上吴汉那样的人，早就没命了吧？（吴汉屠成都，详见《秦汉：帝国兴亡》）”这些话都被钟会的探子记录下来，密报给朝廷。

不仅是钟会，其他将领们也在想尽办法找邓艾的毛病，卫瓘、胡烈、师纂等人都暗中向朝廷上奏表，声称邓艾行为“狂悖”，恐有“不臣之心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因为天下人都知道邓艾偷渡阴平，立了奇功，灭蜀的功劳大部分属于邓艾，那么其他人能得的封赏肯定就少了。只有扳倒邓艾，大家才能分到更多的赏赐。

邓艾一点儿都没察觉到自己身边的异常气氛，安顿好蜀汉统治阶层以后，他马上又上了一封奏表，向司马昭详细分析了当前局势，说明：现在应该趁热打铁，立即准备对东吴的战争。还提出对待东吴的策略，应该以攻心为上。一方面积极建造舟船，做出要顺江而下的姿态，让东吴恐惧；另一方面善待刘禅等人，给东吴统治者一个良好的示范。这样一来，东吴统治者必然“畏威怀德，望风而从”。

邓艾这封奏表讲得清楚透彻，可以说，他已经把灭吴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都说清楚了。

但问题就出在这里：你把领导的话都说完了，让领导说什么？

司马昭看到这封奏表，顿时起了杀念。

司马家族靠军功上位，最终成功压倒皇权，掌握了国家权柄，对于别人依样画葫芦的企图，他们是高度警惕的。

现在邓艾已经拥有了灭蜀的惊天之功，又提出灭吴的总规划，以后不管谁去灭吴，邓艾都是背后的总策划，三分天下的局面最后竟然终结在邓艾手上。如此巨大的功劳，让司马昭怎么放心得下？

司马昭还没走出篡位的最后一步，邓艾的军功已经快要超过他了，这还让他怎么篡位？

所以邓艾绝对不能留了！

同一时期，钟会、卫瓘等人控告邓艾的密信一封接一封送到了洛阳，司马昭没有丝毫犹豫，马上命令前线将领捉拿邓艾，将他送回洛阳受审！

消息传到成都的时候，蜀汉军民都蒙了，他们怎么都想象不到，这个前不久还风风光光的征服者，转眼间就成了阶下囚。

邓艾仰天长叹：“白起的命运，竟然又重现了呀！”随后束手就擒。

人们很同情邓艾，但无可奈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邓艾被装进槛车运出城去，有些机敏的人已经意识到：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来临。

邓艾被送走以后，他手下的军队全部由钟会接收。这时候钟会已经进入成都，接替了邓艾的工作，现在曹魏派出的伐蜀大军已经全部归他统领，蜀汉军队也都投降到他手下，他手下掌握着超过二十万军队，一时间成为天下掌握军队最多的人。

大家都渐渐看出一点儿苗头，钟会似乎已经不太听后方的指挥，准备在成都实施自己的计划了。

他找了一个十分优秀的盟友：姜维。这些天来，钟会跟姜维一直黏在一起，出则同车，入则同席，好得如同亲兄弟似的。背地里，两人正在联手把曹魏和蜀汉的兵力整合到一起，即将发动一场大规模变乱。

不过姜维只是在利用钟会而已，他想趁钟会叛乱的机会夺回对巴蜀的控制权，恢复蜀汉，他甚至派人偷偷带信给刘禅说：“陛下请暂且忍受几日屈辱，微臣即将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幽而复明！”

对于姜维的这些心思，钟会当然也看清了，不过他也想利用姜维，所以两人表面上依然密切合作。

钟会计划让姜维率领五万蜀军出斜谷，攻打长安，自己率领魏军跟在后面。打下长安以后，水陆并进，沿着渭河到达黄河，直扑洛阳，推翻司马家族，自己坐天下。

以他当时掌握的兵力来说，这个计划确实可以实现。

但钟会忽略了其他很多因素.....

汉家忠魂姜伯约

钟会刚刚要实施自己的计划，突然收到司马昭的来信，说：“将军辛苦了！我怕你制不住邓艾，特地派贾充带领一万人进入汉中坐镇，我自己带领十万兵马屯驻长安。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回头见！”

钟会感觉头脑要炸裂了！他终于明白了：在司马昭面前，自己还是个小孩子。

司马昭不仅防着邓艾，也防着钟会。实际上，可能早在钟会等人离开洛阳的时候，司马昭就已经下了决心不让他们活着回去了。

灭蜀的功臣都得死！灭蜀之功只能属于司马家族！

司马昭的提前行动打乱了钟会的计划，现在他只能孤注一掷了。

正月十五日，邓艾被抓捕仅仅半个月之后，钟会召集成都的曹魏将领和蜀汉官员们聚会。在会上，钟会突然拿出一份“太后遗诏”说：“郭太后有令！命令我等诛杀司马氏反贼，保卫曹氏社稷。”

郭太后刚刚在不久前崩逝，按照她的处境来说，确实可能希望有人诛杀司马昭。但钟会毫无预兆地突然拿出这份“遗诏”，怎么能让人相信呢？何况现在大家只知道有司马氏，不知道有曹氏，即使这份遗诏是真的，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了。

钟会扛起“保卫曹氏”这面陈旧的旗帜，首先已经输了一半。

另外，成都这些将士们是被派来灭蜀的，钟会只是他们这次行动的指挥官而已，又不是他们的主人，跟着钟会造反的话，在他们看来简直莫名其妙。何况他们的家眷都在曹魏国内，为什么要为了钟会去让家人受牵连？

所以钟会的倡议一提出来，没有任何人响应，大家的反应都是想赶紧逃出去。

这一点儿钟会也料到了，他让早已在外面埋伏的士兵把大堂里的将官们都控制住，随后拿出一份协议，强迫大家署名，然后把这些官员都软禁在蜀汉的官署衙门里，让自己的亲信接替了他们的职位，再闭上城门，严加防守。

事发突然，曹魏将领们被杀了个措手不及，成都的魏军和蜀军全部落到了钟会掌握之下。

钟会以为这样就可以控制住局势，但他想得太简单了，魏军内部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支持他造反，现在他虽然扣押了魏军将领们，却控制不了下面十几万士兵。

对于自己的主帅被扣，下面的士兵义愤填膺，现在只要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他们。

钟会有个叫丘建的手下，以前是大将胡烈的人，现在胡烈也被扣押了，丘建很焦急，就请求钟会：“胡烈独自被关押，需要有人传递食物，请派个士兵去。”

钟会一时心软便同意了，并且额外开恩，允许给每个被关押的将领派一名士兵去传递食物。

没想到那些将领却趁机让士兵们带了消息出来，说：“钟会已经准备了数千大棒，准备让人把我们全部打死扔到坑里，坑都挖好了！”

传递食物的这些士兵们四处奔走，很快成都周边的军营里面都在流传这条谣言。

曹魏士兵们都急了。胡烈的儿子胡雷首先行动，带着父亲的兵马就从城外冲来，其他各处军营的士兵们也一哄而起，拿着兵器争先恐后攻向城门。

钟会派人死守各大城门，但十几万魏军疯狂攻城，城门很快被攻破了。

城内被关押的将领们也暴动了，冲出去找到自己的军队，双方会合后反杀回来，与钟会、姜维等人展开白刃战。经过一场血战以后，哗变的将士们杀掉钟会、姜维以及钟会的亲信们，救出了自己的将领。

成都局势因此彻底失控！

这些将士们把怒火都发泄到蜀汉军民身上，在成都城内大开杀戒。从太子刘璿开始，无数蜀汉高官被屠杀，姜维的家眷也被杀了个干净。还有人趁机公报私仇，魏军将领庞会因为当年父亲庞德被关羽斩杀，现在便灭了关羽满门。至于死在乱军中的平民百姓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
这场大屠杀持续了好几天，直到后来卫瓘出来控制士兵们，屠杀才渐渐停止，但成都军民已经受尽凌虐了。

当初，蜀汉高官们拼命撺掇刘禅投降，以为能到新朝代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不错，新朝代的荣华富贵确实来了，但只让他们享受了一个月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呀。

只有姜维真正让后人惋惜。他是蜀汉唯一抵抗到底的忠臣，却被钟会拖累，无端做了陪葬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后人感念姜维的忠义，给予他极高的评价，蜀人代代祭祀，有口皆碑。蜀汉一朝，姜维是仅次于诸葛亮的英雄，彪炳千古。

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钟会，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，本来拥有大好前途，却因为一时贪念，做出莽撞的决定，终于招来杀身之祸，死时才三十九岁。

但后人也有疑问：钟会真的是一位贪婪的阴谋家吗？还是说，他是真心想保卫曹魏江山的，是曹魏最后的忠臣？如果真相是后者的话，那么他跟姜维就是并列的两大忠魂，值得后人景仰。

事情的真相，已经永久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了。

还有一人，同样死得可惜。

卫瓘掌控成都局势以后，立即想起：自己也参与了诬陷邓艾，如今邓艾可能会逃过一劫，那么自己就有大麻烦。

他连忙派人去追杀在路上的邓艾。这时候，邓艾的下属们已经趁乱追上了槛车，把邓艾放出来了，正在赶回成都的路上。卫瓘的人在绵竹遇到他们，经过一场大战，成功消灭了邓艾和他的手下。

卫瓘的行为是得到司马昭默许的，所以随后司马昭也下令：杀掉邓艾在洛阳的儿子们，妻子和孙子流放西域。

邓艾家族的案子是一起赤裸裸的政治迫害，在曹魏国内引发很大争议。就连司马家族

都觉得不太好向众人交代，所以一年以后就赦免了邓艾被流放的家人，并且在九年以后正式替邓艾平反。

可惜这一切对邓艾本人都没有意义了。

到这时为止，灭蜀之战的所有主角都落得死无全尸的下场。这些盖世英雄们，如果地下有知，回顾自己一生的操劳，一生的孜孜以求，一生的殚精竭虑，会不会有一丝后悔呢？

乐不思蜀

现在，钟会、邓艾拼了个同归于尽，前线将领也折损得七七八八，看起来，曹魏的军事力量遭遇了巨大损失。不过司马昭本人反而非常欣喜——这正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。

灭蜀的大功属于谁？

司马家族！

一统天下的最大功臣是谁？

司马家族！

谁还敢提出异议？

司马昭篡位的最后一道手续终于办齐了。现在他可以马上把曹魏的皇帝赶下台，国内没人敢说一句反对。

司马昭有意彰显自己的威德，他在洛阳宫殿里摆开庭席，招待刚来到这里不久的刘禅。

为了试探刘禅的态度，司马昭故意让人表演蜀地伎乐。看到这些歌舞，在座的蜀汉旧臣个个垂泪不语，只有刘禅面不改色，嬉笑如故。

司马昭十分满意，对旁人说：“人之无情，乃至于此。就算诸葛亮在世，都无法辅之长久。何况姜维乎？”

司马昭问刘禅：“汝思蜀否？”

刘禅笑呵呵地说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”大家听了都纷纷侧目。

蜀汉旧臣郤正也在当场，便悄悄对刘禅说：“下次晋王再问，您就说‘先人坟墓远在陇、蜀，心怀忧伤，无日不思’。”

后来司马昭又问：“思蜀否？”刘禅果然照这样回答。

司马昭微笑着说：“怎么像是郤正说的话呀？”

刘禅睁大眼睛说：“真被你猜到了！”

司马昭和左右都哈哈大笑，从此再也不担心刘禅了。

这便是流传千古的“乐不思蜀”的故事。

“乐不思蜀”在历史上可能有原型，但经过口口相传以后，越来越走样，以至于变成了一个老少咸宜的寓言故事，人物形象也脸谱化了。

真实的情况可能是：刘禅在司马昭手下竭力表忠心，终于使司马昭放下警惕，确信蜀汉不再有复国的可能了，刘禅也因此得以善终。

从刘禅的角度来说，既然当初选择不战而降，就已经考虑好了，从此再没有后悔的可能。不管是他本人还是蜀汉百姓，都必须永久地放弃这个国家，放弃这份基业。

蜀汉是个可悲的王朝，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勉力维持。对于他的国民来说，这个国家的存在并没有太大意义。四十二年的历史，四十二年的艰难挣扎，留给国民的只有一份不堪回首的记忆。

对于这个国家和这段历史，大家都希望尽快忘记。就连刘禅本人都没有太多留恋，复国更是从何谈起？

这才是司马昭放心的真正原因吧？

刘禅被封为“安乐公”，在自己的封国安然终老，于公元271年过世，享年六十四岁。

刘备一生放不下的执念，终于由刘禅放下了。

第二十章 三分归一统

司马氏篡魏

司马昭终于走到了篡位的最后阶段。

公元263年十月，灭蜀战争到关键阶段的时候，曹奂又一次封司马昭为晋公，这次他终于接受了。

公元264年三月，曹奂下诏加封司马昭为晋王，这次他也接受了。

但司马昭并没有走出篡位的最后一步，跟当年的曹操一样，他也把这一步留给了自己儿子。

公元265年八月，司马昭病逝，他的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。

继位以后，司马炎立即开始准备“禅让”工程，最终在当年年底举办了“禅让”典礼。

这只是政权交接的固定手续而已，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。先由魏帝曹奂向司马炎提出“顺应天命”的请求，司马炎坚决推辞，曹奂和朝中官员们又反复请求，司马炎才终于接受了。

随后在洛阳南郊设立受禅坛，在文武百官与四夷领袖的簇拥下，司马炎登上受禅坛，从曹奂手中接过传国玺，祷告上天，正式登基，成为国家的新主人。新朝代自此建立，国号晋，司马炎便是晋武帝。

曹魏立国四十六年，到这时终于消亡。

曹奂随后被封为陈留王，住在邺城王宫。晋武帝特许他在自己的封国保留魏家制度，载天子旌旗，备五时副车，行魏正朔。

从这以后，陈留王曹奂、安乐公刘禅、山阳公刘康（汉献帝的孙子，第二世山阳公）都受到朝廷特别礼遇，在自己的封国按前朝礼仪生活着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司马氏篡魏在后世引发人们的极大义愤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：曹魏不是自行消亡的，而是在国泰民安的情况下被司马氏偷走了江山。从魏到晋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，而是一起纯粹的政治阴谋。

这一点跟曹丕篡汉有本质区别。所以司马家族的名声比曹操、曹丕父子恶劣得多。

再加上司马家族在夺权的过程中用了许多阴谋诡计和暴力手段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弑君，种种行为，都在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，也给了后世一个很恶劣的示范，所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家族的厌恶情绪。

不过晋朝的建立也有不少正面意义。

三国乱世毕竟是由晋朝终结的，这一点上，晋朝统治者对国家有大功。新登基的晋武帝也是比较贤明的君王，施行了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政策。在他统治下，中原地区从魏朝和平过渡到了晋朝。这段时期，国内政治清明，百姓安乐，乱世的伤痕彻底被抚平，人民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太平盛世。

当然，现在还有一件最大的任务要完成，就是消灭偏安一隅的东吴，一统天下。

三国第一暴君

曹魏大军压境的时候，蜀汉向东吴紧急求助，孙休立即派出丁奉等人前去救援。不料刘禅投降的速度远远超过想象，东吴援军还没到达，就听到了蜀汉亡国的消息。

孙休赶紧转变策略，派人攻打蜀汉的永安（白帝城），希望在曹魏彻底吞并蜀汉之前尽量抢下更多土地。但司马昭迅速派人增援永安，挡住了东吴的进攻，吴军无功而返。

东吴只好眼睁睁看着曹魏吞掉整个蜀汉领土，这时候最南方的交趾郡也发生叛乱，归降了曹魏，东吴已经处在曹魏三面包围之下了。

公元264年七月，内忧外患中，孙休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他当政这几年，虽然兢兢业业，力图振兴国家，却终于无法追平东吴与曹魏的巨大国力差距。

孙休躺在病床上，已经说不出话了。他把丞相濮阳兴召进来，牵着他的手，指向太子孙 **𦛳** (wān)，濮阳兴点点头，表示明白了孙休的意思，以后一定尽力辅佐太子，孙休这才断了气。

谁知道孙休刚离世，大臣们就全体背叛他了。

太子孙 **𦛳** 才十来岁，如果继位的话，又是一个小皇帝，这让人非常担心再出现权臣乱政的局面。如今的东吴面临着国内外极大的压力，再也禁不起折腾了，所以大家即使背叛先帝，也不愿再立一个小皇帝。

所以从濮阳兴往下，满朝文武都没经过太多争论，就决定放弃孙 **𦛳**，另立一个年长的皇帝。

他们看中了乌程侯孙皓。

孙皓是孙权的孙子，废太子孙和的长子。

当年孙和本来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，却因为受“南鲁党争”牵连而被废，后来又被冤

杀，引起民众广泛同情。而正是孙和被废，拉开了东吴一系列乱局的序幕，这就更引发人们对他的怀念。现在把皇位交到他儿子手上，算是顺应人心的举动。

现在孙皓二十二岁，正是成熟稳重的年龄，名声又不错，拥立他登基，看起来是非常明智的选择。

于是丞相濮阳兴、左将军张布便去询问朱太后（朱公主的女儿，孙休的皇后兼外甥女）的意见。

朱太后说：“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哪里懂这些？你们决定便好了。”

于是便由濮阳兴、张布等人做主，去把孙皓接来，拥立为新皇帝。

孙皓登基以后，颁布了不少利国利民的措施，一时间人人称颂，大家都非常庆幸：我们确实选对了领袖，东吴终于迎来一位明君了。

不料，没过多久，孙皓就开始露出锋利的爪牙。

他先对自己的恩人下手。

登基仅仅一个月以后，孙皓就下令：废朱太后为景皇后，改立自己的生母何姬为太后，同时追谥自己的父亲孙和为文皇帝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孙皓发起突袭，在朝堂上抓捕濮阳兴、张布，把他们流放广州，随后又在半路上杀掉两人，灭了他们三族。

朱太后、濮阳兴、张布是拥立孙皓的主要功臣，孙皓如此迅速地过河拆桥，已经可以看出他的人品了。

他自私、残暴、冷酷无情，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残暴。

另外，从法理上来说，孙皓继承的是孙休的皇位，属于孙休的嗣子。他抛开孙休一脉，封赏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这是把国家当作了自己的私产，破坏了跟朝臣的契约，可以说是对整个朝廷的背叛，因此引起的愤慨可想而知。

孙皓继续胡作非为。第二年七月，景皇后暴毙，死后没有按照礼仪治丧，只在一处小屋中随便办了一下丧事便算了。于是大家心里都清楚：景皇后是被孙皓害死的！

在讲究“以孝治天下”的时代，孙皓的行为属于践踏基本的道德底线，从此以后，他已经把“暴君”的字样刻上了自己额头，再也抹不去了。

杀害景皇后，让先帝孙休的支持者们义愤填膺，但孙皓已经成功执掌大权，他们后悔已经太迟了。

而这仅仅是开始，孙皓对宗室的屠杀随后展开。

几年以后，孙皓先后害死孙休的儿子——孙 **𦨇**、孙 **𦨇** (gōng)。他们虽然没有真正威胁到孙皓的地位，但只要孙皓认为有威胁，他们就必须死！

孙权的七个儿子（孙登、孙虑、孙和、孙霸、孙奋、孙休、孙亮）里面，四子孙霸曾经为皇位跟孙和发生激烈争斗。如今孙皓掌权了，自然不肯放过当年父亲的敌人们，所以没过多久就把孙霸的两个儿子流放到了会稽。

现在除了孙和以外，孙权的后人只剩下孙奋一脉了。

公元270年，孙皓的夫人王氏病逝，孙皓十分悲痛，几个月不出门，于是民间有传言，说孙皓已经死了，宗室成员孙奉或者孙奋会当皇帝。

孙皓勃然大怒，不仅杀掉传播谣言的人，还杀了孙奉以及孙奋与他五个儿子。

孙奋是孙权的七个儿子中间活得最久的，本来很幸运，不料却在这时候被灭门了。

现在孙权的后人就剩下孙和这一支了，其余的要么被流放，要么被禁锢，都十分凄惨。

但孙皓连自家兄弟都不放过，他又杀掉了自己的两个异母弟弟——孙谦、孙俊。其中，孙俊被杀的原因仅仅是他“聪明过人，远近闻名”……

于是整个皇族只剩下了孙皓这一支，孙皓对皇室的杀戮这才终于停了下来。

孙皓的残暴是全方位的，他对大臣们也动辄用重刑，他统治的那些年，被杀害的朝廷重臣数不胜数。而且他喜欢牵连别人的家族，夷三族、全族流放，都是他常用的处罚。

民间还流传着孙皓嗜杀的许多传言，例如说，他把河流引入宫里，宫里有谁招惹了他，马上会被杀掉，扔进河里冲走。还说他喜欢剥人面皮，挖人眼睛，砍人双腿……种种传言，不一而足。其中虽然有不少夸张的成分，但至少说明孙皓的残暴早已经尽人皆知了。

在孙皓如此残暴的统治之下，东吴人人自危，人们对朝廷的拥护已经降到了最低。讨伐东吴的条件逐渐成熟了。

千古贤相羊太傅

公元269年，晋武帝下令：以尚书右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襄阳；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，镇临淄；镇东大将军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，镇下邳。他开始全面准备对吴战争。

其中，荆州的羊祜是关键。

羊祜出生于名门世家“泰山羊氏”，家族九代为高官。羊祜的姐姐是司马师的第三任夫人羊徽瑜，所以他跟司马家族关系密切。

凭羊祜的身份，自然很容易进入政府高层，不过他能做到丞相的位置，靠的绝不仅仅是家世门第，更多的是他的才干和操守。

羊祜在当时的朝廷里以德行崇高闻名于世，武帝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的诏书里说他：“执德清劭，忠亮纯茂，经纬文武，謇謇正直。”他具有儒家提倡的各种传统美德，是真正的谦谦君子。让他执掌朝政、制约百官，武帝足够放心。

荆州是当时晋、吴冲突的最前线，来到荆州以后，羊祜采取两手策略。一方面，在紧要位置营建新城，蚕食东吴领土；另一方面，实行怀柔政策，以德化感召敌人。

在自身的领土上，羊祜分兵屯田、开办学校，把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在他统治下，荆州的经济迅速振兴。羊祜刚来的时候，仓库里的粮食只能支撑不到百天，到后来，仓库里的钱粮够支用十年。

对于敌人，羊祜尽量展示友好姿态。

据说他每次跟吴军交战，都只在约定好的时间出击，绝不偷袭。有坚持要偷袭的将领，羊祜就把他们灌醉，让他们无法领兵。

手下军士掳掠了两个东吴小孩过来，羊祜马上把他们还回去。过了不久，有一支吴军来投降，里面就包括两个小孩的父亲，还有他们属下的军队。

吴将陈尚、潘景来掳掠，羊祜斩杀了他们以后，又把他们厚葬，称他们为义士，还允

许两人的家属来吊丧。

羊祜每次带兵攻打东吴，在东吴境内割走稻谷充军粮，都要详细记录，回来以后按照市价补偿东吴。每次出门游猎，到两国边境就返回。有东吴杀伤的禽兽逃到了晋国境内，羊祜都让人封好，送还给东吴。

种种善举，让东吴军民心悦诚服。人们从此不称羊祜的名字，而称他为“羊公”。

东吴那边，因为孙皓的暴虐，人心浮动，前线将领屡屡叛逃到晋国这边。随着羊祜仁德的名声传播开来，东吴将领叛逃的更是越来越多，难以禁止了。

当时东吴方面镇守荆州的是陆逊的儿子陆抗。陆抗虽然一心为国，却也十分尊敬羊祜，私下称赞羊祜的德行超过诸葛亮。

陆抗常说：“羊祜以德化人，我们要是以势凌人，只会让他收获人心，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容让。”所以他对羊祜的示好常常投桃报李。

两人虽然是对头，却惺惺相惜。有一次，陆抗生病，羊祜派人给他送药去，手下建议陆抗不要服用，陆抗说：“羊祜怎么会是那种下毒的人？”坚持服药，果然不久病就好了。

孙皓对陆抗的软弱态度很不理解，下诏诘问他，陆抗回答：“国不可无信，臣如果不这样做，只会更加彰显羊祜的美德，对我们并没有好处。”

在羊祜和陆抗的彼此谦让下，荆州地区的边境线出现了罕见的和睦气氛，双方虽然时常有对抗，但都坚持文明的作风，力求把对彼此的伤害减到最小。

平心而论，羊祜的种种善举都是在表演给东吴军民看，通过这种方式软化东吴的人心，让他们放弃抵抗，从而加快征服东吴的速度。本质上，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侵略方式。

但这些政策客观上确实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痛苦。

自古以来，兵者便是凶器，两国冲突，往往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羊祜和陆抗却把两

国交兵变成了一种有限制的暴力竞赛，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告诉世人：战争年代，民众的伤亡虽然无法完全避免，但我们下手可以轻一些，再轻一些……

三国的百年乱世，到这时终于迎来了一场温馨的终场演出。

这样的温馨场面，在人类历史上实在太难得，太罕见了！

所以人民才对羊祜充满感激。

除了在军事策略上受到广泛称赞以外，羊祜的为人也受到世人高度推崇。

他谦恭平和，虽然对国家有大功，却从不以功臣自居。晋武帝多次下诏封赏他，他都推辞掉。武帝给他“开府”的特权，他却从来不招揽下属，只保留一个空衙门。

他跟武帝讨论国事，事后往往把自己的稿件烧掉，以至于他的提议大多没有流传出来；他举荐的人，也往往不知道自己是被谁举荐的。有人觉得他这样过于谨慎了，失去了许多被人报答的机会，羊祜却说：“拜爵于公朝，谢恩于私门，这样的报恩方式，我不需要。”

他家无余财，家里人建议他置办一些田产，好老有所依。他却告诫家人：“作为人臣，树私则背公，要为国家计，就不该考虑私利。”他还说，“天下平定后，我便以儒冠归故里，找一处能埋棺材的地方便了。”

羊祜把全部精力都用来谋划伐吴之战，他向武帝建议：充分发挥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，在蜀地训练水师，一旦条件成熟，则沿江而下，破掉东吴长江天堑的优势。突破长江天堑，进入江南，开始陆战以后，东吴军队就完全不是晋军的对手了。

他发觉益州刺史王濬是好苗子，当时朝廷要把王濬调走，羊祜便强烈要求把王濬留下，让他在益州负责建造战舰、训练水师。

羊祜为晋国做好了攻灭东吴的规划，他认为现在征讨东吴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，便上表请求伐吴。

武帝对羊祜的提议表示赞同。然而朝臣里的贾充、荀勖等重臣都反对，他们表示：目

前北方的凉州等地还屡屡出现叛乱，伐吴时机不成熟，建议再等等。

羊祜极度失望，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，他对武帝说：“如今孙皓暴虐，正是伐吴的好时机。伐吴成功，则陛下功勋堪比尧舜，臣之显耀如同稷契，这是名垂百代的奇功呀。要是错过目前的机会，一旦孙皓离世，吴人再立令主，伐吴就困难得多了。”

武帝表示：“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无奈朝廷里许多人反对呀。”于是伐吴之战只能继续推迟。

为什么武帝和朝臣们不肯同意羊祜的提议呢？

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：他们不希望羊祜一人占有“灭吴”的全部功劳。

羊祜已经替国家做好了灭吴的全部准备，一旦消灭东吴，世人都知道这是羊祜的功劳，武帝和满朝文武都要被盖过了。

所以即使要灭吴，也不能采用羊祜的方案，但他们一时间又确实找不到别的方案，所以只能拖着了。

羊祜也明白这一点，他对武帝说：“伐吴之战，不必臣亲自参与。灭吴之功，臣所不敢居。只是事成之后，需要陛下费心去治理南方，愿陛下谨慎选人来辅佐。”

最后，羊祜感叹道：“天下不如意之事，十居七八。灭吴之事如此困难重重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成功了。”

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自己的灭吴计划成功，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渺茫，他无比苦闷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闲暇之余，羊祜最爱攀登襄阳附近的岷山，他常常在山上和同僚们置酒高会，他对同僚感叹道：“自有宇宙，便有此山。古来圣哲，不知有多少人在此登高远望，如今却都湮灭无闻了。百年之后，我们也都化为尘土，倘若地下有知，我的魂魄一定要常来这里。”

公元278年，羊祜终于来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他抱病到洛阳觐见武帝，最后一次提出伐吴的请求。当时正好羊祜的姐姐羊徽瑜病逝，羊祜也参加了她的葬礼，哀恸至极。

回到襄阳以后不久，羊祜就病逝了，临终仍然念念不忘伐吴事宜，并且举荐老将杜预接替自己。

武帝极度悲痛，当众号哭，涕泪沾湿须鬓，结满冰霜。荆州民众也家家悲鸣，街巷之内哭声相连，就连东吴守边将士都人人垂泪。

羊祜一生推掉了无数封赏，临终遗愿是不要把“南城侯”印绶带入棺椁，也就是变相推掉侯爵。武帝领会他的意思，因此特意下诏说：“羊祜一生谦让，志不可夺，特许追回南城侯印，以本来官爵下葬，以彰其美。”

羊祜没有儿子，也没有遗产，只留下美名而已。

但武帝还是追赠羊祜为侍中、太傅，因此后人称其为羊太傅。

两年以后，东吴平定，朝堂上群臣欢庆，武帝却流泪说：“这是羊太傅的功劳呀！”

后来人们在岷山为羊祜建庙立碑，称为“羊公碑”。民众到这碑前，往往忍不住垂泪，后人又称这碑为“堕泪碑”。

唐朝诗人孟浩然有诗《与诸子登岷山》，便是说的堕泪碑。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

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

水落鱼梁浅，天寒梦泽深。

羊公碑尚在，读罢泪沾襟。

后人在羊祜的碑前垂泪，一方面，是因为如此善待民众的统治者太罕有；另一方面，也是由于对羊祜的遭遇感同身受。

羊祜为晋国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，却终究没能看到自己的愿望成真的那一天，这说明一个令人无比失望的事实：即使我们每件事都做对了，也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

即使优秀如羊太傅，都有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，何况我们芸芸众生呢？

人生在世，成败往往不由己。得之，我幸；失之，我命。仅此而已。

金陵王气黯然收

羊祜过世之后一年，晋国终于启动了轰轰烈烈的伐吴之战。

当年十一月，晋武帝派出六路大军伐吴：镇军将军司马伷出涂中，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，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，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下巴、蜀。

总共出兵二十万。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，持节、假黄钺，屯驻襄阳，节制全军。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，督运粮草。

这是准备了十四年之后，晋国倾尽全国之力发动的总攻，目标直指消灭东吴，一统天下！

这些年，东吴不是没做过改变命运的努力。实际上，从登基以后，十多年来，孙皓频频出击，对晋国本土和南方的交趾都发动了许多袭击。最后，吴国虽然收回了交趾，对北方的战争却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。

而东吴国内，孙皓的暴虐统治已经引发了各方愤慨，不断有边防将领带着下属投奔晋国。

而且东吴也遭遇了跟当初蜀汉类似的人才危机。陆抗已经在几年前过世，如今的东吴根本找不到一个才干出众的将领——这是所有偏安朝廷都会面临的困境，广大的中原地区文化先进，单一区域的本土人才无法与他们竞争，经过几代人以后，必然被拉开差距。

不过由于晋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，这些年来，晋武帝一直没能下定决心伐吴，给了孙皓许多喘息机会。

之前羊祜多次请求伐吴，都被晋国内部的主和派给拦住了。羊祜离世以后，继任者杜预又强烈要求伐吴，连续三次上书，言辞激烈。

第三次上书的时候，武帝正在跟中书令张华下棋，看到杜预的奏表来到，张华当即推开棋盘，对武帝正色说道：“陛下圣武，国富兵强。吴主淫虐，诛杀贤能。当今讨之，可

不劳而定。”

这才终于说动了武帝，最终开启了伐吴之战。

晋军的战略意图很清晰：

东线的司马伷、王浑两路大军直逼建业，对东吴形成泰山压顶之势，牵制住吴军主力；

王濬带领益州水军顺江而下，破除长江防线，最终在东部跟司马伷、王浑配合，从水路两方夹攻建业；

中线的王戎、胡奋、杜预扫除敌人的长江守军，为王濬东下提供支援。

消息传到建业，东吴朝廷一片震恐。

孙皓这才知道他犯了一个大错：之前陆抗一直劝他增强荆州防御，阻挡益州方向顺江而下的水军，但他没听。不久前他还中了杜预的离间计，撤回了荆州的守将。目前，荆州已经成了东吴防御的薄弱地带，无法阻挡王濬水军了！

现在东吴唯一的选择就是死守建业以北的长江河道，把敌人拦在长江以北再说。

公元280年三月，孙皓派丞相张悌带领三万大军，到长江北岸挡住晋军，阻止他们渡江。

这又是一个错误！

吴军的强项是水战，抛开长江天险，到江北跟敌人打陆战，等于以己之短，攻敌之长，以吴军目前的战力，陆战根本不是晋军的对手。

果然，张悌一到北岸就迎面遇上王浑的大军，吴军迅速崩溃，被斩杀八千人，张悌战死，其余军士仓皇逃窜。

这一战，东吴主力尽毁，已经没有兵力可以防御长江了，司马伷、王浑的军队因此推到了长江边。

但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西线。

王戎、胡奋、杜预一到荆州便高奏凯歌，荆州南部各郡县望风而降，长江水道上的防御力量急速崩溃。

这给顺江而下的王濬提供了便利，他们从益州出发，很快来到荆州，跟杜预等人会合。

之前，东吴在长江上布置了很多铁锥，插在江心，又用铁链锁在江上，用这些方法阻挡上游来的大船。

王濬便派人驾着大型木筏先行。这些木筏撞上铁锥，被水流冲着，把铁锥连根拔起，一起向下游流去。

他又让士兵站在船头，手持十余丈的火炬。火炬中间灌上麻油，熊熊燃烧，遇到铁链，就凑上去烧，很快就把那些铁链烧断了。于是长江航路畅通无阻。

王濬在杜预等人的接应下，一路顺江而下，拿下了整个荆州南部，终于来到了建业附近，跟司马伷、王浑会合，三面包围建业。

长江上旌旗蔽天，晋军雄师遍布长江两岸，建业已经暴露在晋军的兵锋之下了。

东吴举国震恐。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带领一万水军去阻拦王濬，不料这一万水军一见到晋军，就纷纷倒戈，不战而降。

孙皓又让大将陶浚收集来两万军队，准备乘船去迎战晋军，不料出发的头天晚上，这些军队就一哄而散了。

建业这边，各路将官已经开启了投降大潮，司徒何植、建威将军孙晏都派人送符节给对岸晋军，带着属下投降了过去。

朝堂上，满朝文武围着孙皓，孙皓哭丧着脸问大家：“为什么国人都毫无斗志呢？”

众人回答：“都因为岑昏这个欺上瞒下的奸佞！”

岑昏是当朝尚书，孙皓最宠幸的近臣之一。孙皓听到这话，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这样的话，就杀掉这个奴才向百姓谢罪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大家就派人出去追杀岑昏了。孙皓马上后悔，让人去把他们追回来，但已经迟了，岑昏已经被杀了。

杀掉岑昏这个替罪羊也没有用，现在东吴朝廷里早已人心散乱，没有谁再想替孙皓去卖命了。孙皓无可奈何，只好投降。

王濬的水军已经浩浩荡荡开进了石头城，遮天蔽日，不可阻挡。三月十五那天，孙皓绑着自己，拖着一口棺材，带着满朝文武出城请降。

王濬亲手为孙皓解开绳索，接受了他的投降。

东吴立国五十八年，到这时灭亡。这似乎是人们期待了很久的结果，就连东吴百姓都很坦然，没有人为这个国家流下一滴泪，反倒有一种终于获得解脱的轻松感。

这时候东吴还剩人口二百三十万，军队二十三万，总共辖四州，四十三郡，全部归于晋国。

孙皓随后被封为归命侯，住在洛阳，于四年之后去世。

三国鼎立六十年的局面，到这一刻终于结束了。

从黄巾起义开始，纷纷攘攘九十六年的历史也终于结束了。天下终于归晋，虽然有许多失望、遗憾、愤懑、不得已，但天下人都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

亿万黔黎翘首以望，希望新的治世真正来临——那个用诡计偷到江山的司马家族，他们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？他们应该会有足够的道德水准、足够的才能、足够的运气，可以带给我们安宁、和平、稳定的生活吧？

未来的日子，一切平安。每个人都在祈祷着。

——请看下一部《两晋：神州陆沉》